长篇小说

秘宝古玩的野史，九曲回环的悬疑。
晚清大迷局，大内无间道！

古玩家族

姬汝臣 著



是小说，也是历史。

一部寻宝探险版的晚清《鹿鼎记》
一部彰显中华儿女义薄云天、抵御外侮的豪情诗篇

译林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版权信息

古玩家族

作　　者：姬汝臣

责任编辑：陆元昶

特约编辑：陈绍敏　申丹丹

目录

版权信息
第一章 金佛乱世擒妖孽 神童罹难遇圣姑
第二章 凶神图圄评宝物 迷踪大内显真身
第三章 寂寞萧墙多险恶 冰心深宫多秘珍
第四章 怀抱观古今 深心托豪素
第五章 枪林弹雨巧脱险 无影刀兵杀气腾
第六章 青梅无猜窃真相 小鬼当家戏金花
第七章 总角小术妖不识 莽汉神机亡命贼
第八章 密室邪神射飞贼 大明遗恨梦敦煌
第九章 四宝号明争暗斗 聪师徒画竹谈心
第十章 盗亦有道庖厨换骨 情似无情惊险风流
第十一章 屠龙悲幽咽 禅心拜真金
第十二章 穷途犹自怜 书画劝佛心
第十三章 探格格两心欢喜 闹花影龙首惊魂
第十四章 得雅珠偷梁换柱 假夜寐步步惊心
第十五章 窃宝匣翰林用心险 豹子赌众武乱逃生
第十六章 秘药发力甩狗皮 密诏出宫行风雨
第十七章 邂大盗险象枕无忧 勘宝匣忧国谈兴衰
第十八章 凤戏凰王府说情 强征粮以宝会友
第十九章 孝子莫愁无知己 凶僧古刹钓金童
第二十章 妙策传烽火 轻骑伏浪人
第二十一章 珍妃玉陨相思苦 江山破败雄心长
第二十二章 雄关漫道坚如铁 贼匪火畜长恨歌
第二十三章 天涯芳心羡痴汉 独角诡计丧佛颜
第二十四章 日落紫禁真鬼魅 文明之师大王旗
第二十五章 真大人擒文雅鬼 假阎罗审草莽贼
第二十六章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
第二十七章 鬼哭狼嚎龙虎斗 神魂缥缈泣英明

第二十八章 小叫花呓语荒唐事 富贵身一枕黄粱梦
第二十九章 百变神行小郎婿 冰清玉洁俏尼姑
第三十章 八卦五行费心机 奇峰险境识旧恶
第三十一章 英豪大闹麒麟山 名将火烧罂粟田
第三十二章 别离世间寻隐秘 秘盗鬼棺夜悬魂
第三十三章 墓底洞天寻阿魏 卧薪尝胆笑贼心
第三十四章 北洋虎疑兵取贼胆 一品郎攻心埋祸根
第三十五章 瑶台忆司琪 别离锁深愁
第三十六章 波澜不惊釜抽薪 诈死埋名走为上
第三十七章 铁鸳鸯夺命福星高照 旧宿怨索魂法网恢恢
第三十八章 多情犹怜空欢影 少愁不惜血染襟
第三十九章 大漠孤胆欲何求 黄沙埋骨诗风流
第四十章 计谋多诈无变数 巨贼神窃敦煌
第四十一章 鹊巢鸠占循因果 老骥伏枥志乾坤
第四十二章 物是人非荒凉梦 千计百转总成空
第四十三章 一派污浊屠圣地 十面埋伏泣秘窟
第四十四章 恩怨如香缥缈去 坦荡浮生任逍遥

在那个波澜壮阔的年代，有情，有恨，有爱，有憎，各色人物粉墨登场……

第一章　金佛乱世擒妖孽　神童罹难遇圣姑

自努尔哈赤十三衣甲起兵，顺治入关，定鼎中原，大清国运延绵了二百余载，至十九世纪末，已呈夕落群峰之势。善相龙脉者云：咸丰十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燃尽大清气势，将奇珍异巧搜罗一空，已动摇龙脉根基。关外大清龙脉之传说纯属子虚乌有，圆明园实乃大清龙脉所在，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倾国力修缮，物尽其华，景至其美，而那宏伟气象不过是掩人耳目罢了。自火烧圆明园之后，大清王朝每况愈下，百业凋零，风雨飘摇，还有一些清廷遗胄、落魄皇亲为不辱祖宗颜面，月黑风高，黑巾蒙面，变卖祖宗珍玩，苟且为生。久而久之，崇文门、宣武门、德胜门、潘家园都有这般鬼祟的交易市场，世人谓之——鬼市！

光绪二十六年，即公元1900年，某个初夏的清晨，天挂弦月，地雾昏沉，京城西安门外丰盛胡同里走出两匹马。青鬃马上坐着一位精壮大汉，枣红小马上坐着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大汉浓眉虎目，提着一盏气死风灯，纱笼上写着一个“云”字。小孩却是眉清目秀，一条乌黑的辫子盘在雪白的脖颈上。两匹马蹄声清脆，嘚嘚作响，经城隍庙、郑王府，穿过西单牌楼，前往宣武门。

小孩子穿着一件薄棉小褂，戴一顶圆帽，帽上嵌一块珠光润泽的翡翠。晨风瑟瑟，他双手紧握缰绳，惴惴地问：“二叔，狐仙传说是真的么？”

大汉一笑，不置可否。关于鬼市的狐仙传言是从紫禁城内流传出来的，传说慈禧老佛爷六十大寿，命小太监去寻一件狐裘，正逢国难当头，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几乎精锐尽覆，小太监无处寻到，害怕脑袋不保，因此烧香祷告，供拜狐狸大仙，之后竟然在鬼市觅得一件极品狐裘，而卖家化成一缕青烟缥缈而去。小太监大惊，手中一摸，狐皮温热如玉，便以为是狐仙前来赐裘。于是，氤氲鬼市更是神秘莫

测。

九脊歇山的宣武门高大威武，城墙根下幽幽幢幢，鬼影穿梭。叔侄二人在箭楼前下马。大汉提着灯笼，拉着小孩沿路走去，灯火明灭间，遥望见一座尖顶教堂，屋宇上竖着一个寂寞“十”字。

穷人点火，富人提灯。认得灯笼上的云家字号，数道黑影趋之若鹜，将叔侄俩团团围住，怀中揣着鼓囊囊的宝物。大汉提灯一照，六件华光闪闪的珍玩展现在面前。大汉道：“知明，上手。”这小孩天性活泼，目光灼灼，早已确定目标，小心翼翼向下一指，等众人将宝贝平稳放在地上，才伸双手拿起一个小碗，撇口，弧腹，圈足，色彩嫣然，煞是好看。蒙面人眼中略有得意，低声道：“嘉庆凤碗，变卖祖业，实在惭愧。”小孩将碗底一翻，露出“嘉庆年制”四字篆书。

大汉问：“如何？”

小孩子摇摇头，缓缓说道：“釉色纯正，画工精细，彩绘乾隆年夔凤纹，不过用料稀薄，图画不甚饱满，款识是经高手刻意修改，不到嘉庆年，光绪还差不多。”

蒙面人大惊，没想到一个小孩寥寥数语，居然能将这只光绪赝品一语道破，他拾起宝物，迅速隐入黑暗。另一蒙面人窃笑，将一只光华缭绕的珐琅彩花卉小盘送到小孩子面前，嘻嘻笑道：“小孩，这个货真价实。”他将盘底一翻，露出蓝料方款的乾隆款识。

小孩子依旧让蒙面人将盘子放下，拾起盘子，用手一摸，说：“确是乾隆真款，不过，你这器物有残。”

蒙面人一愣：“哪里有残？”

“圈足之上。”小孩信心满满地说。

蒙面人哑口无言，抢过花盘沉入黑暗。原来这彩盘，圈足本是乾隆官窑真品，而圈足之上，乃是琉璃厂老匠人回窑重烧的，没想到被一个小孩识破天机。另几个蒙面人见势不妙，纷纷抽身隐退，心中惊

异：京城的古玩道上，还不曾听说过有如此厉害的学童。其实，叔侄两人来此鬼市，非是为了搜罗奇珍异宝，而是为让这小孩开阔眼界。两人信步由缰，沿城墙根向宣武门走来。一个身衫褴褛的老乞丐缩在墙角，小孩见老乞丐可怜，从口袋里摸出一个芝麻饼抛了过去。老乞丐吃了饼子，眼眸一转，仿佛添了一丝生气。

寅时三刻，风中吹来阵阵熏香，夜空中升起无数红灯，数十名年轻美貌的女子，如同仙女下凡，凌波微步而来。霎时间，宣武门前聚集起人山人海，热闹非常，百姓纷纷议论金佛出世的来历，其中更有好色之徒，见有美貌女子，便欲想入非非。

说起金佛出世的来由，先要说起最近闹得天昏地暗的义和拳、红灯照。义和拳、红灯照都是民间拳会。义和拳收男弟子，红灯照专收女弟子。女弟子身穿红纱，手提红灯，人称“仙姑”，精通拳脚功夫，声势颇大。传说红灯照的首领叫林黑儿，原是一个船家儿女，因为父亲被洋人无故逮捕入狱，深恨洋鬼子，所以创立红灯照，发誓扶清灭洋。这本是一腔爱国热血，但是广收门徒之后，拳会信徒良莠不齐。有人趁机从中作乱，吹嘘曾得仙人指点，法术高强，穿空遁物，无所不能。

慈禧太后对付洋人束手无策，遂想利用民间势力钳制洋人，好从中坐收渔翁之利，谁知事态越闹越僵。义和拳、红灯照得朝廷默许，奋勇抗击八国联军，血染山河，可歌可泣。不过这一场扶清灭洋的运动，声势浩大，未免祸及无辜，局势变得骑虎难下，甚至与洋人交好的国人也难逃洗劫。金佛出世是红灯照在京城摆下的大香坛，金佛出世，法力无边，可判世间善恶。金佛乃是齐天大圣，捉拿洋人及其走狗——二毛子与三毛子，即便他们百般抵赖，也无法逃脱齐天大圣的火眼金睛，被识破原形者当场杀头谢罪。

花车缓缓来到门前，车身缠裹莲花锦缎，一共有三座花车，搭建成三品莲台，仙姑摇动折扇，轻身飞舞，搭成一座人塔，凌空能有数丈之高，口中念念有词：“齐天大圣，法力无边，扶清灭洋，圣姑降临。”说完点燃符咒，一团团火光硝烟直冲霄汉。火光闪耀中，一个

眉目如黛的仙姑飘飘而落。这是红灯照的请神仪式，请得圣姑下凡间，一要驱逐邪魔歪道，二要匡扶社稷，重整乾坤。

这小孩好奇心重，爬到马背上瞧热闹，忽然一道黑影从叔侄身后贴了过来。黑影不想被这些仙姑发现，就瞄好小孩的蒙古宝马，纵身上马，一抖缰绳，向东飞驰，快如闪电。这小孩脸色煞白，虽无力反抗，却一声不吭，只盯着陌生人的脸孔，黑巾蒙面，双眼散发碧蓝光泽，竟是一个怪人，等小孩二叔恍然醒悟，已是追之不及了。

蒙古宝马直向前冲。怪人握着一柄银光闪亮的左轮手枪，抬枪就射，“啪啪”两声，紧跟其后的两名仙姑中弹，从空中坠落下来。怪人用枪口再次瞄准剩下的美貌仙姑，这小孩看见他的手上生着一层金色绒毛，立刻张口一咬，怪人叫了一声“逮姆”（该死的）。这小孩却咬住怪人的胳膊毫不松口，心中在想，原来是个洋鬼子，叫你害人！

说时迟，那时快。圣姑娇叱一声，从空中伸指一弹，两枚银弹已打在洋鬼子的太阳穴上，他双眼一翻，从马上栽了下去。圣姑袖中飞出两道红绸，将小孩全身一裹，竟然凭空摄上莲台，小孩转瞬被圣姑一把抱住，只觉得她身体绵软，芬芳扑鼻，朱唇桃腮，好不可亲。

小孩子问：“你是神仙吗？”

圣姑说：“我是圣姑，谢谢你救了我。”

小孩子道：“你真美呀。”

圣姑嫣然一笑，轻落在莲花台上，她有一双小脚，穿着一对金丝绣花小鞋，鞋尖上还有两个毛突突的粉红绒球，迎风乱颤。只是，这一双小脚，在请神仪式上不能落地，这叫不落凡尘。

圣姑问：“你叫什么名字？”

小孩子说：“云知明，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自胜者强，知足者富，是我爹给我取的名字。”

圣姑说："你这样聪明乖巧，不如我收你做个徒弟。"

小孩二叔闻言，不禁大惊失色，云知明是云家的一根独苗，若跟了红灯照，免不了要吃洋人枪子，正要上前倾诉几句，却见一个仙姑，用刀割了洋鬼子的首级，血淋淋地提到莲花台下。城门前人流涌动，百姓哗然，云知明的二叔居然无法挤进人群。

圣姑朗声道："西洋妖魔乱我中原，拜请金佛出世，速速将西洋妖孽打回原形。"她在莲台上翻了几个筋斗，空中传来一声炸响，在烟云缭绕中，一尊丈二金佛现身，飘于莲花台上，霞光万丈，瑞气千重。再看那洋鬼子的首级，竟是一个煮得皮开肉绽的牛头骷髅。众人大骇，现场一片混乱，忽听金佛声如洪钟地说："我本西天如来佛祖，西洋小鬼乃是牛头马面，我特赋尔等神通，灭洋教，定中原。"说完之后，三台莲车同时开动，撞向尖顶教堂。仙姑们提着红灯紧随其后，舞动红绸，口中念念有词。

小孩子问圣姑："我们干什么去？"

圣姑说："好孩子，跟我去杀洋鬼子。"

话音未落，一排枪声响起。尖顶教堂的窗户里探出三十支洋枪，对准仙姑们乱放，原来小教堂里早有准备，神父乔治原来是不列颠王国的一名赌棍，狂热崇拜殖民统治与海盗精神，十年前输光了家产，便改头换面，成了一名神父，来东方碰碰运气，名义上是宣传教义，实则暗怀鬼胎，贪恋中华宝物，搜集古董奇珍，甚至收买盗墓贼，窃取中华瑰宝。此人嗅觉极其灵敏，听说慈禧老佛爷重用端郡王载漪，而载漪为人极是好战，又听说义和拳袭击了外国使馆及西什库教堂，他便特别留意红灯照动向，花重金购买三十支最新款来复枪，以防不测。

几名仙姑饮弹不支，鲜血染红尘埃。车后跑出几个大汉，身披五彩红衣，头贴朱砂红符，枪响之后，仍如仙灵附体一般，疯牛一样冲向教堂，将手中秽物泼出。小知明在硝烟弥漫中闻见一股骚臭味道，这是女人经血与牛马粪便的混合物，据说能破洋人妖法，专避洋枪洋

炮。

教堂前硝烟弥漫，百姓惶恐奔逃。小知明生性胆大，不惧枪炮之声，反倒对那尊金佛比较好奇，见圣姑正忙于指挥作战，他在莲台上一骨碌身，钻到金佛之下，伸手摸到金佛内壳软软的，里面燃着几支大红烛。小知明立刻明白过来，这尊金佛并非钢铁铸造，而是一尊夹苎佛。夹苎佛盛行于唐代，以泥做胎，胎上糊苎麻，然后反复上漆，最后脱掉泥胎。不过此种手艺久已失传。此尊金佛外壁饰以金粉，但轻薄如纸，好像一个大大的孔明灯笼，热气充盈便悬浮于空中，再细看莲花台上，暗牵无数纤细钢丝，令仙姑可以飞空遁地。小知明欢喜地想，原来这些都是吓唬洋鬼子的把戏！

第二章　凶神囹圄评宝物　迷踪大内显真身

小知明正要弃车，驾辕的黑马被一颗流弹射中，受了惊吓，朝教堂大门冲去。莲花台上的仙姑们纷纷跳车，将红灯朝教堂院内掷去，灯中藏有火药硝石，轰隆一声，教堂大门被炸了一个豁口，瞬间火光蹿起，金蛇腾空般乱舞。

此刻，空中乱飞的子弹将金佛打穿，金佛顿时塌陷，被红烛点燃，烧起来。燃起大火的马车撞进教堂的豁口，莲台被撞得粉碎，唯有圣姑丝毫不乱，她一手携起小知明，纵身飞进教堂，六七个碧眼金发的洋枪兵举枪就射。

圣姑抱着小知明就地十八翻滚，滚到一根大理石栏杆下，正要跳起，两把刺刀扎了下来，寒光逼人，冷气森森，几乎贴着小知明的脸颊划过。圣姑双腿一弹，叮叮两声，踢开枪杆。两名洋枪兵号叫一声，脸上顿时留下两道血痕。圣姑想尽快结果这两个洋鬼子，却没想到有人要暗算她。

砰！砰！两声枪响。圣姑身形一斜，摔倒在地，两条腿上鲜血淋漓，膝盖被子弹洞穿，再没法站起。小知明感念她的救命之恩，不等洋枪兵下手，纵身扑到圣姑的身上。但是等来的却不是刺刀，而是一只大手。一个全身黑衣、满脸络腮胡子、手握左轮枪的家伙，将知明一把提起，操着一口流利的中国话问：“小鬼，你不怕死？”

小知明表现得相当勇敢，对洋鬼子说：“留下我，放了她。”

暗算圣姑的正是黑衣神父乔治，他“嗯哼”一声，两名洋鬼子已抓住圣姑的手臂。乔治伸手脱了圣姑的绣鞋，鞋尖的绒球内藏着两只锋利铁钩，乔治又从圣姑身上搜出一把匕首，然后命两个洋枪兵把他们押进走廊尽头的一间密室。

教堂外似乎被红灯照团团包围，但是一时攻不进来，教堂里比较混乱，洋鬼子大喊大嚷，简直不知该如何是好，是以在混乱中给了这二人可乘之机。圣姑与小知明被关在密室里，又黑又暗，知明拉着圣姑的手，说：“圣姑姐姐，我救你出去。”

圣姑说：“别怕，我有仙功护体，把我的伤口包扎起来。”说完摸出一个火折子，嚓地点亮。

密室纵宽数丈，门是混铁铸造，四壁与地面都铺着莲花方砖，墙角有张鸡翅木长桌，摆着一对雪花纹银烛台，桌旁是四个漆皮红木箱，镶嵌着古怪的铜锁。小知明心中一动，从怀里扯出一条绣有“长命百岁”的绣帕，一撕两半，先帮圣姑包扎好膝盖上的伤口，然后走到桌前，点燃烛台上的白蜡，合上火折子，仔细查看那四口皮箱。

圣姑关切地说：“你快回来，那是洋鬼子的玩意，不要轻举乱动。”

小知明说：“这不是洋鬼子的玩意，这是苏作木箱。苏作手艺最为精致，惜料不惜工，因为木料运到苏州，价格翻倍，所以苏州工匠的手艺都是别具匠心，不会轻易丢弃每块木料。”他指着铜面叶旁的木板说，“这个地方原来是树节疤瘌，被雕成两朵小梅花，这是巧雕，不会浪费材料，苏工是第一流的，有时候比京作还要细致呢。”

圣姑欢喜地说：“没想你小小年纪，居然有如此见识。”她的腿上流了不少血，脸色越发苍白美丽。

小知明一笑：“我爹整日叫我琢磨这些个枯燥无聊的东西，将来要我继承他的衣钵。”

“你爹爹是——”

小知明说：“我家是开古玩店的，铜铁玉木，金银绣石，我天天都要把玩十几件，没啥稀奇。”但是他对四个大箱上的铜锁颇为好奇。每把铜锁像是根三寸长的圆棍，共分五段，每一段周身篆刻四字，铜锁共有二十个字，他的两只小手在锁头上转来转去的。

圣姑问："你干什么？"

小知明说："我想开锁，这是藏诗锁，小时候玩过。"

圣姑一笑，心想：你现在不也还是个小孩子？她想和他说说话，以减少腿上的痛楚，于是问："藏诗锁，好玩么？"

小知明点头说："古人喜欢的文字把戏，拼出诗文就能开锁。"

圣姑问："那上面都有什么字？"

小知明说："右边第一行是'书画一绝'四个字，第二行是'远走高飞'，依次是'虫鱼鸟兽'、'山水天光'、'千锤百炼'，原来这种诗谜很容易破解，可是我今天怎么解不开了呢，圣姑姐姐？"

圣姑一笑道："因为洋鬼子奸诈狡猾，我们的习俗是从右往左，他们的习惯是从左向右。"其实她已经知晓了诗迷的答案，却不说出来，让小知明自己去推断。小知明嘴角舒展，用手指转动铜锁，原来铜锁上隐藏的诗文是柳宗元的名句——千山鸟飞绝！

铜锁一开，小知明心中惴惴，很怕木箱里装的是洋鬼子的妖魔，因此看了看圣姑，圣姑朝他点了点头。小知明胆气大壮，伸手推开箱盖，里面冲出一道耀眼光华。没有妖魔鬼怪，满眼全是珍宝玉石——翡翠兽面香炉、金镶玉珠花、描金珐琅盘。最奇的是还有一套崭新的官服，一眼花翎，仙鹤朝服，顶珠是一颗龙眼大小的红宝石，下坠一根翡翠翎管，光华秀润珠光四射。圣姑外祖父曾做副都统，因此圣姑识得官服，对小知明道："这套衣裳只有太师、少保、尚书之流的京内一品高官，才会穿戴。"

小知明说："圣姑姐姐，洋鬼子想当官吗？"

圣姑说："不，他们是贼，他们要偷咱们老祖宗的东西。"

小知明的目光撇向第二个木箱，藏诗锁并不难开，是王维的名句"此物最相思"。他心中嘀咕：这些洋鬼子还喜欢唐风宋雅，真是奇

了。他推开箱盖，迎面扑来一股翰墨淋漓的味道，里面满满一箱书卷，打开一幅横轴，不禁轻叫一声。圣姑问：“怎么，你找到了什么宝贝？”

小知明说：“这可真是好宝贝。”转身向圣姑展示手中横轴，上面是一首小诗，落臣字款，端正楷书，起首几句是：复岭风云郁，层光霄汉开；古愁输远浪，寒色上荒台；饮马生泉遍，连烽到海回；悠然一片月，曾照旧龙堆。

小知明说：“这是永的楷书，他是乾隆的十一子，乾隆五十四年封成亲王，别号诒晋斋主人。他的书法刚劲有力，风姿婉丽，横笔纤细，竖笔粗犷不僵。”说话之时，他两只眼睛炯炯发光，仿佛淫浸在字里行间自得其乐，揣摩良久，方才将横轴卷好，小心放回箱内，又取了一本书册翻看，俨然似将圣姑忘记，喃喃自语：“好一幅刘墉墨迹，我爹喜欢他的字，说他的字貌厚骨劲，韵味神藏，他的字多以行书流传于世，可惜我家没有他的珍藏，刘墉自号石庵，落款也常用此名。永、刘墉、翁方纲、铁保，并称‘清中四大家’，洋鬼子还真有眼力，偷的都是咱们的宝贝呢。”

小知明越看越奇，再看画裱装潢及题鉴钤印，画套以仿宋锦花缎为表、淡色薄绸为衬，装在紫檀匣内，画裱细致，钤印清晰，书画上大多有“石渠宝笈”、“乾隆御览之宝”等印章。他虽然十分震惊，可是小小年纪，毕竟阅历浅薄，不知这是从圆明园流传出去的国宝。这些宝贝被乔治苦心搜罗到手，正准备秘密运送回大不列颠王国，一部分变卖，另一部分要送给王公贵族，以打通他的官场仕路。

圣姑听见外面的枪炮声渐渐稀疏，估计红灯照众人已被击退，黑衣洋鬼子可能会来处决他们，于是爬到木箱后，拣出几张书画，叠得整整齐齐，叫小知明收起来。小知明向怀里一摸，抓出一张巴掌大小的信函，上面写着流畅的英文字母，钤盖一枚火漆封印。圣姑严肃地问：“这是哪里来的？”

小知明摇了摇头，这是洋鬼子的东西，不知从何而来，仔细一想，好像是挟持他的洋鬼子在坠马之前摸了他一下，这信函必定是洋

鬼子藏在他身上的重要东西。他正要向圣姑解释，外面传来脚步声，圣姑立刻将密函塞进小知明怀里，两人握着燃烧的烛台，蜷缩在大木箱后面。

推开铁门，乔治带着两个洋枪兵走进来，红灯照众人已被他们击退，他前来处决这两个囚犯，要砍掉脑袋挂在教堂前示众，没想到门一推开，一道火光便飞落脚下。他向后一闪，一张撒金笺燃烧得灰飞烟灭，他在火光中瞧得清晰，怪叫一声，心头仿佛被捅了一刀。那是沈周的扇面，价值不菲，再看密室里面，两个木箱已被打开，受伤的红灯照女子和小孩藏在木箱后面，握着两支火烛，顷刻间要将满箱书画点燃。

乔治大叫："小孩，不要激动，有事慢慢谈。"

圣姑说："滚，滚出去！"

乔治慌忙和两个洋枪兵藏在铁门之后，花言巧语地哄骗说："朋友，不要激动，放下火烛，我们可以来个交易，你们想活命，我放你们离开，但要你们保证箱子的安全，可以吗？"

圣姑低声对小知明说："我们知道了洋鬼子的秘密，他一定不肯放过我们。但是我要你活着离开，你会骑马，我叫他们准备一匹快马，你上了马就不要回头，快马加鞭。我留在此处，他们投鼠忌器，不敢伤害你，明白吗？"

小知明说："不，我不想离开你。"他只觉得圣姑姐姐可亲可敬，心中难以割舍。

圣姑所料果然不差。乔治此刻悔恨交加，他不知这两个囚犯是如何打开藏诗锁的，暗中吩咐两个枪兵去找约翰。约翰是个快枪手，百发百中，弹无虚发。

圣姑对外面说："你们去准备一匹快马，然后都退出去。"

乔治说："没问题。"打个手势，叫约翰准备，把一匹黑马牵到门

前，然后向后退去。

小知明熟悉马的气味，昂首挺胸走出密室，将黑马牵了进来，扶着圣姑先爬上去。她的膝盖被子弹穿透，骑不得马，只能趴在马背上，伸手将小知明拽了上来，说：“好孩子，我们一同冲出这个囹圄。”

小知明点点头：“他们已经撤到外面，我们可以冲出去。”双腿一磕马腹，闪电一般，蹿了出来。

约翰本是一个色中饿鬼，此刻正居高临下，隐藏在二楼的廊柱后面，手持一支来复枪，全神贯注地等待着。不过他没打算要那小妞的命，想着生擒活捉，和她好好玩玩，但见一道黑影冲出，正要扣动扳机时，脑后却被人重重一击，晕了过去。

黑马其快如风地冲了出来，但是约翰的枪声却哑了。乔治抬手去摸左轮手枪，但是一条黑影已掠到面前，身法极快，乔治拿枪的手仿佛被一只鹰爪擒住。他痛叫一声，丢了手枪，余下几个洋枪手大喊大叫，眨眼之间，长枪纷纷坠地，而那匹黑马已经冲进了夜幕之中。乔治痛苦地呻吟，被捏过的手指几乎变形。

小知明纵马狂奔，蹿进一条幽巷。黑影却如鬼魂般紧随其后，几起几纵，已落在小知明的鞍鞯上。他双手一提缰绳，掉转马头，跑进一条深巷。小知明回头一看，淡淡的月光下映出一张慈祥面孔，居然是老乞丐。

老乞丐按住圣姑，粗声粗气地道：“别动，你伤得很重。”马停在一座大宅前。老乞丐牵马进院，把马拴在侧廊的马厩里，抱起圣姑走入后面院落，进了一间一明两暗的卧房。他将圣姑平放在床上，摸出一个小瓷瓶，在圣姑膝盖的伤口处倒了一些褐色药末。圣姑痛得满头大汗。小知明跟在后面，只觉得偌大院落不见一个人影，鬼气森森。

敷好药物，老乞丐给圣姑盖好被子，出了屋子关好房门，带着小知明重回前院，换了一匹白马。两人共乘一骑来到内城，过神武门如

入无人之境。路遇侍卫拦阻，他晃动手中金牌，竟然无人敢阻。

皇宫深如海，亭台殿阁，重重如山。小知明是第一次进皇宫大内，金碧辉煌，令他啧啧称奇。来到彩绫阁，两人下马入室，有小太监牵马而去。室内的陈设古朴拙雅，长桌上设有香案、珐琅彩五供件，墙壁上镶嵌着福寿禄三星挂画，红木拔步床边有乌木梳妆柜。还有一张横幅，画着数十只形态各异的老鹰，虽然不是名家手笔，但是每只鹰的姿态绝不雷同。老乞丐在后厅将褴褛破衣脱下，然后净面梳头，露出满头银发与绛紫色内衣，重新将顶戴花翎、朝服朝靴穿戴整齐。他看着知明面带微笑，尖声细气地道："你叫云知明？家住哪里？"

"西安门外丰盛胡同。"

小知明没想到，这个老乞丐的声音本是粗粗的，怎么又忽然宛如一个女声，满脸惊诧。

"你很奇怪我的声音，对么？"

小知明点点头。

"这是腹语，好不好玩？如果你想学，我可以教你，只要控制好气流的运转，便可运用自如。"

小知明觉得好玩，点了点头。

老乞丐道："那你还不拜我为师。"

小知明懵懵懂懂，觉得这与私塾先生无异，立刻规规矩矩给老乞丐磕了三个头。老乞丐伸手将他扶起，说："咱家是尚服监的首领公公那哲，官居八品。我见你乖巧伶俐，侠义心肠，有意提拔于你，你可愿意？"

小知明想，若是留在这里，以后还会不会见到爹娘呢？他不回那哲的话，反问道："圣姑呢？"

那哲一笑："放心，我已请御医为她诊治，不日即可康复。"

小知明心想：原来他是太监，故意化装成老乞丐，害怕人听出他的声音，故意用腹语说话，如此一来，便再无人认的他得声音与模样，真是好玩极了。其实他怎知道，大清戒律极严，自顺治皇帝定制，太监私自出宫是问斩之罪。咸丰皇帝时，大太监安德海虽权倾一时，也因为违背祖制私自出宫，被山东巡抚处死。那哲不过是一个八品太监，就算有太后密令，出宫行事也得小心翼翼，以防留下任何破绽。

门外忽然传来叩门声，一个小太监低声问："那公公回来了吗？李公公有请。"

那哲说："请回复李公公，卑职随后复命。"随后向小知明一伸手，"将密函拿出来吧。"

小知明从怀中掏出火漆封印的书信，双手奉上。那哲接过密函说："好孩子，你的荣华富贵都在这封密函之上。"

第三章　寂寞萧墙多险恶　冰心深宫多秘珍

二人出了彩绫阁，随着四名提着纱灯的小太监，前往储秀宫。一间灯火辉煌的偏殿前，站着一个满脸威仪的老太监，仿佛很不耐烦，两手不停地捻着胸前的一百零八颗朝珠。那哲急忙上前躬身施礼道：“卑职参见公公。”

老太监道：“免了吧，事情可顺利？”

“回公公，卑职不辱使命。”那哲将密函双手奉上。

老太监乜斜眼光扫向小知明，咦了一声：“这是谁家小孩，怎不懂规矩？”

小知明见那哲对老太监一副毕恭毕敬的模样，立刻纳头便拜说：“给公公磕头，祝公公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老太监咧嘴一笑。那哲趁机道：“禀公公，此子聪慧伶俐，曾助我夺取密函，功不可没。”

老太监问：“小孩，你家住哪里，叫什么名字？”

小知明道：“我叫云知明，家住西安门外丰盛胡同。”

老太监点头，对那哲道：“你去派人查查他的根底。宫内正缺人手，若是可用之才，先不必净身，须传授他一些礼仪规矩，我自有用处。”那哲连连称是。老太监点手叫来一个戴着西洋眼镜的小太监，叫他拆开密函观看。这小太监看了半天，支吾不语。老太监心急地道：“朝廷花费许多银两，送你去学洋文。你怎的连洋鬼子的信函都看不明白，气煞咱家。”小太监急忙叩头谢罪，嘴里说道：“公公饶命，非是卑职无能，此乃是密码信函，只有懂得密码才能破译。”老太监长出一口气：“既然如此，咱家即刻去回禀老佛爷，着军机处的

能人异士来破译密码。”

正论到此处，殿内有人说：“老佛爷召两位公公回话。”老太监与那哲慌忙入内跪拜，口称：“奴才给老佛爷请安。”

小知明不觉惴惴不安，磕头时发音最为稚嫩响亮：“老佛爷圣安，老佛爷万岁万岁，万万万万万万岁。”他也不知说了几个万岁，反正多说总是好的。叩拜之后，忽觉扑来一阵香风，一阵丁零的脆响走到面前。小知明不敢抬头，却看见一双精美绝伦的绣鞋，缀着金花明珠，鞋面上盖着黄地彩云福寿团花袍。接着一只长指甲将小知明的小脸抬起，一个苍老柔媚的声音说：“这是谁家小东西，嘴巴忒甜。”

这是一个长眉隆鼻的老女人，满脸散发着一种权欲光泽。年轻时大概是个美人，乌黑的发丝从额头分向耳鬓，旗头上缀满珠翠，雪白的双手戴翡翠镯子，雍容华贵，落落凤仪。小知明心跳如鹿，他拜见的可是大清国圣母皇太后慈禧。那老太监则是权倾一时、二品花翎的大内总管李莲英。

慈禧太后说：“起来吧，这孩子看着很有眼缘。小李子，他是哪里人氏？”

李莲英道：“回老佛爷，他是京城人士，叫云知明。”

小太监搬来铺着黄缎软垫的太师椅，暂且让慈禧太后休息，身后宫女轻摇羽扇。慈禧太后心事重重地道：“哀家近几日总是心神不宁，夜闻宫城之外枪炮声隆隆不息，洋人欺我国力贫乏，着实可恨。”

李莲英道：“老佛爷忧国忧民，为大清天下操持劳度，定会得皇天保佑，澄清宇内，安定四海。虽然洋妖一时猖獗，不过蚍蜉撼树而已。”

慈禧太后哼了一声，眼神泛出寒意。这个老女人乃是权力旋涡中的狠角色，是从血淋淋的宫廷政变中摸爬滚打出来的强悍女子。少女时代她便立下奇志，玩弄权术与武则天不相伯仲，但是雄才大略却万

不及其一，历经辛酉政变、鸦片战争、甲午海战、百日维新等大事件，行事老辣专权，一颗柔弱之心已经坚如磐石。无奈年华逝去，她已经是风烛残年，形将就木了。阴寒神色落进小知明眼中，只觉老佛爷可敬不可亲、高不可攀。

慈禧太后问："小李子，近日义和拳闹得轰轰烈烈，要谨防那些乱党趁机作乱。江山本已飘摇，切不可让康有为、谭嗣同等党羽死灰复燃。"

李莲英向那哲一使眼色，那哲躬身说道："启禀老佛爷，奴才出宫私访，发现京城之内云集许多可疑人物。奴才怀疑他们是维新余孽，与洋鬼子勾结，图谋不轨。奴才在洋鬼子身上取得一封密函。"

慈禧太后道："密函拿来我看。"

李莲英双手擎起密函，小知明也仰头看着那张白纸，透过烛光，纸上爬满了弯曲如虫的墨迹。慈禧装模作样地瞧了一眼，其实她根本不认识英文。李莲英立刻道："回老佛爷，洋人密函乃是一种密码信，须着军机处能人异士破解，方知其意。"

慈禧太后说："小李子，你就不必亲督了，此事交由那哲办吧。"李莲英"喳"了一声，退在老佛爷身后。慈禧太后又问那哲："你可曾查到可疑人物的来历？"

那哲道："回老佛爷，奴才乔装成乞丐四处追查，发现这些人的行踪飘忽不定。除了与洋鬼子接触密切之外，他们还有一个特点是长发披肩，不留辫子，个个身手敏捷，枪法出众，且深受西洋妖术迷惑，信天不信佛。他们自称反清志士，实则是大逆不道的维新余孽——"

慈禧太后听到此处，接连咳嗽几声。宫女搬来紫金痰盂，慈禧咳了一口痰，吓得李莲英脸色苍白："老佛爷圣体万安。"

慈禧太后道："讲。"

那哲道："奴才发现这些人的根基很不一般，似乎大有来头。"

慈禧太后脸显怒容，道："什么人胆大妄为？"

那哲一字一字地道："经过奴才查证，好像是德国公使克林德。"

慈禧大怒："克林德这厮蛮横无理，胆敢串通维新逆贼，当属大逆不道，论罪当诛。"

那哲道："老佛爷息怒，奴才现已查明。西单牌楼外的小教堂住持名叫乔治，乃是不学无术、偷鸡摸狗之辈，常常聚集一些山匪墓贼，觊觎我中华宝物。奴才身负大任，未敢妄动。那里便是那些人物的秘密集会场所。那一日，奴才混进小教堂探听消息，听这些妖人畅叹什么立宪、民主、革新。忽有一人说道，今日之朝廷，再无和平出路，今日之中国非要以血溅之，重病还需猛药，唯有刺杀计划可行。另一人说，深宫大内不好下手，可用重金买通了克林德，要他暗中行事，将炸弹携带进储秀宫，到时轰天一响，形神俱灭。他们再奏请光绪皇帝重新主持朝纲，如此，中华命脉才有一线生机。另一人还说他们要为谭嗣同报仇。"

听到此处，慈禧太后怒不可遏，抓起密函一撕两半："克林德这个老匹夫！"那张脸孔完全扭曲变形，徒然浮上凛凛杀气，却见小知明脸色苍白，自知失态，点手召唤，柔声道："你过来。"

小知明也无畏惧，跑过去依偎在慈禧身边说："老佛爷不要生气，那些洋鬼子也是人身肉长。我咬他一口，他也喊痛。"

慈禧大乐，问起小知明的来历。那哲就将小知明在宣武门前的英勇行为，如实叙述一遍。

慈禧太后高兴地道："这孩子乖得很，很好，你继续说。"

那哲道："那天，我又听那些乱党议论，送去的密函怎么还不见回信，于是奴才彻夜守护在小教堂旁，准备夺取密函，好来个人赃并获。谁知竟被红灯照搅乱了计划，因此才巧遇这孩子。现在，只怕那

些人已经有所警觉了。”

慈禧太后一笑：“乱臣贼子想要哀家的首级，痴心妄想，但此事非同小可。自今儿起，哀家再不见外国公使。斩杀逆贼，就由小李子与端郡王密议吧。哀家有些累了，你等跪安吧。”

“喳。”那哲带着小知明退出偏殿，离了储秀宫回到彩绫阁。此刻已是天色发白，那哲命小太监准备早点。小知明瞌睡连连，吃了些桂花糕，和衣躺在床上犯起迷糊来。

一觉醒来，落日偏西，那哲给小知明换上一套小太监的宫服，教授了一些宫中的礼仪规矩，说：“咱家爷俩有缘，我再传你一套鹰拳。你的根骨资质并非练武奇才，此拳只可强身健体。你须在子夜时分，打坐一个时辰，导气归元吐纳循环。鹰拳本是缥缈派的功夫，时经历代研磨，传到我这一脉已属密宗拳法，尤其以眼光、指力见长，要勤学苦练方可大成。”然后将吐纳之法与拳法招数一一讲解，小知明听了个一知半解。当夜就在那哲的指点下，修习内功根基，循序渐进。

隔了几日，小知明将宫中规矩学得滚瓜烂熟。那哲才带他重新去见李莲英。李莲英斥退左右小太监，只留小知明一人，低声道：“小知明，老佛爷非常赏识于你，你愿不愿替老佛爷做事？”

小知明说：“愿意。”心中却想，只要讨好了老佛爷，必能早日回家去见爹娘。

李莲英将小知明引进储秀宫北房，掀开黄缎门板夹帘。小知明眼前一亮：珐琅彩的净手盘，缠枝莲座万寿字云龙烛台，嵌玳瑁的百宝柜，紫檀木矮榻，象牙巧雕的梳妆镜匣，全是价值连城的宝物。老佛爷坐在案前，手持一根紫金狼毫，在宣纸上勾勾抹抹。她自幼聪颖过人且善于琴棋书画，两名宫女正展开一幅古卷，供其临摹。

老佛爷难得有如此雅致，李莲英默不作声，在一旁垂手侍立，腹中正在搜索献美之词。倒是小知明，看见宫女手中的古卷，吃惊地

说：“这不是‘金陵八家’之一樊圻的牡丹图么？”

慈禧太后闻言，将狼豪撂在羊脂玉笔架上：“娃娃，你也懂书画。”

小知明走到那张古卷前，说：“樊圻的牡丹深得‘没骨画’风韵，用笔细腻，清丽雅致。”忽然，他见落款之处有些破损，内心已经明白几分，本想说明，但是曾听那哲讲过，老佛爷喜怒无常，要处处小心，于是闭口不语。慈禧太后知他有话未说，追问：“你还有些什么见识？”

小知明低声道：“我听人道，樊圻有个哥哥叫樊沂，山水花卉悉皆精妙，只是没有弟弟的名头大。于是有人将落款上的沂字稍加改动，去掉三点水，填上土字边，冒充樊圻的画，好卖高价。”

慈禧太后目光一斜，古卷上的落款字迹果然有些污渍，想必是中了作假者的圈套，这小鬼恐怕早知其中的玄妙，却又不敢明说罢了，一时兴味索然，道：“那你看我画的呢？”

小知明道：“老佛爷的画，用笔精致，布局从容，雍容华贵，非是一般造诣。”

慈禧见知明说得头头是道，又有心计，欢喜地拣起一串伽南香木嵌金寿字手串，亲自给他戴在手上：“甜嘴娃娃，赏了你吧。”

小知明急忙叩头谢恩：“老佛爷万岁万岁，万万万万万万岁。”

慈禧太后说：“从今儿起，你就住在这儿，陪哀家开心解闷吧。”

老佛爷金口玉言。小知明当日就住在储秀宫的西偏房中，和几个宫女睡在一起，这可是破天荒的恩赐。大内之中，宫规森严。虚时一过，宫外便传来梆子响，闲杂太监退出宫外，储秀宫宫门半掩，宫女们要轮流值夜，伺候老佛爷就寝。没到两日，小知明与宫女、太监混得半熟。有个叫荣儿的半老宫女最得老佛爷的喜爱；储秀宫到体和殿的廊子下有个茶房，茶房的老太监叫张福，待人周到体贴，常常给老

佛爷沏茶煎药，然后要小知明送去。虽然夜里常梦见自己的爹娘，不过宫里的一切都深深地吸引着他的心。

入住储秀宫以来，小知明很少见到那哲身影，李莲英倒是每日必见。只是此人对老佛爷极尽亲近巴结，好似不将任何大臣放在眼中，总是冷冰冰的，一副高傲神态。小知明不甚喜欢他，倒与荣儿姐姐相交莫逆。老佛爷常在用膳之后，坐十六抬大轿，带着小知明到三希堂与延春阁走动。三希堂其实并不大，穿过养心殿的如意门就到。

老佛爷知道小知明自幼熟读四书五经，更精于博古鉴藏之学，便想考考他的博学，问他“三希堂”的来历。小知明道：“常听我爹说，三希堂匾额乃是乾隆皇帝御笔。三希之意本是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就是说普通人想成为贤能之才，而贤能之才又想成为圣人，孜孜不倦，以求上进。”说得慈禧既欢乐又悲伤。自太平天国起义，山河破碎难以收拾，她每觉身力难支，就缅怀康乾盛世。

三希堂墙壁上挂着五颜六色的葫芦壁瓶，件件都是官窑精品。但是小知明不敢上手，只能在心中猜测：这些壁瓶是否出自那位大名鼎鼎的唐英之手？

唏嘘良久，老佛爷取出一个楠木匣，从匣里拿出一幅卷轴展开，是一幅字迹，密密麻麻布满钤印。老佛爷问：“娃娃，你可知这是什么？”

小知明对着钤印一一辨认。古卷前后及隔水有宋宣和印、南宋内府、清内府等鉴藏印记。再看上面文字，行书三行，二十二字，起首两个大字乃是“中秋”。文字气势相连，境界之高，简直无与伦比。他心中跳得厉害，曾听爹爹谈论三希堂内藏有三张人间至宝——王献之的《中秋帖》、王珣的《伯远帖》、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其中，尤以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最为珍贵。这书上有“中秋”二字，莫非是王献之的《中秋帖》，他道：“回老佛爷，莫不是王献之的《中秋帖》？”

老佛爷笑道：“真是个聪明的娃娃。”从此她常带着小知明来三希

堂赏玩书法，王珣与王羲之的二帖也得以让小知明上眼观瞧。三希堂虽然小，却是书法圣地，除三帖之外，收藏了自晋以后的名家书法三四百本。小知明仿佛鱼龙入海，常随老佛爷去延春阁走动，赏玩历代名家名作，什么《清明上河图》《韩熙载夜宴图》，都一一仔细观摩，陶醉于古今翰墨、奇珍异宝之中。

第四章　怀抱观古今　深心托豪素

六月中旬的某日清晨，慈禧太后在体和殿用膳，忽听太监奏报：八国联军进攻大沽口炮台，天津形势岌岌可危。慈禧的象牙筷差点落在地上，她立刻宣旨，着端郡王载漪等人觐见。

不多时，一位身材肥硕、穿石青色蟒袍的大官走进来，红光满面，神情欢愉，正是端郡王载漪。他身后跟随几名大官。他们先行叩拜大礼，然后盯着小知明，不知这眉清目秀的娃娃有何来历。

老佛爷问："载漪，宫外形势如何？"

端郡王载漪道："回老佛爷，且放宽心。义和拳声势浩大拥有百万之众，足以抵挡洋鬼子的癣疥之师。红灯照仙姑神功护法，专避洋鬼子妖术火器，定可马到成功，大获全胜。"

一个正二品官员也信誓旦旦地跪拜道："启禀老佛爷，臣吏部尚书刚毅，奉旨查义和拳。其忠心可表，勇气可嘉，神勇无撼。"另几人也一同跪拜，齐声举荐义和拳、红灯照，仿佛擒杀洋妖已胜券在握。

忽然有人奏报，首领公公那哲求见，老佛爷说宣。那哲从外面急匆匆走进来，跪奏道："回老佛爷，奴才昨夜带着一批高手偷袭洋妖教堂，孰料已是人去楼空。奴才追踪行迹才发现，这些维新余孽都已藏进西什库教堂。那里戒备森严、易守难攻，奴才未敢轻举妄动。"

话音未落，小太监前来禀报，德国公使克林德携英、法、日、奥等七国公使前来朝觐老佛爷。慈禧冷笑道："说曹操，曹操到。你们说，哀家是见还是不见。"

端郡王载漪道："待臣出去，将他们几个抓来砍头，以正国威。"

老佛爷问："小李子，你说呢？"

李莲英道："奴才以为不可。"

老佛爷又问："小知明，你说呢？"

小知明虽不知军国大事如何处置，但是他脑筋灵活，急忙回答道："古书上说，两国交战不斩来使。大清是中华礼仪之邦，须有大国气度，不能像洋鬼子一样鬼鬼祟祟、气量狭小。"他这几句非常切合老佛爷的心意。她微笑点头说："就说哀家身体不适，难以接见众国公使。"

端郡王载漪道："老佛爷，您的意思是？"

慈禧道："你猜猜克林德等七国公使意欲何为？"

载漪道："臣等愚蠢。"

慈禧太后道："洋鬼子欺我中华无能。这是前来逼宫，要我还政于皇上，他们嫌哀家老了。你们说说，该如何应对？"

李莲英深明老佛爷的意思，她心里有意宣战，所以才会有此一问，因此向载漪与那哲一使眼色。两人迅速跪倒，口称："洋妖可恨该杀，大清国千秋万代，战无不胜，基业永昌。"老佛爷见这几位大臣都是战心难泯，难得他们有这般雄心壮志，即刻命李莲英拟旨，以端郡王载漪为首，吏部尚书刚毅和皇亲载勋、载澜、载濂为辅，率义和拳应战。载漪等人喜形于色，奉旨出宫。

望着载漪等人的背影，慈禧对小知明柔声说："小知明，老佛爷对你好不好？"

"好。"

"老佛爷现在派你去做一件事，肯不肯？"

"谨遵老佛爷懿旨。"

“老佛爷现在命你去陪伴一人。你要随时留意此人的一举一动，将他的起居食宿，以及与哪些人往来密切，报于老佛爷知道。”

小知明点点头，慈禧甚是欢喜。当夜由李莲英送他出紫禁城，乘上一艘画舫去往南海。那儿有座小岛，便是瀛台。自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皇帝便被软禁于此。一个圆脸小太监迎上来，神情恭维。他叫小德张，是服侍光绪的贴身太监。但李莲英似乎未将小德张放在眼里，老气横秋地吩咐几句，然后回宫复旨。

小德张带小知明走进涵元殿，叩见皇上。殿上坐着一人，而立之年，眉目俊朗，面带愁容。龙书案上摆着几张字画，还有一些钟表零件。小知明心想：“这个是皇帝，老佛爷是皇太后，他们是母子。老娘派我来监视他的儿子，这是怎么一回事啊？大概这个皇帝做了什么错事，才被他娘关在这里。”想想自己在家淘气的时候，爹娘经常把他关进祠堂后的书房，不许他出来玩耍。这大概是同一道理。因此小知明对这个皇帝有了三分同情，要是他和自己玩得情投意合，自己才不会向老佛爷告密呢。其实光绪皇帝并非是慈禧亲生，乃是慈禧妹妹与道光皇帝第七子奕的孩子。同治皇帝英年早逝之后，他被慈禧抱来，当了一个有名无实的小皇帝。

光绪皇帝被囚禁在此，每日苦闷无聊，常以字画消磨时间，但他最喜欢拆卸钟表自娱自乐。小德张跪奏皇帝，光绪皇帝苦笑一下：这又是母后派来监视我的。不过来人却是一个小孩，他十分好奇，点手叫小知明走到书案前，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云知明。”

“何时进宫？是哪一监的？”

小知明立刻低声道：“皇上，小知明不是公公。”

光绪皇帝大大吃惊：“你不是小太监？”他终日抑郁，此刻倒是有些欣喜。

小知明说：“老佛爷叫我来陪皇上解闷的。”

光绪皇帝见他是小孩子，知他不解宫中险恶，叹息着道：“你是个小孩，怎知我心中烦忧？国运艰难，时局动荡，当务之急乃是整顿纲纪、巩固国本。”

小德张道：“奴才听说，义和拳、红灯照有神功护体，可使洋人枪炮无用。老佛爷已经起用义和拳了。”

光绪皇帝叹息道：“若真有神功护体，大清国何至于受火焚圆明园之辱。神功护体不过自欺欺人罢了。”

小知明说道：“没错。我见过红灯照仙姑和洋人打仗，她们的功夫虽然很好，但是洋人的子弹更厉害。如果咱们只用拳脚对付洋鬼子的枪炮，相当吃亏。”

光绪皇帝道：“你竟是从宫外来的？”

小知明指着书案上的小零件说：“是呀，我家是开古玩店的，也有你这样的钟表，不过没有这个精美。我爹已经把这些洋玩意藏起来了，不敢让义和拳、红灯照发现，太危险了。”他说得有头有脑，光绪皇帝对他的看法大有改观，叫小德张搬来一张椅子，让小知明一起拆卸、组装那只十二属相珐琅洋钟，还不时指点一二，讲述钟表原理。两个人玩得津津有味。

不觉天色已晚，小知明在偏殿睡下。子夜，小知明从梦中醒了，想起那哲传授的吐纳与腹语之术，于是盘膝打坐，一练就是一个时辰。完事之后，他只觉明月当空，耳目聪明，神清气爽。他感觉肚子有点痛，于是起来解手，忽见涵元殿里还亮着灯光，隐隐听到哭泣之声。他也是好奇，悄然来到窗下，隔着门板向里面窥视。只见一盏烛灯下，一个梨花带泪的美人，眉目如画，容颜憔悴，另一个宫女的背影却是虎背熊腰。只听憔悴女子说：“皇上瘦了，臣妾对皇上夜夜思念，无时无刻不在牵挂。”

光绪帝道：“朕何尝不是对爱妃牵肠挂肚。”

又听小德张道：“珍妃娘娘请放宽心，奴才全心全意伺候皇上，

暖衣玉食一应俱全。”

但是宫女一张嘴说话，粗粗的嗓音把小知明吓了一跳：“皇上与贵妃不必担忧。八国联军已向大沽炮台进攻，不日即可攻陷。联军总司令瓦德西会陆续向天津增兵，沙俄也会同时起兵，分南北两路进攻。我们将向贵国递出外交辞令，敦促老佛爷早日还政于皇上。”

洋鬼子！

这个身材高大的宫女竟是洋鬼子乔装的！

此刻宫女转过脸来。烛光映照下，小知明瞧得很仔细，那是一个留着八撇胡的洋鬼子。光绪皇帝说：“克林德公使先生，此言当真？就算要朕亲政，何必要进攻大沽炮台，屠杀大清子民？”

克林德狡猾地辩解道：“臣怎么敢欺瞒皇上。只要皇上亲政，我们八国立刻撤军。但是眼下为情势所迫，不得不采取战略上的进攻。”

小知明想：这个留小胡子的就是那哲说的德国公使克林德，他包庇那些反清志士，怎么还会帮助皇上呢，估计这家伙心怀鬼胎、不怀好意。正琢磨到此，忽然殿门一开，小知明一个趔趄，扑了进去，正撞在小德张怀里。小德张一把揪住他的领子，用尖细的嗓音道：“皇上，发现一个小奸细。”把小知明提到光绪皇帝面前。克林德面色苍白，抽出一柄手枪，对准小知明的脑袋，就要扣动扳机。珍妃却一把将克林德的枪口推开：“连个小孩你也不肯放过吗？太残忍了，不许伤害这孩子。”

小知明情知不妙，向珍妃怀中一蹿，说：“姐姐，救我。”

珍妃抱住小知明说：“别怕，姐姐不会让你受到伤害。”

克林德道：“贵妃娘娘仁慈不得。这小孩窃听我们的机密，不能留他活口。”可是他却不敢冒犯珍妃，将小知明强行掠去。因为此番能进入内城，见到被软禁的光绪皇帝，多亏珍妃从中斡旋。光绪皇帝

与珍妃被分别软禁之后，两个恩爱之人时常会每月偷会一两次。因为珍妃的姐姐瑾妃被老佛爷允许探看光绪皇帝，珍妃不时贿赂那些小太监，与姐姐来个偷梁换柱。克林德联系上珍妃，这才能乔装成宫女夤夜进宫。克林德正在使用诡计迷惑光绪，要光绪随他出宫到公使馆避祸，然后以洋枪队护送皇帝出城，前往天津。

光绪皇帝说："算了，这孩子聪颖可爱，公使先生就不要为难于他了。况且朕又不会随你离开京城，朕不会舍弃祖宗基业。"

正说着，殿外一阵大乱，灯火通明，无数清兵将涵元殿团团围住。为首武将乃是端郡王属下神机营翼长恩海，生得五大三粗，却是一个有勇无谋之徒。恩海身后藏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监，正是那哲。

恩海走到殿门前，高声道："启禀皇上，禁城之内发现可疑人物。臣担忧皇上安危，请皇上容臣进殿探看。"

光绪脸色苍白，清了清嗓音说："容朕更衣。"

克林德焦急地说："皇上，臣掩护你杀出去，宫外有神枪手接应，可以拿这小鬼当人质。"

珍妃却把小知明紧紧搂住，说："皇上不可。这些神机营侍卫个个手持长枪，硬拼不得。"

光绪皇帝道："朕闻神机营日渐臃肿，积习腐化，或可贿赂过关。只是那个老太监杀气腾腾，如之奈何？"

小知明应声道："他叫那哲，我认识他，但是公使与贵妃姐姐都要受点委曲啦。"

光绪皇帝道："怎么办？"

小知明回身指着殿前两个木箱说："请珍妃娘娘和洋——"话到一半，他将"鬼子"三字咽回肚内，"和洋大使藏进木箱，我自有计

划。”他说得胸有成竹，光绪皇帝与小德张都有点难以相信。不过珍妃却是一个奇女子，她立刻走到木箱前，将箱子里的书画抱出来，堆在案头，然后向小知明眨眨眼睛，猫腰钻了进去。克林德也只好如此，但将子弹上膛，以防不测。

盖好两个大木箱。小知明平复一下心神，叫小德张准备开门，请光绪皇上升坐大殿。然后他从后殿溜了出来。恩海不知小知明的身份，突见后殿溜出一个小太监，向那哲点手召唤。那哲来到小知明前，听小知明说些什么。恩海深知那哲是李莲英心腹，见那哲对这小孩大有俯首帖耳之势，心中惊异非常。

小知明告诉那哲说：“夜半醒来，我听见殿里有声音。于是在殿外偷窥，里面有一个姐姐，姐姐坐在皇上的怀里。他们听见殿外有声音，漂亮姐姐就钻进木箱去了。”

那哲略一沉吟，问：“那个姐姐什么模样？”

小知明道：“长得漂亮好看，姿态万千。”

那哲心道，皇上幽居寂寞，来者不是瑾妃，就是珍妃。这是皇家闺秘，做奴才的不好插手。只是这小家伙眼珠清澈，不知是真是假，须一验究竟。于是那哲对恩海道：“涵元殿乃皇家重地，你等在殿外守候，由我亲自去查看。”恩海乐得从命。

小知明前去叫门。殿门一开，两人走进殿内。叩首完毕，小知明站在一口木箱前，那哲心中明白，走到木箱前，将木箱掀开一丝缝隙，却见珍妃一双幽幽闪亮的眼睛。他急忙将木箱闭合，走出殿外，密嘱恩海道：“此为皇家秘密，不可宣扬。”带兵向别处去了。

寂静之后，光绪对小知明万分感激。但是小知明低声道：“皇上，这个克林德也没安好心。估计他想绑架皇上，来要挟老佛爷。”

光绪皇帝点头道：“没错，他们想要割裂大清，但是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圣母皇太后于我有知遇之恩，此番天下动荡，希望早完劫数，母后吉人天相，天下也不要伤及无辜。”

听到皇上这一番肺腑之语，小知明对他是三分同情、七分崇敬。

小德张见外面已然寂寥无人，乖巧地道：“皇上，宫内危机四伏，此地不宜久留，还是速速请珍妃娘娘与公使大人离去吧。”

第五章　枪林弹雨巧脱险　无影刀兵杀气腾

丑时刚过，星斗满天。小德张找了几个亲信太监，抬着两口箱子，护送珍妃回北三所，而克林德则由西安门，回东交民巷的大使馆。

小知明自动请缨，前去护送克林德出西安门，光绪皇帝欣喜允命。在殿前分手时，小德张塞给他一沓银票，说：“知明小兄弟，你年纪轻轻，却深得老佛爷与皇上器重，来日仕途不可限量。时局动荡，国库空虚，我们这些当奴才的也得生计。这些银票保你平安出入西安门，你可明白？”

原来，宫里的太监和侍卫都嗜赌成性，但俸禄微薄，所以常常偷窃宫里的东西，到鬼市与古玩店变卖。而把守宫门的侍卫长年盘剥受贿，以此为乐。因此小知明对小德张的话心领神会，让四个太监抬起木箱，来到西安门前，盘算着出了这道门，便回家去找爹娘，再不回宫了。

西安门的侍卫们脸色苍白，个个都是赌徒烟鬼。他们见一个小孩带着四个乔装的太监，抬着一口沉重木箱走来，不免心喜。正要刁难盘问，小知明早将银票塞了过去。侍卫们顿时眉开眼笑，立刻放行。

出了西安门，来到一个僻静角落，小知明让太监们放下木箱，先回宫去。他想要捉弄一下克林德，于是藏在一个阴影里，大叫道：“红灯照来啦，红灯照来啦！”他刚喊了两句，被一只毛茸茸大手捂住嘴巴。捂住他嘴巴的人正是神父乔治。小知明心想，这就是克林德埋伏在宫外的伏兵吗？用目光一斜，心头扑通乱跳，身后的墙角旮旯里埋伏着十几条洋枪。

克林德在箱子里差点尿了裤子，正要出来，忽听天空传来歌声：“弟子同心苦用功，遍地草木化成兵。愚蒙之体仙人艺，定将洋

人一扫平！”深巷里冲出一队仙姑与拳民，有三十多人，刚从一个坛口出动，准备去杀洋鬼子，忽然发现巷口摆着一口红漆木箱。一个拳民伸手掀开箱子，克林德抬手一枪，拳民应声而倒。拳民和仙姑听见枪声吓得向后闪退，而乔治一声令下，暗枪齐发。几个仙姑、拳民几乎被打成了筛子，其余的一哄而散。

血腥四溢，小巷里躺着十几具尸体。神枪手约翰在百米外，为一枪撂倒一个拳民扬扬自得。乔治走到克林德面前说：“公使先生受惊了。”克林德抓住小知明的领子，把他提了起来，目光凶狠地说：“小鬼，你出卖我！”

乔治说：“公使先生，这小孩是红灯照的小妖，非常狡猾。”

小知明大怒，说：“你才是妖怪，你是大毛子、洋鬼子、洋妖怪！”

克林德说：“这小鬼的确狡猾。若不是他，我几乎能成功地说服光绪皇帝。只要皇上随我们到了天津，我们就可以和慈禧分争天下。小鬼，三国时候有个大丞相曹操，他挟持了汉朝的小皇上，叫什么天子诸侯来着？”

小知明道：“挟天子以令诸侯。”

克林德说：“没错，挟天子以令诸侯。到时候我们就可以拥有大片的殖民地，还可以出售军火、鸦片，让你们自己人打来打去，我们大大发财。”他的中国话说得很流利，接着脸色一沉，“小鬼，你很聪明，只是你破坏了我的计划，留你不得。”说完，一歪脑袋。

约翰举枪定在小知明的眉心！

小知明急中生智，叫道：“密函，鹰头火漆的密函！你们不想要了吗？”

克林德一愣，一把推开枪口，惊异地问：“小鬼，你怎么知道密函？”

小知明道："没错，密函被我藏起来了。一个洋鬼子骑着马，拿着一把小枪，喊什么逮姆的，是他临死前将密函交给了我。"

克林德露出奸邪笑容，知道小孩发音不准，那个"逮姆"其实是英语"该死"的意思。如此说来，这小孩的确见过信使。因为密函迟迟不到，克林德也不知该如何行动。正要仔细盘问，忽然巷外枪声大作，几个洋枪兵扑倒在地。有人大喊道："大毛子，赶快放人，不然一个不留。"喊话之人正是恩海，他和那哲在大内里搜寻一番，结果一无所获，正要去和一个窑姐相会，弄两口"福寿烟"抽抽，走到巷口忽听枪响。这家伙瞧见义和拳被杀，立刻让属下埋伏。他曾在涵元殿见过克林德擒获的小孩，听那哲讲，这小孩深得老佛爷宠信，若是将他救下，日后不愁升官发财。于是他先发制人，杀洋鬼子一个措手不及。

克林德等人极其狼狈，挟持小知明躲在一截矮墙下，寻思如何突围。双方相互射击，砰砰乱响，子弹呼啸而过。小知明说："克林德，你已经被包围了，神机营正调动大军，将这里团团围住。"他想吓唬克林德，没想到歪打正着，恩海的确派人回衙门调兵去了。神机营衙门在煤渣胡同，属于东华门，乃是鱼龙混杂之地。衙门内乌烟瘴气，侍卫们吃喝嫖赌样样精通，军纪涣散，行动缓慢无比。此刻，恩海手下二十几个人，虽然在人数上占优，但是武器却不精良，只能暂时将克林德困在小巷里，丝毫不占上风。

小知明被克林德搂在怀里，子弹在头上"嗖嗖"乱飞。克林德奸笑着说："小鬼，快说密函藏在哪儿，不然用你来喂子弹！"

小知明说："打死我，你永远也别想拿到密函。"

克林德觉得这小鬼极难对付，大声叫道："外面的人听着！这里有个小鬼，是你们老佛爷最喜欢的小鬼。我现在带着他冲出去，谁要是伤了他，免不了要掉脑袋！"

"老佛爷"这三个字像定身法一般，具有神奇妙用。恩海一挥手，神机营那些家伙顿时一动不动，停止开枪。其实他们比谁都怕死，巴不得这场没头没脑的枪战早些结束。克林德以为得手，觉得这小孩是

个不错的挡箭牌，只听对面的墙角传来粗声回应："我是恩海，放了那孩子，就放你们离开。"

克林德还在犹豫，屋檐上蹿出一道黑影，鹰飞隼落，快如闪电。克林德只觉眼前寒光一闪，手上已经鲜血淋漓。一个黑衣蒙面人抢了小知明就跑。约翰双枪齐发，砰砰砰，打得琉璃瓦四散飞落，却仿佛弹弹虚发，不曾击中目标。黑影将小知明夹在肋下，翻墙越脊，转眼又进了西安门。小知明好不泄气，眼看回家的计划即将得逞，现在却全都完蛋，但是黑衣蒙面人身上有一股熟悉的味道。

小知明说："那哲？"

那哲哈哈一笑："咱们爷俩真有缘。"

小知明问："那哲，你怎么找到我的？"

那哲道："我正在四处寻你，你怎么跑出去了？是不是想回家？"

小知明心中一冷，说道："有一点儿，吓死我啦，不知道从何说起。"

"你慢慢想，想好再说。"那哲回到彩绫阁，把小知明丢到地上，扯下蒙面巾，呻吟一声倒在床上，右臂一片殷红。小知明连忙跳上床，查看那哲的伤口。他的右臂被穿了一个小孔，血还在汩汩流淌。小知明迅速摸出那哲身上的小药瓶，在伤口上倒了些褐色药末，细心地为他包好。他模仿那哲给圣姑疗伤，做得有条有理，毫不慌张。那哲说："好孩子，你想好了吗？恩海必将此事奏报上去，老佛爷过问之时，你该如何应答。"

小知明说："我就说，在偏殿睡觉时被他们抓获，连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估计那些洋鬼子见过我，知道我拿走了密函，所以进宫来绑架我，想夺回密函。他们还问我老佛爷在哪儿，要打死我，我也没说。"

那哲一笑："好孩子，你这话可是漏洞百出。老佛爷深居储秀

宫，如果是刺客，怎能不事先查明情况，鲁莽行动。”小知明恍然大悟。那哲正在点醒自己，老佛爷是一个冰雪聪颖的皇太后，一般的谎言可欺骗不了她。小知明脑筋一转：“那公公，不如我这样说。正在熟睡的时候，被几个蒙面人劫持住了，等我醒来的时候，却发现身在宫外，原来是小教堂的那几个洋鬼子，为首的叫克林德。他追问我密函下落，我还听到他们想要绑架皇上，然后和老佛爷分治天下，卖军火，卖鸦片，发大财。好不好？”

那哲满意地点头，两人睡下。天亮之后，吃过红豆粥和芙蓉桂花糕，然后振作精神进宫面圣。老佛爷今儿很有精神，穿着一件百鸟朝凤的皇袍，坐在储秀宫东次间里歇着，文竹百宝柜上摆着几件盆景与瓷瓶。她道：“小知明，听说你昨日遇险了？”

小知明说：“托老佛爷的洪福，小知明才得脱险。”

老佛爷说：“说说吧，也给我们解个闷儿。”

小知明就按照昨夜编造的谎言，一五一十地讲述一遍，听得老佛爷与宫女们瞠目结舌。他着重把克林德要劫持光绪皇帝，与慈禧分治天下的阴谋叙述得惟妙惟肖、声情并茂。不多时，李莲英走进来回禀太后，军机处已将密函译出。他双手端着一个红木盘，揭开盘上的团花苏锦，里面放着两张纸，一张是撕坏的密函，另一张是译文。老佛爷一看密函内容，竟与小知明说的意思大相吻合，可见洋鬼子对中华的物阜民丰垂涎已久。老佛爷留小知明在房中玩耍，立刻着尚未离京的袁世凯及内务大臣荣禄来见。

不一刻，两位大臣前来叩拜老佛爷，但见一个小孩抱着一只瓷瓶，瞧来瞧去，甚是好玩。其实小知明对那个花觚有些迷惑不解。这是一件影青瓷，却有点像传说中宋代五大名窑的柴窑，肯定是高仿之作，但瓶底没有款识，难以判断究竟是乾隆还是雍正时期的仿品。忽然几道凛冽目光射来，个中滋味大有不同。其中一人，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向下叩拜时，眼珠滴溜溜地转个不停。他说：“臣袁世凯，叩请老佛爷圣体寿安。”

老佛爷说："你起来吧，洋妖作乱，哀家烦恼日甚，你说该如何处置？"

山东巡抚袁世凯小心地问："但不知老佛爷忧烦何事？"

老佛爷说："传看。"

李莲英将密函与两位大人逐一传看，二人脸上顿时变了颜色。内务大臣荣禄面带难色道："这是阴谋政变。归政于皇帝，搜刮大清钱粮，掌管大清军务。贼子野心昭然若揭，更欲咄咄逼人。看来这一仗不可避免，如之奈何。"

袁世凯道："义和拳匪作乱，必须镇压，从而缓解紧张局势。否则，一旦开战难有胜算，请老佛爷三思。"

慈禧怒道："宣召尔等进宫，是为哀家排忧解难。尔等就无一个良策？！"

袁世凯足智多谋，他道："老佛爷息怒，臣有一计，可令洋人与我大清平息干戈。只是这张密函已经破损，无法做到人赃并获。"

小知明忽然道："把那张密函复原不就成啦。"

"小孩，你说得轻巧。"袁世凯说。

"简单，我家有祖传秘术，可将古画恢复原貌。只是祖训有言：此术不可欺瞒善良之人，只为惩治奸邪之辈。我七岁开始练习这种秘术，熟悉得很。而且这封密函又不是什么唐宋古画，不过是一张皮纸，只要仿制得好，与真的一模一样。"

袁世凯拍手称快："既然如此，你快快仿制一封。我们设计将克林德人赃并获，令八国大使哑口无言。"

小知明认真地说："可是我复制的时候，你们可不许偷看。还有，这洋鬼子写的勾勾弯弯的字，我可不一定模仿得像啊。"

老佛爷笑着说："好好，不偷看。"

李莲英将小知明领到西间，由他亲自伺候小知明。小知明所要用度，一切由大内供给。小知明先要了文房四宝。他发现密函的纸张是乾隆二年制造的皮纸，这种纸出自荣宝斋，又要宣纸、印泥、棉巾、蒜、姜、葱、松香、松脂、树漆、泥巴等，还有几味中药。李莲英忙得团团乱转，不知这小鬼要搞什么古怪。其实，这是小知明故布疑阵，他还小的时候就记得爹爹说过，无论何时不能露底，要故布疑阵。这是保密家传秘方的最妙之法。

不多时，所有东西都送到，房间里堆得好似仓库，连捣药的玉臼都有了。李莲英眼睛不眨地盯着小知明，小知明说："你转过身去，不许偷看。"李莲英只好背过身去，心里暗自嘀咕：这小鬼是不是吹牛？

小知明将一张薄宣纸蒙在整理好的碎片上，觉得洋文勾勾弯弯异常有趣。他虽然人小，但自五岁起便学习临摹二王颜柳、苏黄米蔡各派名家书法，模仿这种没有顿挫藏锋的洋文，更是手到擒来。洋人写字是用钢笔，笔迹纤细，他就选了一支写小楷的狼毫，在废纸上临摹一番，然后空临几张，选出自己最中意的一张。好在洋文没有钤印，只有签名，接着他开始制作和密函封口一模一样的火漆。他先用湿泥巴包在拆开的火漆上，弄了一个模子，再用竹签修补，抹平裂缝与边缘的痕迹，觉得没有什么破绽以后，放到烛火上烤干，就像玩捏泥人一样。接着他闻了闻火漆的味道，洋人用的火漆和国人的不一样，洋人用虫漆，而国人用植物漆，不过仿制出的效果相同。他亲眼见过爹爹把一个火漆按在一个珐琅彩盘下面，冒充洋彩，把一个洋鬼子骗得好不兴奋。他爹说过，中国的宝贝，绝不能让洋鬼子夺去。

忙活了一个上午，鲜红的火漆制作完毕。这可把小知明累坏了。等他完活儿的时候，李莲英转身一瞧，乐得眉开眼笑，连说神技，直夸这娃娃是个宝贝，立刻上呈老佛爷过目。慈禧太后与两位大臣一一过目，眼花缭乱难分真假，齐赞绝妙。小知明按原样装好密函，以半干火漆封口，故意在火漆上抹了些灰尘，看起来好像颠沛流离很久的

样子。老佛爷大喜，赏了小知明一盘珍珠果，他吃饱喝足后就在老佛的炕头迷糊起来。老佛爷让宫女抱小知明出去睡，她自己也有些困倦，就回乐寿堂午睡去了。

一觉醒来，日头偏西。那哲微笑道：“你累了吗？”音容慈祥，除了声音怪怪的像个娘们。小知明立刻扑在那哲怀里撒娇，叫声“爷爷”。那哲说：“老佛爷有旨，你这身小太监的衣服不必再穿了，我们好便宜行事。”他从床头拿起一套宝石蓝的苏锦小衫，还有镶着翠玉的纱帽、两只金丝红绒的虎头鞋。穿戴完毕，小知明完全是粉白雪嫩的王孙公子。那哲郑重地道：“好孩子，我们要去做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小知明问：“什么事？”

那哲脸色阴森地道：“去救圣姑，她被克林德派出的奸细给捉去了。我们要救她回来，而且要用密函把克林德引出公使馆。”其实他没说实话。圣姑的行踪是那哲故意泄露给克林德的，只有利用小知明，才能将克林德骗出公使馆，实行袁世凯人赃并获的图谋。具体的抓捕行动则由恩海负责。

第六章　青梅无猜窃真相　小鬼当家戏金花

小知明救人心切，随那哲乘快马出西安门，向北奔驰，来到一座古老别致、气度恢宏的宅院。端郡王载漪正守在门前，焦急等待，仿佛心事重重。小知明怎知载漪的心态：年初，老佛爷意欲废帝，另立载漪的儿子溥儁，若不是八国公使从中阻挠，溥儁已经顺利地登上皇帝的宝座。没有什么比当太上皇更令人兴奋的了，载漪一张大圆脸涨得通红，对洋妖恨得咬牙切齿。

载漪身边有一老一小两人，老的有几分书生相貌，小的衣着华丽，是个小白脸。那哲与小知明一进端郡王府，载漪忙来见礼，口称“公公辛苦”，神情十分恭维。那哲连忙给小知明引见，小的那个是“大阿哥”溥儁，老的则是军机章京连文冲。他们走进一间花厅，分别落座。小知明的身份极其特殊与尊贵，载漪对小知明大加赞赏，想要除掉光绪，将儿子推上至尊之位，这个小家伙或许举足轻重呢。只是大阿哥溥儁神情倨傲，完全不把这个小不点放在眼里。

载漪道：“那公公，老佛爷对皇上有何想法？”

那哲道：“老佛爷心思缜密，不知所想，无法揣测。”

连文冲道：“时局动荡，迟则生变。”

溥儁说：“阿玛，这可怎么是好？我还能当皇帝吗？”

一个俏丫鬟进来献茶，溥儁趁机摸了一下小丫鬟的手。这一动作被小知明尽收眼底，感觉溥儁行事轻佻，绝没有光绪稳重，定是个浪荡子弟。

连文冲道：“大阿哥不必担忧，王爷自有妙计。”

连文冲一脸得意谄媚之色，意在讨好载漪，肯定不是个好玩意。

那哲道："我来见王爷，不过是为了诱捕洋鬼子的皇家大计，立储大事奴才不敢多言。"那哲是李莲英心腹，他声色不动，载漪心知其意。他双手一拍，走上三个窈窕侍女，每人端着一只金盘，盘里放着三只金光缭绕的宝物。小知明悚然动容，在老佛爷处也不曾见过雕琢如此精美的金佛。那哲脸上被金光一照，立现欢喜。原来，太监身体残缺，心理都畸形，极喜黄白之物、珍玩异宝。这三尊金佛是载漪花重金购得，用以贿赂那哲的。

载漪哈哈笑道："我知公公平时吃斋礼佛，特以三座古佛孝敬公公，也不知真假。"

那哲嘿嘿一笑："奴才何德何能，受王爷垂爱，奴才自当肝脑涂地。"他走到小知明身边，"你来看看，三座佛像是些什么来历？"小知明跳到地上，来到侍女面前："第一尊是阿弥陀佛。面部丰满，佛禅定坐，肉髻上有顶严造型，是受藏传佛像的影响；而肉髻和底发之间有髻珠，这是元明时期的北方佛像。"那哲得意一笑，载漪赞道："怪不得老佛爷对小大人如此宠信，小小年纪见识不凡。"连文冲道："天降英才。"唯有溥儁有些不快，他自以为是光绪的顶替者、大清江山的继承人，因此哼了一声："一个小孩，不过胡乱猜中罢了。"

小知明也不言语，来到第二尊金佛前。那哲见是个半坐的男子金像，以为是个什么尊者，小知明却说："这是尊观音，观音全名观世音菩萨，因避大唐皇帝李世民姓名，将世字去掉。元代以前从印度传来的观音都是男相，后来元代大书画家赵孟的妻子管道升，首次将观音画成女相，以后的观音才都是女相。这尊观音是明晚期的。"

载漪狠狠地瞪了溥儁一眼。溥儁自知失态，想挽回局面，急忙走到小知明身后，做出一副讨好相："小弟弟果然眼力过人，这第三尊是个什么佛呢？"

小知明说："释迦说法像。莲花宝座是仰莲，肉髻和底发之间有一颗髻珠，虽然有辽代的特色，不过刀工太假，我怀疑是个假货。"他这样一说，载漪的脸色有些泛白。这尊佛花了几千两银子，是用来讨好那公公的，可如此一来，堂堂一个端郡王爷真是颜面尽

失。他怎知道小知明以真为假，要故意戏弄一下溥儁呢。端郡王有些尴尬，还是连文冲会打圆场，请端郡王爷与那公公到内堂议事，由小王爷陪着知明到花园里玩耍。

来到花园，溥儁和小知明说了几句不着边际的话。他对于时事并不关心，叫家丁取来一个小罐，在花园的邀月台上斗起了蛐蛐。这玩意小知明以前接触过，而且很是迷恋。提笼架鸟，耍鹰遛狗，那是京城里的王孙贵族、富豪子弟最爱的消遣。

云家曾有一个乾隆粉彩的小罐，小知明把大头长腿的蛐蛐将军放在里面，每斗必胜。有一次他把小罐打得粉碎，挨了爹爹一顿狠揍。爹爹告诉他，玩玩可以，但终日沉迷会玩物丧志。他爹不让他当败家子，在书房里关了他一个月，他从此对斗蛐蛐深恶痛绝。溥儁想和他玩蛐蛐，正戳到小知明的心痛处。他眨着眼睛瞅着溥儁，心里在想：你这个家伙很坏，是不是想让我挨揍！想到这里他更是厌烦，觉得蛐蛐的叫声闹心极了。

这时候，上茶的小丫鬟在树丛中人影一闪，溥儁立刻魂不守舍，独自走进花园深处，同小丫鬟厮混调笑，落得小知明一个人百无聊赖。忽然一只软软小手将他的双眼蒙住，一股子百花的馨香钻进他的鼻孔。

小知明问：“谁？”

“你猜？”是一个女娃的声音。

小知明说：“我怎么知道你是哪个。”掰开小手，转身瞧见一个穿旗装的白白嫩嫩的女娃子，两条弯眉如黛，秀美大眼透神，非常好看。

女娃说：“我是司琪格格，你是谁？是哪位小亲王？我怎么从没见过你，或者你是我哥哥的朋友？”

小知明问：“你哥哥是溥儁？”

“嗯，我阿哥最爱玩蛐蛐。”

小知明心想，这个格格估计也是娇生惯养。其实他想错了，司琪格格是端郡王爷的小妾所生，与溥儁同父异母，性格爽烈，礼仪贤淑，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而且异常活泼顽皮。她闲得无聊，便来看溥儁斗蛐蛐。小知明说：“我叫云知明，现在宫里当差，你阿哥不在这里。”

司琪格格说：“哦，我知道啦，你是个小云公公。”

小知明不高兴地说：“我不是公公，我家在丰盛胡同也有大房子。”

司琪格格说：“那我们一起玩吧，我家的院子大，好藏猫猫。”

小知明说：“好，你先藏，我找。”他把眼睛蒙起来，心里却说：看我怎么找到你，看你还敢不敢叫我公公。当他松开双手，小格格已不见踪迹。他在花园里找了一圈，假山、鱼池里都不见小格格身影，忽见西侧游廊有些小脚印，于是顺着脚印一路摸到后厅。

家丁见王爷对这小孩毕恭毕敬，也无人拦阻。小知明来到后堂那座仙鹤献寿十二扇折屏前，听到屏风后有人正在窃窃私语。那哲声音尖细地说：“王爷，奴才奉了老佛爷懿旨，要请克林德入瓮，不知王爷有何高见？”载漪说：“我与连军机曾密议此事。如若想成大事，须得让这孩子将密函送于克林德手上。”那哲笑道：“只怕那封送到老佛爷手上的密函，想必也是做过手脚了吧。”连文冲道：“那公公，外夷侵我大清，是战是和老佛爷举棋不定，我等不过是将那密函略加修辞罢了，让老佛爷坚定信心，与洋妖开战！”

小知明听得真切，原来那封密函译文被改动过了，他们是在欺骗老佛爷。忽听那哲笑了一下：“恐怕没那么简单，王爷似乎已急不可耐。若是大清与八国开战，老佛爷就不得不倚重于王爷，皇上必被老佛爷废掉，另立大阿哥为太子。如此，王爷便是大清的摄政王啦。”连文冲道：“那我等就先给王爷贺喜。”

端郡王载漪道：“此事还要仰仗那公公周全。”那哲冷声道：“你们擅改密函，若被老佛爷知道，那还了得。”连文冲道：“请公公放心，那个小翻译已经暴毙身亡了。”那哲道：“倒也做得干净，少时奴才将那孩子带到公使馆。即使他骗不了克林德，但密函一到克林德手上，克林德即会按照伪造密函行事，将外交照令递呈老佛爷，逼迫老佛爷开战。王爷大事可成。”连文冲多嘴，问了一句：“那孩子与圣姑呢？”那哲道：“圣姑留给王爷驱使，义和拳民大多是忠心之辈，可做王爷的挡箭牌。但是这小孩知道太多，留下只是祸根！”载漪道：“那孩子现在老佛爷驾前正红，你要下手，务必小心。”那哲道：“不妨事，小猴崽子逃不出咱家的手心！”

听到此处，小知明冷汗涔涔，悄悄退出后堂，心绪翻滚。那哲在他心中也不再慈祥可爱，变成了三头六臂的凶神恶煞，原来那哲对他好，只是为了利用他。太监与王爷密谋，想要除掉光绪皇帝，另立溥为帝，真是居心叵测啊。他爹爹曾说过，忧国忧民的皇帝才是好皇帝。他不知不觉回到花园，想顺着花园逃走，却找不到出去的路。

蓦地，一双小手从背后抓住他的肩头，大叫：“逮着你啦，逮着你啦！”

小知明心中怦怦直跳，司琪格格见他脸色苍白，额头渗出点点汗水。她柔声问：“小哥哥，你生病了么？”掏出一方绣着红嘴绿鹦鹉的丝帕，给小知明擦汗，嘴里还说，“你总也找不到我，还得我找你，一找就找到。”

小知明问：“司琪，你知道从哪儿出去么？”

司琪格格说：“你玩不过我，想逃跑吗？跟我来吧。”她拉着知明的手，穿过一片葡萄紫藤架，前面一个六角小门。两人来到门前，月光下映出两个人的身影，溥儁正和小丫鬟搂抱一处耳鬓厮磨。司琪咳嗽一声，丫鬟吓得慌张逃窜。

溥儁正色说：“司琪，你怎么来了？”

司琪说："你再要胡作非为，我就去告诉额涅。"

溥儁讨好道："你要告诉额涅，我再不带你玩了。"

司琪说："不告诉额涅也罢，但我想吃驴打滚，你要给我买。"

溥儁连声说好。趁他们说话工夫，小知明向角门外溜去，出门之后，顺着一条幽深小巷撒腿就跑，跑到巷口，一道黑影如矫鹰飞落。那哲阴恻恻地说："小知明，你要去哪儿？"小知明强按心跳："我想回家。"那哲笑道："想家了，只要你把老佛爷的差事办好，我保你衣锦还乡。"

家丁牵过马，那哲把小知明按在马上，打马扬鞭，说起他的计划："有个窑姐和克林德是相好——"小知明心情忐忑，对那哲的计划并没在意，听了个一知半解。

正阳门外有一条石头胡同，两人来到胡同口，看见一家大宅门前停着一辆四轮马车，车里空无一人。两人绕到后院墙下将马拴好，翻墙而入。这是一座宽敞的四合院，有三间正房和四间偏房，因为义和拳、红灯照闹得厉害，所以这家主人平时深居简出，戌时一过，熄灯安歇，唯有一间正房亮着烛光。

两人潜行窗下，听见里面传来呜哩哇啦的鸟语。那哲用唾液濡湿窗纸，戳出两个窟窿，向里面窥视。屋内摆设相当精致，一张八仙大桌摆放着文房四宝，几张苏作太师椅，一张罗汉床。床上放着翡翠烟枪、紫砂壶，青花大盘内盛着时鲜水果。而在另一张金属卧床上躺着两个人，一个乌云垂鬓的女子，穿着大红牡丹的肚兜儿，两条雪白胳膊抚弄一个健壮男子的浓密胸毛。两人卿卿我我，用鸟语交谈。那哲叫小知明观瞧，小知明暗吃一惊，男子正是克林德，而风姿绰约的中国女子并不认得。

此女叫赛金花，是个歌妓，模样端正，虽然不能惊为天人，却风情万种妖媚迷人。她原本是大清驻俄、德、奥、荷四国公使洪钧的小妾，曾随夫出使欧洲，学得一口流利德语。洪钧病死，她便孑然一

身，重操旧业。因她身世传奇，所以倾者如云。克林德时常前来幽会，贪恋她这一身阳雪白肉。

那哲点了一根迷香塞了进去，一会儿工夫房中两人便沉迷昏睡。那哲从靴里抽出一柄匕首，把门闩拨开，散尽迷香。进房之后先将克林德在椅子上绑了个结实。那哲将一碗凉茶泼在克林德脸上。克林德缓缓睁眼，那哲用刀锋抵住他的咽喉。克林德略显惊慌地道："你们是义和拳？"

"没错。"那哲说，他此刻一身义和拳打扮，腰扎板带，头裹黑巾。

克林德看见小知明，说："小孩，你想要什么？"

小知明从怀里摸出那封密函："你想不想要？"

克林德认得火漆上的鹰头标志，正是失踪的密函。他眼珠一转，怀疑地问："义和拳忠于大清，要扶清灭洋。你们为什么要把密函还给我？你们不是义和拳？"

那哲说："因为我们更喜欢银子。"

克林德笑了，傲慢地说："如果想要银子，你们必须交出密函。"

那哲说："三千两，一文不能少。"

克林德说："没问题。"

这时，赛金花悠悠醒来，看见一老一小把她的情夫绑在椅子上，正用匕首威逼，立刻泪水涟涟，软作一团，说道："别伤害他，你们要什么，我都给。"小知明没想到，她是个重情重义的女人。那哲解开克林德的一只胳膊，用腹语说话，让克林德写一张字据，然后让赛金花的仆役去公使馆取三千两银票回来。

小知明向床头走去，在克林德的衣裳里发现一枚鹰头小印，同时还有一把小枪，子弹已经上膛，他把手枪揣进怀里。那哲正全神贯注

地逼迫克林德写字，丝毫没有注意到小知明的小动作。

小知明把金鹰头小印蘸着墨水，在克林德写的书笺上一盖，对赛金花道：“姐姐不要怕，我们不会取他性命，我们只要银子。”赛金花看这小孩眉目清秀，不像是歹人，偷偷地说道：“小哥哥，只要饶他性命，就算倾尽所有，我也在所不惜。”小知明给她松绑，说：“我佩服你是个重情义的姐姐。只要约翰带着银票和圣姑来，我们绝不伤害他。”

赛金花收起悲伤，穿戴整齐，叫人准备马车，她带信笺去公使馆。那哲对小知明道：“你带着密函，跟她同去。”小知明答应一声，心知道这是那哲要他去送死，借洋人的手来杀他。他和赛金花坐上马车，车夫驾车直奔领事馆。原打算出了巷口就下车，但是想起圣姑还在洋人手上，如果自己逃跑，岂不成了一个忘恩负义的小人，可是他又害怕见到洋人，因此坐在车里闷声不语。

赛金花盯着小知明腕子上的手串，那是老佛爷赏赐的宝物。她并非没有见识，知道手串价值不菲，柔声说：“小哥哥，看你模样俊俏，可是大家子弟。”小知明说：“圣姑曾救过我，我得把她救出来，就算赔上我一条小命，也要把她救出来。”赛金花没想到这小鬼竟有如此英雄气概。她虽是女流，但是常读《水浒》之类的侠义小说，又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熏陶，对英雄倾慕不已，说：“小哥哥，你很仗义，若是你家老爷不伤害公使先生，我便保你平安无恙。”小知明说：“什么老爷，他是——”立刻把话咽下，那哲是太监还需要保密，口风一转说：“他是个心狠手辣的强盗，我是被他拐来的！”赛金花说：“既然如此，他得了银子就会出卖你。”小知明说：“赛姐姐，我该怎么办？”赛金花说：“你且听我的，到了使馆，我自有计较。”

第七章　总角小术妖不识　莽汉神机亡命贼

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前戒备森严，大有风雨欲来之势。日本使馆一片肃穆，几日前使馆书记彬山彬刚被一群乱军杀死，开腹剖心。一群醉醺醺的浪人正准备上街寻衅滋事，为彬山彬报仇雪恨。马车停在德国使馆门前，约翰带着一队洋枪兵在使馆区巡逻，维持治安。约翰知道赛金花是克林德的秘密情人，等小知明从赛金花身后下马，他立刻抽出手枪，对准小知明的脑袋，大呼："中国小孩子是奸细，大家注意！"

赛金花轻手推开枪口，妩媚地说："密斯特约翰，不要开枪。"约翰笑吟吟地收起手枪："赛金花小姐，哪阵香风把你吹到这儿啦？"赛金花走近约翰，亲吻他的时候，低声说："公使先生有生命危险，先不要告诉公使夫人，请立刻派人营救。"约翰的脸色苍白，克林德是乔治的合伙人，也是乔治最大的买家。他目光凶狠地盯着小知明，将他们带进公使馆，赶快去通知乔治。

乔治从监房里走出来。他在圣姑身上没有问出密函的信息，正想绞死这个坚强的中国女子。忽然见约翰带着赛金花与小知明走进来，乔治一愣。待赛金花说清事情原委，他瞪大眼睛，问小知明："你是被义和拳拐来的吗？"

小知明说："没错，那个老头是个会飞檐走壁的江洋大盗。"

"江洋大盗？不是义和拳？"乔治怀疑地问。

小知明拼命摇头，将密函呈上："这是我趁他不注意，偷出来的。"

见到密函，乔治欣喜若狂，对小知明的话深信不疑。小知明说："你们必须放了圣姑，假如那老家伙见不到圣姑，就会杀害克林

德。”

乔治说：“刚才你还说不是义和拳，为什么要放走圣姑？”

小知明只好继续扯慌，把那哲和圣姑的关系说得越亲越好，于是说道：“他们是父女，老头要见到圣姑平安的信号，才会放了克林德。”

乔治“嗯”了一声，命令手下将圣姑带上马车，率领一队轻骑兵，立刻包围石头胡同。小知明、赛金花、圣姑同坐在一辆马车里，看到丫鬟、婆子都从院子里逃了出来。乔治骑着战马向大宅里喊话：“里面听着，那小孩已经把你出卖了，你束手就擒吧。”

那哲把刀架在克林德的脖子上，推开一扇小窗，露出克林德的脸，用腹语喊道：“有胆子就进来试试。”

克林德正被挟持，惶恐地说：“请不要伤害我！乔治，把银子给他，叫他走。”

乔治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掏出三张银票在空中一晃。

那哲道：“放圣姑先走，然后叫那孩子把银票送进来。”

乔治转身把银票塞给小知明，笑着说：“小孩，你把银票送进去，告诉老头放了克林德。他已经被重兵包围了，插翅难逃。”

小知明正要下车，被圣姑一把抱住，她在小知明耳边细声说：“好弟弟，不要进去。那哲没安好心，他是在利用我们。”小知明也在圣姑耳边悄声道：“好圣姑，放心好啦，我自有妙计。你先走吧，而且走得越远越好。要是有可能，你到我家去报个信，就说我先不能回家，别叫我爹娘担心啊。”圣姑点了点头，眼中已有了泪花。

小知明看着三张银票，心知进去凶多吉少。他和赛金花下了车，车夫打马而去，腾起一路灰尘。小知明挺了挺胸膛，摸摸怀里的手枪，拿着三张银票，走进屋子。那哲笑道：“好孩子，快过来。”谁知

小知明说：“先放了克林德，做人要讲信义。”那哲说：“放了他，我们还能走吗？”他两眼一翻，举起匕首扑了过来。小知明吓得把银票一丢，纵身跳上罗汉床，拔出手枪，对准那哲砰地开了一枪。

那哲的胸口被穿了一个洞，溢出一片鲜血。小知明没想伤害他，心中不忍，撒手丢枪，浑身颤抖。

那哲提起一口真气，身形屹立不倒，伸手将小知明抓起来，尖叫一声：“我毙了你。”小知明灵机一动，大喊：“那封密函被我毁了，你们的阴谋我都知道。”那哲一愣，苦心计算的阴谋，难道真被这小鬼毁了，厉声问：“你是怎么知道的？”小知明双脚乱踢，脖子被勒得快要窒息：“你们在王府说话，我偷听到啦。”那哲举起手掌，势大力沉地拍向他的天灵盖，但是没防备克林德用尽全力，从身后一头撞来。那哲被撞倒在地，喷出一大口鲜血。

小知明摔在地上，双脚一蹬，向门前滚去。那哲被克林德压住，一时间竟爬不起来。小知明大叫救命，约翰与两名洋枪兵纵身闯了进来。那哲自知命数将尽，拼着最后一口气，一个鹞子翻身把克林德顶得飞了起来，然后扑向小知明，要杀了这个小鬼。两个洋枪兵用刺刀来挑那哲的小腹。那哲双手一分，空手夺白刃，然后给了一人一刀，刺死了这两个洋枪兵。约翰见势不妙，向后一闪，双枪齐发，啪啪啪啪！

那哲身中十数发子弹，浑身浴血，颓然倒下，但一双眼睛死盯着小知明，仿佛死不瞑目。小知明坐在门槛前，一种恐惧在心中蔓延。克林德问：“小鬼，他死了么？”约翰走过去轻轻一踢，那哲一动不动了。小知明转身想跑，猛地一蹿，“咚”地撞在门柱上，头一歪，晕了过去。

醒来的时候，已是翌日清晨。

小知明躺在一张柔软的大床上，床前坐着美人赛金花。赛金花温柔地安慰他不要害怕，她会好好地照顾他。屋内全是洋人的摆设，钟表、桌椅、地毯，还有明亮的玻璃窗。桌上摆着闪闪发光的银餐具，

还有几只玩偶，一切都很新奇。小知明感觉头重重的，嗓子火辣辣地痛，喝了一杯牛奶，精神大振。

赛金花悄然退出房间。克林德杀气腾腾地走了进来，身后跟着乔治和约翰。克林德满脸严肃地问："小鬼，你究竟是什么人？我们检查了尸体，发现他是个老太监。"小知明料到克林德会盘问自己，但对洋鬼子绝不能实话实说，于是说："我是被他们拐进宫里的。他们吓唬我，如果不听他们的话，他们就会杀掉我。因为他们要人去伺候皇上，所以我就去了。"

克林德双眉一挑，这小鬼一会儿义和拳，一会儿又是宫里的，没有一句实话，真是头痛："慈禧太后要你监视皇帝吗？"小知明说："不是，他们要我陪皇上散心。因为我懂些书画古玩，所以老佛爷让我到延春阁饱览历代名家墨宝，给皇上解闷。"克林德怪腔怪调地说："你在撒谎，你小小年纪，怎么会明白那些东西？"小知明见克林德眼光闪烁、将信将疑，便说："我家祖辈都是盗墓的，我自小就明白这些玩意。"

乔治啊哈一声："你又成了小盗墓贼，你偷我的那几张古画呢？"小知明道："那些画都放在宫里呢，一张郑板桥的墨竹，一张查士标的山水，一张傅青主的雪梅。还有两张是什么，我忘记啦。"克林德听小知明说得有板有眼，狐疑不已。约翰说："小鬼，你叫什么名字？"小知明说："我叫云知明。"

三人呜哩哇啦地商议一下。乔治转身出去，不久返了回来，手里拿着一小片骨头。没等他们开口，小知明就说："那是龙骨。"克林德大惊，心想：这小鬼果然见识不凡，这是在殷墟发现的甲骨，他费尽心思弄到两箱，正准备运到国外，看来这小鬼来头不小啊。他问："小鬼，既然知道这是龙骨，认识上面的字吗？"小知明想：你个洋鬼子，想试探我吗？龙骨是去年在河南安阳发现的，他爹曾花重金从一个古玩商手上买了几十块，经过仔细钻研，发现龙骨其实是些牛骨、龟壳，篆刻的古老文字是篆书的前身，高兴之余教小知明认了十几个字。小知明回答："认得几个，不是很多。"乔治把一片龙骨递过

去给他观瞧。

小知明装出困难的样子，指着一个字说：“这个字我认得，是一个人在大屋子里面，是安居乐业的安字。这个带尾巴的是老虎的虎字。”克林德与乔治立刻对小知明惊为天人。克林德继续问道：“小鬼，你还知道些什么？”小知明说：“我每天陪着皇上游玩，知道皇上心系社稷，对外国公使的评价极高，谈到克林德公使先生的时候赞不绝口。如果皇上能够当政，他有意请克林德先生在大清做官呢。”乔治和约翰不由得露出羡慕神色，克林德扬扬自得地说：“列位，昨日我联合其他公使向老佛爷递交了外国辞令，要求老佛爷迅速退位，还政于皇上。瓦德西将军也要率重军前来，那时候我们便会风光无限。”三人奸邪一笑。

小知明则继续编造美妙的谎言：“可是有几个人对公使先生恨之入骨，包括那个老公公。他和一帮大臣，总在老佛爷面前说你们的坏话。”克林德说：“不就是端郡王爷那几个老家伙吗？还有他的一群爪牙。那帮神机营的家伙总是自以为是。”想到那天晚上，神机营以多胜少，克林德被迫仓皇逃跑，心里总是气愤难消。

小知明说：“哎呀，对了，那天晚上其实是一场误会。我听恩海说，他要去找一个叫什么赛金花的相好，而公公却让他先别去。公公知道赛金花和你是老情人，想趁着密函在手敲你一笔。我说，还要把圣姑救出来，因为圣姑对我有恩，我有恩必报，否则的话，我可不去。所以我们昨夜摸黑就来了。”

克林德问：“他们没有怀疑那封密函？”小知明暗道不好，这个洋鬼子很可能起疑，自己言多必失。他赶快收拢话题：“那个公公大字不识一个，他就喜欢银子。”克林德点点头，素闻那些太监喜欢黄白之物，据说当朝二品的大太监李莲英搜刮的财富堆积如山。

克林德心生一计。他写了一张抗议书，抗议义和拳作乱，朝廷内臣参与谋害德国公使，请朝廷派兵保护，然后要小知明签字。小知明只好硬着头皮签了名字。克林德心满意足，定要给老佛爷一个难堪，带上小知明这个重要证人前往总理衙门。一路上，小知明的心绪和颠

簸的轿子一样七上八下。

走到东单牌楼前，忽然涌出一队清兵，为首之人正是恩海。两行轿子顶在一起。克林德掀开轿子一角，立刻嗅到一股杀气，兼之听小知明说恩海要夺走他的情人赛金花。新仇旧恨让他的脸色像魔鬼一样狰狞，拔出手枪朝着恩海的轿子连开三枪。没想到恩海早有准备，那哲与小知明一夜未归，端郡王爷载漪密令恩海紧盯克林德踪迹，查寻二人下落。王爷的语气里充满了火药味："恩海，这些洋鬼子非常嚣张，经常肆意杀害义和拳民和百姓。我们找个机会杀一儆百，灭灭洋妖的威风。谁有此胆重重有赏。"因此枪声一响，恩海从轿子里滚了出来，拔枪还击。

砰！砰！砰！

东单牌楼下枪声大作，百姓仓皇逃命。清兵与洋鬼子各找地形，隐蔽射击。小知明坐在克林德旁边，好在他身材矮小，几颗子弹擦着头皮飞过。他向轿底一趴，只见克林德双眼翻白，胸前冒血，已经气绝身亡，头一垂趴到小知明身上。小知明把克林德的尸体往身上拽了拽，让克林德当了他的挡箭牌，心说：洋鬼子，你死得漂亮。你要不死，老子够呛！他伸手从克林德怀里摸出那封抗议书，揣进怀里。

过了一会儿，枪声开始稀稀落落，克林德的随从被清兵击退。恩海走到轿前说："看看洋鬼子死了没有？"

小知明在轿子里说："恩海大哥，洋鬼子已经死干净了。"他说完，从轿子里爬了出去。

轿子里钻出一个浑身是血的小人，把恩海吓了一跳，惊异地说："小兄弟，你是人是鬼。"

小知明说："当然是人，克林德已经死了。这家伙在轿子里要暗算你。当时他正要向你开枪，我一把推开枪口，和他搏斗起来，可是没两三下，他就被打死了，好在我没有中弹。"

恩海哈哈大笑说："托小兄弟的红运，小兄弟是洪福齐天啊。"

小知明说："还是恩海哥哥的枪法神妙，一枪击毙洋鬼子，快送我进宫，我即刻去见老佛爷。"

恩海兴高采烈，亲自给小知明牵马，前呼后拥地进了东安门。李莲英前来迎接，一见小知明浑身是血，李大总管吓得魂飞魄散，叫道："这是怎么啦，怎么的啦？"小知明说："和洋鬼子大干一仗，差点没命。"李莲英听了恩海的讲述，自知打死德国公使非同小可，让小知明先回彩绫阁，净面梳洗，然后去见老佛爷。他径自一溜小跑给老佛爷报信去了。

小知明回到彩绫阁，屋子里空荡荡的。他屏退两个小太监，凝视墙上的飞鹰横幅，那两只鹰眼一如那哲的目光。他走到供桌前，弄了几根檀香，点燃后插进青釉香炉，将那封抗议书在供桌前烧了，双手合十，心中默祷：那公公，小知明给你烧香了，克林德已经死了，就算给你报仇，望你地下有知一定要保佑我，一会儿我去拜见老佛爷，替你多多美言。祈祷完毕，他趴在地上拜了三拜，之后换上干净衣裳。小太监前来催促，老佛爷正急着传他。小知明走得很慢，脑海里正在构思，如何向老佛爷禀报，把小太监急得满头大汗。

一进储秀宫，小知明拉长脸，使劲揉了揉眼睛，红着眼圈走进万福万寿隔扇门。老佛爷坐在明间宝座上，背后是紫檀镜心屏风，几个宫女和李莲英在一旁随侍。小知明叩拜完毕，将那哲怎么死于洋鬼子枪下、他们大战洋鬼子等经历，绘声绘色地讲了一遍，有关自己的故事却按下不提。最后他禀报老佛爷，洋鬼子元帅瓦德西率重兵不日即到，这是克林德亲口所言。

慈禧太后悚然动容，立刻宣端郡王载漪进宫，然后问小知明："你为哀家立下大功，想要什么赏赐？"小知明道："知明不想要赏赐，知明无时无刻不在想念那公公。"李莲英道："老佛爷，这孩子仁义孝顺，那哲忠勇可嘉。奴才建议将彩绫阁赐其居住，封官加赏，彰显老佛爷圣明。"李莲英之言，正和好大喜功的慈禧心意，她道："小知明，哀家擢升你四品顶戴云麾使，宫内听用，做个陪王伴驾的小书童。"小知明叩头谢恩，那六字万岁箴言尚未出口，众大臣相继请求

觐见。原来听闻恩海枪击克林德一事，那帮主和大臣仿佛热锅上的蚂蚁，纷纷求见太后。主和派以礼部侍郎联元、工部右侍郎徐用仪为首；主战派以端郡王载漪为首。双方在储秀宫内一派唇枪舌剑，水火不容。小知明看着老佛爷渐渐严肃的神色，心想，老佛爷开战决心已下，那些主和的胡子老头恐怕要倒霉了。

第八章　密室邪神射飞贼　大明遗恨梦敦煌

小知明回到彩绫阁，空荡荡的屋宇渗着一股阴森气息。两个小太监送上的秘制鹅掌、御府铁雀无比鲜美。他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宫廷御宴。吃饱上床，午睡到日头偏西，醒来以后却再也睡不着了，于是盯着墙上的飞鹰图，开始手舞足蹈起来。他不知道，那些图画其实是鹰拳的招法精髓，现都被他一一谙熟于心。他打坐调息了一个时辰，再把剩下的鹅掌与铁雀吃掉，又开始犯困。他爬上床，只觉得窗外阵阵阴风，吓得他抱起被子钻到床下，迷迷糊糊到了丑时，刚要睡着，插好的门闩“咯”的一声发出轻响。

小知明浑身汗毛立起，莫非是那哲的鬼魂？门嵌开一丝缝隙，两条黑影闪了进来。小知明缩了缩脖子，虽然他进宫日浅，但是知道这两个人绝不是宫中侍卫与太监。皇宫里没有人穿这种薄底尖头的羊皮快靴，他在游玩白塔寺庙会的时候，见过草原或大漠刀客才会如此穿戴。

一条黑影来到床前摸索，另一条黑影翻箱倒柜，像是在找寻什么东西。小知明只盼他们快些离开。黑暗中响起一个沙哑嗓音：“瓢把子，线上的消息准不准？”瓢把子粗声说：“是鹰爪孙的消息，能不准么，快找。”这二人说的是江湖切口。鹰爪孙的意思是官府，线上指黑道。小知明当然不知道他们是贼——两个飞檐走壁的江湖大盗。

找了半天，一无所获，瓢把子说：“并肩子（弟兄们），床下搜搜。”

一个蒙面人蹲下一看，乐道：“瓢把子，这有个小点子（对象，或者敌手），招子（眼睛）还挺亮。”

两个黑衣蒙面人趴到床下，一对贼眉鼠眼，瓢把子道：“小孩，你出来，不会伤害你。”

小知明的心跳骤然加速，有些犹豫。沙哑嗓说：“你不出来，老子宰了你！”从背后抽出一口尖刀，向床下刺来，他只是要吓唬吓唬这个小孩。小知明看见明晃晃的刀刃来回晃动，身子向后墙一靠，墙壁上忽然闪出一道暗门，他咕咚一声，翻了下去。

小知明一路翻滚，顺着一条倾斜向下的密道滑落坠地，眼前一片漆黑。他翻身跳起，心中思量，原来床后有一扇暗门，那哲好似在这里隐藏了什么秘密。他在黑暗中摸索，摸到一个大木箱，再摸，还是一个大木箱。木箱上放着一个火折子，嚓地点燃，三寸高的火苗照亮了一个狭窄的密室。密室纵横有一丈多宽，青石修葺，两旁摆着十口红漆大木箱，箱上没锁。他伸手掀开一只木箱，惊得火折子在不停地抖动，里面是一具小太监的尸体，和自己一般年纪，死了还没有几日，皮肤雪白，颜面犹生。

小知明立刻把箱子盖好，没敢动其他的木箱，那哲这个老太监阴毒狠辣，箱子里面大概不会放什么珍宝。他向密室尽头走去，看见一道木门，推开木门，却发觉来时的密室只是一段甬道。木门里面是一扇巨大石壁，镶嵌着红黄两色的琉璃砖，雕刻着面目狰狞的邪神。侧面是两个人身鹰爪的怪物，中间有三只骆驼，托着一座熊熊燃烧的莲花火盘。火光上坐着一尊神灵，大眼如牛，青面獠牙，高鼻深目，不似中原人物。壁前还有一张供桌，桌上摆着影青瓷五供件和一对长明灯。小知明走到供桌前，桌上有个大瓷盆，盆里血腥之气扑鼻而来，不知是人血还是畜血。供桌对面铺着一张波斯小毯，上面陈设祭祀的器皿，另有一只木匣引起小知明的注意。

楠木匣有一尺多长，匣内必是大内珍藏。小知明揭开木匣，倒出一幅手卷。此卷镀金堵头，蓝色海水云龙纹绸裱，无题签，绦带是豆绿色八宝带，展开一看，竟是一张羊皮古卷，上面画着大漠山水，各处一一标记，一旁题有“敦煌密藏”四个隶书大字。

小知明心中一动，不速之客是否为了寻找这张图呢？他把木匣重新盖好，而将羊皮古卷卷起，塞进鞋子里面。

甬道里传来沙哑嗓的叫声：“没想到那老家伙在这里还别有洞天

呢。”

瓢把子道：“藏宝图可能就在这里。”

“这么多木箱，会不会是宝物？”

“且慢！老家伙心机至深。要不是咱们兄弟命大，十年前就已着了他的道葬身大漠啦。没想到他居然混进大内，摇身一变成了太监，可真是老谋深算。”

小知明想：老家伙八成是指那哲，不知他们有什么恩怨，现在避无可避，唯有奇智取胜。于是他镇定地坐在波丝地毯上。木门突然被推开，两个蒙面大汉闯了进来。瓢把子喊道：“喂，你这个小太监，多亏了你，否则我们还找不到这间密室呢。”沙哑嗓道：“没错，等那老家伙回来，用暗青子（暗器）给他一个惊喜。”小知明面无惧色地问：“你们是那公公的朋友？”

“那公公？”沙哑嗓嘿嘿一笑，“老家伙改名易姓了么？他不姓那，姓朱。”伸手把小知明从地毯上揪了起来，指着壁画上的邪神问，“小公公，你知道这是什么神？”小知明摇摇头。瓢把子道：“那是拜火教的邪神，传说是从古波斯传到中原来的，盛行于唐代，后来一直延绵传承。朱洪武就是利用拜火教的力量，打败对手，建立了大明王朝。”

小知明说：“你们都是有学问的贼？厉害。”

沙哑嗓道：“厉害个屁，什么狗屁学问。这都是那老家伙自己讲的。说吧，老家伙现在何处？”

那哲已经死了，看来他们并不知情。小知明说：“那公公有要事，今夜只怕回不来了。”瓢把子道：“好得很，我们正好行事。”沙哑嗓说：“小公公，你平时伺候这老家伙，没有发现他为人阴毒狠辣么？”小知明说：“那公公可是难得的好人。”

瓢把子冷冷一笑，将蒙面巾扯下，只见他脖颈上有一道寸长刀

疤，紫红色皮肉外翻，甚是吓人："朱缚清若是好人，只怕天下的好人都已死绝了，我这脸上刀疤就是拜他所赐。你再看看这里的布置，这是邪神琉璃壁。他供奉邪神，意图破坏大清国运。实话对你说，那老家伙本是明朝皇族后裔，对大清朝恨之入骨。他入宫做太监，根本是居心叵测。"

小知明好不吃惊。那哲原来名叫朱缚清，还是大明皇族后裔，怪不得他要怂恿端郡王爷载漪，调唆大清与洋人开战。瓢把子端起那只瓷盆："小公公，你知道这是什么？人血！老家伙最喜欢用人血祭祀。据说这种古老的祭祀之法异常灵验。"小知明说："太残忍了。"沙哑嗓回到甬道，瓢把子也推着小知明走出来。沙哑嗓用刀尖挑开一口木箱，一派珠光宝气迸射，箱子里装满了各类珍玩。

沙哑嗓大喜，将刀向背后一插，拣起一串珍珠把玩，有些得意忘形，再次伸手摸向珍宝时，"哎呀"一声，手指被一条毒蛇咬住。瓢把子从腰间抽出一把软剑，剑光一闪，毒蛇被斩成两段，再一闪，沙哑嗓的手指被斩断下来。这两剑快如电光石火，斩落的蛇头还在地上扭动挣扎，"嘶嘶"乱叫。沙哑嗓痛得满头大汗却不吭一声，撕下一块衣襟，将伤口包好。

瓢把子道："小孩，你看见了吧，那老家伙阴险无比。当年我们在甘陕一带可是赫赫有名的山贼，有一百多个兄弟，歃血为盟，号称'血鹰一百零八骑'。神鹰朱缚清是瓢把子，我是铁鹰，他是铜鹰。我们专杀官府富豪，他们的油水最肥。只因有一次奸杀了一位清朝的格格，得罪了官府，被大兵围剿。当时我们决定金盆洗手到江南隐居，纵横大漠十余年，劫掠了无数金银财宝，都被我们藏在一个叫莫高窟的地方。正当我们要退出的时候，那老家伙居然出卖我们，设了一个圈套。结果我们遭到清军伏击，除了几个功夫高强的兄弟侥幸逃生，剩下的全军覆灭。老家伙从此不知去向。我们经过多年打探，才探查到他的下落，发现这老家伙已经改名换姓进了紫禁大内。现在该算一算十年前这笔旧账啦！"说完一抖软剑，剑锋铮铮有声。

小知明说："如果你们不伤害我，我可以帮你们带这些珠宝逃出

去。”

铜鹰道：“小公公，你如何带我们出去？这样做对你有什么好处？”

小知明道：“实不相瞒，其实我不是小公公，而是官居四品的云麾使。老佛爷是一个十分精明的太后，她派我来监视那哲。她早知道那哲进宫不怀好意了。”

两个大贼怎么会相信一个小孩的话，况且老佛爷的封赏，只是口头懿旨，并没有颁发印绶。铁鹰伸手在小知明裤裆一摸，果然还是个带把的，他问：“你有什么妙计？”小知明道：“我将你们带出宫，这些珍宝都归你们，只要你们不伤害我。我回去把那哲的事向老佛爷禀告，那不是皆大欢喜么？”

铜鹰问：“你不会出卖我们吧？”

小知明道：“当然不会，你们可以将我绑起来，再去弄两套侍卫的衣裳和一顶轿子，把珍宝装在轿子里面。你们抬轿，我坐里面，用珠宝贿赂一下守宫门的侍卫，便可以顺利出宫。很多小太监都偷宫里的东西拿出去卖，这并不稀奇。”

这倒不失为一条妙计。双鹰连连点头，走出密室，在墙壁上找到开关，打开暗门。两个飞贼用绳子将小知明手脚捆住，塞到床下，关闭暗门挪回大床。还未等他们溜出彩绫阁，窗外忽然传来小太监的喊声：“云麾使，李公公到了。”

小知明的嘴巴被丝巾塞住，不能回应。两贼急忙隐身到一张大屏风后面。外面叫了数声不见动静，只听李莲英低声道：“云麾使恐怕是熟睡正酣，你们进去把他唤醒吧。”

两个提灯小太监推门进来，屋子里一片漆黑。小太监正要点灯，两个飞贼早已按捺不住，“嗖嗖”发出两只飞镖，两个小太监翻身栽倒。两个飞贼从黑暗中现身而出，想要夺路而逃，从门外飞来两道黑影，砰地将两贼撞得倒退回来。原来是两个断气的小太监。门前立着

大内总管李莲英的身影，脸色阴森仿佛地狱阎罗，低声道：“你们将大内禁地当成什么地方，说来便来，说走就走。此处便是你们的死地。”

铜鹰借着月光细看两具小太监尸体，脖子上留有一道淡淡手印。他吃惊地道：“瓢把子，这是密宗大手印的功夫，只一招就扭断脖子，厉害。”铁鹰咬牙说道：“没想到大内总管居然是位深藏不露的高手。”剑光一撩，分刺李莲英的上三路。而铜鹰就地一滚，他的地趟刀法迅猛无比。两人一同向李莲英身上招呼。彩绫阁内刀光剑影，漫天飞舞，李莲英呵斥了一声放肆，双掌一翻，切进一片剑光。三人鏖战在一处，而床下的小知明却是心潮翻涌。几个小太监死不瞑目，他们都是被李莲英杀的，难道李莲英也有不为人所知的秘密？皇宫里好似人人都有秘密，每个人都小心翼翼的，仿佛都过得很不愉快。

此刻，屋内激战已分胜负。李莲英低哼一声，砰地一掌将铜鹰击飞出去。而铁鹰却借着李莲英分心之际，剑光一挑冲了出去，外面传来侍卫的吆喝声，接着枪声砰砰大作。有人大喊：“捉拿奸细，有刺客。”好像是御前侍卫到了。铜鹰摔在屏风后面，咧嘴一笑，大口喷涌着鲜血，眼见是不能活了，他道：“李莲英，你好功夫，好歹毒。”李莲英嘿嘿一笑：“小孩在什么地方？”铜鹰道：“他被我弄晕了，塞在床底下呢。”李莲英伸手在他脖子上一扭，铜鹰登时气绝身亡。

小知明冰雪聪明，听见铜鹰的话，知道他是在提醒自己。但见床前人影一晃，他急忙闭上眼睛，假装昏迷过去。如果老太监发现他还醒着，一定会扭断他的脖子，保守自己会武功的秘密。

李莲英趴在床下，轻声呼唤：“云麾使？云麾使？”不见小知明回应，这才放下心来。他将小知明拽出来，往床上一丢，自己则装出一副惊魂未定的模样，连爬带滚地到了门前喊道：“来人，救命，快来人呀！”

门外蹿进七八个侍卫，为首的正是恩海，他来到床前用手指掐住小知明人中。小知明长出一口气，悠悠转醒，用眼角的余光看李莲英

一副疲惫不堪、又怕又抖的模样。这老太监真会装相。他用糊涂的语气问："怎么了，那两个刺客呢？"恩海说："云麾使，你是福大命大，刺客已经被我们赶跑啦。这是怎么回事？"

小知明摸摸自己的脑袋说："我当时正在睡觉呢，被两个蒙面人绑了起来，他们问我知不知道老佛爷住哪儿，我抵死不说，然后他们就把我弄晕了。他们一定是洋鬼子派来的。"他说话的时候，眼睛眨也不眨，完全是惊呆的表情，把大内总管李莲英完全蒙了过去。李莲英道："不错，我们进来的时候，正遇两个刺客，经过一番拼斗，跑了一个，死一个。我这四个贴身的小公公也合力战死了。"

恩海与众侍卫却唏嘘不已，抬走尸体，将凌乱的屋子拾掇干净。李莲英要小知明跪地接旨，道："老佛爷命你明日一早向皇上请一道旨意，老佛爷要对洋鬼子开战。"恩海问："李公公，刺客一事如何处理？"李莲英道："老佛爷哪能为这些琐屑小事分心，你等处理便是。"恩海道："属下明白。"

经过这样一番惊扰，小知明住在彩绫阁已不安全。恩海极力巴结这个小兄弟，挑了一间平澜轩给他居住。第二日一早，小知明赶到瀛台，特来向光绪皇帝请旨，光绪皇帝当即写了一道圣旨。小知明将圣旨转呈老佛爷过目，老佛爷见光绪皇帝的宣战诏书写得语气模糊，毫无威武霸气，扫兴地说："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宣战，着军机处润色修改吧。"宣战诏书最终拟定，广布天下：

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迨咸丰道光年间，俯准彼等互市，并乞在我国传教，朝廷以其劝人为善，勉允所请。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嚣张，欺凌我国家，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名，大则侮谩神圣。我国赤子，仇怒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

这是宣战诏书开头一段，后面还有"此义勇焚烧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人人忠愤，旷代所无"等语，表明老佛爷决心要和洋人分个高低胜负。

载漪阴谋得逞，亲率清兵与义和拳民进攻公使馆，忙得不亦乐乎，哪有心思追查那哲的死因。这倒让小知明松了口气。他抽空回了一趟彩绫阁，检查一下床后的暗门，并没被李莲英与恩海发现。他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包括那几张从乔治手中抢来的字画，然后入住平澜轩，把敦煌古图藏在卧室一个隐秘处。他白天去瀛台陪光绪皇帝，每日谈书论画，晚上拿出古图琢磨玩耍。每日听见宫外枪炮隆隆作响，不禁想起家人，不免思念郁结，只是不敢轻易联系家人。李莲英的一双眼睛仿佛无时无刻不紧盯着他。进宫虽然日短，但是他幼小的心灵已经初察宫廷斗争的残酷！

第九章　四宝号明争暗斗　聪师徒画竹谈心

北京城战事一开，枪炮声昼夜不绝。载漪指挥神机营和义和拳围攻东交民巷的使馆区。说来也怪，公使馆防御力薄弱，只有四门火炮和三挺机关枪算是重型武器，另有四百名长短枪兵。而载漪指挥万人作战，居然屡次不能取胜，这令载漪异常烦恼。老佛爷动不动就让停火，观察态势，这仗根本没法打。六月二十一日，老佛爷开始向八国宣战。六月二十三日，传来噩耗，从大沽登陆的八国联军，将被清军围困在廊坊的西摩尔解救出来。清廷形势转为被动。

百姓纷纷逃亡避祸，也有三教九流地痞流氓，趁机勾结洋人，专干卖国求荣的勾当。京城的古玩行中有四家赫赫有名的翘楚者。行内人将这四家的姓连在一起，有趣地简称为“平步青云，马上封侯”。小知明的爹爹云承文、叔叔云承武执掌京城内最大的古玩店“古悦轩”。他们为人光明磊落，行内极有口碑，因此生意兴隆，名盖京城中的老字号“荣宝斋”。距古悦轩不远，另有一家“鼎慈阁”，主人叫步思泉，有二女，一个八岁，一个六岁，大女步诗盼，小女步若兮。在鼎慈阁对面则是“龙玄斋”，斋主马麟，此人有一妻一妾，生有三子，可谓男丁兴旺。他对三子寄予厚望，因此请玄学高手按生辰八字，将三子的名字命名为马尧、马舜、马禹。而声势最为显赫的一家是在龙玄斋侧面的“聚宝楼”，楼主侯儒海并非像他的名字一样有儒家气度、胸怀似海。他生得圆脸猴腮，鱼眼大耳，为人小肚鸡肠，做事坑蒙拐骗，家中一妻四妾，不过只得了一子一女，长子侯璋，小女侯曼仪，与步家二女年纪相仿。

四家古玩宝号成犄角之势，坐落在宣武门外的繁华大街，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一条街四家店，怎能不明争暗斗。不过步家与马家都是精明的生意人，与其他三家素有来往，只有云家与侯家势同水火。云承文不齿侯儒海为人阴险，侯儒海深恨云承文屡次坏他的好事，欲将云家治之死地而后快。数年之前，云承文在街上散步，偶遇一对卖

画的江南落难夫妻。云承文慧眼识珠，认得那张古画是出自八大山人的手笔，是一幅《寒雪孤鸦》。八大山人名叫朱耷，是大明朝皇族后裔，生活落魄，无家可归。他的画苍劲横生，恣意韵长，一圈一点登峰造极，尤其画鸟兽的眼睛，多以白眼相人，愤世嫉俗。云承文看中这幅《寒雪孤鸦》之后，恰好身上无钱，便回店去取。谁料他前脚刚走，身后就转出一人，正是侯儒海。

侯儒海平生有两个毛病，一是爱听窗根，二是爱盯人梢，而且专喜欢盯仇家。一旦发现对方的把柄，轻则敲诈，重则扒你一层皮。这天他跟在云承文身后，一眼瞄见那张画，心里好不怨恨，眼见那张宝贝被云承文得到，急得抓耳挠腮。好在云承文没带银两，这给了他可乘之机。因此云承文一走，他笑眯眯地走到那对夫妇面前，交谈两句，丢下一百两银子，携画而去。那对夫妇也不敢计较，因为侯儒海平时出门，身边总带着三四个身强力壮的家丁，其实他们都是打手。侯儒海的娘舅是朝中的二品大员，大老婆表哥是吏部侍郎，仗着官大势大无人敢惹。谁与侯家为敌，寻个不是就把你抓进大牢，先吃一顿板子，然后关个一年半载，没福的就直接在牢里被折磨致死了。

侯儒海得了宝贝沾沾自喜，回聚宝楼庆祝。虽然他为人奸猾凶恶，但是却找了一个厉害角色做聚宝楼的镇店掌柜。此公姓段，号称看遍东西南北、智识古今春秋，虽然有点夸大，不过段智乾的眼力确实惊人。侯儒海将画一亮。段智乾神色严肃地说：“东家，你打眼了。”侯儒海说：“不可能，要不是云承文没带够银子，这宝贝就被他抢了。”段智乾为人谨慎，提醒说：“东家，仔细看八大山人的落款。”侯儒海一看，落款是“八大山人写，丙寅”七字，细细推敲，大呼上当。原来八大山人落款自有特色，七十岁之前是“八大山人画”，七十岁以后是“八大山人写”。丙寅年是康熙二十五年，八大山人此时年纪当在六十一岁，怎么可能题写出七十岁以后的落款？

侯儒海气急交加，倒不是心疼那百两雪花纹银，实在是丢不起这人。若此事传出去，岂不被古玩行笑掉大牙。他亲领家丁前来寻找落难夫妇，但落难夫妇已不见踪迹。最后得知，落难夫妇被云承文接回古悦轩。那男子本是一个书画高手，因为禀性正直，不愿制假欺人，

画那张《寒雪孤鸦》实在是为生活所迫，本想卖五十文钱，但被侯儒海强行索取，竟然赠银百两，实在是一个大笑话。如今，这男子深得云承文赏识，已经做了古悦轩的大掌柜，更是让侯儒海恨得咬牙切齿。

云知明被义和拳掳走，云家上下四处托人寻找，全家一派悲戚气氛。这可乐坏了侯儒海。马家与步家都出人帮着寻找，依然杳无音信。侯儒海当然不能坐视不理，他亲自登门安慰云家，见到云家老少一脸愁苦的模样，心中暗自窃喜，不过仍不解恨。义和拳、红灯照的声势沸腾了京城。他又想出一条毒计，在红灯照的香会上，造谣生事，说丰盛胡同的云家勾结洋鬼子，专门贩卖洋货，然后脚底抹油溜之大吉，等着看云家被红灯照抄家杀头。

当夜，京城上空阴云密布。如今世道艰难，云承文吃过晚饭，将大门紧闭，坐在前厅与吴掌柜闲聊。吴掌柜就是卖《寒雪孤鸦》的男子，天南地北见识极广。忽然飘来一盏红灯，接着一个十五六岁的红灯照仙姑从天而降，云承文急忙起身迎接。小仙姑说："请问哪位是云知明爹爹？"

云承文说："在下就是，仙姑有何指教？"

仙姑用红灯在云承文手上一照，一封书信落在云承文手上。仙姑笑了一下，说："你不必担忧，义和拳、红灯照永不伤害云家一草一木。对于小知明下落，你们大可放心，不必费心寻找。他现在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快活得很呢。"说完飘然离去。云承文愣立当场，还是吴掌柜用手一拨，他才清醒过来，拆信一看，墨迹清秀，好像是出自女子之手：

云知明令尊亲启，乱世之秋，豪杰顿生，外夷犯境，人人愤慨。令子发奋自立，机敏可爱，善心真情，屡有奇遇。令尊不必挂念，他自有福泽绵延，凶险闪避，无功不至，无敌不克。请二老毋以为念，时机成熟，自当相会。

落款是"圣姑"二字。

吴掌柜忙给云承文道喜：“小少爷当有奇遇，老爷可高枕无忧了。”云承文的头脑再灵光，也无法想到小知明在大内皇宫的奇遇，他立刻差人去找云承武。云承武将小知明丢失，被老夫人骂了个狗血喷头，不敢回家，发誓要找到侄儿。全家人虽然得到小知明平安的消息，但不知小知明具体在何处，只得烧香拜佛，保佑小知明平安大吉。

侯儒海等了两天，听云家鸦雀无声。倒是在第三天晚上，好些红灯照仙姑不请自来，从天而降，把侯儒海与小妾从被褥里揪出来。仙姑将剑锋压在他脖子上，教训他说：“圣姑已经开通天眼，查明事实真相，你污蔑云家忠良，要是再敢无中生有，必定严惩不贷。”说完空遁无踪。侯儒海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心中暗自庆幸，已将家里的洋钟洋表藏起来了，否则必被红灯照砍了脑袋。

云家寻找小知明的行动就此偃旗息鼓。这令侯儒海更加百思不得其解：云知明是独苗，云家人都疯了不成？他一计不成，再生一计。老佛爷对洋人宣战，军饷吃紧。他从朝中得到消息，老佛爷要向京城大贾富绅征集军饷，并赐予功名，这叫捐纳。侯儒海花了五千两银子买个候缺知府的头衔，虽是虚名，但是他给朝廷上了一道奏折，说云家勾结洋妖，请朝廷重判。偏偏奏折到了光绪皇帝的手上，光绪皇帝与小知明相交日厚。他深知小知明是母后派来监视他的，可是这些日子他过得风平浪静，而且小知明常常替他和珍妃传递消息，光绪皇帝自是对小知明感激匪浅。

今日退朝之后，小知明被光绪皇帝叫到涵元殿内。两人拆玩一只西洋钟表，乐此不疲。小德张在一旁赞道：“云麾使在皇上的指点下，进展神速啊。”小知明说：“皇上是我的钟表师父。”光绪一乐，小孩子口无遮拦，倒是有趣得很，他问：“小知明，朕最近想学画竹，你说说古往今来，有哪些画竹的高手？”

小知明歪着头想了一会儿，说：“要说画竹，‘扬州八怪’的郑板桥最有名，还有清初四僧的石涛，前明的王绂，元朝的李衎、柯九思。宋朝的大画家文同被尊为墨竹鼻祖，连苏东坡也是画竹的高手

呢。”光绪皇帝说：“朕画不好，是不是因为朕没有忠节傲骨？”小知明说：“不是。书画能修身养性，一笔一字关乎一个人的性情，但也都非如此。历史上有两个大奸臣，蔡京和严嵩。他们两个人的书法造诣就很高。书法成就最高的是宋徽宗，他的瘦金书自成一家，但他不是个好皇帝。好皇帝都醉心于国事，没时间舞文弄墨。这不是我说的，是我爹爹讲的。”光绪皇帝淡淡一笑，“你父所言，深慰朕心。”小德张在旁说道：“皇上圣明，虽居陋室，但心系社稷。心不在画中，画得凌乱，不足为怪。”光绪皇帝说：“你们两个都会熨帖朕心。”伸手拿出一份奏折递给小知明。

小知明打开奏折一看，异常恼火。奏折上分明写着，爹爹云承文违法经营，勾结洋妖，压榨百姓，欺行霸市。奏折一共罗列出十项大罪。小知明急忙给光绪皇帝叩头说：“我爹绝不是那种人，请皇上明察。”光绪皇帝面色和蔼，将小知明拉起说：“你起来吧，刚才听你所讲，你父绝不是那种奸佞小人。倒是这个候补知府侯儒海，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小知明摇摇头，云承文很少在孩子面前提及如此败类，所以小知明一无所知。光绪皇帝道：“朕赐你一件黄马褂，你和小德张一同去看看吧。”

小知明和小德张一退出涵元殿，小德张立刻说道：“云魔使莫急，皇上对你真是恩宠有加，已命奴才查过此人底细，不过是个花银子的捐官。”小知明说：“德张哥哥，皇上的意思是让你帮我。我年幼无知，还请你多多指教。”小知明没叫公公，而是叫哥哥，弄得小德张心里热乎乎的。小德张自然明白皇上派他同办的用意。小知明现在是炙手可热的人物，既得爱于老佛爷，又在皇上面前受宠。此子前途非可限量，正好借此巴结，于是他在小知明耳边低语几句。小知明笑容满面，忙向小德张道谢。

得了小德张的指引，小知明穿上皇帝钦赐的黄马褂，前来拜会刑部左侍郎徐承煜。徐承煜正在刑部衙门里扬扬得意，刚收了侯儒海两千银子的贿赂，已派衙役将云家老少拘到大理寺监牢，如果想进一步治罪，估计侯儒海还得进贡几千两银子。忽然来报，云魔使拜访。徐承煜说了声请，心里狐疑，自己素与什么云魔使毫无瓜葛。他等了半

天不见人的踪迹，却见一个小孩走进来，顿时惊骇无比。这小孩不过十一二岁模样，竟已官至四品，手上戴着老佛爷的手串，身披黄马褂，大摇大摆极其目中无人。徐承煜不敢怠慢，竟然先给小知明见礼，然后看茶。

不等徐承煜询问，小知明将那份奏折一摆，说："请徐大人查看。"徐承煜早知内容，问："云麾使有何指教？"小知明说："折上所奏纯属胡言乱语，大放狗屁，还请侍郎大人详查。"徐承煜未曾与小知明谋过面，尚不知他底细，只好说："下官一定详查。"小知明心里暗自发笑，小德张给他出的这个主意，还真是不赖。他说徐承煜胆小性贪，要恩威并施。

小知明说："我宫中甚忙，还要回去陪皇上散心呢。"徐承煜想，原来是皇上身边的，心中有些轻视，送小知明到门外，正遇吏部尚书刚毅。刚毅一把拉住小知明的手，欢喜地道："云麾使小兄弟，你又得皇上钦赐马褂，可喜得很，以后还请多多提携。"徐承煜吓得不轻，尚书刚毅一大把年纪都要和这个娃娃称兄道弟，他急忙换上甜蜜笑容。待送走小知明，他忙与刚毅打探小知明底细。刚毅哪知道小知明根底，不过在老佛爷面前见过。他不好回答，给徐承煜打了个哑谜，指指头上顶戴，扬长而去。

刚毅的意思是，要想升官发财就在此子身上。而徐承煜却以为，弄不好得丢官罢职，急得亲自去大理寺放人。云家老小被关进大理寺以来，有吴掌柜上下打点，倒没受那皮肉之苦。徐承煜赶到，大理寺卿、少卿慌忙前来迎接。他们无非是些阿谀之辈，即刻将云家老小迎出监牢。徐承煜不知小知明与云家关系，只称呼云承文为文老太爷。云承文脸皮发烧，论年纪徐承煜大他许多，他该叫徐老太爷了，只好支吾应酬。徐承煜亲率衙役将云家老少护送回府，百般抚慰，还将侯儒海的银子留下，以资补偿，云承文坚辞不受。接下来，徐承煜派人将造谣生事的侯儒海抓到大理寺严加审问，要不是侯家关系深厚，奉上重金，侯儒海必有牢狱之灾。经过这一次，他学得乖巧多了，得到八国联军一路势如破竹的消息，便溜之大吉。他把家里的古玩奇珍深深掩埋，带着全家到江南避难去了。

其时，北方局势一片混乱，而江南依然歌舞升平。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倡导东南互保，并不卷入朝廷对洋人的战争，按兵不动。但凡京城内的大家大户，都要藏匿家产去江南避难。侯家一走，马家与步家相继而动。云家遭受连续几次的惊吓后，云承文坚守京城的信心动摇，连夜率家人去了四川，那里有云家的茶叶生意，只留下老管家云德，带着两个家丁看守寂寞空宅。

黄昏时分，小知明穿着便装，骑一匹小马，独自出宫回到丰盛胡同，叩动门环。大门吱地一响，老管家云德探头一看，哎呀一声，老泪纵横地说："小少爷，你可回来啦。"小知明连声高喊："爹，娘，我回来啦。"连喊数声不见回应。云德抹干泪花，他从小看小知明长大，厚爱之情溢于言表，把小知明抱进后堂，告诉他老爷夫人去了四川。他明天准备雇车，派人把他送去。他又问小知明这些日子哪里去了，经历过哪些苦楚。小知明敷衍几句，不想让云德为他担惊受怕。想着明天去四川，再不回宫，回到卧室迷糊地睡着了。

子夜时分，一道黑影拨开门闩摸了进来，来到床前，伸手掀开被子，可是床上空无一人。小知明站在床后，拿着一把小手枪："你是在找我吗？"

黑影说："娃娃，你很精明。"

小知明说："我一出宫，就发现你跟踪我了。血鹰一百零八骑，你是铁鹰。"

铁鹰笑了一下："娃娃，你是怎么发现的？"

小知明说："你没找到那哲，还死了个兄弟，一定不会甘心。但是大内戒备森严，你必然在宫外逡巡。"

"没错。"铁鹰说，"我在宫里上了你的大当，那哲早就死了。我本想二次进宫，可是大内侍卫增加了一倍。我不敢贸然行事，就在宫外守候，正巧看到你独自出宫。这一次，你还有什么花样？"剑光一闪，小手枪被挑了过去。铁鹰伸手从剑锋上取下手枪，将枪口对准小

知明。

小知明一点儿也不害怕，说："其实，我很佩服你们这些江湖高手，自由自在的，所以枪里面根本没有子弹。"铁鹰一查，果然枪里没有子弹，他有些惊异地问："云知明，你想干什么？"小知明说："我想让你知道，那哲的死与我无关。"铁鹰说："我知道他死在洋人手上，但是我现在不想知道他的死因，我想知道他的秘密。他对你很好，你一定知道他的秘密。"

小知明用言语试探铁鹰，说道："那哲的秘密是不是和一张图有关。"铁鹰双目一亮："快说，你见过那张图吗？"小知明说："图我没见过，但是听那哲说过。他和洋人交易的时候说的，只可惜洋人没有相信他，反倒将他打死了。那张图会不会在那哲身上？"

铁鹰只知那哲死在洋人的枪弹下，却不知详情，于是认真问道："那哲与洋人有什么交易？你可不要骗我。"

铁鹰这样一说，小知明立刻心中有谱，说："龙骨，那哲帮着洋人弄了好些龙骨。大毛子喜欢那些刻着古文字的骨头，将龙骨视为珍宝。那哲约了洋人交易，但是洋人对那哲提出的价格很不满意，于是双方大打出手。"小知明时常到古悦轩玩耍，谙熟古玩交易，因此连编带骗，让铁鹰信以为真。他把小知明抱起来，说："别出声，我带你走，你不是喜欢江湖么，我带你去闯江湖。"

铁鹰带着小知明翻墙而出，外面停着铁鹰的座骑。铁鹰把小知明放在鞍鞯上，然后飞身上马，策马飞奔前往东交民巷。这里已经被封锁，被载漪率义和拳重重包围，硝烟弥漫，四处是零星的枪炮声。

第十章　盗亦有道庖厨换骨　情似无情惊险风流

一路上流民与伤兵不绝，满目疮痍，哀鸿遍地。公使馆区尽是断壁残垣。义和拳与清军攻势猛烈，各国卫队借着喘息之机正在残破的建筑内修建防御工事。东南角一片火势冲天，甘军首领董福祥烧毁与英国领事馆比邻的民房，希望火势可以蔓延到英国使馆内。

铁鹰纵马冲向使馆区，轰隆一声，德国公使馆发生了爆炸，瓦砾横飞，碎石四溅。义和拳再次对德国使馆发起猛攻。铁鹰抱着小知明伏在马背上，一颗碎石击中马腿，黑马一颤，前腿一曲，把铁鹰掀了出去。铁鹰借力一纵，挟着小知明飞身上墙，宛如一片竹叶，落进德国公使馆院内，却发现院子里站满了黑压压的义和拳民。有人轻声叱责："大敌当前，你怎么还带个小孩？"原来铁鹰穿戴酷似拳民，义和拳把他当成自己人了。

铁鹰也不说话，带着小知明向后面绕行，来到一座小洋楼前。小知明一指："我曾被关在那里，或许那是存放那哲尸体的地方。"铁鹰点点头，示意小知明噤声，道："这里看似幽静，实则暗伏杀机。洋鬼子将咱们老祖宗的兵法学了去，这里一定埋伏着重武器。否则的话，也不会如此寂静。"

小知明说："铁鹰，你真是个经验丰富的大贼。"

铁鹰一笑："我若没本事，早被啄了眼睛，剁成八块，喂王八啦。"

小知明说："我就喜欢你这种率直性格。"

铁鹰说："率直个屁！你想让我冲出去，被子弹打成筛子吗？"

两人正说话，一队义和拳不顾性命地冲了进来，幽暗小楼里顿时响起枪声，一排义和拳民倒在血泊中，几个未死的跃跃欲试冲到楼前。铁鹰一惊，喃喃自语道：“听，里面有挺马克沁重机枪。那玩意威力巨大，眨眼工夫能喷几百发子弹。这些义和拳的人都是好汉啊。”义和拳民冲到楼前，从楼里冲出几个洋枪兵，挥舞长剑和义和拳民拼斗起来，场面顿时混乱不堪。

铁鹰将小知明背在身后说：“搂紧我的脖子，不然摔得骨折筋断，可怨不得我。”说完从肋下取出一只精致小弩，扣动扳机。“嗖”！一支铁箭破空飞去，刺入小楼的屋檐，箭尾拴着一条极其坚韧的细绳，不知用何物编织。铁鹰一拽细绳，在密林里奔跑了几步，向上一蹿，仿佛荡秋千一般，黑色披风在夜风中张开。他们宛如一只大蝙蝠，毫无声息地落在小楼的墙壁上，然后双手急收绳索，快如闪电地蹿到三楼的窗口，翻身而入。

楼道里一片漆黑，脚步声急促而杂乱。铁鹰闪身闯进一个房间，里面传来一声女人的惊呼。铁鹰迅速关门，外面没人听见女子的惊叫。烛光下露出一张女人的美丽脸庞。铁鹰不认得她，小知明欢喜地说：“赛金花姐姐。”

赛金花问：“怎么是你，小弟弟？这里很危险。”

铁鹰说：“你是赛金花？”露出一丝淫邪目光。谁不知道京城赛金花是个赫赫有名的娼姐。

小知明说：“赛金花姐姐是好人，又善良又有义气。”

铁鹰说：“那你问问她，老家伙的尸体藏在什么地方？”

赛金花看了看铁鹰，断定此人一身匪气。小知明向她眨了眨眼问：“那哲的尸体藏在哪儿？”赛金花心领神会地说：“在楼下，小楼右面有个监牢。”其实她是胡言乱语，要把铁鹰支开。铁鹰急切地问：“怎么才能进到监牢？”赛金花说：“只有从窗口下去。”铁鹰虽然急，却忙而不乱，仔细打量这间卧室。墙上挂着一张巨幅大画，画着

很多洋鬼子在吃饭，是仿制的达·芬奇的名画《最后的晚餐》。这里是乔治的卧室，窗帘挡得严实，窗口钉着木板，防止义和拳从窗外冲进来。宽大的弹簧床下放着两口皮箱，铁鹰凭借着丰富的江湖经验，伸手拽出皮箱，打开一看，全是奇形怪状的骨头。

龙骨！小知明的脑海闪过一个念头，绝不能让乔治得到这些龙骨，他灵机一动对铁鹰说："得来全不费工夫，可以用这些龙骨来换那哲的尸体。"铁鹰觉得小知明言之有理。他并不想冒任何风险，说："小鬼，具体说说。"小知明说："只有委屈赛金花姐姐了，让她帮忙传信。"铁鹰点头，嘿嘿一笑："小鬼，你天生就是个贼坯子。你说说，我们在哪里交易安全？"小知明脸色有些发白，紧盯着箱子里的龙骨，然后问："赛金花姐姐，你一直在这里么？"赛金花说："是啊，我一直待在这里，怎么了？"小知明一字一字地说："这些龙骨是假的。"铁鹰和赛金花吃了一惊，都从箱子里拿了一块骨头。巴掌大小的骨面上刻着几个残余的古文字。

铁鹰问："你怎知这些骨头是假的？"

小知明说："很简单。第一，辨别骨质。龙骨不是石头，它在地下埋藏了几千年，所以和新骨还是有所区别。从颜色、包浆、质感来看，如果是新骨做旧，必然留有破绽；第二，看古文字刀口。真的龙骨上的字体，刀口锋利，笔式干净利落，有些笔画甚至是直来直往，如果高手仿制，会留下修习过书法的痕迹；第三，龙骨是用来记录大事的，是古人专门制作的，有人工修磨的痕迹，要辨别真假不是很难。"

铁鹰说："我觉得这些骨头没什么不妥？你是不是想骗我？"小知明说："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辨别真伪，用火烧一下。如果是新鲜的骨头，会飘散异味。"铁鹰真就把手里的骨头拿到火烛上去烧。赛金花趁机看了看小知明，小知明点了点头。这不是他在故弄玄虚，这些龙骨确实是假骨。

铁鹰对着那块骨头嗅了嗅，阴沉的脸色逐渐明朗，把骨头丢进木箱，冷声一笑，"小知明，你还真有眼力。这些都是假骨头。是什么

人如此大胆，敢在洋鬼子头上动土！”小知明说：“肯定有人调包，赛金花姐姐，除了你和乔治，真的没人来过这个房间？”赛金花若有所思地说：“难道是他？”铁鹰问：“是谁？”赛金花说：“没有可能啊，可是除了乔治、我和约翰，就只有厨子李能随意进出这个房间。”

话音未落，有人敲门。赛金花颤声问：“是哪个？”有人应道：“厨子李。”

铁鹰低声说：“捉贼捉赃，来得正好。”他一拉小知明，盖好木箱推回床下，顺势钻到大床下面。赛金花打开房门，有人推进一辆小车进来。从床下望去，此人打着绑腿，穿着薄底棉鞋，声音很柔和：“夫人，你的夜宵准备好了。”赛金花说：“撂桌上吧，我去叫乔治。”闪身出了房间。那人走到桌前，放好餐具，转身向门外走去。小知明看了看铁鹰，目光中流露出会不会冤枉好人的神色。但是铁鹰的脸色很镇定，仿佛在说，就是他，没错。那人到了门前，忽然快步折了回来，一双细手伸了下来，正要去拽木箱。铁鹰使了一式怪招，兔子一般蹿出，身体打了一个滚，双手向前一按，将两只贼手死死按住，双腿骑在厨子李的前胸，嘿嘿一笑：“人赃并获。”

小知明从床下爬出，厨子李一脸惊恐。他的年纪约莫五十开外，身材消瘦，六尺多高，一双眼睛炯炯放光。赛金花推门而入，喝道：“老李真的是你？”厨子李害怕地说：“夫人，饶了我吧。我是一时昏了头，你饶过我吧。”赛金花说：“饶了你也行，真龙骨在哪儿？”

厨子李说：“被我藏起来了。”他的眼睛盯住铁鹰和小知明，说，“你是那个小孩，你来过这。这位大爷却很陌生。”铁鹰说：“爷是江洋大盗，不想死就乖乖地听爷的吩咐。”厨子李说：“好汉爷爷饶命！我家上有老母，下有妻儿，我不想死。”小知明问：“厨子李，我问你，龙骨是你调的包？”厨子李说：“没错。”小知明疑问：“假骨头也是你做的？”厨子李满脸沮丧地说：“我家有做假骨的秘方，只要稍稍加工就可以。是我该死，鬼迷了心窍。我知道那些龙骨价值连城，因此动了歪念。”小知明眨着眼睛，似笑非笑地问：“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你把那些龙骨藏在哪儿了？”

厨子李正要回答，外面响起敲门声。乔治说："亲爱的花，你睡了吗？"屋里人立刻紧张而忙乱，把木箱推回原位。铁鹰从靴中抽出匕首，抵在厨子李的咽喉，和小知明重新钻到床下。赛金花整理好凌乱的衣裳，然后前去开门。乔治走进来，抱住赛金花一顿狂亲，嘴里说道："慈禧太后已经宣布停战，并派人前来慰问。看来，这个毒妇已经知道八国联军的厉害，我们要好好庆祝一下。"说完把赛金花丢到床上，自己三两下脱光了上衣。阴暗的床下，小知明看铁鹰和厨子李的脸色。这二人又好笑又气愤，只听赛金花一边抵抗，一边说："不行，不要，你是神父。"乔治说："神父喜欢中国的漂亮姑娘。亲爱的花，你就从了我吧。"

二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折腾了几下，赛金花终究力弱，被乔治压在身下扯去小衣。怎奈床下有人，她真急了，狠狠在乔治的手腕咬了一口。乔治哎哟一叫，从床上跳了起来叫道："中国疯女人，真是不可理喻。"赛金花哧哧笑道："亲爱的乔治，你浑身是汗，臭兮兮的。"乔治"啊哈"一声，窃笑着说："心肝，等我去洗澡回来，乖乖地等我。"

乔治推门走了，三人在床下长出了一口气。铁鹰说："洋鬼子真正是畜生，虽然人家是窑姐，也得同意了才好行周公之事。"小知明料想，这周公之事，该不是什么好事情。不然铁鹰的表情不会如此古怪。厨子李没敢说话。他们正想从床下爬出，忽然约翰闯进门来。赛金花还没有穿好衣服，只穿着一个红艳艳的肚兜，玉乳初现，白腻耀眼。约翰乃是个色中恶鬼，一见此情景，不由得全身血涌，啧啧赞道："东方美人，你真是天仙，美丽的宝贝。"扑上床来，又亲又吻，百般丑态毕现。赛金花只好左躲右挡，虽然她是个窑姐，对这般阵势是来者不拒，但是床下还藏着三个大活人呢。她又羞又愧地说："乔治来了。"约翰一听，急忙翻滚下去，也向床下钻去。赛金花叫了一声："Gott segne dich！"（德语，愿上帝保佑你）。

约翰钻到床下，眼前黑影一晃。他立刻伸手摸枪，但是床下三人齐心协力，一股脑地扑了上来。小知明出手插约翰的双眼，他不知道这一招自己是如何使出的。约翰一动，他的招式也紧跟其后。铁鹰一

刀刺向约翰的胸膛。约翰这家伙枪法好，身手也不赖，而且体壮如牛，眼见刀光闪耀，全力向后一滚，竟然带着搂抱他的厨子李，咚地撞在墙角。等小知明跑过去一看，约翰已经昏迷过去。厨子李惊恐地说："我没杀人，他自己撞的。"铁鹰说："别管他，带我们去取龙骨。"

三人正要离开房间，听到乔治在外面哈哈大笑："里面的人听着，现在有十几条枪等着你们，想要命的，乖乖投降！"原来这家伙见赛金花抵死不从，早已起了疑心。因此约翰进来的时候，他早去调兵遣将。虽然不知道房间里藏着什么人，但是屋子里的搏斗声，他在门外听得一清二楚。乔治一挥手，令洋枪兵埋伏起来，准备活捉不速之客。

铁鹰伸手抓过赛金花，让她在前面带路。小知明道："不许欺负姐姐。"铁鹰双眼一瞪："滚开，她是最好的挡箭牌。"将门嵌开一丝缝隙，喊道："外面的人听着，赛金花和约翰在我们手上，若要保全他们的性命，拿那哲的尸体来换！"

乔治在黑暗中发出一声冷笑："你们要老太监的尸体做什么，是不是想要老太监身上的铁八卦？"

铁鹰闻言说道："洋鬼子，你不晓得铁八卦玄机，留着没用，不如做个顺水人情。你给我铁八卦，我把赛金花和小鬼给你，交易很公平合理。"伸手把小知明推到门外。小知明此刻恨死铁鹰了，后悔连累了赛金花姐姐，因此说道："乔治，你把铁八卦给他，我来任你处治。"乔治在走廊深处，叹息着说："小鬼，你还真讲义气。好！既然你如此豪爽，我就把铁八卦还给他。"说完，扬手丢来一个物件，当啷一声落在脚边。小知明拾起一看，是一块青铜铸造的圆饼，与"光绪通宝"的开炉大钱相似，一面光滑如镜，一面有环形纹，铸刻八卦与天干地支，外环有飞龙衔首吞尾的图案。

小知明慢吞吞地走回小屋说："把赛姐姐放了。"铁鹰说："混账，放了赛金花，我们能走得了吗？"抢过铁八卦揣进怀里。厨子李不知所措，瘫软在地。铁鹰用脚尖踢了他一下，说："快去把窗上的木板

拆了，小心点，别出声。”厨子李爬起来，走到窗前，开始拆卸木板条。小知明问：“铁八卦有什么用？”铁鹰说：“铁八卦是件宝物，只有我知道它的用处。”小知明说：“你在说谎。”铁鹰一愣：“小鬼，你什么意思？”小知明说：“你根本不清楚铁八卦有什么用。你只知道那哲把它带在身边，觉得它是个宝贝对吗？”铁鹰被戳穿了心事，问：“小鬼，你知道那是什么吗？”小知明说：“我不知道它有什么用，但是我知道那不是铁八卦，而是一面古镜，好像是唐代的。因为唐代的龙比较张扬，而且脖子细尾巴翘，正确的名字该叫飞龙干支八卦镜。”铁鹰大喜，这小鬼简直处处令人惊喜。他说：“你不和我去闯荡江湖，真是可惜。”小知明却说：“只要你将赛姐姐放了，我就告诉你那面古镜更有趣的事。你可以用约翰当人质。”

此刻，乔治在外面喊道：“里面的快放人，不然冲进去啦。”铁鹰为了稳住乔治，高声叫道：“好吧，我先放一个。”把赛金花一推。赛金花实则不忍与小知明分离，虽然相见时短，但是她觉得小知明通达事理、见识过人。小知明搂住她的脖子。铁鹰说：“你要做什么？“小知明说：“我和赛姐姐说几句贴己话。我这一去，千山万里，不知何时再能相会呢。”说完，趴在赛金花的耳边说了几句。赛金花越听越奇，频频点头，用眼睛看着厨子李。铁鹰说：“赛金花，你一个人走，这个厨子须得留下。”赛金花没说什么，转身出门去了。房外传来乔治的热烈欢呼：“亲爱的花，你总算脱险啦。”

厨子李把最后一块木板拆下来，用乞求的目光看着铁鹰。铁鹰掀开窗帘向下观望，黑漆漆的不见一个洋枪兵，不知道下面是否有埋伏。他心生一计，忽然出手在厨子李背后一推，厨子李顺势从窗口坠了出去。小知明吓了一跳，铁鹰还真是心狠手辣，可是窗外随即传来厨子李的哇哇大叫声。原来这家伙命不该绝，伸手抓住了窗外栏杆，身体吊在半空，大呼救命！

如此一喊，楼下冲出一队洋枪兵，举枪瞄准窗口。铁鹰哈哈一笑，下面果然有埋伏，正想用匕首割断厨子李的手指，忽然约翰从昏迷中清醒过来，他不声不响地摸出手枪。铁鹰发觉有异，纵身飞扑过去，约翰的手指没摸到枪，铁鹰身体已如毒蛇一般缠绕上来。约翰可

是拳击高手，他不想被这条毒蛇缠住，因此向门前一滚，直接撞开门板，飞了出去，大叫道：“开枪，快开枪！”

门外枪声大作，乒乒乓乓的。小知明早将一张大桌推倒，趴在木桌后面，只听赛金花惊叫：“不要伤了孩子！”接着，洋人怪叫、怒叱、喊喝，声声不绝。小知明不知道外面战况如何，却看见厨子李战战兢兢地从窗口爬了进来，头上渗满汗珠。他对小知明说：“吓死我啦，吓死我啦。”小知明说：“放心好了，我们会给你保密。”厨子李问：“真的假的，你保准夫人不会说吗？”小知明说：“君子诚实守信，一言九鼎。赛姐姐出去的时候，我已经悄悄地告诉她了，不要她把你的事情告诉洋鬼子。”

枪声寥落下来，乔治带人冲进来，看见小知明和厨子李安然无恙。乔治说：“小鬼，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吗，那个铁八卦有什么用处？”小知明说：“我听铁鹰说，那个铁八卦，可能关乎一个宝藏的秘密。”乔治笑了一下：“古老的宝藏？”乔治对中国的宝藏非常感兴趣，“小孩，你要诚实地讲给我听，逃走的那个家伙，中国功夫很好，他一定是个江湖大盗。”小知明说：“没错，他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血鹰一百零八骑之一，绰号‘铁鹰’。他们在敦煌埋葬了一笔巨大的宝藏，金银珠宝不计其数，还有什么猫眼、祖母绿、珊瑚、玳瑁、南海明珠，以及金元宝、金叶子、玉狮子、玉猪龙，应有尽有。”

小知明这样一说，引得乔治贪心大起，对敦煌宝藏垂涎三尺，立刻将小知明视为上宾，准备仔细盘问这小鬼宝藏的故事。赛金花暗替小知明的机警喝彩，但她不动声色，叫厨子李去准备晚餐庆祝一番。厨子李唯唯诺诺地去了。“这厨子装得还真像。”小知明想。他唯一担忧的是，不知铁鹰逃向何方。

第十一章　屠龙悲幽咽　禅心拜真金

公使馆的小楼上亮起了烛光。长餐桌上摆满了丰富的酒菜和银光闪闪的餐具。乔治喝得酩酊大醉，小知明坐在赛金花身旁，第一次吃洋餐，又刀又叉的好不麻烦。他注意到餐桌一角坐着一位风姿绰约的洋妞，面罩黑纱愁容满面，他悄悄地问赛金花。她居然是公使夫人——克林德的遗孀。慈禧派来慰问的使者小知明认识，正是那位军机章京连文冲。

连文冲带来一个食盒。他把古漆描金的托盘放在桌上，揭开盒子，里面是精巧别致的八样苏点。他说："老佛爷派卑职前来慰问，送上点心，以结同好。"小知明问："连章京别来无恙啊？"连文冲一瞧，这个小鬼也在，哈哈一笑："原来云麾使在此。你怎么到这儿来了，老佛爷正在宫里寻你呢。"乔治嘿嘿一笑，对小知明说："小鬼，你是朝廷大官，还是个人物啊。"小知明没理乔治，说："连章京，老佛爷送来的几样糕点是蕴含深意的，你们可曾知道？"

连文冲不解地问："有何深意？"

小知明说："我问你，这几叠点心是不是老佛爷亲手摆进盒子里的。"

连文冲大惊，"云麾使怎么知道？"

小知明说："老佛爷的吃穿用度都非常讲究。她亲手这样摆，必有其深意。"

众人凝视八个青花瓷碟，每个碟里分别放着雪莲杏仁羹、忠心芝麻、松子糖、炭烧玫瑰饼、绿豆糕、鸡翅酥、核桃云片、杨梅蜜饯。没人明白老佛爷是什么意思。小知明道："按照八样点心的排列，将每一样点心的头一个字连读——雪中送炭，律己合洋。这是老佛爷玩

的一个小字谜。你们明白了吧。”

乔治说：“老佛爷在向八国示好，果然是才思奇慧的女皇啊。”

连文冲赞道：“雪中送炭，律己合洋。云麾使不愧受老佛爷倚重。下官这就回宫，将云麾使的慧心灵巧、安抚功绩向老佛爷奏报。”

等连文冲去了，小知明觉察到这老小子走得异常匆忙，神色慌张，该不会是向载漪密报去了吧？想到这里，他对乔治说：“乔治先生，有些不妙。”乔治也觉出连文冲行色太急，问：“莫非，他不是回宫报信。”小知明故意说道：“他是端郡王载漪的亲信，估计不会说我的好话。更何况载漪是主战派，对洋人恨之入骨。老佛爷就是对他的话偏听偏信才会上当，宣布与八国开战，我得立刻回宫啊。”

乔治很不想放走小知明，但是一听载漪之名，心头火起，根据情报显示，载涟是主战大臣，向为慈禧倚重，或许能让这小鬼在老佛爷面前说上几句好话。他们正需要拖延战机等待援兵，于是满口答应，说：“我们八国无意向贵国开战。请回复老佛爷，我们诚挚地要和贵国永结同好。我派卫兵护送你回去。”小知明说：“不必了，你的人跟我去，恐怕不大合适。”看见厨子李在一旁垂手侍立，小知明高兴地说：“让厨子李送我去吧。让他带上工具，去给老佛爷做几种洋点心，没准老佛爷吃了高兴，就和谈了。我就说这是乔治进奉给老佛爷的名厨，叫老佛爷封你当大官。”乔治大喜，立刻叫厨子李去准备，即刻陪小知明回宫。

厨子李提着一个大木箱，随小知明上了一辆马车。小知明叮嘱赛金花姐姐自己保重，恋恋不舍地出了公使馆。刚一出使馆区，前面已被甘军封锁，厨子李勒住马车，低声说：“云麾使，前面有人拦路。”小知明掀开车帘一看，外面有几匹大马，当中一人穿着索子铠甲，细眼长眉仪态威武，正是董福祥。小知明探出半个身子问：“前面的大将军，可是董老将军么？”董福祥看见一个小孩，手上戴着老佛爷的珠串，立刻下马道：“你可是云麾使？”小知明说：“董老将军辛苦了，久闻老将军能征惯战，是个有真本事的大将军，不像朝廷里的

某些马屁精，只会崇洋媚外。”小知明这几句话说得董福祥甚为舒坦。他本以为小知明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毛孩儿，不会将自己放在眼里，不想小知明将他大大地夸耀一番，他心情舒泰地道：“云麾使要向哪里去啊？”小知明哎呀一声：“我奉了老佛爷密令，前来查看洋鬼子虚实，此刻得即刻回宫。”董福祥抱拳道：“不敢耽误密使。”一挥手，左右闪出一条路来。小知明问：“老将军，可曾看到连章京哪里去了？”董福祥伸手一指：“向西边去了。”

厨子李一抖缰绳，飞驰而去。小知明想，回宫的路应该走西安门，这老小子却反方向跑，肯定是向载漪告密去了。他吩咐厨子李去追连文冲。厨子李问：“你相信乔治的话么？”小知明说：“鬼才信呢，洋鬼子想利用我来个缓兵之计。洋鬼子贪图我们中华宝贝，怎么舍得轻易放手，可是如果我不说回宫游说老佛爷，乔治能放我们走吗？”厨子李说：“聪明。”小知明拍着厨子李的大木箱问：“厨子李，这里面装的真是工具？”厨子李哈哈大笑说：“小鬼，既然你知道里面是什么，还要问我。”小知明打开箱子看了一眼，里面果然装满了一箱子龙骨，随即又合上箱子。

厨子李说：“小鬼，你故意把我要出来，真要我给老佛爷做西洋点心吗？”

小知明咯咯一笑说：“其实我是想放你走。你停车，带着龙骨走吧。只是好好保存龙骨，别把咱们老祖宗的骨头给洋鬼子就成了。”

厨子李啧啧称奇地说：“想不到你个小鬼，却有一片赤忱爱国之心。”小知明见马车停下，急忙跳下车，给厨子李深鞠一躬：“我知道你肯定不是个厨子，是个异人。你刻在假骨头上的是西狭摩崖的笔法。你还露出一个破绽，约翰不是被撞昏的。我看见你在约翰身上一捏，约翰就昏了过去，对吗？”

厨子李呵呵大笑，爽朗地道：“我纵横江湖数十载，想不到被个小鬼给戳穿了把戏。你是个好孩子，跟我来。”纵身下车，提起木箱，走进一座荒凉庙宇。这是双塔寺，战事一开和尚都跑光了，整座庙宇寂静无人。穿过大雄宝殿，来到后面的偏殿。小知明问：“我还

有件事想不明白，你已经将龙骨调包，为什么还要回乔治的房间去查看呢？”厨子李道：“我不确定那些骨头是不是被乔治查看过，如果他发现那些骨头是假的，一定会引起轩然大波，我好及早抽身而去。”厨子李在偏殿角落挖了一个深坑，将木箱埋进坑里，然后依原样掩饰好，对小知明说：“好孩子，这个秘密只有你我两个知道。我们带着箱子上路极不方便，以后若有机缘，你将这箱龙骨取出。于国于民都是一件大善事。”说完，两人出了双塔寺，重新上了马车，前往西直门。

小知明心想，听他口气像要离我而去，为什么还要带我去端郡王府呢。来到端郡王府后墙，厨子李低声道：“你在此等候，我去去就来。”从车上纵身一跳，不见了踪迹。约莫有一盏茶时间，小知明正等得焦急，风声“嗖”地一响，厨子李轻如鹅毛般落在马车上。他一脸严肃地对小知明说：“大事不妙，我听见端郡王在密谋，准备杀掉光绪皇帝，来个先斩后奏。”小知明吓出一身冷汗，对厨子李说：“光绪是个忧国忧民的好皇帝，端郡王打洋人是好，可是要杀皇上，那可不好。”

忽然，端郡王府里面人喊马嘶，杀出十几个御前侍卫，策马向紫禁城飞驰。厨子李说：“那些人便是奉命行凶的傻瓜。”小知明隐约看到前面一人像是恩海，他问：“你说的傻瓜是什么意思？”厨子李说：“谋害皇帝还能活么？他们不过是被载漪利用的走狗，不是傻瓜又是什么！”小知明灵机一动，倒想出一个可以救人的缓兵之计。

厨子李一抖缰绳，驾着马车在后面紧追不舍。恩海此行确是奉了端郡王密令，前去瀛台，逼迫光绪自尽，因此行事万分小心。跑过护国寺时，恩海立刻发现后面追着一辆可疑的马车。他掉转马头，命令属下将马车团团围住。小知明掀开窗帘，在车厢里喊：“是恩海哥哥么？我是云麾使，请到车上说话。”恩海听到召唤，急忙下马钻进车厢，问道：“知明兄弟，有何指教？”小知明说：“恩海哥哥，你大祸临头了。”恩海问：“此话怎讲？”小知明神色严肃，低声说：“我当你是好哥哥，才肯提醒你。谋害天子人神共愤，事后败露，你还不是一个替死鬼么？”恩海听后脸色大变，惊异对方如何知晓此事。小知明并

未理会恩海的脸色，继续在恩海耳边低语：“皇上和老佛爷终究是一家子，他老娘要是反悔，你只怕落得一个砍头的下场。”恩海虽然头脑简单，但是小知明说得句句在理。他脸色发青，汗如雨下：“小兄弟，你计谋多多，帮我想个主意。哥哥职卑言微，不敢违抗王爷的密令啊。”小知明说道：“你在此磨蹭一会儿，我去宫中报信。找不到皇上，王爷就没法怪罪于你，而我在皇上面前邀了功。如此一来，不是两全其美吗？”

恩海欢喜不尽，就依此计。他从车厢中钻出，跑出十余丈远，忽然对属下说道：“我肚子痛楚难挡，你们在此等候。”下了马，跑去出恭，这一去就有半个时辰。而厨子李带着小知明早已飞驰入宫赶到瀛台。

小知明给厨子李换上御前侍卫的衣裳，带他来见小德张。光绪此时已经睡下，被小德张唤醒，即刻召见小知明。叩拜已毕，小知明把载漪欲害光绪之事一说，吓得光绪魂不附体。小德张说：“唯今之计，奴才万死请皇上移驾，由奴才替皇上一死。”光绪道：“外虏未平，相煎何急！”他愣在龙床上，不知如何是好。忽听涵元殿外一阵大乱，原来是载漪怕恩海不能辖制光绪，亲自带着载勋、载濂、载滢三兄弟与义和拳数十位高手，将涵元殿重重围住。

小德张真有些焦急，上来就扒光绪的衣服，想来个偷梁换柱。光绪道：“放肆，我是大清皇帝。”小知明劝说：“皇上，小德张公公一片忠心。我听人讲，识时务者为俊杰。朱元璋要过饭，韩信受胯下之辱。真英雄不拘小节，你和小德张公公从后门溜走吧。这里由我来应付。”说完，也不管光绪是否点头，两人一起上前，把光绪的黄袍给扒了下来，套上一身太监服。厨子李没动，仿佛又聋又哑。来时他嘱托过小知明，如此皇族血腥秘事，唯恐引祸上身。他只见机行事，扮成一个聋哑侍卫。

小德张扶着光绪，几人来到后窗前，天色正蒙蒙亮，火把通明。载漪、载勋、载濂、载滢四兄弟满脸杀气，载漪高声喝道：“光绪无道，公公与侍卫速速退出殿外，我等前来勤王献策，违者格杀勿

论。”

小知明对光绪说：“皇上，这位聋哑侍卫是个高手，让他领皇上脱险。我和小德张在殿里拖住载漪。”然后朝厨子李一打手势，厨子李拉起光绪走向偏门，随着十几个太监与侍卫默默无语地从侧门涌出。几位义和拳高手的目光仿佛利剑，正在盘查每一位可疑人物。轮到光绪的时候，他的脸色犹如浆纸，牙齿打战，口不能言，差点瘫软在地。厨子李在后面伸手一扶，微微抬起头来。几位义和拳高手忽然神色肃穆，向后一闪。厨子李扶着光绪走了出去，消失在一片松林里。

小知明和小德张趴在窗缝上，看见光绪皇帝安然脱险。他对小德张说：“德张公公你也走吧，端郡王一定不会放过我。”小德张说：“云麾使忠勇可嘉，义薄云天，好生令人敬佩。我小德张也不是软蛋，是生是死咱家陪你一遭。”小知明一笑，粗声粗气地模仿光绪口吻对外面说：“外面来的是载漪么？”载漪此刻已是凶神附体，不辨真假，一心要逼光绪自裁，蛮横说道：“微臣参见皇上，有要事相商。”小知明道：“此刻朕已睡意大发，明日再议吧。”载漪道：“军情紧急，刻不容缓。”小知明说：“小德张掌灯，朕要更衣。”小德张说：“喳。”

两人一唱一和，在涵元殿内演起了空城计。不过载漪弑君心切，砰地一脚踹开殿门，硬闯了进来，身后跟着三位亲王，还有那位出恭许久的恩海及数名义和拳高手。小知明穿着皇帝服装，扣着皇帝大帽子，因为他的身材没有光绪高，只好坐在龙椅上，趴在龙书案上，大叫：“见到皇上，还不下跪。”载漪一愣，小知明抬头咯咯大笑。载漪气得脸色发紫，兄弟四个一同上前将小知明围住。载漪揪住小知明，狠声说道：“皇上在哪儿？”小知明说：“皇上和我玩藏猫猫，他躲到哪里，我也不知道啊。”载漪转头问小德张：“你说！”小德张做出刚刚睡醒的样子，淡淡地道：“奴才不知。”

侍卫搜查一番，一无所获。载漪的计划被小知明破坏，心中愤恨，喝道：“云麾使，你穿龙袍，坐龙椅，实属大逆不道，我先宰了你。”他抽出配剑，一剑砍下。忽然一道银光从殿外飞来，“当啷”一

声，宝剑坠地。殿外掠过一道黑影，身法之快匪夷所思。他一把抢过小知明，转身向殿外飞纵。四个王爷大惊失色，只见此人穿着宫中侍卫的衣裳，眨眼工夫便消失于树丛中。盯着金砖上团团乱转的一颗铁珠，载漪怒吼一声，率领侍卫在后面紧追不舍。小德张松了一口气，心中暗佑皇上与小知明一切平安。

厨子李带着小知明一路狂奔来到岸边。小知明说："厨子李，我以为你一走，不会回来了呢。"厨子李一笑："哪能呢，云麾使可爱忠义，天下人人敬佩。"小知明说："你也厉害，那手铁弹飞珠震落宝剑的功夫，比老李太监还俊呢。"厨子李问："老李太监是谁？"小知明说："大内总管李莲英。"厨子李对小知明的话深信不疑，惊讶地说："原来这老太监还会功夫？"小知明说："还是个高手，功夫叫作大手印，杀小太监像老鹰掐小鸡似的，一掐一个准，非常恐怖！"厨子李嘿嘿一笑："那是般若掌，也叫密宗大手印，有机会倒要领教一下。"

水边停着一只大船，空荡荡的并无侍卫把守。厨子李把小知明带到底舱，光绪皇帝满面愁容，藏在一个昏暗的角落。小知明安慰皇上几句，头上甲板传来脚步声，细听竟然是载漪与三个亲王。原来这是载漪的船，他们躲进的是储存舱，里面存放着很多枪械与弹药。厨子李神色紧张，将光绪皇帝与小知明拉到两个大木箱后，从靴筒里拔出一只匕首，在甲板上戳了一个小孔，一丝灯光照射下来，正好清晰地听见他们的谈论。

载漪说："全是这小鬼捣乱，不然的话，我们大事已成。"载勋说："此事宜早不宜迟。如果不能除掉光绪，溥儁就不能称帝，不称帝则名不正言不顺，洋鬼子一定会用光绪说事。"另外两兄弟点头称是，载漪说："现在且不可让老佛爷知道。我们先斩后奏，让老佛爷想依靠皇上牵制洋鬼子的梦想破灭。我已调集神机营，让他们封锁消息，然后派出一干义和拳高手，围绕内城与三海严密搜查。我就不信，他们能插翅而飞！"

听到此处，小知明看见光绪皇上双目流泪，他想起男儿有泪不轻

弹，只因未到伤心处。皇上此刻真是伤心了，哀莫大于心死，回忆起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自己被太后囚禁，冷茶冷饭毫无尊严，甚至遭轻蔑受侮辱，此刻不由得呜咽起来。载漪也是一个弓马娴熟的将军，耳目极其聪细，喝了一声："舱下有人。"

厨子李闪身来到舱门之后。待两名侍卫冲进，他从身后一拳一个，看着他的拳头轻飘飘的，但是落在侍卫身上却重如泰山，两个侍卫白眼一翻晕死过去。小知明拉着光绪冲向舱门，忽然发现舱外全是神机营火枪手。

恩海正大声吆喝："快点过去包围，别他妈磨磨蹭蹭。"这是恩海故意向里面报信。小知明一拉光绪，两人立刻退了回来。厨子李踢开舱门，将两名侍卫丢了出去，外面放出一排乱枪，砰砰砰，舱门上留下十几个弹孔。

光绪悲戚地道："朕不想连累你们，让朕死吧。"小知明急了，骂道："你个笨蛋，费了如此力气才将你救到这里，你竟说些丧气话。亏你是一代天子，竟如此懦弱。告诉你：你不死，我们都能活；你要死了，我们全都完蛋。"光绪被小知明一骂，反而清醒了许多，止住泪水，内心涌出一股强大的求生欲望，颤声向外面说道："外面的奴才听着，朕乃九五之尊，你们狗胆包天，意欲弑君么？可知大清天下，神明昭昭，杀君者也必被杀。你等奴才不要被载漪利用，成了他的替罪羔羊！"

厨子李朝小知明一竖大指：你行，敢骂皇上，而且骂得爽快得劲！他又从口袋里摸出几粒龙眼大小的铁珠，以防不测。

第十二章　穷途犹自怜　书画劝佛心

光绪皇上一番断喝，那些侍卫恍然顿悟，再不敢贸然上前。小知明拍手说：“皇上骂得好，再骂两句，叫这些狗奴才统统滚蛋。”

光绪胆气大壮，伸手从木箱里抽出一支长枪，掰开扳机，推弹上膛，他平时以拆卸钟表为乐，对于枪械甚是熟捻。他递给小知明一支短枪，说：“你我君臣同心，视死如归。等我一语完毕，我们一同冲了出去，是生是死，听天由命。”小知明接枪在手，望了望厨子李。厨子李点点头，说：“有皇上陪着，死也值了。”光绪好生感动，大声疾呼：“朕乃天子，一言九鼎。只要尔等丢下兵器，撤出舱外。一切是非，朕概不追究。”

舱外侍卫各自惶恐不已，一个个瞧着恩海的脸色行事。恩海装模作样地举枪瞄准，其实枪里并无子弹。但这已不是什么秘密，刚才一番射击，两个侍卫被打成了刺猬，唯独恩海的枪口没有冒烟。大家立刻心照不宣。有人把子弹悄悄退出膛外，神机营这帮家伙虽无战斗能力，但是偷奸耍滑，酗酒赌博，却是个个英雄、门门好汉。

载漪催促进攻，几名侍卫靠近舱门，门里突然响起枪声，砰！砰砰！

小知明和光绪皇上双枪齐发，大呼过瘾。厨子李手法利落，装填子弹的速度奇快。里面有长短枪二十余支，他们轮番发射，舱门上满是打穿的洞孔，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恩海大呼“保护王爷”，不管载涟是否同意，连同众侍卫一拥而上，把四名王爷架出船舱，到安全处隐蔽。载漪怒骂：“你们这帮混账，贪生怕死的家伙。”他忽然想起储存舱里放着若干火器，硬拼只怕不是办法。于是他想到一个恶毒之法，吼道：“沉船，快快沉船。”

小知明听见载漪的吼声，胜利的喜悦顿时烟消云散，对光绪皇帝

说："皇上啊，载漪要把大船凿沉，我们怕是要葬身水底喂了王八。"光绪笑道："云麾使，刚才你还对朕百般劝慰，现在又何必泄气。你不知潜龙在渊么？"小知明看光绪脸上露出少见的灿烂笑容，也笑着说："皇上是紫薇星下凡，百无禁忌，一定有妙招可以扭转乾坤。"厨子李做了一个手势，小知明细心倾听，船舷的另一侧传来凿船的咚咚声。

小知明说："请皇上御赐逃命高招。"

光绪说："他们凿船，我们炸船。朕学习过火药技术，只要用量得当，可炸出一条生路，潜水逃生。"

三人当即按照光绪指点，将弹药堆在船舱一侧。船舱之外，侍卫们簇拥着四位王爷登上几只舢板，将大船停在南海湖心。众侍卫在船舷一侧凿出几个洞口，湖水开始向船舱中猛灌。厨子李发现船身倾斜，知道湖水已经漫了进来，他咿咿呀呀地比画着，露出焦躁的表情。光绪说："不要急，现在正是时候。"光绪叫二人躲在一个空木箱后，抬手一枪，引爆炸药。

轰隆！

大船一颤，炸出一个方圆四尺的窟窿。湍急的水流从洞口蜂拥而入，船舱里的水越来越多，等水流漫过洞口的时候，光绪告诉小知明闭住呼吸，三人潜入水底，穿过洞口，成功地蹿进湖水中。

舢板上的四位王爷扬扬得意，以为光绪葬身鱼腹，立刻回去准备让溥儁登基，却不曾看到，身后不远处水花一闪。厨子李让小知明在水面换了一口气，接着又在水下游出好远，这才浮出水面。自从小知明修习那哲传授的内功基础，闭气时间竟然异于常人，令厨子李颇为惊异。上岸之后，他们钻入一片密林。此刻天色蒙蒙发亮，三人浑身湿透，光绪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厨子李打出手势，让他们在此等候，转身出了树林。不久，厨子李带回三匹马、三套侍卫服装和一笼包子。他们把衣裳换了，吃了包子，全身恢复了暖意。

光绪说："云麾使，朕现在有两条选择：一是蒙混出宫，投靠八国公使，远走天涯，再也不回来了；二是在此躲藏，静观时局变化，吉凶未卜。你说说，朕该如何抉择？"小知明说："皇上，云麾使虽然是一个小孩，但是知道洋鬼子是绝不能相信的。他们没安好心，倘若洋鬼子以皇上要挟老佛爷，那可如何是好。估计要是打仗，得死伤不少呢。"光绪恍然大悟，洋人都是狼子野心，想要吞并中华，与虎谋皮实在是大错特错。他说："云麾使，你真是朕的明镜。唐太宗有魏徵，朕有小知明，幸甚。"小知明说："皇上，云麾使想到一个地方，那里平时幽静无人，皇上可以暂避一时。"光绪问："何处？"小知明道："延春阁。"

延春阁位于西六宫西侧，在神武门旁，在建福宫花园中，内有明暗夹层，极其适合隐藏。趁着天色昏暗，三人打马来到神武门外。把守宫门的侍卫认得云麾使，不敢拦阻，因此三人一路顺风顺水，进到建福宫内。把守建福宫的只有一小队侍卫，此处虽然保存着历代名家的奇珍墨宝，但是没什么油水可捞，侍卫们人心涣散，以赌博为乐。小知明来到偏殿，看见众侍卫们正在聚赌，于是也要玩上两手。一会儿工夫，他故意输掉了上千两银子，于是说："不玩了，不玩了，今儿手气太臭，我来取画与老佛爷玩赏，你们谁陪我去呀？"

侍卫们赢了银子，自然不愿离开赌桌。见众侍卫无人应声，小知明拿了墙上的钥匙说："你们这帮家伙就知道赢钱，那我只好自己去了，等我回来翻本。"众侍卫都无异议，哈哈一笑，又吆五喝六起来。小知明常来取字画给老佛爷玩赏，因此众侍卫都放心让他进去。

侍卫急着赌博，没人注意两条黑影跟随小知明溜进了延春阁。小知明将光绪和厨子李领到三楼，上面有个暗格，存放着两幅元代大家倪瓒的山水画。安置好光绪，他和厨子李转身下楼。厨子李低声道："你将皇上藏在这里不是妥善之计。载漪必然奏请老佛爷另立新帝，在老佛爷动心之前，要迅速解决此事。"小知明说："那该怎么办？"厨子李说："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你是个有见识的小孩，具体如何，你自己去想。"小知明说："别故弄玄虚了，恐怕你也没啥好办法。"厨子李一笑。

小知明嘱托厨子李留在延春阁照顾好皇上。他带着一幅倪瓒的山水图，闷闷不乐地回到平澜轩，看见两个小太监脸色惶恐，鬼鬼祟祟。他厉声问：“你们两个干了什么坏事，从实招来。”两个小太监吓得脸色苍白，他们刚刚干了一桩偷窃的买卖，要出宫交易。一个小太监颤抖着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瓷瓶。那是一只白玉鼻烟壶，上绘着一个美丽的裸胸女人和一个光屁股的洋娃娃。小知明问：“洋鬼子画的是什么鬼玩意，男女都赤身露体，不成体统！”一个小太监讨好地说：“回禀云麾使，这上面画的是洋鬼子的圣母与圣子，也就是洋教。这个小玩意，是小的孝敬云麾使的，敬请云麾使笑纳。”另一个小太监说：“这玩意虽小，可是很值银子。”小知明问：“圣母与圣子？”小太监解释说：“洋鬼子也信教，圣子就是耶稣，相当于如来佛祖，圣母就是他妈妈，叫圣母马利亚。”小知明心念一动。他将鼻烟壶收下，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又是研墨，又是润笔。过了好大一会儿，两个小太监听见他在里面喊道：“大功告成啦！”

推开门，小知明夹着一幅画卷走出来。两个小太监急忙进房间打扫，只见桌案上放着好多草稿，上面墨汁淋漓，画的好像是鸭子，又好像是鸡，涂涂抹抹的，猜不出小知明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小知明斗志昂扬，一路进了储秀宫，正与李莲英走个碰头。李莲英吓得“哎呀”一叫：“小东西，你是人是鬼？”小知明呵呵一笑：“托老佛爷洪福，云麾使大难不死，又回来啦。”李莲英眼珠一转，面露喜色道：“原来你并没葬身湖底，你在此候着，咱家给你通禀。”不久，宫女荣儿出来叫小知明觐见。

小知明走进正殿，只有老佛爷与李莲英在，他大礼参拜，还是六个字的万万岁。老佛爷道：“你起来说话。”小知明说：“臣云麾使自知死罪，不敢起来。”老佛爷微笑道：“赦你无罪。”小知明走到老佛爷面前，老佛爷对李莲英说：“这是个小机灵鬼，不但能领会哀家心意破解食盒谜语，还是一个难得的小福星，能遇难成祥呢。”李莲英说：“这都要依仗老佛爷的佛光普照，云麾使可是老佛爷的善财童子。”老佛爷“哟”了一声，呵呵笑道：“你这是给他讨封呢，好，哀家就封你做大内禁宫的善财童子吧。”小知明连忙谢恩，然后双手将画

卷奉上，说："善财童子向老佛爷进献一幅墨宝，请老佛爷赏玩。"

李莲英接过画卷，在老佛爷面前徐徐展开，不禁有些忍俊不禁。画面上画着两只小鸡，一大一小，小鸡的样子很奇特，双翅张开，鸡腿抻得笔直，好像被绑在十字架上，而前面的母鸡落下泪来，笔墨幼稚但情节感人，一看就是出自小孩子手笔。老佛爷认真地问："小知明，哀家知道你精学书画之道。这是哪位名家手笔，哀家怎么看不出来呢？有何奥妙？"小知明说："回老佛爷，此画为善财童子所画。画上人物为洋人的圣母和圣子，一母一子。臣其实画不出来那种惟妙惟肖的洋画像，故而以母鸡与小鸡替代。"

慈禧扑哧一笑，这洋教中的人物典故，她也有所耳闻，不过用老母鸡和小公鸡来替代，还真是千古未闻。李莲英抓住时机，大赞道："洋妖不知天地人伦犯我大清江山，本与畜生无异，善财童子这是无心插柳之作，妙极。"老佛爷收敛笑容，道："小东西，你这张画有什么意思？"小知明说："我是画着玩的，并无他意。"老佛爷的脸色一沉："大胆云麾使，你以为哀家老糊涂了，看不出你此中用意么？这明明是说连洋鬼子都知母子情深，更况母仪天下的老佛爷。你是在说哀家对皇上刻薄无情么？"

慈禧如此一说，把李莲英吓得跪拜在地，连呼老佛爷息怒。小知明心想，既到此处不得不说，就将自己与光绪皇上历险、光绪皇帝被藏进延春阁一事，原原本本讲了一遍。听罢良久，老佛爷默然无语，喃喃自语道："哀家每日要皇上食用稀饭冷菜，乃是要他体恤百姓生活，将他禁在瀛台是要他日夜反思。难道是哀家错了，是哀家错了？"小知明说："回老佛爷，危难之时皇上曾思虑过要去依靠洋鬼子，但思来想去，觉得大清社稷不可轻弃。他以江山为重，不忍与老佛爷别离，所以冒死回宫，请老佛爷裁夺。"

慈禧太后问："皇上真是这样说的。"

小知明说："善财童子不敢有半句谎言。"

慈禧太后长叹一声，眼中竟然闪动泪光，和蔼地道："你们都起

来吧。他虽然有错，终究还是大清国的皇帝，也是洋鬼子千方百计要得到的筹码，怎么能轻易有失。小知明你护驾有功，哀家赏你十颗大珠，官加一品。”

小知明别的不甚在意，只觉老佛爷的语气柔软，似已不会怪罪皇上，立刻叩头谢恩。慈禧太后即传两道懿旨，亲命李莲英偕云麾使前去延春阁，迎光绪皇帝回瀛台，第二道圣旨传入端郡王府，命其不准擅入内城，措辞比较严厉。端郡王接到旨意，立刻明白这是太后阻止他逼杀光绪，仔细一问传旨太监，得知小知明和光绪还都活着。他气得暴跳如雷，虽然不能再行弑君诡计，少不得要拿洋鬼子泄愤，率领义和拳猛攻使馆，将京城内弄得战火不绝。

大内之中，小知明过得无比逍遥快活。迎接光绪的时候，他没见到厨子李，也就绝口不提。延春阁侍卫忽见光绪皇帝藏在里面，个个惊异，倒是小知明圆滑，说是众侍卫护驾有功，一并请旨领赏。众侍卫得了银子，自然顺水推舟，感念小知明的好处。当然，最感念小知明的乃是光绪皇帝，对其丰厚赏赐不必细表。

善财童子的美誉传开，当即有不少王公大臣前来巴结。一时间平澜轩访客如云，小知明不在，两个小太监便从中收贿，捞取好处。小知明每日到瀛台陪光绪皇帝，对这些事情也不甚上心。数日之后，他发现桌上的礼单厚厚一沓，床柜床头摆满各色大小锦盒。他吓了一跳，空荡荡的屋子居然显得有些狭窄，连忙询问小太监这是怎么回事。一个小太监欢喜地说：“云麾使，你现在是大内红人，无论是帝党还是后党，无不对你巴结。这是王公们送来的贺礼，祝贺云麾使被老佛爷御封善财童子。”另一小太监滔滔不绝地说：“诸位大人知道大人学识精深，博古通今，因此搜罗天下墨宝，前来请善财童子掌眼。”小知明打个哈哈：“你们也知道掌眼？”两个小太监齐声道：“我们兄弟跟随善财童子步步高升，不得不修身养性、潜心钻研。”

这样一来，小知明对书画的心情萌动。他打开一个锦盒，展开一幅字轴，是《老子道德经》。小太监说：“这是山东巡抚袁世凯差人送来的，是明代书画家李东阳的墨宝。”小知明问：“你们既然知道李

东阳，可知道他学的是哪家笔法？”两个小太监摇头，表示不知。

小知明道：“你们看看这些字迹，瘦而不浮，稳而不散。李东阳师法颜真卿，颜筋柳骨，他的字很有味道，这是一幅真迹。”两个小太监也是半信半疑。小知明道：“我在延春阁见过一幅画，上面有李东阳的题跋，那张长卷叫《清明上河图》。”两个小太监的眼睛立刻瞪得比牛眼还大！

再看其他锦盒，无非是名人字画、珍珠宝石，见得多了有点腻歪。在这些礼物中，小知明唯一喜欢一个赤金小人，有一指来高，莲花底座，上面坐着一个胖娃娃。娃娃的眉眼有些熟悉，肚脐处镶着一颗猫眼石，再仔细一看，仿佛就是他的模样。他问：“小金人是谁送的？”两个小太监互看了一眼，笑着说：“是珍妃娘娘。”小知明心中一酸，想起珍妃境遇比光绪皇帝也好不到哪儿去，老佛爷哪有什么佛心，不过是一个狠心肠的老娘，让一对恩爱夫妻劳燕分飞，不如想个妙计，让他们夫妻团圆。想到此处，他觉得疲惫不堪，上床修炼那哲传授的内功心法。自从修炼这门功夫，他不但身轻手快，眼力与耳听尤其精准，鉴赏那些名家字画时，对于细微如尘的墨迹变化，也能一一洞悉，纤毫毕现。

一觉醒来，日上三竿。小知明做了一个怪梦，梦见自己在解冻的河面上行走，小心翼翼，忽然一脚踏进冰窟，浑身立刻被冰水包围，他想呼救，却越陷越深，沉入无尽的黑暗中。他大叫一声，从床上翻身跳起，觉得脸上凉凉的，用手一摸，摸到一手乌黑墨汁。听见有人咯咯在笑，幔帐后转出一个穿旗装的大眼女孩，眼睛漂亮得很，头发梳得油光黑亮，正是端郡王府的司琪格格。

这小丫头准是个小密探，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小知明不顾洗净脸上的墨迹，严肃地说：“司琪格格，你怎么来了？”司琪格格说：“我来见老佛爷，可是老佛爷不喜欢我，因为我额娘是汉人，所以我就来找你玩了。”司琪格格话一说完，床下就传来汪汪的叫声，蹿出来一条浑身雪白的小狗。小知明高兴地说：“哪儿弄的？”司琪格格说：“御犬厩，它叫小白梨，不是老佛爷最喜欢的狗。我知道你现

在是宫里大人物，不过，一定没人陪你玩，所以抱它出来找你玩的。”小知明欢喜地说：“原来你不是个小密探呀。”跳下床，把小白梨搂进怀里。他知道老佛爷喜欢养狗，御犬厩里养着上千只哈巴狗，老佛爷最喜欢的一只叫黑玉宝的，还有一只叫乌云盖雪，全身乌黑，唯有四条腿雪白无瑕。

司琪格格说：“小白梨是最听话的，你叫它跳就跳，叫它坐就坐，和我可好了。”小知明喊了两声“坐”，小白梨四肢一伏，坐在桌前，两个黑溜溜的眼睛满是逗人的光芒。小知明欢喜起来，把脸洗干净，吃了点心，逗着小白梨满地飞奔。两个孩子出了平澜轩，沿着一排红墙遛狗玩。小白梨平时被圈养在御犬厩，一旦自由，便撒着欢地跑。

第十三章　探格格两心欢喜　闹花影龙首惊魂

两个孩子跟着小白梨穿过御花园、玄穹宝殿，一直跑到了景祺阁，来到一条幽寂小巷。松柏青青，草木萧萧，一个小红门前有口汉白玉井。司琪格格拉着小知明的胳膊说：“不能再走了，额娘告诉过我，不准来这里，前面有鬼。”小知明说：“哪有鬼，都是吓唬人呀！”他走到那扇小门前，门前并无太监或者侍卫，只有一把铜将军锁门，隐隐听到低低的鬼泣。

司琪格格吓得脸色惨白，抱起小白梨想跑。小知明胆大，说：“格格别跑，我是老佛爷亲赐的善财童子，能降妖除怪。”司琪格格说：“你是骗我么？”小知明说：“我要是骗你，让你一辈子都欺负我。”司琪格格说：“好，我们拉钩。”伸出粉嫩的手指和小知明拉钩。

小知明想去搬几块大砖垫在脚下，然后爬到墙头上去，不过那砖都很沉重，他试了几次最后只好放弃。看见墙角有棵云翳浓荫的大树，他兴奋极了，爬到树上向院子里看。哪里有什么鬼魂，院内跪着一个美丽女子，穿着宫女的衣裳正在祈祷，愁眉深嵌，泪痕未干。

小知明叫司琪格格也爬上来。可是她从来没有爬过树，小知明只好跳下来，把她连推带拽地弄上了树杈。司琪格格好胜心切，头一次爬树不怕危险，爬到一棵树枝上，旗装都刮了好几道口子还觉得好玩。小知明坐在司琪身后，搂着她，很怕她摔了下去，闻到她身上飘来一股异香，沁人心脾。下面的女子祈祷完毕，正要回屋，小知明顽皮心性，正想试试那哲传授的腹语之术。于是，他和司琪格格隐身在一片浓荫之中，闭紧嘴巴，以气吐声，声音诡异地道：“下跪的女子可是珍妃么，你常与皇上幽会，此事瞒得了太后，瞒不过神仙！”

珍妃转身，双掌合十：“是哪位神仙？”

“珍妃不必乱瞧，吾是自由自在神，尔乃肉眼凡胎，岂可看见神

仙真身。”

珍妃当即虔诚跪地，膜拜道：“请神仙大发慈悲，让我夫妻团圆。”

司琪格格想笑，被小知明捂住嘴巴。她觉得声音好像是从小知明肚子里发出来的，便伸手摸他的肚子，发现一鼓一鼓的特别好玩。小知明继续用腹语说话：“若想与皇上团圆，这事不难，可你怎么谢谢我这神仙？”珍妃说：“若是神仙施展法力，让我夫妻长久团圆，我必将为你塑造丈二金身，每日参拜，保你享尽人间香火。”小知明用腹语说：“你对皇上的一片情痴，本神仙已经收到，立刻着法力无边的善财童子为你排忧解难。”珍妃信以为真，说：“自由自在大神，善财童子在哪儿呢？”小知明在树上哈哈笑道：“珍妃姐姐，善财童子在这儿呢。难道你忘了送我的金童子么？”他拨开枝叶，和司琪格格笑得叽叽咕咕的。

珍妃满脸羞红抬起头来，看见小知明和一个小女娃坐在枝头。她被幽居于此，寂寞难禁，偶尔有人来与她说笑，颇觉有趣。此刻看见小知明和司琪格格像一对金童玉女，她心中红线一牵，甜蜜笑道：“善财童子，你若是帮我这个大忙，我就成全你一段极美的姻缘。”

小知明只知道好玩，听不懂什么姻缘，倒是司琪格格脸上一红。她是个聪明绝顶的小丫头，略懂男女之事，觉察到珍妃心思，转脸一推小知明：“她是个坏姐姐。”她心头慌乱，一掌没推倒小知明，自己却头重脚轻栽了下去。小知明吓坏了，司琪格格倒在血泊中，头上磕破了一个大口子，鲜血直流。小知明纵身下树，抱起司琪格格撒腿就跑，边跑边喊：“快来人，救人，救命。”

跑过北五所，正遇见李莲英从望春亭前往乾清宫，身后随行几个小太监，看见小知明浑身是血，抱着一小丫头疯了似的跑过来。李莲英忙道：“快，快，给我把他拦住。”几个小太监一拥而上，把小知明按在地上。李莲英仔细一看：“哟，吓死咱家了。这不是司琪格格么，这是怎么啦？”小知明一把扯住李莲英的袖子：“你救救她吧，都

是我不好，让她从树上摔下来了。”李莲英翻起袖子，一探司琪格格的鼻息，叫小太监快传御医，伸手从袖口摸出一个青花瓷瓶，倒一点儿黄色药末在格格的伤口，说来也怪，顿时止住了血流。小知明看李莲英手中的瓷瓶药末，和那哲给圣姑治伤的时候如出一辙，估计小瓶子里装的是医治创伤的大内妙药。

过了一会儿，御医匆匆赶到，抱起司琪格格走了。小知明想跟去看着，李莲英急忙抓住他，说：“你往哪儿跑呀，老佛爷到处寻你。司琪格格不会有性命之忧，只是暂时昏迷。你快随咱家回见老佛爷。”小知明只好进储秀宫，叩拜完毕。老佛爷正焦急难安，面前跪着一排小太监，手捧折枝花锦的楠木匣，里面盛着七色锦包裹的线装书册，写有“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八个大字。

小知明有些激动，拆开一个如意纹花梨木别子，里面的书册都是乌丝栏精抄本。册页上的直线称为栏，唐宋以浓墨为栏，称乌丝栏，以朱砂为线，则为朱丝栏。小知明听爹说过《石渠宝笈》乃是皇家秘藏，是乾隆、嘉庆年间，编写的一本记载自魏晋至乾嘉历代名家书画作品的奇书。全书一共五十四函二百三十五册，可谓卷帙浩繁，蔚为壮观，是所有书画古玩大家梦寐以求的宝物。

老佛爷说：“云麾使，洋妖肆虐，哀家唯恐这些宝物被外虏掠走，特派你监督这些奴才钦点宝物，将大内宝物妥善保藏，你可愿意？”小知明说：“臣定然不辱使命。”老佛爷点头说：“刚才听小李子说你闯了一个大祸，你又怎么淘气了？”小知明把司琪格格如何坠树一说。但是他不敢说见过珍妃，只说在景祺阁附近玩耍。老佛爷听后，眉头一皱说：“小司琪天性顽劣，却是端郡王爱女。你与端郡王屡有不睦，还是哀家替你们化解这场恩怨吧，今儿晚上你抽空去探望一下小格格吧，就说是奉了哀家的旨意。”小知明叩谢圣恩，然后领着一帮小太监，出了储秀宫，西行到建福宫花园。

守阁侍卫见小知明来到，又是沏茶又是敬献点心。小知明也真饿了，吃了几块百果花糕，想着晚上要去端郡王府办事，闷闷不乐，取过一本《石渠宝笈》随手翻看。外面走进十几个官员，口称卑职给他

见礼。小知明一问，这几名官员是翰林院的饱学之士，是老佛爷派来帮他修撰抄写《石渠宝笈》的。论官职，最大的是从四品翰林院侍讲学士和一个国子监祭酒，另外三个是翰林院修撰，是从六品的官。小知明见这些家伙一个个之乎者也，迈着方步，肚子里肯定有不少墨汁，但不知他们是否真材实料，便从延春阁里挑了一幅画，令众人观赏。

几个老学究在翘头云卷长案前认真观看，其实是装模作样。小知明说：“这一幅是《石渠宝笈·养心殿》著录的《番骑图》。诸位翰林大人觉得如何呀？”老学究们平日饱读诸子百家，虽也吟诗作画，可是不曾真刀真枪地见识过皇家藏品，见此画是标准的“宣和装”——白玉别子华贵精美。一个个惊异万状地赞美说——

“此乃皇家珍品，不可多得。”

“哎呀呀，其上还有徽宗瘦金书，马驼形色神武，笔力遒劲啊。”

“五代之后，胡环力作，绝代佳品，绝代佳品。”

胡环是辽代画家，还是契丹人，善画骏马、骆驼，筋骨入神，纤微精致。老学究们看见落款，立刻品评一番。小知明无言一笑。他仔细品味过这张画，上面虽有宋徽宗的题跋，但笔力飘浮虚弱，显然不是徽宗亲笔，更无双龙钤印。他觉得此画有假，不过《石渠宝笈》是皇家宝典之作，代表皇家尊严。如此可见，这些老学究都是纸上谈兵，没一个有真本事。他还想让这些老家伙出个主意，如何到端郡王府探望司琪格格，结果大失所望，郁闷了一天。

傍晚回到平澜轩，两个小太监眉开眼笑地伺候，禀告两广总督李鸿章有礼送到。小知明说：“你们两个又得了不少好处吧。”两个小太监急忙将三个礼盒打开。小知明立刻吃惊不小，李鸿章不愧是封疆大吏，出手阔绰非同一般。

第一个锦盒内放着一把小手枪，小巧精致，木柄镂金。小知明拿起手枪把玩不已。再开第二个锦盒，里面盛着一串珍珠，颗颗有龙眼

大小，珠光圆润，灿烂非常。第三个锦盒里是一块翡翠玉佩，马上封侯的俏色巧雕。最奇的是马蹄与猴子是鲜红如血的颜色，而那匹马碧绿如葱，咆哮嘶吼。此物无论是刀工还是玉质都是上乘佳品。小知明高兴地将小手枪往靴子里一别，把玉佩与珍珠项链放在一个盒子里，又准备了一个神秘礼物，换上御赐黄马褂，骑马出宫，身边竟不带一个侍卫。

云麾使奉旨出宫，端郡王府不敢怠慢，张灯结彩，迎候嘉宾。京官自然不肯放过这个巴结钻营的绝妙机会。小知明来到府门前，石头狮子两侧列立各色官员。载漪面带笑容，亲自接过缰绳，把小知明抱下马来，不过脸色多少有股寒意。小知明的恐惧被乱哄哄的气势蒸发得无影无踪，随众人进客厅落座。这些老家伙们又是一套冠冕堂皇的漂亮话。小知明听得双耳冒烟，心中烦乱，说了声“探望格格去”，便钻进后堂，让家丁在前面引路。

穿过一个月亮门，就是司琪格格的香闺。有两个丫鬟伺候着小格格，她大发脾气，正闹着出去玩，吓得两个小丫鬟跑出来，正要去禀告格格的额娘小福晋。小知明走到门前，喊道：“格格，你在里面吗？”司琪格格摸了摸头上缠着的厚厚棉布，说：“善财童子，你快滚进来吧，我都快憋闷死了。”小知明走进去，看见一张锦绣小床。司琪格格正坐在床前，两只雪白小手握成两个小拳头。等小知明一靠近，她便双拳齐发来捶他的胸口，叫道：“你为什么不早点儿来，你为什么不早点儿来看我，你是个坏东西。”

小知明呵呵一笑：“我不是来了，还给你带了好玩的。”司琪格格瞪大眼睛说：“什么好玩的？”小知明把锦盒向她手上一塞，脸上故作神秘。司琪格格打开一瞧，珠光宝气，耀人双目，立刻欢喜无限地叫小知明给她戴起来。她虽是格格，却是侧福晋所生，没戴过这般宝物，现在佩戴起来，珠光映人，煞是好看。偏巧，侧福晋来看格格，忽见一个小孩正给格格佩戴珠宝，料想这大概就是大内盛传的善财童子。她因此抿嘴一笑，召唤丫鬟悄悄地退到窗边，倾听两个小孩说话。

小知明问："还痛吗？"

"不痛啦。"

小知明把一个大盒子放在司琪格格面前："你猜这里面是什么？"

司琪格格摇摇头，她看着盒子，难以猜测。

小知明想了一下说："我给你出个谜语，'身披白袄最逍遥，性情温顺乐陶陶，六畜之内情最真，梅花三弄是佳肴'。"

司琪格格大叫一声："小白梨！"把盒子一开，小白梨"嗖"地蹿进她的怀抱。这神秘礼物是小知明特地从御犬厩要来的，送给格格玩。司犬太监特意把小白梨梳洗得干干净净，在它脖子上系了一个紫金铃铛。格格笑得合不拢嘴。小知明欣慰地摸着小白梨的脑袋，感谢它刚才一直老实地趴在盒子里，才没有露馅。

司琪格格叹息一声说："你送了这么好的宝贝，我还没有什么宝贝送你呢。"

小知明说："珍玩玉石，宫里什么都有。你要送我的东西必须要美逾宝珠、珍赛美玉、奇过灵石，须是稀世之品，这样才行。"

司琪格格喃喃地说："你真难伺候，我身边并没一件这样的好东西。"小知明其实是和她开了一个玩笑，因此咯咯大笑："我是逗你玩的，只要你好，比送我什么都开心呢。"

门外忽然有人喊："云麾使，王爷请你前去开席。"原来前厅的酒宴已经安排妥当，正等着善财童子入座，另有二十个美貌歌妓翩翩起舞。若不是府外零星的枪炮声，人们仿佛沉迷于一个歌舞醺醉的花花世界。小知明居中而坐，看着这些利令智昏之徒，心情有些沉郁，忽见厅外有个人影一晃，那身影好不熟悉。他假装捂起肚子去外面解手，走到寂寥无人处，身形一转，跟着那身影向后花园摸去。

树影疏斜，月色浮动。黑影走路有几分忸怩，但是快如旋风，在

花园一角蓦地止步。小知明赶快闪身到一株古梅后。黑影回身看了看，“嗖”地蹿上一座高亭，不久，抱着一件东西，从亭子里面冲了出来。借着月色，小知明看见蒙面人怀抱的东西泛着金属光泽，有棱有角，像是一只红铜龙头。蓦地，一道流光从花丛中飞来。蒙面人用手一抄，居然是一只银色飞镖，他低哼一声：“是什么人鬼鬼祟祟？”声音瓮声瓮气。小知明一听，知道此人在用腹语讲话，显然不愿被人识破身份。

花丛中有人低声说道：“阁下鬼鬼祟祟，反倒诬赖好人是何道理？”一道黑影从花丛滚了出来，仿佛一团黑色旋风，滚到蒙面人身前，突然长身而起，呼呼两拳击向蒙面人的面门。蒙面人见来势凶猛，撒手丢了龙头，双掌一合，居然硬接一掌，两人的身形同时一震。黑影惊呼：“密宗大手印。”他这一叫，小知明可完全听出来了，黑影虽然蒙面，正是厨子李。而另一个蒙面人则让他感到不寒而栗，会大手印功夫的——难道是大内总管李莲英？怪不得他的身影有几分眼熟。这老家伙鬼鬼祟祟地来王府偷窃，想必那个龙头是个宝贝！

两个蒙面人拳脚快如风驰电掣，拆了十几招不分胜负。小知明看得目瞪口呆，忽然厨子李纵身上了一截矮墙，蒙面人紧紧跟随，招招都饱含杀气，极想将厨子李一掌毙命。因此两人边打边走，跃进花园之中。小知明极快地跑到墙根下，伸手抓住龙头，只觉龙头异常沉重，可能是金铜合铸之物。他费尽力气把龙头拖到一株古梅下，月光在龙头上闪映，掠过一缕宝光。小知明觉得它太重，不可能带出王府，身后恰好有一座假山，山上有六七个漆黑的洞窟。小知明捧起龙头向一个大窟窿中一丢，在上面撒了些枝叶做遮掩，然后撒腿向前厅跑，边跑边喊：“有刺客，抓刺客！”

“哪儿有刺客？”迎面走来溥儁，他提笼玩鹰刚刚回来，身后跟着一群恶奴家丁。小知明说：“在后花园，我看见两条黑影。”他之所以这样做，是让王府大乱，给厨子李制造趁势逃脱的机会。溥儁听说有刺客，仗着几分三脚猫的功夫，拔出长剑，率领家丁冲进后花园。

两个蒙面人正打得难分难解，突然火把熊熊，亮如白昼，涌进一

群家丁，还有一个白脸小王爷。两个蒙面人顿觉不妙，同时在囊中一摸，拿手发出一排暗器，嗖嗖乱飞，将火把一一射灭。借着幽暗之光，两个蒙面人纵身翻出墙外。等大批侍卫赶到，溥儁正趴在地上，大腿中了两个铁蒺藜，在痛苦地呻吟。侍卫急忙扶溥儁回后堂疗伤。小知明借此机会告辞。有人牵来一匹小马，是一个皮肉白皙、双眼笑眯眯的胖子，穿着一身官服满头是汗，说："卑职愿为云大人牵马坠镫。"小知明身后跟着二十名神机营火枪手，浩浩荡荡地出了王府。

第十四章　得雅珠偷梁换柱　假夜寐步步惊心

胖子给小知明一路牵马，跑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却不吭一声，显然是个朴实能干的奴才。小知明问："胖子，看你的穿戴，在官场上似乎是未入流，你叫什么名字？"胖子说："卑职郝隋新。"小知明故意揶揄道："好随心，好不随心，名字起得喜庆欢快。你是个什么官？"郝隋新说："名字粗俗，让大人见笑。卑职是翰林院孔目，不值一提。"小知明说："做翰林院孔目有意思么？"郝隋新道："孔目虽小，却是传达与整理书籍的小官，做起来很有意思，卑职一向兢兢业业不敢怠慢。"

回到平澜轩，小知明将神机营火枪兵遣回，单独留下郝隋新。小太监忙来看茶。郝隋新也不敢坐，从袖中抽出一张手册，双手奉上说："卑职深知大人不喜黄白俗物，特寻文敏书法图册，请大人笑纳。"小知明道："董文敏的么？"他将画册展开，只见铁画银钩，龙飞凤舞。郝隋新道："大人好见识。明代大书画家董其昌，字玄宰，官至礼部尚书，死后谥号文敏。他的字以行草造诣最高，集古法之大成，在当时已名闻国外，流布人间。"

小知明坐在太师椅上，跷着脚问："郝隋新，你不是随心，是很有心啊。我这里正好有一张董其昌的画，你给我掌掌眼。"小太监立刻取出一幅画卷，在郝隋新面前展开。郝隋新注目良久，说："云大人，恕卑职眼拙，未能识荆。"小知明说："古玩行中有赝品不可道破的行规，看来你不是绣花枕头，有点真才实学呢。你尽可直言，若你眼法犀利，我有重用。"郝隋新拱手道："那卑职斗胆放言，此画不真。虽然题款都是董其昌，但不过是松江造。明末至康熙年间，董其昌名噪一时，许多江南富庶，皆以董画为炫耀之资。因此松江之地多有造假者，其中以沈士充、赵左等人为最，画作以湿笔山水青绿设色居多。此一幅《松岩图》，从题款来看，字迹疏散，毫无神韵，画中的墨迹浮躁，皴笔屡有破绽，画面布局臃肿，实为董画中的下乘赝

品。”

小知明拍手道：“总算寻到一个有见识的。翰林院那些个老学究一个个迂腐不堪，真假不识。你可愿意参与《石渠宝笈》的编修么？”郝隋新说：“云大人提携，卑职感激不尽。”小知明见他眼光谦卑，深藏得意之色，心想：此人是个厉害角色，他是明明想要这个职位，却偏偏不说出来，要我自己开口，可谓老谋深算。但是这小子脑瓜灵光，得让他给我出个能叫皇上与珍妃长久相聚的妙计，于是说道：“我现在有一桩难事，不知该如何办理，你给我拿个主意。我有一个侍卫好友，他喜欢上了一个宫女，只是禁宫森严不得相见。我该如何成全他们，而不被老佛爷觉察呢？”

郝隋新一听，这哪里是什么宫女侍卫，那点小事还能惊动老佛爷，明明说的就是光绪皇上和珍妃娘娘。他不想惹祸上身，说：“卑职愚昧，并无良策。”小知明嘿嘿一笑：“那你还想不想进延春阁编撰抄写《石渠宝笈》呢？”郝隋新无奈地说：“卑职思来想去，大人可择一木箱，于三更时分将人装入木箱。大人奉圣命查点延春阁宝物，编撰抄写《石渠宝笈》，即便是三更半夜也无人拦阻，此乃暗度陈仓之计。”

听完之后，小知明打个哈哈说：“我是考你随机应变的能力，纯属笑谈。”故意打了一个哈欠，叫郝隋新明日一早到延春阁听差。郝隋新满心欢喜地去了。小知明将两个小太监唤来，准备好一口大箱，怕珍妃憋闷，在箱底一侧开了个小孔，然后弄了辆马车，载上箱子前往北三所景祺阁。

北三所寿药房的大太监姓刘，懂点医术，幽禁珍妃的门钥匙就在他身上。因为北三所是冷宫所在，白天人丁寂寥，入夜之后更是鬼气森森。小知明来到寿药房，命令两个小太监在外等候，挑帘进屋，却看见一个老太监搂着一个七八岁穿着紫裙的小姑娘在那里抹泪。刘太监认得是云麾使，吓得慌忙迎接。

小知明说：“刘公公，宫里的规矩不准生人入内，这小姑娘面生得很，是你女儿？”小知明这样一问，刘公公吓得脸色煞白，双膝一

软跪在地上说道："云麾使，你行行好吧，救救她，她爹娘惨死在洋鬼子手上，无依无靠啊。"刘公公这样一说，小姑娘泪水涟涟的，紧咬牙关不吭一声，用一双凤眼盯着小知明。小知明顿时心就软了。

原来，这个私自被刘公公带进宫来的小姑娘叫雅珠，是刘公公的侄女。她爹娘参加了义和拳、红灯照，在攻打公使馆的战役中双双阵亡。雅珠只剩下刘公公一个亲人，刘公公就把她带进宫来，不防被小知明发现。小知明听了以后，眼眶也有些湿润，从怀里摸出一张千两银票递给刘公公，叫他给雅珠买几件新衣裳。刘公公每月俸禄不过几两银子，哪见过千两银票，急忙拉着雅珠给小知明磕头谢恩。小知明急忙拦住，他很喜欢雅珠的坚强，说："雅珠妹妹，我比你大不了几岁，家中没有兄弟姐妹，怪没意思的，你就做我妹妹吧。古人有桃园三结义，我们也来结拜吧，你做我妹妹，这一辈子，我都来照顾你。"说完拉起雅珠拜了几拜。刘公公高兴得老泪纵横，连说："使不得，使不得，云麾使是千斤之躯。"可是小知明已经和雅珠结拜完毕，又一起给刘公公见礼。小知明嘴甜，不叫公公，改口叫刘伯伯，然后压低声音说："我有一事，奉了老佛爷的密旨，前来接珍妃，你与我行个方便。"

刘公公一惊，暗暗叫苦，好像上了小知明的大当。不过事到临头，他将心一横，攀了小知明这门干亲，也好让雅珠日后幸福。他哆嗦着摸出钥匙，去把寿药房的门开了，唤醒本要睡下的珍妃。珍妃听出是小知明的声音，欢喜地穿戴整齐。小知明进来，把计划一说。能与光绪相会，莫说钻箱子，就是上刀山下火海，她也忍了，急忙钻进大箱中。小知明叫两个小太监进来，把大木箱抬到车上，说这是老佛爷给皇上的灵药。他亲自驾车，行至贞顺门前，侍卫不敢拦阻。

忽然从一条深暗小巷里走出三个人影，有人用苍老细腻的声音说："云麾使，你要哪儿去？"小知明一听这声音，浑身汗毛竖起。大内总管李莲英，老家伙来得真是时候！

小知明跳下车说："李公公，小知明奉老佛爷之命，前去查点延春阁宝物。"此话一出破绽百出，延春阁在西，景祺阁在东。李莲英

携着两个小太监来到车前，半阴不阳地说："云麾使，去延春阁怎么走到贞顺门啦，箱子里装的莫非是皇家的宝贝？"小知明说："回公公，是一些书画。"他明知道瞒不过李莲英的眼神，此刻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当李莲英走向木箱的时候，他伸手去摸靴子里的小手枪，饶你武功多高，也难敌一颗子弹！

李莲英忽然转身，一语双关地说："云麾使，你今日去端郡王府有什么收获？"小知明晓得他是试探自己，恢复常态，说道："今日王府来了刺客，溥儁大阿哥受了伤，估计是洋鬼子派去的。"李莲英对几个侍卫说："那你们可要小心了，洋鬼子太过狡猾，你们得护送云麾使一程。"几名侍卫连声称诺。李莲英缓步向储秀宫走去，背影有几分苍老，边走边问身边的小太监："咱家有些老喽，记性已大不如前，记不清谁拿了我的东西。谁拿了咱家的，就要立刻还回来。你拿了咱家的东西么？"小太监嘻嘻一笑："小的怎么会拿公公的东西。"

这些话好像是故意说给谁听的。望着李莲英的背影，小知明隐隐恻动，说不出是什么悲凉的感受。这个老太监背负着无数沉重的秘密，如此人生岂不是太累？

众侍卫将小知明护送出神武门。小知明打马扬鞭，将珍妃平安送到瀛台。小德张握着小知明的手，激动地说："兄弟果然胆智过人。"小知明说："为皇上排忧解难，兄弟甘愿砍头。"两个人谈天说地，守在涵元殿前昏昏睡去。只至五更，小知明重新将珍妃送回寿药房。

翌日。小知明睡了一大觉，午时醒来，顿觉神清气爽。难得老佛爷与光绪皇上都没有传唤，他乐得自由自在，吃了几个狗不理包子，出门直奔延春阁，不知道那些只喝墨汁的老学究干得如何了。老佛爷的差事可马虎不得。

延春阁里一派热闹景象。窗棂大开，老学究们正在纳凉吃茶，高谈阔论，将顶戴放在一边，甩出一根乌黑油亮的小辫子，滔滔不绝地讲起八大胡同里的风流韵事，说到得意之处尽是眉飞色舞。小知明一到，众位学究收敛起轻浮笑容，开始抱怨天气如何酷热，抄写如何艰

难。唯有一人声色不变，勤恳检阅书籍，小知明走到郝隋新身后，看他悬腕坠肘，字字端庄，显示出极深的书法功力。他说："郝隋新，没想到你写得一手好字。"

郝隋新搁笔，起身说道："卑职早上拜望过大人，未敢惊扰大人清梦，擅自前来，还望大人见谅。"小知明目光一扫，那些老学究案边只放了三五册《石渠宝笈》，而郝隋新案头多达厚厚一摞。想必这些老家伙依仗着资格老、官职高，偷奸耍滑不务正业，须得整治一下。

小知明说："郝大人辛苦。老佛爷派我来检视一下，看看哪位大人抄书不辞劳苦，我好回老佛爷，请旨褒奖。"众翰林一听此言，纷纷奋笔疾书，咬牙皱眉，故作痛苦状。更有甚者将《石渠宝笈》抱来一堆，生怕被别人抢先，小知明和郝隋新相视一笑。郝隋新低声道："大人妙招，卑职佩服。"小知明看他满头汗渍，将他带进一间暗阁，里面盛放着两件宝物。小知明将两张长卷展开，郝隋新的脸莫名其妙地涨得通红，这是两张稀世奇珍——《富春山居图》。

《富春山居图》是元代大画家黄公望的晚年力作，历时六七年才完成此图，送给一位无用师和尚。此图以赭色做赋彩，首创浅绛法。整张巨幅简洁明快，大气纵横，为历代皇族推崇备至之作。小知明将两张古卷展开，只露出一部分画心，问："郝大人，烦劳你为这两张画验明正身。"郝隋新笑着说："大人，这两张大名鼎鼎的《富春山居图》乃是稀世之宝，早有乾隆爷御笔评断，切莫为难卑职。"小知明说："不过是个玩笑，你说说看。"

郝隋新贴近画面细瞧，喃喃地说："此画有无数个趣谈，大人可知道么？"小知明说："你说，我最爱听故事。"郝隋新说："大凡世间奇宝，都有劫难之灾。此作在明成化年间被大画家沈周所得，他见画上没有题跋，便请一位朋友题字，不料被那位朋友的儿子将画盗走。百十年后顺治年间，辗转落在宜兴府吴洪裕之手，吴洪裕死前命家人将画焚烧殉葬，幸亏被其侄子抢走，这才幸存于世。后来入了紫禁城，却被乾隆爷定为赝品，因为其先有一部《富春山居图·子明卷》先

于真迹入宫，因此乾隆爷将先前那部定为真迹。但是仔细一看，后入宫的这一部《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传承有序，乾隆爷便将其定为《石渠宝笈》的次等收藏。或许这里面另有一些味道，卑职不敢妄加评论。”小知明想，你就说乾隆爷已然知道真伪，只是皇上金口玉言，又好面子，不能知错就改得了，于是说：“你看好的是哪一卷？”郝隋新用手一指上边那幅。小知明剥开卷首，果然有梁诗正的题跋。小知明向郝隋新一挑大指：“好眼力。”郝隋新急忙告退，很怕小知明再出难题。

小知明玩赏古卷，只觉得大师用笔，清淡脱俗，令人羡慕。酉时一到，众翰林便懈怠下来，准备收工，聚在一起窃窃私语。最后郝隋新来请小知明，一同去乐福居酒楼吃酒，说那里的燕窝鼎鼎有名，引得小知明食欲大开。小知明告诉侍卫闭门封阁，将钥匙挂在自己腰间。出了神武门，发现一顶漂亮的轿子，银顶皂盖，漆色崭新，四个轿夫个个精壮有力。郝隋新告诉小知明，那是各位翰林大人敬送给云麾使的薄礼，花了三千两银子，坐在里面又舒适又逍遥。小知明爬进轿中，果然颤巍巍的，很好玩。

郝隋新等人骑马，簇拥着云麾使来到乐福居酒楼。老板是秀才出身，颇通文墨，见到众位翰林老爷簇拥着一个小孩，所坐官轿乃是三品大员以上的，心知这小孩的身份非比寻常，极尽热情款待，雪耳燕窝汤、百草蒸鱼翅、椰汁雪蛤，真可谓丰盛之至。酒宴之间，众翰林免不了相互吹捧一番。等宴席散去，郝隋新趴在小知明的矫子里已烂醉如泥了。小知明只好将他弄回平澜轩，让他在此暂住一夜。只是床边多了一人，再也难以入睡。

小知明在床上盘膝打坐，运用起吐纳功夫，忽觉窗外突然有黑影一晃。他心头一颤，拔出小手枪，悄悄冲出门外。黑影在前面一晃，小知明大喜，随着黑影钻入一间偏殿。

黑影在殿内一点手，小知明走过去，月光下映出厨子李的清瘦脸庞。他伸手抓住小知明，如同壁虎一般，动作极快地爬到一根大梁之上。小知明刚要说话，厨子李做出噤声手势。殿门吱呀一声被推开，

走进一个幽灵般的鬼影。小知明几乎要叫出声来，正是大醉不醒的郝隋新。他弓腰蛇行，在大殿内找了一圈，低声叫道：“云麾使你在么？”又说，“你藏在哪里，我看见你啦！”小知明看了看厨子李的坚定脸色，放缓了心跳。

片刻之后，郝隋新毫无发现，便退出大殿。小知明喘了口气，对厨子李说：“他根本没醉。”厨子李说：“岂止没醉，他是故意接近你。我在酒楼看见他没喝多少，却故意装醉。此人心机很深，外柔而内阴，你要多加留意。”小知明问：“你在酒楼吗，我怎么没看见呢？”厨子李说：“江湖上有种易容术，乔装之后极难辨认。”小知明说：“这门功夫不赖，你教给我吧，等我在皇宫里玩够了，乔装一下，那个老太监就找不到我啦。”

厨子李笑了一下：“天下任何一种功夫都不可能速成，操之过急只会事与愿违。”小知明点头说：“我明白，你是不是一直都没有离开我？我还担心你呢，在王府花园，和你对手的那个是不是李莲英？”厨子李说：“没错，他虽然蒙面，但是我认得他的身影。这老太监的功夫厉害，我们扯了个平手。”小知明得意地道：“那你知道他偷的是个什么东西吗？”厨子李说：“是一个龙头，你把它藏到哪儿了？”小知明说：“放在花园的假山里，还做了掩护。”厨子李说：“你还真有心计，李莲英已经怀疑你了，他盯了你两晚，但是没发现你的破绽。”

小知明惊了一下：“昨夜的事你都看见了？”厨子李道：“咱们爷俩有缘，云麾使有难，厨子李自然不能坐视不管。你将珍妃藏在箱子里，而老太监并不揭破，你知道是为什么？是因为老佛爷年事已高，这老家伙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深宫之内人心艰险，我去将那个龙头取来，看看有什么珍奇。”

两人约好相见的方式。厨子李抱起小知明溜出偏殿，自己则极快地消失在夜雾里。小知明回到平澜轩，看见郝隋新还在假睡不醒，心里觉得他像蛇一样潜伏在身边。

小知明躺回床上，正在闭目养神，郝隋新轻推了他一下。小知明

心道：你要故意试探我么？他仍然假寐不醒，郝隋新仿佛梦呓似的说：“大人，醒一醒？”小知明依然不动，郝髓新的魔爪随后探了过来，在衣襟下一撩，摘下一串钥匙，然后迅速起身开门而去。

小知明猛然醒悟：原来郝隋新百般接近自己，是为了开启延春阁的钥匙，既然你跟踪我，那我也得跟你去看看，你究竟想搞什么猫腻。他没穿外衣，只把小手枪带在身边，出了平澜轩前往延春阁。

第十五章　窃宝匣翰林用心险　豹子赌众武乱逃生

平澜轩在咸福宫附近，与建福宫、储秀宫呈品字形，互相间隔并不太远。小知明的脚步急切而轻快，来到延春阁前，阁门虚掩，显然郝隋新已经进阁去了。阁内一片漆黑，小知明缓步摸进阁内，藏在一根廊柱之下。黑暗中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他抬头一看，郝隋新全神贯注地趴在一根大梁上，嘴里叼着一根火折子，碧幽幽的光芒照着那张肥硕而狰狞的脸孔。延春阁是明二内三的构造，里面实际有三层阁楼，走廊环绕其间，郝隋新必是从三层阁楼爬到梁子上的。但是历代名家墨宝都存放在明暗阁内，他爬到梁上去做什么？

大梁悬空，其下一片漆黑，若是摔了下去，必将粉身碎骨。郝隋新小心翼翼地耸起肥胖的身体在大梁上爬行。小知明细心观瞧有些好笑。郝隋新极像一只肥胖而惊恐的大老鼠，颤巍巍地爬到一根梁柱交接处，从怀里摸出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向大梁上一刺，毫无声息直没到柄。那竟然是一把切金断玉的宝刃。

郝隋新用匕首在梁柱上剜出一块木头，接着从大梁里摸出一只金光缭绕的金匣。他把木块塞回大梁，揣好金匣顺原路溜回。

小知明一溜烟出了延春阁，回到平澜轩，心里一直在惦记着金匣里是什么东西。过了一会儿，郝隋新若无其事地回来，轻轻呼唤小知明，见他毫无动静，将钥匙挂回他的腰间，倒在床上沉沉睡去。

次日，小知明来到延春阁，督促众翰林抄写《石渠宝笈》，暗中观察郝隋新的一举一动。昨夜他未见郝隋新将金匣带在身上，知道他肯定是将匣子藏起来了。而最可能藏匿金匣之处便是延春阁，然后第二天顺势将金匣携带出宫，郝隋新可真是精于算计啊。小知明盯了郝隋新一天，没发现什么破绽。等众位翰林要散去时，他拉着郝隋新的

手说："郝大人就不要走了，留在平澜轩小住几日。"郝隋新急欲离去，谦逊地说："卑职打扰大人，实在愧不敢当。"小知明沉下脸说："我与兄台一见如故，难道你嫌平澜轩布置简陋、照顾不周么？"郝隋新暗暗叫苦不迭，只得硬着头皮在平澜轩住下。

小知明窃笑：想跑？没那么容易。他吩咐两个小太监要对郝隋新贴身照料，要是慢待了这位好友，唯他们是问。两个小太监自然围着郝隋新不离左右，弄得他很是愤懑。晚饭前，小知明到寿药房走了一趟，刘公公正为雅珠之事犯愁，她不能总是留在宫中，可是外面又无亲属。小知明答应刘公公，有机会把小雅珠送到他家。小雅珠甜甜地叫了他一声"知明哥哥"。他异常开心，觉得雅珠的一双凤眼美丽极了。他若无其事地问起刘公公，最近他睡觉老做噩梦，能不能在大梁里放些辟邪的东西。

刘公公沉吟回思，开始讲起关于镇殿宝匣的传说。他说："听人讲，富贵人家建房前，都要放镇宅之宝。富贵之家要在梁柱下埋金元宝，平常之家有铜钱震宅。而皇宫大内则更为讲究，在大梁中放进一个匣子，叫作镇殿宝匣。听老一辈太监讲，镇殿宝匣放在正脊正中的脊筒内，匣内盛放着镇物。脊筒正中的位置叫龙口或者龙门。建盖宫殿之时，要等其余完工后，在脊筒里放入宝匣，这就叫合龙。镇殿宝匣分门别类，大小不一，有金、银、铜、锡、木五种。金匣级别最高，表面雕有龙凤双喜与海水江崖的图案，内装异宝符咒。据说康熙爷重修太和殿时，小太监曾将镇殿宝匣揭开，一条五彩金龙破空飞去。"

雅珠有些担忧地问："那龙飞走了，能抓回来吗？"小知明咯咯笑道："伯伯骗你呢，你还真相信呀。"雅珠顿时羞红了脸，觉得自己见识浅陋，在这个漂亮小哥哥面前好不丢脸。刘公公嘿了一声："可不敢这么说，抬头三尺有神明呢。我虽然没见过金匣，可是我见过木匣，里面盛着五谷、五药、五石、五丝、五符。"小知明问："这些都是什么？"刘公公说："五谷是高粱、黄米、粳米、小麦、黄豆；五药是生地黄、木香、河子、人参、茯苓；只有五石值钱，是红宝石、蓝宝石、翠、碧玺、玉石；五咒最厉害，是净心咒、净口咒、净身咒、

净天地咒、安土地咒。”

小知明心里有了谱，立刻回转平澜轩，一路想着郝隋新盗走的镇殿金匣。按照刘公公的说法，匣子不过是镀金，装几颗宝石又能值几个钱？他想着想着，脚步不知不觉来到一处高阁前，一股寒意顿时袭来。自从那哲死后，彩绫阁空空荡荡。他将密室的事告诉了厨子李。两人约定，如果彩绫阁门旁画着一个指甲大小的圆圈，就表示厨子李藏在里面。

小知明走到门前一看，果然有个白圈。他伸手擦掉，以为厨子李取回龙头正藏在里面，正要推门而入，忽然有个人影一晃，一把冰冷的刀锋抵住咽喉。有人低声说：“恭喜呀云麾使，步步高升，现在已是三品大员了。”小知明嘻嘻一笑：“原来是铁鹰，久违了，你还好么？”

铁鹰手上的力道轻缓下来，把小知明推进彩绫阁。铁鹰穿着一身宫中侍卫的衣服，脸色惨白，左臂包扎，估计是中了子弹，小知明于是说：“你受了伤，我这里有大内疗伤圣药，你要不要？”铁鹰说：“你会那么好心？”小知明说：“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算啦。”铁鹰并不生气，压了压火气道：“我问你，刚才你在门上摸索什么？”

小知明说：“没什么，我在这里约了人。”铁鹰面沉似水地说：“你想骗我，这里已经很久没人住了。”小知明说：“怎么可能，你看看这里的桌椅，被打扫得干干净净，而且那些珍宝还藏在密室里呢。”铁鹰转眼一瞧，屋里果然是桌椅鲜明，不像是荒废已久的样子。偏巧这个时候，外面有人叫道：“云麾使，卑职郝隋新求见。”

小知明心中大喜，你来得正好，叫你们狗咬狗一嘴毛。铁鹰低声问：“郝隋新是什么人？”小知明道：“是个翰林先生，整天围绕彩绫阁鬼鬼祟祟。昨日我见他拿着一个金匣从这里走出去，我怀疑匣子里就是藏宝图。”铁鹰犹豫了一下，知道这小鬼狡猾，低声对小知明说：“你把他引进来。”此刻，外面再次响起郝隋新的叫声：“云大人，卑职有要事相告，请大人出来相见。”

小知明用软软的口气说道："郝兄台，我被刺客拿住，你快进来救我。"铁鹰神色一变，将匕首抵在小知明咽喉，怒道："你要出卖我。"小知明面色不改，说："郝隋新此人奸诈多疑，我如果诓他进来，他一定不肯。我现在实言相告，他一定以为我是戏言，不会防备。"说完，门缝中已探进一把匕首锋刃，轻轻一划，门闩断成两截。

铁鹰与小知明闪到屏风后，郝隋新从门缝中钻了进来。他适才见到云麾使与一个黑影进了屋子。他心中窃喜，以为抓住了小知明的把柄，因此先用言语试探。小知明的回答更让他认定里面有不可告人的勾当，他急于出宫，因此冒险进来查看，只是脚步未稳，一道黑影便扑了上来。

郝隋新学过两三手功夫，用匕首向黑影一刺，抽身就跑。没想到铁鹰避过锋芒，下面使了个横扫落叶。郝隋新仰面朝天摔在地上，一件东西当啷一声，从小腹坠落在地。小知明看得真切，是那只宝匣。郝隋新见宝物失落，急忙伸手去抢，只是铁鹰的动作更快，一脚踢在郝隋新的脑袋上。这家伙脑袋一斜，当即晕死过去。

铁鹰夺下郝隋新手中匕首。他是江湖大盗，对于神兵利器自然爱不释手。小知明拾起宝盒递给铁鹰，铁鹰似乎很满意，点起一盏火烛审视金匣。金匣有七寸长、五寸宽、三指厚，表面镏金篆刻着龙凤呈祥花样，金匣边缘是海水江崖。最为神奇的是，两人看了半天，都没发现开启的方法，金匣浑然一体，没有一丝缝隙。

小知明说："铁鹰，这个盒子是死的，没法开啊。"铁鹰说："小鬼，你明白什么，这是江湖秘法。封闭好铁盒里的保存之物，外面用铁水浇注然后镏金，可以千年不腐。这个盒子要到铁匠那里才能打开。"说完晃了晃金盒，里面哗啦作响。小知明遗憾地说："那样的话，这么个漂亮盒子就算是毁了。"

铁鹰把金匣揣起，正要将郝隋新捆绑起来，外面传来说话声。有人说："各位弟兄，连日劳累，不如去玩上几手，看看谁的手气更幸，赢了银子去八大胡同请吃花酒。"众人连声说好。铁鹰见形势紧

迫，抓起郝隋新向床下一丢。这家伙刚有点清醒，这下脑袋磕在床脚上，又晕了过去。铁鹰吹灭烛火，拉起小知明向后厅摸去。后厅一片漆黑，原来是一个灶房，并无窗子，根本没法出去。门外走进七八个侍卫，恩海带头围坐在八仙桌前，把赌具一摆，开始吆五喝六。恩海昨天输了好些银子，今天必要翻本，因此说道：“今日要大赌一场，谁他娘的半路怂了，统统属狗熊的！”他一发火，侍卫暗笑，今夜照样让你输一个血本无归。

小知明被铁鹰挟持，藏在灶间，他听出恩海的声音，只盼望有侍卫闯进来，好见机行事。

乌烟瘴气地赌了一阵，恩海吆喝得口干舌燥，叫一个侍卫去取些酒水。那个侍卫赢了些银两，并不想远离赌桌散光手气，因此提着一盏火烛走进灶间。他的手还没有摸到酒坛，蓦地发现两个黑影，他刚一想张口，铁鹰的匕首已经刺进他的后心。小知明没敢叫喊，铁鹰出手又狠又快，刺死了侍卫，拔出匕首，锋刃上却不见一滴血珠。

铁鹰深知此处不可久留，便将匕首顶在小知明后心，低声说：“此匕首切金断玉，你要是开口声张，我立刻结果了你，现在我们蒙混出去。”小知明点头，铁鹰将帽檐压了压，两个人缓步而出。

众侍卫赌兴正浓，没瞧见他们是从里面走出来的，等小知明走近，恩海已输光了身上银两，正向侍卫们借钱。他是有名的铁公鸡，只借不还，没一个侍卫想借给他，一个个都支吾搪塞。他突然看见云麾使不知何时来到面前，于是恨恨骂道：“这帮不仗义的家伙！小知明兄弟，有银子没，借两个使使。”小知明正想用什么办法拖住铁鹰，因此向怀里一摸，掏出三四张银票给他，都是百两一张。他出手如此阔绰，连铁鹰也暗暗吃惊。

众侍卫一见云麾使出手大方，又看他是个小孩，想哄骗他的银票，于是一窝蜂上来拉小知明。有的还扯住铁鹰衣裳：“好兄弟，来来来，玩两把再走。”铁鹰见无人识破，将匕首嗖地缩回袖口，低声道：“兄弟不会。”小知明说：“他确实不会，你们就不要勉强了吧。”恩海有了银子，岂肯放过四方通杀的运气，说：“这位兄弟面生

得很，不过赌桌之前无父子，玩两把试试手气。我们都是好兄弟，给我个面子好啦。”不由分说，把铁鹰和小知明拉到桌前开赌。

铁鹰哭笑不得，只好拿出几张银票往赌桌一按。众人一看，竟是“四大恒”银号的大票，千两一张。众人的赌性更浓，有的还甩了上衣赤膊上阵。众人在一只大海碗里轮流掷骰子，斗法很简单，谁点数多谁胜。小知明屡屡败北，但是铁鹰心中有数。他一摸那骰子，就知道这套精美的象牙骰子被灌了铅。这是老千惯用的伎俩。他看了小知明一眼，小知明随便一丢，丢了个四点，他假装不知，随便一丢，三点。几轮下来，铁鹰与小知明的银票已经纷纷落入恩海等侍卫的囊中。

小知明个子矮小，趴在八仙桌沿，仰面看着铁鹰的脸色从容，知道他是在故意输钱，输光之后就要脱身。于是他用脚尖在桌下踹了踹恩海的大腿，恩海却完全会错意了，以为小知明告诉他，这侍卫是条大鱼，不要放走这条大鱼。他双眼通红，大喝一声：“今儿谁都不许走，咱们来个光棍大战！”从腰间抽出手枪，啪地在桌上一摔。

众侍卫也变了颜色，个个激动得如同斗架的公鸡。从第一个侍卫开始，他从怀里掏出一串玳瑁朝珠，放在桌上，嘶哑着说：“这是我全部家当，是乾清宫吴小三输给我的，值得银子。”另一个侍卫，从怀里摸出两只狮子滚绣球翡翠耳坠说：“这是我花了二百两银子准备送给胭脂胡同赵姑娘的，豁出去了，他老子的。”小知明仿佛明白了，所谓光棍大战，除了吃饭的家伙，要把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赌得光光的，这是光棍玩法。

铁鹰暗暗叫苦，恩海的目光已经瞄准他怀里的金匣了。屋子里有七八个人，这些人都是身手敏捷的侍卫，一旦动手，他捞不到半分便宜。所以轮到他的时候，他只好伸手从怀里掏出金匣。众侍卫一见金匣，个个目瞪口呆，垂涎欲滴，以为匣子里装着宝贝。铁鹰一笑，本以为输了钱可以走，现在却必须要赢个爽快。他伸手抓起骰子，将功力运于手指，将骰子一丢，居然是三个六——豹子！

一连七手，铁鹰每次出手都是三个六。恩海与众侍卫汗如雨下，

眼见银票和珠宝在铁鹰面前堆起一摞。恩海拍了拍脑袋，嘴里说：“真他妈的邪门啊。”铁鹰眼见众侍卫脸色发绿，心想见好就收，说：“诸位兄弟，今日到此为止吧，这些票子算我请客，请众位去吃花酒，在下还有要事，就不奉陪了。”说完，伸手去拾金匣，没想到他的慷慨却偏偏引起恩海的怀疑。这家伙虽然头脑简单，不过功夫不赖，他手按金匣：“慢着，你是哪一营的兄弟？”

“神机营。”铁鹰说出三个字，心知瞒不下去，桌下使了个撩阴脚，正中恩海的小肚子。恩海“哎呀”一声，向后翻滚在地。八仙大桌被铁鹰掀翻，银票漫空飞舞，珠宝撒了一地。恩海已经痛晕过去，只是金匣还被他紧紧抓在手上。铁鹰纵身来抢金匣，小知明闪到一旁，大叫：“有刺客！”众侍卫一阵慌乱，两名侍卫左右夹击铁鹰，被铁鹰一刀一个结果了性命。眼见铁鹰扑到恩海身上，小知明抽出靴子里的小手枪，照着铁鹰的胳膊就是一枪。

啪！

枪声一响，众侍卫才想起身上带着家伙，纷纷拔枪。

铁鹰大觉不妙，将全身缩成一团，在地上一滚，速度极快地从门前滚了出去，接着一跃而起，蹿进深沉夜雾，留身后一片凌乱枪声。屋子里硝烟弥漫，小知明说：“快追，莫让刺客跑了。”众侍卫在后面紧追而去，屋子里只留下他和恩海，还有昏迷不醒的郝隋新。他从恩海手中抽出金匣，正不知如何处置，床后暗门一开，厨子李跳了出来。小知明将金匣交给厨子李，赶快叮嘱他几句，厨子李出了彩绫阁，闪身不见。

第十六章　秘药发力甩狗皮　密诏出宫行风雨

枪声一响，宫中大乱。小知明躺在地上，假装昏迷过去，等众侍卫把他唤醒，他立刻去看恩海。恩海已经苏醒，小腹剧痛，揉着肚子，龇牙咧嘴。小知明安慰恩海一番，让众侍卫将散落的银票收起，又拿出一些银票分给大家。众侍卫得了小知明好处，自然想问个明白，云麾使怎么会被刺客挟持？

小知明说：“诸位哥哥，洋鬼子一直欺我中华，包藏祸心。他们要派人行刺老佛爷和老佛爷的宠臣，我已是首要目标。当然，洋鬼子觉得我是个小孩，不会有多大的危险，因此将我挟持，威胁我供出老佛爷的寝宫，而且要对我动酷刑。据说他们会一种失传已久的神功，叫作、叫作——”他见众侍卫都坐在身旁，神情痴呆地听他讲述，忽然想起制作漆器有一种典型蟠龙戏珠图案，于是灵机一动，“叫作蟠龙戏珠手。”

“蟠龙戏珠手？”恩海点头道，“江湖上好似有这样一门功夫，我中的这一脚，大概就是这种神功。”

小知明说：“没错，好汉不吃眼前亏。可我就算是死，也不能出卖老佛爷啊，于是将刺客引到彩绫阁。就在此时，郝隋新大人赶到，不过刺客太过厉害，我们两个联手都不是他的对手。”说到这里，他才如梦初醒似的，“郝大人呢，快去找找郝大人在哪儿。”侍卫左右一找，把郝隋新从床下拽了出来，用水把他弄醒。

小知明看着郝隋新一脸迷茫，心里好笑，一本正经地说：“诸位哥哥，刺客要挟我陪他出宫，见你们赌得性起，就想把他拖住。我在桌子下面给了恩海哥哥一脚，就是暗号。”恩海一拍大腿：“好兄弟，我误会了，以为你叫我把他赢个精光呢。”众侍卫对恩海的愚蠢大为不满，埋怨他说：“下一次，你机灵一点儿嘛。”郝隋新发觉金匣不见，脸色苍白，一语不发，又不敢问。

翌日一早，老佛爷传云麾使觐见。小知明穿戴整齐，前来叩拜老佛爷。荣儿姐姐正给老佛爷梳头，用玉梳将一头乌丝云朵盘起。小知明说：“老佛爷的头发真好看。”老佛爷乐道：“哀家听说，你昨夜勇斗刺客了？”小知明说：“老佛爷，善财童子是个小孩，怎能斗得过功夫高强的刺客？那不过是我故意说给众侍卫听的，鼓励他们勇猛向前。我其实是把刺客给骗了。”老佛爷咯咯一笑：“洋鬼子对哀家真是念念不忘。”小知明说：“老佛爷是万圣之躯，洋鬼子都是牛头马面，想要行刺，那是自取其辱。”老佛爷说：“时局维艰，你速将延春阁之事料理完毕。我另有重用，你去吧。”

小知明叩谢之后，转身出了储秀宫。没走几步，宫女荣儿在后面叫他，说：“老佛爷说云麾使忠勇可嘉，得赏。”她把一个小盒放在小知明手上，让他抱着回去。盒子里沉甸甸的，小知明打开盒子，里面珠光宝气。翡翠与红玉镯子各一对、一副白玉耳环、两个黄玉扳指，还有两条珠串和三个玉把玩等，其中一个赤金镂雕的珍珠簪子特别醒目。

荣儿是老佛爷的贴身丫鬟，正是讨好的机会。因此小知明说道：“荣儿姐姐，这是老佛爷的赏赐，小知明不敢独享，你挑一两件喜欢的拿去，你若是不拿，就是瞧我不起。”荣儿满心欢喜，伸手捻起那只赤金珍珠簪。小知明的眼珠定定地看着，这支簪子很漂亮，如果司琪格格戴上，会像花朵一样好看，结果被荣儿选中，他大失所望。谁知他的心思已被荣儿看破，她将赤金珍珠簪放回盒子，另挑一对红玉手镯，浅笑着说：“姐姐不要那个簪子，那是老佛爷用过的宝贝，以后留给你媳妇好不好。”说得小知明满脸通红。

回转平澜轩，正遇郝隋新，他的脑袋受了伤，没到延春阁听差。小知明见他坐在椅上低头沉思，一定在思考金匣下落。他说：“郝大人，你连日劳苦，受了惊吓，我派侍卫送你出宫，回去好好休养。”郝隋新一听要出宫，那是死也不肯回的，立刻说道：“大人，卑职不过皮毛之伤，万死不敢有误圣恩，卑职这就去延春阁。大事不成，卑职还要叨扰大人几日。”说完，不等小知明有何下文，急忙向延春阁一溜烟跑了。小知明看着郝隋新的肥胖身影，心想这家伙不想

走了，像狗皮膏药似的，甩也甩不掉啦，头痛！

忽然，有客造访，竟然是小德张，他替皇上前来探视。小德张带来两个古瓶，那是皇上的赏赐。小知明当然知道光绪所想，他对小德张说：“德张公公，请回复皇上，近来风声甚紧，若有机会，我一定请娘娘前去相会，皇上无须挂念。”小德张说：“皇上说了，云麾使是大清栋梁之材，千万保重。”

拜别小德张，小知明从盒子里挑了一对翡翠手镯，溜到寿药房来。

刘公公正和几个御医闲聊，见云麾使来到，急忙端茶迎客。小知明说：“我和刘公公有要紧话说，诸位御医大人请行个方便。”那些御医都是察言观色的主，趁机借故离开。小知明说：“雅珠妹妹呢？珍妃娘娘可好？”刘公公说：“都好都好，雅珠在我屋藏着呢。”他一挑竹帘，里屋走出一个眉清目秀的小侍卫，正是雅珠。小知明摸出一对翡翠镯子，给她戴上，问她：“喜不喜欢？”雅珠点了点头说：“知明哥哥，听说你昨夜遇见了刺客。”小知明故意说道：“洋鬼子的刺客比老虎还凶，头上长角，黄毛，蓝眼，黑爪子，像铁塔一样高。不过他们都是纸人糊的，只能吓唬人，根本不是我的对手。我一枪，把他脑袋穿了个窟窿。”说着他从靴筒里抽出小手枪，扬扬得意地说：“这是两广总督李鸿章送的，漂亮不？”雅珠不知他是故意吓唬自己，脸色青白地说：“知明哥哥，你真勇敢。”心里觉得小知明形象又高大几分。

小知明咯咯一笑，问刘公公：“我最近有一桩烦心事，有个家伙别有用心，总想赖在我那儿不走。你常在寿药房待着，可知有什么药物，能叫他猴拉稀坏肠子，又不被发觉吗？”刘公公俨然将小知明当成救命大恩公，立刻献策说：“我知道一种大内秘方芭蕉舒乐丸，它能叫人慢性腹泻，而且让人毫无觉察。此药本由御医配置，疏通肠胃，专治便秘。”他进了寿药房，取来一个红玛瑙天然纹山水小瓷瓶。小知明打开瓷瓶，倒出一些豌豆大小的黑色药丸。刘公公讨好地说：“把药丸混入茶水中，每次只需一粒既可。”小知明心领神会。

小知明来到延春阁外，从窗口望去，众翰林正奋笔疾书。忽见两

个小太监前来送茶，他从瓷瓶内倒出两粒芭蕉舒乐丸粘在手心，迎上去说：“两位公公辛苦，我口渴得很。”不等小太监倒茶，他便自己伸手，取过茶壶倒了一杯，喝了一口赞道：“好香，是什么茶？”接着掀开紫砂壶盖，嗅了嗅。两粒芭蕉舒乐丸顺势落进壶内，而两个小太监对此还懵然无知。小知明摆手叫他们进去，心中祷告，诸位翰林老爷可不要怪我，要怪就怪郝隋新。

小太监才进延春阁，后脚来了李莲英。他带着几个太监走得气喘吁吁，进来就喊“云麾使在哪儿”。小知明藏在一扇八宝如意屏风后面，故意不让他瞧见。李莲英真是渴了，小太监敬茶，他连干了两大杯，然后问众翰林：“谁瞧见云麾使了？”小知明说：“我在这儿呢。”从屏风转出身来，“公公找我何事？”李莲英笑眯眯地说：“咱家正到处找你，你和我玩藏猫猫呢。”小知明说：“宫里太闷，我寻思着玩一会儿呗。”尽显小孩儿天性。

李莲英将他带进一间暗阁，屏退左右，从袖中取出密诏宣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天地朗朗，四海肃明，自外虏侵华，国运不宁，大清子民不思进取报国，反为祸江湖，邪制庙堂。兴中会妖孽，蠢蠢欲动。特封尔镇国将军之职，从一品，微服出宫查办兴中会余孽，扫荡乾坤，刻不容缓，钦此。”

小知明磕头接旨，圣旨听了个大概，但不明白什么是兴中会，只是看那道圣旨制作得精美无比。青红黄白紫五色江南锦缎，衬祥云纹，上面用汉满两种文字书写，盖有“慈禧端佑皇太后之宝”。

李莲英伸手将小知明拉起，低声说道：“云麾使可知道兴中会？”小知明摇头。李莲英说：“老佛爷最忧心的其实不是洋鬼子，而是兴中会。这些乱党贼子不仅要维新，要革老佛爷的命，还要革皇上的命，实在是大逆不道。老佛爷得到密报，兴中会头子孙逸仙派了特使来京秘密活动。希望云麾使福星高照，将那些党徒一网打尽。”

小知明将圣旨揣起来，说：“李公公，我要从哪儿入手呢？”李莲英说：“老佛爷安排周密，云麾使只要出宫，自会有人联络。”然后微笑着回宫复旨去了。

小知明回到平澜轩坐卧不宁，郝隋新下午在延春阁告假，黏了他一下午，别提多讨厌。没想到晚饭时分，郝隋新亲自下厨弄了几个小菜，这家伙手艺不错，样样精致，味道鲜美。于是他借着郝隋新端菜的工夫，在他的粥里下了两粒芭蕉舒乐丸，饭后观察郝隋新脸色，见他眉头紧锁，脸上由红转白，想是药力起了作用。小知明故意说道："你随我去慈宁宫转转，李大总管给了我一件肥差。我们哥俩要是办得漂漂亮亮的，老佛爷重重有赏。"

两人刚走到雨花阁，郝隋新立刻步履维艰，满头大汗地说："卑职恐怕去不成了，卑职的肚子闹得厉害。大人等我，卑职去去就来。"话没说完，三步并两步地跑了。

小知明笑了，心说你坏的不是肚肠，是坏了心肠。他并没有要去慈宁宫的意思，顺路一拐，向寿药房而来，等郝隋新拉完肚子，让他在慈宁宫瞎转悠去吧。

小知明心花怒放，刘公公正在等他。小知明说："刘公公，你去找一件旧侍卫的衣裳，我带雅珠出宫。"听说要走，雅珠却不愿意与刘公公分开，泪珠串串落下，搂着刘公公的脖子不肯撒手。小知明想，这个妹妹倒是颇重情意。刘公公抹着泪珠狠心说："你跟云麾使走吧，跟着咱家，没有个前程，不要挂念伯伯，小雅珠乖啊。"小知明说："好妹妹，你哭什么，有机会我还会带你到宫里来玩，伯伯也会出宫看你。你不要哭了，哭花脸就不好看啦。"

雅珠破涕为笑，等小知明换好侍卫衣裳，两人来到神武门前，侍卫们早已得到大内总管李莲英的命令，未加拦阻。两人出了皇宫大内，直奔乐福居酒楼。他和厨子李约好，在此处相见，而且他要请雅珠妹妹吃燕窝。

乐福居酒楼的店老板一见到他，满脸堆笑亲自招呼。小知明点了冰糖燕窝、银耳虾丸、芙蓉鱼籽羹，都是雅珠闻所未闻的，她兴奋得小脸儿绯红。看着雅珠吃得香甜，他的心里充满了甜蜜，等着厨子李主动现身。他用目光一扫，总觉得跑堂的伙计与老板都好似厨子李乔装的，不过又不太像。正在犹豫间，店里走进一个红脸大汉，目光凌

厉地瞧了他一眼，然后一言不发地坐下吃酒。

估计这个红脸大汉就是厨子李。他曾对小知明讲过，他的易容术境界很高，最不像的人偏偏就是。小知明起身走到红脸大汉前，一拍他的肩膀："你装什么装，就是你了。"红脸大汉立刻惶恐地说："将军果然好眼力，卑职前锋校尉钟友胜，前来听候云麾使差遣。"

小知明差点晕倒，原来不是厨子李。仔细打量此人，身材敦实，红面宽额，不像是奸诈之人。前锋校尉乃是在职京官，从八品。钟友胜正要见礼，小知明急忙伸手相搀，低声说："我奉老佛爷密旨出宫，不要惹人耳目。你我就以兄弟相称呼，我叫你钟大哥，你叫我知明兄弟好啦。"

钟友胜一愣，以往所见的大人都是趾高气扬，不像小知明谦逊有礼，欢喜地道："知明小兄弟，我奉命接应你，跟我走吧。"小知明问："去哪儿？"钟友胜说："大佛寺外百镇阁，那里是云少爷新开张的店铺，天下独此一家，别无分号。"小知明喃喃地说："百镇阁的名字可真响亮，不知经营哪些物件？"钟友胜说："古玩字画，玉石玛瑙。少爷便是这百镇阁的大掌柜，小的是仆役。"小知明想：我若是大掌柜，那东家就是老佛爷啦，这门生意可是四海通吃。又听钟友胜介绍一番，他立刻变得兴趣浓厚起来。门前已准备好一乘软轿，他和雅珠坐上轿子，跟着钟友胜来到百镇阁。

黄昏时分，行人稀少。来到百镇阁门前一看，门开五间，飞檐华宇，店面拔地三层，有金匾墨书"百镇阁"三个大字。门前列立着几个丫鬟婆子，还有十几个男仆，俨然大富人家。进了后门，是一个宽阔天井院。院后的小花园，景色宜人，在锦绣绿荫中掩映着一座小楼。

小知明的卧房安置在小楼里，还没有上匾。一位春风满面的管家笑眯眯地走过来，自我介绍："卑职按察司教授左清，前来听候大人吩咐，请大人为居室题跋。"一挥手，走进来四个步履轻健的男仆。两人抬着一块三尺长的墨匾，两人捧着文房四宝。

左清与钟友胜目不转睛地盯着小知明。雅珠看见那支毛笔有拳头

大小，用手拽了拽小知明的袖子。小知明嘿嘿一笑。他自五岁开始练习书法，虽然只是揣摩天下名家书法要领，体会其中神韵，书法造诣尚不成气候，但是应付今日场面绰绰有余了。

小知明抓起大笔，蘸满墨汁，“唰唰唰”写了“日月王朱”四个大字。钟友胜从未见过如此题法，不觉双眉一皱，但见小知明的书法方正雅致、古淡雄正，由衷佩服。左清笑道：“大人真写得一手好字，师法褚遂良，方圆有度，变幻多姿。尤其这四字韵意，更是妙不可言。日月为明，王朱为珠，大人名字里有个明字，想必那珠字一定属于这位小妹妹。你二人珠联璧合，不知卑职说得对否？”

小知明心道，左清是个有本事的，寥寥数语就道出他书法来历与字中的哑谜，于是说：“左大人不愧为按察司教授，眼光精到，才思过人，这是我义妹雅珠。她孤苦伶仃无人依靠，我认她当妹妹，你们不可轻视。”钟友胜与左清齐声道：“大人高义，卑职遵命。”

进到卧室，锦衣华袭、玉几屏风一应俱全。小知明叫雅珠将侍卫衣裳脱了，换回女装，自有丫鬟与老婆子伺候。他换一身锦袍出来，在正堂端坐，叫钟友胜与左清将真实情况禀告上来。

第十七章　邂大盗险象枕无忧　勘宝匣忧国谈兴衰

左清禀告小知明，自义和拳兴起，兴中会余孽就在海外蠢蠢欲动。兴中会是光绪二十年由逆贼孙逸仙在檀香山创立，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光绪二十一年孙逸仙回香港，阴谋组织叛乱，并制作伪旗“青天白日旗”，叛乱失败，陆皓东等贼首被处以极刑，孙贼则逃亡日本。他一直为朝廷的心腹大患，曾与维新帝党梁启超接触，趁八国联军进军京城之时，在海外阴谋活动，并派特使前来京城活动，收集情报，为兴中会筹款。老佛爷对此深恶痛绝，百镇阁便是朝廷设立在江湖的秘密机构，专门对付兴中会。他们都听从云麾使指挥，擒杀逆贼，以完成护国大业。

左清讲得滔滔不绝，小知明越听越觉困倦，只记住“孙逸仙”的名字。雅珠从一扇八美图屏风后走出来，穿着一身翠绿绸缎，留着乌黑的辫子，两只眼睛像黑葡萄似的好看。他心想房子这么大，和雅珠玩藏猫猫应该很有意思，因此烦心地问：“这里除了你们，还有哪些是自己人？”左清说：“为保机密，除了卑职两个，还有几名仆人是大内高手，其余都是雇来的用人。”小知明说：“知道啦，你们两个去吧，有事明日再说。”

一文一武相视一眼。云麾使是个小孩，只怕对这个没甚兴趣，真不知大内总管在老佛爷面前保举此人，究竟是何用意。二人苦笑一下，告退而去。小知明拉着雅珠的手，要和她玩藏猫猫。小知明说：“妹妹，我藏起来，你不许偷看。你要是能找到我，我送你一串漂亮大珠。”说完，让雅珠蒙起眼睛，他悄悄出门来到灶间，只有一个头发花白的驼背厨子正在煮汤，没有什么藏身之地。他出了灶间，看见花园墙角里堆着一蓬柴草，立刻钻进草垛，暗自得意！

忽然，一道黑影从墙外飘落下来，毫无声息，轻似落叶。小知明

以为是厨子李，忽见身影向前一伏，藏在一棵枣树后，月光下映着一双厚底官靴。小知明全身仿佛结冰，这是李莲英的靴子。没错！这老太监来此做甚？

前面传来雅珠的呼喊，小知明心中焦急。他从靴中抽出小枪，瞄准李莲英的背影。李莲英倏地转过头来，虽然黑巾罩面，但是一双狠毒眼光已扫向草垛，刚要迈步，前面传来雅珠的喊声：“知明哥哥，你在哪儿呢？”李莲英一矮身，藏到树后静观其变。雅珠的身影出现在游廊前，正要向这边走来，灶间走出那个老厨子，咿咿呀呀地比划着，好像是告诉雅珠发现了什么。雅珠一转身，随老厨子进了灶间。

花园里静谧沉寂，李莲英身形如电，眨眼进了小楼。小知明松了一口气，要去召集钟友胜和那些大内高手，把这个卑鄙阴险的老太监给解决了。他脱了衣裳，在脸上抹了两把灰泥。谁知道他刚一钻出草垛，从墙外又跳进来两道黑影，一人伸手把小知明抓住，另一人将短刀架在他的脖子上。小知明只觉大事不妙。

一人道：“小孩，你可知道云麾使住在哪里？”

另一人低声道：“若敢叫喊，宰了你！”

咦？听他们语气好似不是和老太监一路。小知明目光一垂，见两人身材不算高大，黑巾蒙面，穿的不是官靴，是羊皮快靴。难道是铁鹰同伙？他装出受到惊吓的样子，试探着说：“好汉饶命，我是被买进来的，烧火、打杂、端茶、伺候少爷，什么都不知道啊。”

一人说：“冤有头，债有主。我们找的是云麾使，不是你，我们不会伤害你。但你要老实，要问什么就答什么。”另一人问：“你是伺候云麾使的，可见过一个黄金匣子？”小知明颤抖地说：“黄色匣子倒见过一个，不知道是不是金的。少爷好像很保密，不想让别人看。我偷看过一次，好像上面还画着龙和凤。”一人欢喜地说：“没错，就是那个匣子，放在什么地方？快说！”小知明说：“我看见他把匣子交给一个蒙面人，两人在房间里鬼鬼祟祟的，好半天也不出来呢。”

一人说：“郝隋新说得没错，金匣果然落在那小子的手上。要是他们先得到匣子里的秘密，可就前功尽弃了。”另一人说：“小孩，你带我们去找云麾使，我们不杀你，只杀他。”原来这两个狗东西是郝隋新的爪牙。小知明装出害怕的样子，带着两人穿过游廊，灶间灯火依然明亮，只是寂静无声。

月光映出两道身影，小楼里漆黑一团，小知明朝里面一指。两人顿时警觉起来，操着短刀那人轻轻走到门前，不妨里面的人早有觉察，一道黑影闪身飞出，一掌直震那人的天灵盖，掌风凌厉异常。操着短刀的家伙也不含糊，一刀直刺黑影掌心，但是他这一刀是虚，抽身后翻才是目的。

咔！咔！

操刀那人闪开后，背后射出两支弩箭，寒星一闪，黑影竟然无法闪避，肩头中了一箭。他闷吭一声：“两个无知小辈，卑鄙暗算，要你们的命！”这一句话说得不男不女，立刻暴露出他的身份。小知明暗笑，果然是李莲英这个老太监！

两个蒙面人听到这种声音，相当惊异。操刀那人说：“是大内高手，招呼他。”抓着小知明的蒙面人，松手撇了小知明，浑声说：“交出金匣，不然宰了你。”说着从身后抽出一个铁家伙，瞄准李莲英。这东西好似六七支枪管攒在一起，枪管里插着弩箭，箭尖后端有一个圆球突起。小知明从没见过这东西，不过李莲英却深知此物厉害，变声道：“霹雳弩！”

两个蒙面人功夫一般，只依仗着暗器与火器厉害。霹雳弩是江湖上一种独门火器，射程短，威力大。北宋时期，火药已用于军事，有火药鞭箭、铁嘴火鹞等火器，发展至明代，已经有三管三眼火铳。霹雳弩就是由三眼火铳改进而成。蒙面人道：“你还算识货，快把金匣交出来！”

李莲英正要询问什么金匣，忽然腹中一阵绞痛，伸手捂着汩汩乱响的肚子，眉头频频皱动。小知明大喜。芭蕉舒乐丸果然名不虚传，

在关键时刻起了作用，这老太监已经坏了肚肠，憋不住啦。两个蒙面人不知原委，只见他动作忸怩、眉目尴尬。一人沉声道：“霹雳火箭之内填有虺蛇、烂骨草、砒霜等七种剧毒之物，只要被此物击中，不死也得脱层皮，我看你还是乖乖交出来吧。”

李莲英的肚子正在翻江倒海，不得已软声道：“二位好汉，在下委实不知什么金匣，我得……得先去方便一下。”这二人怎肯相信，还要威逼一下。李莲英此刻急不可耐，却早已盘算好退路，在袖中捻出一枚铜钱，低吟一声：“金匣在此。”

铜钱在暗夜中一闪，划出一道光芒。两个蒙面人向旁一闪，那枚铜钱叮的一声打在霹雳弩上，力道极大。蒙面人居然把持不住，手腕一震，使得霹雳弩“当”地落在地上。说时迟，那时快，李莲英身形快如疾风，在两个蒙面人眼前一转，两人眼前顿时出现数道身影。他双掌齐发，砰砰两声，将两人击倒在地。正要痛下杀手，腹中一阵剧烈绞痛，他再也坚持不住，纵身一跃，咔啦一声，撞开一扇窗口飞奔而去。两个蒙面人死里逃生，有点莫名其妙，可是转眼一瞧，霹雳弩被那个小孩捡了起来，正对着他们两个。这两人吓得魂飞魄散，一人说：“小英雄，你莫开玩笑，那可是要命的家伙。”另一人说：“哎呀，千万别碰下面的扳机，一碰就炸，快把它给我！”

小知明退后一步，拿着霹雳弩，假装茫然无知地说：“这东西挺好玩，你们两个想不想尝尝被打的滋味。”两个家伙面如土色，不知如何是好。小知明问：“你们两个姓甚名谁？从实招来，云麾使的霹雳弩下不死无名之鬼。”两人一听，这小鬼就是云麾使，刚才还说要杀他，现在真是骑虎难下，只能闷声不语。忽然，门外有人说：“少爷，你要的汤好了。”小知明问：“什么汤？”

“王府龙头汤。”

门外走进一个满头花白的厨子，身边跟着雅珠。两个蒙面人略微一对眼神，猛然蹿起，一个直扑老厨子，一个直扑雅珠。老厨子嘿嘿一笑：“二位的三脚猫功夫还真是了得。”他伸手一晃，使出擒拿手的功夫，扭住一人的胳膊，用力一震，胳膊已经脱臼，下面使个弹腿，

将扑向雅珠那人踢飞。老厨子就势把这人一掷，将两个人摔在一处。他们有些晕头晕脑，正要爬起，被老厨子赶上，一人一拳击昏过去。小知明扯下一条幔帐，把他们两个死死捆住，塞住嘴巴，然后对老厨子说：“厨子李，你的易容术真是绝了，我到灶房走了一圈都没发现。”厨子李呵呵一笑：“我根本没易容，这是我的本来面目。那老家伙盯上你了。你若不交出龙头，估计他绝不会善罢甘休。”雅珠问：“哪个老家伙？”小知明不能告诉雅珠实情，淡淡地说：“老家伙是个极坏极坏的坏蛋。”

他们打扫好战场，把两个蒙面人藏到卧房床下，然后熄了灯。厨子李把他俩带到灶间。小知明说：“厨子李，刚才你就知道了吧。”厨子李说：“老家伙一进花园，我就知道了，所以故意把雅珠引走。我本想在乐福居酒楼等你，却发现酒楼里都是大内密探。这里也是他们特别为你安排的。”小知明说：“那你猜，老佛爷要我去做什么？她要我去铲除兴中会革命党！”

厨子李没说话，从案板下捧出一口木箱，打开箱子，里面装着一只龙头，还有一只斑驳铁匣。雅珠摸了摸龙头，光滑可鉴，造型可爱。小知明伸手敲了敲龙头，发出铿锵之音，知道这是一件宝物，却不知是什么来历。瞧着厨子李的严肃神色，他问：“厨子李，你一定知道龙头的来历？”

厨子李拉过一条小板凳，让两个孩子坐下，摸出一只三尺长的翡翠嘴鹤腿嵌银白铜烟袋锅。雅珠乖巧懂事，她从烟杆上系的小布口袋里摸出金黄烟丝，填好烟丝，用火镰点着。厨子李咕噜噜地吸了一口，露出美滋滋的表情：“你们两个都是好孩子，且听我说。乾隆爷之时，国泰民安，百姓富庶，国力强盛，外夷来朝。乾隆二十四年，在圆明园中修建了一座海晏堂，有四海安定、天下太平之意。而海晏堂前有十二生肖的喷泉，按每昼夜十二个时辰轮流喷水，人称水力钟。那十二生肖的雕像据说是由欧洲传教士郎世宁设计。此人是一代奇才，不但是一流画家，还是一流的机关设计师。十二生肖是石头身躯，红铜兽头，精巧异常。据说当时没人会铸造青铜的技术，是郎世宁和工匠们查阅古籍，重新铸造而成。”

小知明说：“这个是十二生肖中的龙首？”厨子李说：“极有可能，数十年前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掠走大量古器珍玩，十二生肖兽首从此不知去向。如今龙首在端郡王府出现，真是令人匪夷所思。”接着，他从箱子里拾起斑驳铁匣说：“我叫铁匠将金匣熔开，你打开看看。”小知明伸手揭开铁匣，里面居然还有个紫檀木匣，雕刻着精美的云龙纹。那条龙张牙舞爪，气势凛凛。小知明抚摩着紫檀龙纹说：“这个匣子是康熙时雕刻的，整条龙气势逼人，眼神凌厉，龙爪纤细，龙身盘旋，充满力量，有蒸蒸日上之意。这是康熙大龙的特色。”

雅珠问：“知明哥哥，盒子里装着什么？”小知明用力掀了两下，根本打不开，里面咬合很紧。他把盒子向雅珠怀里一塞说：“我把它送给你了，盒子里面有机关，想要打开，还得颇费脑筋。”厨子李笑了一下：“这是镇殿宝匣，我想这里面肯定有秘密。”雅珠抚摩着紫檀木匣，暗下决心，一定要解开匣子的秘密，好叫小知明大吃一惊。

小知明说：“厨子李，老佛爷给我的差事越来越危险了，叫我去铲除兴中会革命党。听小太监说，那些革命党都是茹毛饮血、残忍至极的家伙。我可惹不起啊。”厨子李一笑：“你真相信？”小知明说：“不相信。小太监都是道听途说。我没见过这些人物，如果他们同水泊梁山的好汉一样，我倒想见识一下。”厨子李说：“有胆色，他们和咱们一样也是人。他们痛恨朝廷腐败无能。官员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名为大臣，实为社稷蛀虫。倘若国家强盛，百姓的腰杆子就硬，洋鬼子休想欺负咱。有人说，少年强则中国强。当今中国已到了存亡之秋，锐意革新才是当务之急。”

小知明虽然不是很明白厨子李说的，但是想到大内之中，侍卫赌博成风，太监偷盗受贿，那些大臣个个油嘴滑舌、溜须拍马，极尽奉迎巴结之事，举朝上下竟然没几个人干实事的，更有郝隋新那些别有用心之流，朝廷还好得了吗？他嘱托厨子李收好龙头，带着雅珠出了花园。

钟友胜与几个大内高手住在前面的四合院，正准备明日开业盛

典。小知明说：“钟大哥，你跟我来。”钟友胜不知何事，随小知明进到卧房，一看床下捆着两个蒙面人，心中惊异，他不相信一个小孩竟有如此手段，令两个江洋大盗束手就擒。

小知明说：“钟大哥，我不瞒你，这两个人与我有私仇。你帮我将这两个家伙秘密关押起来，好不好？”钟友胜官职卑微，却是古道热肠。他见小知明称呼他钟大哥，毫无官场中的矫揉造作，又以秘密相托，心中十分感动，抱拳说：“卑职得大人信任，愿效犬马之劳。”小知明说：“这些客套话你就别说了，我们以后以兄弟相称。你把他们两个弄到无人之处，等我心情好了，亲自审问这俩家伙。”钟友胜笑了一下，提起两个蒙面人轻飘飘地闪身而出。

翌日，百镇阁张灯结彩，鞭炮齐鸣。小知明衣着光鲜，手把纸扇，站在门前，由大掌柜左清陪同，百镇阁正式开张。时逢乱世，这也算是京城的一件喜庆之事。王孙贵族都来庆贺。左清安排在乐福居酒楼设宴招待。钟友胜装扮成一个忠实奴仆，在小知明左右护卫。

阁中陈设珍珠玛瑙、古玩字画，更有列位大人指派管家亲信送来银票，弄得小知明的口袋满满的，连端郡王都派福晋带着司琪格格前来庆贺。小知明心道，这都是老佛爷的安排，先把声势弄大，然后坐等鱼儿上钩。只是司琪格格见到雅珠的时候不甚高兴，小知明把老佛爷赏的赤金镂雕的珍珠簪子送给她，她才高兴起来，并约小知明到王府玩耍。

热闹散尽，小知明和雅珠将收到的礼金一算，足有五六万两。这么多钱，小知明不知做何用处，叫雅珠先保存起来，然后去看礼物。他用各种珠翠将小雅珠打扮起来，只觉她凤眼如波、妩媚怡神，称赞说：“真像个公主，你长大以后肯定是个大美人。”但是第二天，小知明去王府玩耍的时候，雅珠闷闷不乐。她将珠翠从身上摘下来，依旧做一个美丽朴素的小丫头。

第十八章　凤戏凰王府说情　强征粮以宝会友

日过三竿，小知明带着钟友胜骑马来到端郡王府。端郡王载漪正忙着对付使领馆的洋鬼子，必然不在王府。小知明大胆前来，只不过他真正的目的，是要探查龙首的秘密。

司琪格格已等得不耐烦了，在闺房里来回行走，向那些丫鬟发脾气，听见丫鬟说云麾使到了，这才露出梨花般的笑靥。小知明吩咐钟友胜在前厅等他，自己一个人溜进后堂。刚来到格格的闺房前，便被飞出软绵绵的荷包砸在脑袋上。他拾起红缎蜀绣的金丝鸳鸯荷包一闻，闻到和格格身上一样的味道，很是令人着迷。司琪格格在细格菱花门后，笑道："打中一个傻瓜。"丫鬟们掩着嘴笑，齐声说："不是荷包，是绣球呢。"

小知明恼怒地想，谁是傻瓜，你爹才是傻瓜呢。他把荷包向格格回掷，打中了她的头发，司琪格格精心梳理的头发披散开来。她似乎相当生气，命令丫鬟们将小知明抓起来。小知明转身就跑，却被四个大丫鬟围追堵截，就此玩耍起来。丫鬟们逮住他，用一件大红袍把他裹住，戴上双翅状元帽。他正有些诧异，只见格格穿着凤冠霞帔，宛如一个绝色倾城的新娘子。这虽然都是戏服，他却觉得很有意思。

丫鬟们哄笑着，押着小知明与格格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送入洞房。司琪格格的额娘是花旦出身，爱唱《棒打薄情郎》《红娘》等戏目，花园建有一个小戏台，有时也亲自披挂上阵过过戏瘾，所以家中各类行头应有尽有。格格受额娘影响，时常和丫鬟们玩这种假凤虚凰的游戏。

丫鬟们押着小知明走进花园，把他们塞进一间黑乎乎的屋子，然后掩门而去。司琪格格坐在一张小凳上，娇声说："官人，你还不把奴家的盖头掀去。"语调完全模仿京戏里的口吻。小知明伸手把盖头掀了："这是哪儿呀？"司琪格格美美地说："这里原来是一间闲房，我

叫丫鬟收拾一下，做我们的洞房。”小知明想，谁喜欢和你玩这种过家家的游戏。不过他想起那一晚，龙兽好像就是从这里被盗走的。他转眼看见东墙角下堆积着一些破木箱，屋子四壁残败破烂，好像一间柴房。

司琪格格伸手拉着他的手，把他拽到黑暗处，认真地问：“我问你，你知道男的女的为什么要拜堂成亲吗？”小知明说：“没想过。”司琪格格把嘴唇贴到他的耳朵上，吐气如兰地说：“我告诉你，是为了生娃娃。”小知明吓了一跳。如此深奥的问题，他从没有琢磨过，因此愣愣地看着格格，心里隐约有点不好意思。他并不知司琪格格情窦初开，又生于富贵之家，对男女情事朦朦胧胧，正想在小知明身上寻找答案。她说：“我有了一个小表弟，他和我不一样呢。”小知明问：“什么不一样？”司琪格格说：“他是个胖小子，他那有个小棒槌，你有么？”说完伸手向小知明下面摸去，发出咯咯的笑声，“你也摸摸我的，我们两个不一样呢。”小知明被摸得怪怪的。不过他心想，你摸我，我也摸你，反正我不能吃亏。不过摸了半天，他也没啥感觉，只觉得小格格的一对初乳嫩嫩的。

胡闹了一会儿，他才想起有正事要办，于是说：“格格，我们来玩藏猫猫吧，你藏起来，我找。”司琪格格嘿嘿一笑，看见小知明捂起眼睛，她顺势藏到了一只大木箱下面。

“我要找你啦，你可要藏好喽。”他跑到墙角下开始翻箱倒柜，打开一个箱子，里面装着一些散发霉味的册页。他说：“你先不要出来，你要是出来，就不好玩了。”他拣了一本小册子，借着窗纸投进的微光，查阅上面的字迹，不过是一些账目之类。他连翻了几个箱子，终于有所发现。那是一叠设计图纸，画着猪猴牛马之类，一共十二张，图下面标注着十二生肖兽首的设计尺寸与制造工艺，图纸左下角还有郎世宁的小楷签名。

小知明大喜，把这些设计图向怀里一揣，返身来找格格。他早就洞悉格格的藏身之地。他把木箱一掀，门突然被推开，小知道明急忙钻了进去，心里有些莫名的紧张。溥儁搂着一个小丫鬟跑了进来，他

大腿上的伤还没好，此刻又犯起风流病来。

丫鬟害怕地说：“大阿哥，此处是王府禁地，前些日子闹鬼呢。”溥儁道：“青天白日闹什么鬼，我不就是鬼么。”小丫鬟咯咯笑着说：“你呀，是个色中饿鬼。那日王爷的脸色好不难看，将你一顿痛骂，我都替你担心呢。”溥儁说：“大惊小怪，不就是丢了一个破龙头。阿玛还说什么皇室将倾，动摇了大清根基。说得那么严重，简直是危言耸听。”他把小丫鬟抱进怀里，两个哼哼叽叽地没干好事。一双小手从小知明的脖子后缠绕过来，司琪格格听见箱外动静，也要好奇模仿。

正在此刻，门被踹开，端郡王载漪提剑闯了进来。他恰好有事回府，听说小知明与格格来后花园玩耍。他怀疑闹鬼和龙首丢失两件事情都是这小孩搞鬼，于是前来捉拿，没想到撞见溥儁与丫鬟在此鬼混。他沉声问：“逆子，看到云麾使那个小鬼没有？”溥儁惊恐地说：“没、没看见。”端郡王道：“滚出去。”溥儁一溜烟地飞奔而去，吓得小丫鬟花枝乱颤直叫饶命。

端郡王提剑入鞘，走到丫鬟面前道：“你勾引大阿哥，此事若被老佛爷知道，定然毁他太子清誉。”小丫鬟道：“王爷饶命，是大阿哥他强迫奴婢。”端郡王一挥手，叫两个家丁将丫鬟拖了下去。司琪格格贴在小知明耳边说：“你救救绿萍姐姐吧，不然，她会被乱棍打死。”小知明低声说：“没想到你出身富贵，却有一副善良的心肠。”他一把推开箱子，大吼一声：“且慢！”带着司琪格格仿佛神兵天将般地出现在载漪面前。

载漪吃惊地说：“你们俩在这里做什么？”小知明说：“我们俩玩藏猫猫呢。”载漪说：“云麾使，你可知道这里是王府重地，不得擅闯！”小知明说：“我不知道，但是不知者不怪。”载漪细看之下，这小子倒是没说谎。他穿着一身大红戏袍，司琪格格弄了一身凤冠霞帔，肯定是小格格爱玩的那一套把戏。他厉声说：“既然是误闯，就请云麾使走吧。”小知明说：“那个丫鬟罪不至死，还请王爷高抬贵手。”载漪一捻胡须：“你也敢管王府闲事！”小知明说：“那倒不敢，只不过老

佛爷喜欢听我讲故事。万一云魔使哪天忍不住，说起丫鬟惨死王府杖下的故事，好像对大阿哥不太好吧，还请王爷息怒。”载漪被一个小孩威胁，此刻杀心已起。正要伸手拔剑，忽然身后那些家丁大叫，只见一道黑影闯了进来，仿佛虎入羊群。那些王府家丁横七竖八地躺了一地，余下家丁竟然无人敢动。

那人说：“云少爷，我们该回去了。”钟友胜牵着两匹马站在外面。

载漪见势不妙，口气一软，说：“既然云魔使替那丫头说情，死罪可免，活罪难容，将她逐出王府便是。”

小知明说：“多谢王爷，云魔使告辞了。”快步走出，纵身上马。两人打马扬长而去。载漪的脸色由青转白，盯着一言不语的小格格，大吼一声：“来人，将格格给我锁起来，不准她和那小鬼往来胡闹，简直是气死我了！”

出了王府，小知明来到大街，满眼都是流离失所的饥民。他说：“钟大哥，你真是神勇，连端郡王爷都没奈你何。”钟友胜说：“全仗小兄弟虎威。其实他们不敢动我，一是因为兄弟是老佛爷的爱将，二是因为我一手揣在怀里。他们以为我有武器呢。”两人哈哈大笑。

回到百镇阁，几乎没一单正经生意。枪炮声隆隆不绝，人心惶惶，米粮价格飞涨。小知明来找雅珠商议，把银票全部要来，又要厨子李准备好几口大锅。他和钟友胜跨马而去，来到一家米店。店主是个奸商，想要囤积居奇，等京城米价飞涨后，发国难财。只是他撞见云知明这个魔头，算他倒霉。

小知明说：“钟大哥，你将店主找出来。”钟友胜心中狐疑，急忙找来店主。店主一见小知明模样，倒是不敢懈怠，端茶敬客极其客气。小知明坐在太师椅上，把一沓银票一拍，大模大样地说：“我要买米。”店主奸猾，看见那叠银票足有几万两，深知来者不善，赔着笑脸说：“这位大爷，敝店米已售空，实在抱歉。”小知明问：“当真售空了么？”店主说：“千真万确。”还亲自打开空空的粮斗，叫小知明

看。钟友胜对小知明说："这家确实已经无米可卖。"小知明说："那好，钟大哥，你去抓一只老鼠来，要是发现粮食，你把这店主抓起来，送大理寺定罪，随便弄个什么罪名，叫他蹲上个十年八载的。"店主一听这话，吓得"扑通"一声跪地求饶。原来他在后院里藏了几十车的粮食。

走了一圈，小知明弄了二十车粮食。钟友胜问："云大人买这么多粮食做什么？"小知明说："钟大哥，京城这么多饥民，我想在百镇阁旁弄几口大锅，弄些粥和馍馍接济他们。"钟友胜抱拳道："云兄弟真是高义，古道侠肠，令人钦佩。"小知明说："你别来那一套，我不过是想做点实事。反正这些钱又不是我的，随便花花没什么啦。不过得在大锅旁立个牌子，写上'念佛斋赈济处'，你看怎么样？"钟友胜欢喜不禁，回到百镇阁立刻着手准备。雅珠和厨子李雀跃鼓舞，跟着忙前忙后。小知明命令那些对付乱党的大内高手也别闲着，都去煮粥蒸馍，都成了烧火高手。

连续三天，百镇阁前排起长龙。饥民乞丐每日四更就已聚拢在百镇阁前，情势蔚为壮观。乐善好施之名声震大内，老佛爷连夜宣小知明觐见。小知明进宫来见慈禧太后。叩拜完毕，老佛爷笑道："善财童子怎么成了散财童子？"小知明暗中瞧了瞧宫女荣儿的脸色，见她笑盈盈地看着自己，料无大事，因此道："老佛爷，小知明知道错了。"老佛爷问："你错在何处？"小知明说："小知明千不该万不该，冒老佛爷名讳，以念佛赈济为名，实在罪该万死。"老佛爷道："念佛斋，顾名思义感念老佛爷恩德。你这张小嘴倒是真甜，将功过颠倒，是来讨哀家的欢喜么？"小知明道："小知明奉老佛爷之命，前去清剿乱党。只是战乱频繁，百镇阁生意清淡，我若不弄出些声势，怎能叫鱼儿咬钩。"老佛爷笑眯眯地说："你个小家伙，还真有些鬼点子，做得好，做得很好。"

离开储秀宫时，小知明与李莲英擦肩而过。他没敢看李莲英脸色。出了神武门，正遇钟友胜。他神色焦急地说："少东家，快请回吧，有一桩大买卖，掌柜的不敢做主呢。"小知明问："钟大哥，你有大将之风，怎么这样慌张？"钟友胜说："黄昏时候，店里来了一个大

主，带来的东西件件精到，全是大开门，估计都是虫儿（压箱底的藏品）。掌柜的不敢擅自做主，还得少东家回去定夺。”

小知明问：“他是玩啥的？”

“石头、字画，估计来历非凡。”钟友胜补充说，“左掌柜的汗都下来了。”

小知明暗思，左清也算是个鉴别高手，连他都难以招架，此人定是大有来头。因此快马加鞭，回到百镇阁。阁前停着一辆蓝篷马车，车夫是一个精瘦汉子，戴一顶大草帽，穿白色小褂，蹲在车前抽旱烟，烟雾缭绕，瞧不清他的脸。左清正在前厅陪着一位客人，只觉度日如年，听到脚步声，欢喜地说：“少东家，你可来了。”小知明挥手示意，让他闪到一旁，抬头看见一人背影，正盯着墙壁上悬着的一幅赵之谦的《寒雪梅花》。此人中等身材，穿着宝蓝色长袍，手中拿一把洒金折扇，显出潇洒气度。

小知明抱拳道：“请问，这位朋友高姓大名？”

来客倏地转身，四十左右的年纪，面如满月，天庭饱满，双眼烁烁，闪动着精锐之光。他向小知明抱拳说：“闻名不如见面，见面不如闻名。你就是京城里传说的那个小财东么？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在下仇九州。”小知明说：“不敢当，这位朋友的名字很有气势。明代有个画家仇十州，你的名字只差一州。九州一词是否出自龚自珍的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仇九州哈哈笑道：“没错，看来这个人才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小知明请仇九州上座。见此人气宇不凡，他有心结交，于是爬上太师椅，一扫八仙桌上的东西，心中怦怦乱跳。桌上放着三样东西，虽然质朴陈旧，但是极富内韵神光，无怪乎左清难以决断。第一件是一张横幅，横幅旁放着两个锦盒，分别是一块玉璧、一只青铜簋。除了那张画，那两样都似秦汉以前的古物。小知明问：“仇先生，是想

出让这三件东西么？”仇九州道：“没错，家中变故，急需变现。”

小知明即刻上手，将古画展开，是一幅青绿山水小品。古玩行中的不成文之规矩是，东西真假不可当面说破。左清一拽小知明衣袖，悄声说：“少东家，此件文徵明作品，虽然钤印与题款都是文氏真迹，只是景致简洁，笔法稚嫩，委实奇怪。”小知明说：“掌柜的有所不知，文氏善书法，尤精山水，用笔工密细致、鲜丽雅致，但是文氏作品在早中晚三个时期均有变化。此作当为五十岁之后的精品，重彩山水，带稚拙之感，绝对是文氏真品。”他声音朗朗，不亢不卑，显得从容不迫、游刃有余，令仇九州啧啧称奇、暗自钦佩。

左清将青铜簋托起，悠然道：“少东家请掌眼，这件古簋大概是西周之物。”小知明说：“簋是古人用来盛装粮食用的，始见于殷商。史书上说，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可见簋在最早之前，也是一种祭器，后来才装了粮食。商以前的簋都是深腹敛口，有点像瓮；商以后的簋则腹鼓，口沿外撇，纹饰也从标准的饕餮纹变成了各种花纹。这上面的浮雕兽首是西周风格的，而且有双耳。这是一件西周执簋。”

钟友胜侧立在旁，听小知明娓娓道来，如数家珍，禁不住问：“少东家，那最后一件宝玉是何来历？”小知明用手擦了擦青铜簋的双耳，然后按了按鼻子，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窃笑，然后说：“这件玉璧包浆圆润，灿烂生光，其来历可是大大地不凡。昔日卞和在荆山发现一块美玉，几经周折，才为世人所知。那是一块稀世美玉。”左清有一点儿迂腐，吃惊地道：“你说这是价值连城的和氏璧？”小知明说：“我是以和氏璧作比喻。孔老夫子说过，玉有五德，仁、义、智、勇、洁，所以君子无故，玉不去身。泱泱大国，我们很早就有佩玉的习俗了。”

仇九州问：“既然少东家慧眼识宝，就请说个数吧？”小知明一听，没这规矩，在店里玩耍的时候，都是听卖家报价。他说：“仇先生，你先说。”仇九州微微一笑，伸出五个指头，正反一摆。小知明笑道：“十万银子。仇先生未免狮子大开口。”仇九州说：“百镇阁财大

气粗，难道区区十万都拿不出手么？”

小知明说：“百镇阁可以赈济难民，却从不花冤枉钱。你这三件东西，只值三万两，现在战乱频繁，各家宝号关门大吉。唯有我这儿才出得起此价，要不然你再去别家试试？”仇九州呵呵笑道：“少东家快人快语，你不是说过了么，兵荒马乱，京城之内家家闭门、户户关张，只你一家才有如此胆略。三万就三万，我要现银，不要银票。”

小知明说：“好，左掌柜，麻烦你了。”左清急忙应声，转身而去，不久，赶来一辆骡车，驮着五大箱白银。交接完毕，小知明目送着仇九州坐上马车。车夫一抖缰绳，马车一路迤逦，消失在苍茫的暮色中。

左清在小知明耳边说：“大人，此人形迹十分可疑，要不要派人跟踪？”小知明说：“不用。”左清问：“大人何出此言？”小知明说：“你难道没看出来，仇九州是前来试探的。倘若我们跟踪，就会被识破，那样岂不是打草惊蛇。”

左清继续问：“大人是如何看穿仇九州是试探之人？”小知明说：“你没见我摸铜簋的动作么？我告诉你，三件东西，只有画是真的，其余两件都是赝品。铜簋是高手仿制的，与真簋几乎没什么两样。古书上说，三代古铜并无腥气，唯新出土尚带土气，久则否，若伪作者，热摩手心以擦之，铜腥触鼻可闻。我摸完铜簋，在鼻子上嗅了一下，腥气入鼻。如果仇九州是高手，他难道瞧不出来么？还敢要价十万，可以见他对古玩其实不懂装懂，是来试探我的。”

左清说：“大人心细如发，卑职敬佩。”钟友胜却问：“那还给他三万银子？”小知明笑道：“赔本的买卖咱不干，那幅画确实值三万银子。我料仇九州身后还有大鱼，我们只要耐心等待鱼儿咬钩即可。”

第十九章　孝子莫愁无知己　凶僧古刹钓金童

这一等便是月余。自七月十四日，八国联军占领天津以来，京城内的饥民反倒渐少。到了八月初，能逃的早已逃得不知去向。八月的京城闷热难耐。京城之内突传各种流言，有消息传说，洋鬼子军团势不可挡，正向京城进发，清兵与义和拳节节败退。另有一种说法是，洋妖的枪炮厉害，但是义和拳神兵与红灯照圣姑制敌有术，将联军数十万人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各类传言，莫衷一是。

入夜之后，京城的喧哗长街变得冷寂无人，只有寥落枪声。小知明深居简出，和雅珠琢磨紫檀宝匣，却始终没找到打开的方法。八月十一日晚饭后，左清匆匆而入，神色慌张地说："云麾使大人，八国联军要打到京城了，主和派兵部尚书许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被人弹劾，按私通洋人之罪被处死。京城只怕朝不保夕了。"

雅珠有些担心，小知明安慰她不要害怕，他自有打算。等到雅珠睡了，他收拾好包裹，叫来厨子李背起昏睡中的雅珠先走。厨子李一摸包裹，沉甸甸的，里面装满了珠宝。他问小知明说："你怎么不走？"小知明说："我虽然是个小孩，但还知道忠君爱国。你放心吧，我不会像那些愚昧的家伙一样以死殉国。只是世事难料，雅珠妹妹是个苦命人，这里的珠宝足够她享用一生了。你要好好地照顾她，或许我们还有相见之日呢。"

厨子李说："宝匣和龙兽我已藏在一个秘密地点，你不用担心。等我安置好雅珠，再来寻你。"

小知明说："知道了，你快去吧。"

夜色迷茫，小知明打开后门，放厨子李溜出百镇阁，并在后门准备好一辆马车，给他们当作脚力。送走厨子李，小知明一回头，吓了一跳，黑森森的树梢下立着一个人影。小知明诧异地说："钟大哥，

你怎么还没睡？”钟友胜说：“卑职负责云麾使安危，不敢有片刻懈怠。”小知明问：“那你都看见了。”钟友胜点头说：“卑职细心观察，发现老厨子本是一个异人，只是不曾点破。”小知明起了杀心，笑道：“以为你是个粗人，不想你的心比左清还细。”

钟友胜道：“大人放心，钟某不是告密的小人。”小知明忽然问：“钟大哥，那夜捉的两个蒙面人，你如何处置了？”钟友胜说：“被我关在大理寺的监牢里。”小知明说：“我得去审问他们。”

孤鸦乱飞，冷月清辉。他们出了百镇阁，一路向大理寺后走来。小知明边走边犹豫，要不要在钟友胜背后下手。但是钟友胜对小知明丝毫没有戒心，背后下手小知明于心不忍。

来到一间幽暗宅院。钟友胜打开房门，里面锅碗瓢盆俱全，干干净净。小知明发出疑问：“这里是监牢？”钟友胜说：“不，是我家。”屋里点着油灯，炕前坐着一个瞎眼老妇，她手捻佛珠，穿一身补丁衣裳。钟友胜先叫了一声“娘”，然后问：“你怎么还没睡？”他娘说：“我的儿，为娘担心你呀。大毛子快打来了吧，左邻右舍都走光了。你身在公门，每日繁忙，现在也没讨上一房媳妇，我死不瞑目呢。”钟友胜“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说：“娘，是儿子不好，娘不要生气。”

小知明异常感叹，钟友胜是个孝子，凡是大孝之人绝不是一个坏蛋，于是咳嗽一声。他娘问：“友胜，你带客人了么？”钟友胜说：“是云麾使大人。”老太太一听称呼，想是知道云麾使官大，便要拜迎。小知明赶忙跑过去，抓着她的手，叫道：“婆婆，我是个小孩，我应该给你磕头才是。”吓得老太太忙叫不可。小知明说：“婆婆，你不要当我是什么大官，我其实是个小孩。”逗得老婆婆咯咯直笑，夸赞小知明懂事。小知明说：“婆婆，钟大哥的终身大事包在我身上啦。等战乱一过，我包给他娶一个漂亮媳妇，还送他一座大房子。”老太太乐得合不拢嘴。其实说这话，他有点吹牛。把老太太伺候着睡下，两个人离开钟家，前往大理寺。

大理寺在天安门的一侧，距东交民巷很近。枪炮声密集如雨。端

郡王载漪加紧进攻公使馆，要赶在八国联军兵临城下之前，拿下公使馆，以各国大使当人质。大理寺的老爷们都回家藏匿财物去了，以做好逃亡的准备，没跑的小老爷们见到小知明都点头哈腰，笑脸相迎。两人走进监牢，蒙面的家伙被五花大绑着，关在幽暗发霉的小屋里。

斥退狱卒，两个人都很惶恐。小知明问："你叫什么名字，为什么来行刺本大人？"钟友胜道："从实招了，否则剥皮、腰斩、断椎、锯割，大理寺二十四套大刑，挨个招呼。"两人吓得面无血色，叫道："别，别，我们招了，一定一五一十地招。"

原来，这两个人一个叫孙玉林、一个叫赵得财。孙玉林是河南人，赵得财是直隶人，两人都是好勇斗狠、游手好闲之徒，常常做些挖坟掘墓的勾当。一年前在城郊盗挖了一个老太监的坟墓。这老太监好像是个大官，棺材里有好多金银器皿。其中有一块金丝编织的奇异丝绢，写着密密的满文。二人并不认识满文，想找个秀才解读一下，没想到被一个和尚无意瞧见。和尚将二人带到一处僻静之处，对他们说，如果按照他的指点去做，他们就可以腰缠万贯，一生衣食无忧。他们问那和尚，金丝上写了什么。和尚说这太监是服侍过乾隆爷的一个首领太监，上面记录着有关闯王宝藏的秘密。两人问他是哪儿的和尚。他说自己是朝阳门外济安庙的住持，法号仁通，俗名郝隋新。后来二人得知，那是个新修的小庙，有十几间殿宇，不算大，寄宿着十几个和尚，都是面目凶恶之辈。后来，这和尚蓄了发，用二人的钱捐了个官。他说要到宫里去弄闯王宝藏的藏宝图，还在神武门外给二人租了间客店，让他们随时策应，等候他的消息。

小知明心道，哈哈，郝隋新，你个死秃驴，没想到你是个和尚。他把两个家伙重新投进监牢，立刻回平澜轩捉拿郝隋新，回宫后发现平澜轩有被搜过的迹象，而郝隋新已不知去向。

小知明对钟友胜说："估计秃驴听到风声，连夜潜逃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说完到神机营找到恩海，要了一小队火枪兵，直扑济安庙。他们黎明时分赶到庙前。济安庙香火鼎盛，不输名山古刹。小知明叫众位兄弟在庙外隐蔽，自己与钟友胜要独闯虎穴。走进山

门，好些个花花绿绿的大姑娘小媳妇，带着一脸愚忠在佛前烧香。一位知客僧前来问询。小知明说自己是来拜佛还愿的，要捐一百两银子的香油钱，并求见住持仁通大师。知客僧道："住持远游未归，望贵客海涵。"

见这个和尚贼眉鼠眼的，小知明给了他一张百两银票，知客僧欢喜不尽。小知明说："那我随意转转，看看庙里风光。"知客僧说："施主请便。"他来到后殿。这里幽寂森森，游荡着几个丫鬟婆子，殿上悬着一块金匾，写着"姻缘殿"三个大字。钟友胜见知客僧匆匆进殿去了，低声说："大人，方才卑职听百姓议论，此地庙小神仙大。但凡有不孕女子前来求子拜佛，均开枝散叶，无不灵验。"小知明说："他娘的，这些贼秃不是好人，能请得动神仙才怪。你在殿外，我进殿里，我们两相仔细查看。"

小知明径直走进殿里内。大殿正中立着两三丈高的泥胎神佛，两旁有八大护法金刚。正中那尊大佛，形容奇妙，似笑非笑。一个头罩面纱的红衣女子跪在蒲团上虔诚祷告，还有个和尚侧立于佛像前闭目养神。大殿幽静阴森。小知明绕到佛像后面，发现一排一尺多高的小佛，全漆得金灿灿的。佛像全是头戴神冠、腰缠瓔珞的男菩萨怀抱着一个美貌窈窕女子，亲嘴搂抱，无不欢爱。各种姿态令人眼跳心热。这是西藏密宗的欢喜佛。印度密宗有这样的传说，古印度有位崇尚婆罗门教的国王叫毗那夜迦，此人残忍无比，噬杀佛教徒。佛祖为了感化此人，派神祇化身美女与毗那夜迦彻夜交欢，终于将其征服，让其皈依了佛教。

蓦地，红衣女子一声惊叫。小知明"嗖"地跳了出来，那个和尚正搂着女子欲行不轨。他大叫一声："贼秃，休得无理。"和尚嘿嘿一笑。钟友胜已从殿外闯了进来，飞起一脚，直踢在那和尚的软肋上。和尚"哎呀"一声，一头撞到佛像上，头破血流，惨叫连连。钟友胜正要拿人，被调戏的女子反手一扬，迷烟飞扬，钟友胜软绵绵地被迷倒在地。

中计！

小知明伸手去拔靴筒里的小枪，但是脚下一空，栽进一条暗道。他连翻带滚，最后落在一张大床上。两个面目凶恶的和尚将他绑了起来。小手枪和老佛爷的密旨都被搜去，然后把他推进一间密室。密室里燃烧着两根巨烛。当中一张长桌，后面坐着一个胖子，穿着官服，没戴帽子，颤抖着肥白的下巴，笑眯眯地说道："云麾使大人，卑职有礼了。"小知明说："郝大人，你怎么不在宫里呢，你也被抓了吗？"郝隋新说："你个小鬼，死到临头，还在满嘴鬼话。我见你到大理寺去了，想必那两个蠢货已被关在里面，把我的底细都泄露出来了吧？"小知明咯咯一笑："郝大人，你真是聪明过人。"郝隋新说："拉倒吧，我费了千万心机，没想到被你坐享其成，拿出来吧？"小知明问："什么玩意？"郝隋新说："闯王宝藏的藏宝图，我想，金匣已经被你弄开了。"

小知明暗想，这家伙在诈我呢，不如来个死不认账。于是他拼命摇头，转眼看了看身后立着四个目光凶狠的大和尚，墙壁两旁布满各种刑具，比大理寺还阴森恐怖。他吃惊地说："郝隋新，你原来是和尚呀？"郝隋新阴冷一笑："云大人若是不招，卑职可要大刑伺候了。"小知明知道赖不过去，索性喊道："别吓唬我，你不是想知道宝匣里装了什么吗？我告诉你，有当归、枸杞、人参，还有红蓝宝石、猫眼、翡翠、金叶子、金元宝，还有几张草纸没什么意思。前几天我拉肚子，都叫我擦屁股了。"

郝隋新怒道："住口，我要的是那张图。"小知明说："没错，是有一张图。快给我松绑，笔墨伺候，我过目不忘，待我画下来，给你看看。"和尚们将信将疑，松了绑绳，拿来文房四宝。小知明抓起狼毫，铺好宣纸，故作沉思，大笔一挥，龙飞凤舞地写了一行字。他的书法根基深厚，模仿张旭狂草绝非难事。众和尚认真观瞧，好不容易才辨认出，竟是——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

郝隋新把宣纸撕了个粉碎："你写的是什么鬼玩意！"小知明说："别急嘛，我只想好好回忆一下盒子里的东西，好像是有这东西嘛。"郝隋新说："那是镇殿宝匣，自然有符咒。"

小知明又陷入沉思状，心中却在想：不知钟大哥怎么样了，庙外的火枪兵也没个动静，自己只怕拖延不了多久。他用笔在纸上画了一个图。众和尚全都傻眼，连郝隋新也不认得。其实，小知明自己也不认得，这个字是从龙骨头上学来的。甲骨文既像字又像画，虽然郝隋新是一个大奸巨狡之辈，此刻也犹豫不决。这东西极似有很深的内涵，不像是小知明胡画乱写的，又一时间拿不定主意，只好催促说："你还记得些什么，都画下来。"

小知明甩了一下小辫子，把笔一丢："画不了啦，这里阴森冰冷，吓得我差点尿了裤子，换个地方，让我好好想想。"郝隋新笑眯眯地把老佛爷的密旨一扬，得意地说："大人是想用缓兵之计，不过没人会来救你。"转脸对众和尚说，"这小鬼精明过人，我们切不可大意，外面一定有伏兵，待我拿着这道密旨，将救兵诓进庙来，你们给我拿下。"

众和尚摩拳擦掌分头准备。小知明暗自叫苦，密旨上未署真实姓名，无论到了谁的手上，大可兴风作浪。和尚把小知明投进一间囚牢，这里面倒是个莺莺燕燕的所在。三四个穿着红肚兜儿的女子，看见进来一个小孩，吓得瑟瑟发抖。小知明叫这些姐姐不要害怕。众女子都很惊异，她们是前来进香的女子，中了贼秃的暗算，被困在这里供其淫乐。小知明从这些女子口中得知。他们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和尚，而是穷凶极恶的山贼，化装成僧人躲避官府的通缉。

小知明仔细审视囚牢，四面都是石壁，寻找不到出口，想必是贼秃精心修建的机关。不久，外面吵吵嚷嚷，那些愚蠢的火枪兵都着了贼秃的道，被分别关押起来。

晚上，郝隋新又来提审小知明。好在他早已想好对策，按照十二生肖龙首的样子，在纸上画了一个龙头。郝隋新问："这像是一只龙头，宝匣里竟有这种图案？"小知明点头说："没错，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一个这样的龙头，不知道为什么没有龙身。"郝隋新双眉一皱："难道是圆明园的水力钟？"一个和尚问："水力钟是什么？"郝隋新说："你们这些人，做贼没修养，怎么会有前途。水力钟曾是圆明

园十二座雕像之一，人身兽首，按照十二生肖排列。圆明园被烧之后，十二只兽首不知去向，莫非与闯王宝藏有着神秘的关联？”小知明问：“闯王宝藏不会是子虚乌有的传说，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吧？”

谈到闯王宝藏，郝隋新说：“云大人，说到江湖逸闻，你可是孤陋寡闻呢。当年李自成兵败山海关，企图东山再起，因此秘密将大明国库中的金银珠宝搜刮一空，用九艘大船秘密运往天门山，藏匿在悬崖峭壁、幽深洞窟。几百年来，无数江湖豪杰、飞贼大盗前往天门山寻宝，却一无所获。现在想来，实在是愚昧至极。”

小知明问：“这有什么可怀疑的？”郝隋新说：“九大船的珠宝，需用无数人力，要做到一点儿蛛丝马迹都不留下，怎么可能？唯一的解释是，这是一个欺世谎言。我千辛万苦混入大内的目的，就是要查阅关于闯王宝藏的记载。但经我仔细查阅，清宫之内无此记录。顺治元年，李自成率大兵围困山海关，吴三桂勾结摄政王多尔衮入关。李自成遭重创兵败，回到京城后立刻举行登基大典，第二日就离开京城仓皇出逃。他原以为山海关弹指可破，根本没有想转移国库中的宝藏，更没有藏匿宝藏的时间。我怀疑有人故意散布闯王宝藏的传说，而宝藏却已落在鞑子的手上。那时汉人仇视满人，为了稳定天下，便于统治，散布闯王宝藏传说不失为一个妙法。”

小知明说：“那闯王宝藏又怎能和龙头有关呢？”郝隋新道：“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满人夺了汉人江山，不知能坐多久，因此将闯王宝藏秘密隐藏起来，作为后路。这就是大清龙脉传说。或许十二兽首真的隐藏着龙脉秘密，可谓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小知明说：“郝隋新，还有一张图，你想不想要。”郝隋新说：“快画下来，我好参详参详。”小知明画了一张图，有山有沙，以及方位坐标。小知明只画了一半，说累得不行，需要休息一下，明日再画。郝隋新一见图样，知道那是张真正的藏宝图。不过他没想到，小知明画的却是半张敦煌藏宝图。小知明要把线索弄乱，叫郝隋新和贼秃们找个不亦乐乎。次日，小知明又胡乱地画了些线索。这可把郝隋新弄得如痴如醉，沉醉于富可敌国的幻想中。

第二十章　妙策传烽火　轻骑伏浪人

三日后，傍晚。

小知明惆怅地躺在一张大床上，不知下一步该如何应付这些贼秃。在朦胧的思虑中，囚牢石门被打开，钻进一个醉醺醺的大和尚。众女子吓得花容失色纷纷闪躲。这和尚身材胖大，法号慧德，性情凶猛贪淫，只因多喝了几杯，便酒后乱性闯了进来。他看准一个姑娘，一头扑来。那女子一闪身，慧德摇晃着倒在床上。

小知明只觉一只粗手在脸上摸来摸去，大和尚满嘴臭烘烘的酒气。他双掌一推，轻轻地从床上滑了下来。这一招出自鹰拳的“卸带飘香”，是那哲自创的招式，专避高手的强攻。慧德“咦”了一声：“你这小鬼还会功夫。”小知明说：“贼秃，我叫你乱摸！”

慧德喝道：“小崽子，找死。”后脚一蹬，正踹在小知明的肚子上。这和尚练过碎石脚的功夫，若是寻常小孩，已被这一脚踢得肠穿肚烂死于非命。可是小知明的鹰拳根基已有几分火候，他吸气收腹，卸去一半的脚力。虽然如此，他还是仰面摔倒，肚中剧痛有如刀绞。

慧德和尚抓过一个女子，连撕带扯，要脱她的衣裳。小知明缓了一口气，从地上爬起来，纵身骑在慧德的背上，双手猛敲和尚的脑袋。慧德虽然身躯庞大，但是被酒色掏空了身体，功夫大不如前，背上骑着一个小孩，让他头上冒汗。他反手抓住小知明，一把甩了出去，同时被身下的女子狠咬了一口。慧德恼羞成怒，抓住女子的头发拖下床，从腿边拔出一把匕首，一刀将这女子的耳朵割了下去。

小知明也是个血性之人，见那女子痛不欲生的模样，大吼一声：“贼秃，你欺负姐姐，我和你拼命！”一头朝和尚的肚子撞来，慧德却不敢伤他，把肚子一挺，想把小知明弹开。谁知小知明中途变招，一口咬住慧德的手腕。和尚痛得一撒手，匕首坠落在地。慧德两

手掐住小知明的脖子，想把小知明掐晕过去，不防身后的女子都扑了上来，围住和尚又抓又挠。她们眼见和尚如此残忍，横下心来，要与和尚决一死战！

慧德的脖子、下巴、脸被七八只玉手挠得鲜血淋漓。他慌忙舍了小知明，来对付这几个女子。小知明趴在和尚脚下，伸手拾起那把匕首，退后几步，看和尚正抓着一个女子，要将她的胳膊扭断。他猛然向前一跃，将匕首狠狠地插进慧德后心。和尚两眼一翻，软软地倒在地上，胸前流出一片殷红血迹。众女子害怕极了。小知明骑在和尚的脑袋上，伸手探了探和尚的鼻息说："各位姐姐不要怕，和尚被我杀了，先把他的尸体藏起来，再想法子逃走。"说完，他在尸体上擦了擦匕首，让众位女子把和尚的尸体拖到床下，给受伤的女子包扎好，弄干净地上的血迹。

安静下来之后，小知明又想到一个妙招。他叫众女子把幔帐拆下，用匕首割成一条一条，做成两个套索放在暗门下，并嘱托众位姐姐，只要有和尚进来，就合力拽起索套。只要和尚一倒，他立刻一刀一个，打发这些贼秃去见阎王！

吹灭室内的蜡烛，小知明蹲在黑暗中惴惴等待，不时趴在石壁上倾听外面动静，觉察到脚步声来去匆匆，像是发生了什么大事！

又过了一会儿，暗门一开一合，一个小沙弥闯了进来。几个女子用力将套索一拽。小沙弥的双脚被套索勒住，扑通一声摔倒在地。小知明扑上前去，用匕首抵住他的咽喉。

小沙弥说："施主饶命，小僧一向谨守戒律，不曾害人性命。"女子们点燃蜡烛，看见小沙弥，纷纷替他说情。这个小沙弥是被抓来侍奉这些贼秃的，并无恶行。小知明用匕首锋芒在他脸上划来划去，说："你帮我们逃出去，怎么样？"小沙弥脸色苍白地说："列位施主，你们有所不知。洋鬼子已经打过来了，气势汹汹，见人就杀，没路可逃啦。"

小知明暗暗吃惊，八国联军的进兵速度好快，已经兵临城下，他

得赶快回宫报信，厉声说：“放屁，贼秃没安好心。你带我们出去，不然就杀了你，外面还有什么人？”小沙弥颤声说：“还有慧能。”小知明低声在小沙弥耳边说了几句，小沙弥脸上一红。小知明叫众女子吹熄了蜡烛，在黑暗中等待。

小沙弥伸手在石壁上一按，打开暗门，发出蚊虫似的呻吟：“好姐姐，不要缠着我。哎呀呀，咬到我的耳朵啦，姐姐不要乱摸。阿弥陀佛。”门外的慧能也是一个色中恶鬼，听见这种声音，哪里还能把持，欲火万丈地一头钻了进来，在黑暗中乱摸。他蓦地摸到一把匕首，转眼已插进他的心房。和尚心口一凉，翻身栽倒。

杀了慧能，小知明钻出囚牢，以为会遇上一场大战。谁知暗道里却是一片寂静，倒是外面传来激烈的喊杀声，还有洋鬼子呜里哇啦的鸟语。小沙弥把小知明引到一个石牢前，里面关着钟友胜和神机营的一干弟兄。他们倒是没受酷刑，只是在里面没烟、没酒、没赌、没娘儿们，个个憋得心头发慌。

将诸位弟兄放出来，小知明这才发现，十个侍卫被扒了衣裳。再查兵器室，缴获的十支火枪也踪迹不见。他问小沙弥，住持到哪儿去了，小沙弥毫不知情，只说住持留下四五个和尚守庙，其余的不知所终。小知明说：“诸位弟兄，料想贼秃换了咱们的衣裳，混进大内为非作歹去了。”

侍卫们各抄兵器，要和贼秃拼命。小知明叫众人先不要出去，由小沙弥引路，来到暗门前。暗门设在大殿佛龛之下，他们从门上小孔窥视，发现外面的情形有些不妙。院子里站着几个身材矮小的黑衣蒙面人，四五个和尚正与黑衣人激战。小知明听见这些黑衣人正用听不懂的鸟语交谈。他们用的武器是狭长弯刀，刀法凌厉狠辣，招招致命。

钟友胜说：“我见过这些家伙。他们是日本浪人，讲究什么武士道精神，出招凶狠。还有一种蒙着脸的，叫作忍者，善于伪装，出手的速度奇快。”正说着，一颗光溜溜的和尚脑袋被一刀削去，鲜血四溅。

另几个和尚顿时有些慌张，被黑衣浪人寻到破绽，一刀一个送上了西天。大殿内血腥四溢。小知明想，身边虽有十几名神机营的兄弟，不过都是些不中用的家伙，只有钟大哥一名高手，却好虎架不住群狼。黑衣浪人身手高强，只能智取，不能强攻。他叫小沙弥脱下袈裟，自己披上，在钟友胜耳边低语几句，从佛龛下爬了出来。

黑衣浪人正在清理战场，他们是随八国联军来的，并非正式的军队。日军进攻的方向是朝阳门。这些黑衣浪人自愿打头阵，庙里已被扫荡一空。他们准备将这里打扫干净，做日军的临时指挥部，忽见一个披着袈裟的小孩，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

一个黑衣浪人操着生硬的中国话问："小孩，你从哪儿来？"

小知明并不害怕，说："从城里来的，是被这帮贼秃绑架的。你们是什么人呀？这帮贼秃杀得好呀。他们居然想叫我当小和尚，该杀！"

黑衣浪人见这小孩胆大，又见袈裟里穿着锦衣，料想他是个富贵人家的孩子，一个小头目问："你叫什么名字？"

"云知明。"

小头目说："你肯给我们带路？我们给你大大的好处。"小知明眼珠一转问："带路？你们是不是要去东交民巷，那里有我很多洋人朋友。"黑衣浪人更加惊异，问："你有洋人朋友？"小知明说："没错，乔治、约翰，还有克林德大使，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可惜克林德先生死得好惨哪。"说完，他还学着洋人的样子，耸了耸肩膀，眼圈一红，似要落泪。

小头目有些不信，问："小鬼，你说的这些人是你的朋友，怎样证明？"小知明回想了一下洋鬼子交谈时的常用语，张口说："哈喽，拜拜，骨朵猫腻，简单随便说两句哈。"小头目见小知明会说英文，大喜道："你给我们带路，我们大大有赏。我们也是克林德的朋友，要捉拿慈禧皇太后，给克林德报仇！"

钟友胜在密道里松了一口气，准备按照小知明的计划，要将这些黑衣浪人引进密道中，来个瓮中捉鳖。没想到日军的大部队携带着机枪、重炮，如潮水般涌进庙来，大约有八千人，扛着长枪、裹着白绑腿，气势汹汹的。小知明暗自庆幸，好在没有鲁莽行动，否则自己和神机营的兄弟都要死在乱枪之下！

日军司令官是个五十多岁的家伙，留着漂亮的小胡子，名字叫福岛安正。他觉得庙里地势太低，因此不将指挥部设在济安庙，率大军往前面去了，留下一个翻译官专门接见小知明。于是小知明摇身一变，成了日本人的座上宾。

日本翻译官很年轻，生着一张标准的官字脸。小知明觉得这家伙佩戴上顶戴花翎，完全是京中大官的模样，很有气派，他叫川岛浪速。他向小知明询问京城里的状况。小知明说，端郡王载漪率领数十万大军驻守京城，那些义和拳喝神符、吃仙丹，都是刀枪不入的英雄好汉。但是他的这些疑兵之计并没有对川岛浪速起到任何作用。川岛笑着告诉小知明，自联军沿着运河两岸进发，那些所谓的神拳神民，一听到枪炮声，立刻吓得要死，大炮一响都作鸟兽散了。

川岛浪速其实是一个间谍，数年前已来华活动，收集各种情报。他见小知明是个小孩，犯了一个错误，就把行军路线图拿出来，问小知明京城防卫如何。小知明藏了一个心眼，假装看不懂地图，其实他看见地图上标注着八国联军的行军方向与部署。更触目惊心的是，地图右下角清楚地写着：十四日拂晓发起总攻！

川岛浪速没得到什么有价值的情报，便对小知明失去兴趣，把小知明交给浪人看守，自己拂袖而去。黑衣浪人在大殿里升起火来，喝着清酒，弄起尺八、胡弓琴、小鼓，吟唱苍凉而悠扬的乐曲，围着篝火跳起奇怪的舞蹈。

小知明帮着两个黑衣浪人弄一锅鸡汤，摸了摸怀里的小瓷瓶。芭蕉舒乐丸并没被和尚搜去。他一狠心，在锅里下了十粒。黑衣浪人见小孩干活勤快，越发喜欢他，叫他一起喝汤。小知明摇摇头，意思是没干完活，不吃饭，心里笑道：你们一会儿就会猴拉稀坏肠子！

借着去抱干柴的机会，小知明回到佛龛下，敲开暗门，低声对钟友胜说：“钟大哥，你带两个好手，趁黑摸到茅厕后隐蔽。”然后他回到大殿，观察黑衣浪人的神色。时间不长，两个黑衣浪人开始龇牙咧嘴，肚子里似有了反应，问茅厕在哪儿。小知明自告奋勇，带着两个黑衣浪人来到殿后。这俩家伙等不及了，钻进茅厕，解开裤子一阵噼里啪啦。只是肚子才一痛快，脖子上却被架上钢刀，接着嘴里塞进棉花，被捆了起来。

小知明吩咐钟友胜先不要杀日本鬼子，留着有用。接着他又回到前院。如此这般，将黑衣浪人三三两两地引进茅厕，专等他们脱了裤子动手，黑衣浪人如同引颈受戮。小知明竟然兵不血刃地将十名黑衣浪人全部生擒活捉。

遣散了小沙弥与被囚的女子之后，小知明叫侍卫们与黑衣浪人调换衣裳。因为前面有日本大军拦路，想要过去，非要依靠这身行头不可。这招鱼目混珠是郝隋新教的，他现学现用，换好黑衣浪人的衣裳。他吩咐众位弟兄，把和尚的尸体抬进殿中，放把火烧了这座魔窟，然后骑上黑衣浪人的马，押着十几个装扮成侍卫的日本浪人向朝阳门而去。

运送重炮机枪的日军运输队，散落在大军之后。小知明远远瞧见，说：“钟大哥与各位弟兄听着。我听说过一个故事，三国时候东吴有一员大将叫甘兴霸，带着一百人，头插鹅毛，身披软甲，趁着夜色去抢劫曹营，结果不曾折一人一骑。那都是英雄好汉，咱们得学学古人。虽然只有十几个人，不过小日本鬼子也没几个，想法子弄掉他的大炮机枪，回去老佛爷必有重赏！”

众侍卫立刻摩拳擦掌。浪人们听懂了小知明的诡计，可是只能干着急，没办法。他们全身被绑，嘴巴被塞得死死的。前面的日本兵以为是黑衣浪人放火烧了庙宇，押了十几个俘虏过来，都嬉笑着观赏夜色中的火景，根本没有防备。眼见追上日军队伍，被俘虏的浪人竟然不顾死活，拔腿向前飞奔。

钟友胜大怒，纵马赶上，一刀劈了一个小日本。小知明低声喊

道："冲！"打马飞奔，众侍卫无不策应，瞄准黑衣浪人纷纷开枪，没枪的用刀乱劈。前面愚蠢的日本兵，以为被俘的侍卫想要逃跑，也跟着开枪射击。十几个日本浪人顷刻间死于非命。

钟友胜一马当先，冲进日军队伍，挥刀劈了两个步枪兵。日军大乱，不知如何应付，众侍卫也闯到日军队伍中乱劈乱砍。小知明没敢停留，打马飞驰，两个侍卫紧随其后。钟友胜趁着日军还在愣神之际，朝一个木箱放了一枪。没想到歪打正着，木箱里装的是火药，轰隆一声巨响，一车火药爆炸，火光冲天，爆炸形成的气浪顿时将十几个日军震昏过去。

钟友胜被气浪波及，从马背直接飞了起来，好在他身手敏捷，还未落地，飞出手中长刀，贯穿了一个日军士官的胸膛。日军士官翻身落马，钟友胜轻飘飘地落在那匹马鞍上，纵马飞奔。

众侍卫们纷纷效仿，举枪朝着载有木箱的车辆射击，一时间日军被打得晕头转向。几门大炮在爆炸声中成了一堆废铁，等日军回过神来，十数匹马已经跑得没了踪影。

前面是日军重兵，人上一万，队伍长得无边无沿。小知明对众人说："前面阵势森严不好硬闯，大家不许说话，从侧面绕行。"偷袭得手，众侍卫自然不愿再冒风险，拼命打马，恨不得插翅膀飞回紫禁城内。

紫禁城内已经得到消息，八国联军大兵压境。只是那些探子都是胆小如鼠的家伙，回来胡乱报告说，联军人数众多，不下十数万，火枪大炮，装备精良。九门提督载勋将城门紧闭，正在犯愁，不知如何排兵布阵。忽听来报云魔使从城外归来，他急忙去迎，自知与云魔使曾有罅隙，因此面皮发烫，迎上前去，半红不白地道："云大人辛苦。"

小知明对载勋说："提督大人辛苦，护卫京师责任重大。洋鬼子的军队打过来了，我探听到联军不过两万多人。日本鬼子最多，有八千人，进攻朝阳门；沙俄有三千多，准备进攻东直门；美国毛子有两

千多，要攻打东便门。其余的不足为患，都是虚张声势。”载勋大喜，这是千金难得的情报，他惭愧地道：“云魔使真是精忠良臣，兄弟以前多有得罪了。”小知明说：“提督大人，我可不记得有什么得罪啊，都是为国尽忠嘛。你快去准备，我要进宫去见老佛爷。”

别过载勋，小知明等人策马到了神武门。未到马厩，众侍卫便看见自己的座骑，纷纷大喊：“无耻秃驴，卑鄙阴险，拿住贼秃，碎尸万段！”小知明叫众侍卫噤声，说：“贼秃们有备而来。他们在暗，我们在明。我们先换好衣服，然后秘密搜查。此事不可声张，叫老佛爷知道了，丢了咱们的脸面。”

众侍卫点头应允，都去换好衣裳。小知明询问守卫神武门的侍卫，是否看到郝隋新翰林。侍卫说两个时辰以前见过，现在还未出宫呢。小知明想，郝隋新这厮奸诈狡猾，他进大内必有目的。京城里人心惶惶，有些太监与宫女已经化装成百姓偷偷逃出宫外。

回到平澜轩，小知明大吃一惊，平澜轩里静悄悄的，两个小太监像粽子似的被捆在椅子上。小知明帮他们松开绑绳，这俩小太监才道出悲惨经过。郝隋新带着一群侍卫将他们绑起来，然后将这里翻了个底朝天，估计现在已经逃之夭夭了。小知明发现百官奉送的一些贵重礼物都不翼而飞，看来郝隋新这些家伙想要趁火打劫。他立刻带着钟友胜等人直扑延春阁，却并未发现贼秃的踪迹。正在他苦思贼秃去向的时候，恩海带着一群侍卫来到，大声叫着说：“云魔使，老佛爷正四处寻你，快快去见圣驾！”

钟友胜眼尖，发现一个侍卫在恩海身后躲躲藏藏。他大喝一声：“好朋友，原来你在这儿呢。”那个侍卫转身就跑，却被钟友胜纵身赶上，一脚踹翻在地。钟友胜踩着他的脊背，用刀尖拨掉帽子，现出一个光秃秃的大脑袋，原来是个和尚。众侍卫立刻将他绑了起来。恩海摸着脑袋，踢了和尚几脚说：“他奶奶的，我说你怎么有些面生呢，还是云魔使明察秋毫。你他奶奶的，差点被你害了！”

小知明假装问是怎么回事，恩海说：“这家伙不是我的兄弟，不知从哪儿混进来的。”小知明说：“既然如此，让钟大哥把和尚带回平

澜轩严刑拷问。你跟我去见老佛爷，我们前去护驾！”他向钟友胜使个眼色，让他派一个侍卫给皇上去报信，自己带着恩海等众侍卫向储秀宫而来。

第二十一章　珍妃玉陨相思苦　江山破败雄心长

老佛爷在储秀宫等得正急。不等小知明叩拜，老佛爷说：“免了吧，你快说说，城外情形如何？”小知明说：“回老佛爷，城外形势危急，八国联军已经完成对京城的合围之势。臣冒死杀了一队小日本鬼子，捣毁十几门火炮。但是联军人数众多，枪炮装备精良，还请老佛爷早做准备。咱们该避其锋芒，然后将联军一网打尽。”然后他将自己去捉拿淫僧、设计脱险、智取日本浪人的故事说了一番，只是隐瞒了关于兽首与宝藏的若干细节。

慈禧太后听后大惊，满脸忧郁之色，说：“逃跑就是逃跑，不要说得那么冠冕堂皇了。”小知明说：“臣是害怕夜长梦多，请老佛爷早做打算。”她叹息一声，叫小知明去延春阁，帮着李大总管将历代珍藏做妥善处置。

离开储秀宫，他没去延春阁，而是回了平澜轩，看看钟友胜从那个和尚嘴里掏出什么有用的情报。穿过一个角门，蓦地黑影一晃，有人拦住去路，低低地说：“云大人，久违了。”

月光下现出郝隋新一张笑里藏刀的脸。小知明心头一颤，说：“原来是郝大人，幸会。”郝隋新从袖口里露出乌黑枪口，顶在小知明的胸口。

小知明目光一转，平澜轩即在眼前，却不能大声呼救，实在令人郁闷。郝隋新把他拉进一条幽深的小巷。小知明说：“郝大人英雄虎胆，敢只身来大内行走。这里高手众多，你可要小心了。”郝隋新说：“不劳大人挂念，卑职有老佛爷密旨护身，百无禁忌。卑职十分好奇，大人是如何从庙内脱身的？”

小知明想了想，说："我能脱身纯属意外，是日本浪人救了我。你们刚一离开庙宇，八国联军就打过来了。数十个功夫高强的日本浪人闯进寺庙，口口声声要和尚献出金银财宝，那些和尚不肯，因此和浪人动起手来。结果很悲惨，和尚全都被杀，浪人仔细搜查了那座庙宇，逮到一个小沙弥，逼他说出密室入口，于是发现了我。日本鬼子也要杀我，多亏我灵机一动，说是外国公使的朋友，他们才放了我。我见到了日军司令长官，叫什么福岛安正，还有一个翻译官叫川岛浪速。他们待我为上宾，叫我回来通知皇上，说他们要攻打北京城，让皇上保重龙体，还要捉拿老佛爷。不管是什么佛，但凡与佛字有关的，他们就恨之入骨，抓到和尚统统杀光。"

小知明说得一板一眼，郝隋新七分疑三分信。小知明说："八国联军会在黎明发起总攻，我们还是逃吧。对了，你带来的同伴呢？"郝隋新诡异一笑："大人玲珑婉转，智慧过人，真叫卑职佩服。想必各处宫门已严加把守，御前侍卫也正在四处寻找光头和尚吧？"

小知明一笑。他已经支会神武、西华、东华各门，对出入大内的侍卫、太监严加盘查，先摘了帽子查看，只要是光头，一律抓起来拷问。既然郝隋新知道这个，就没必要隐瞒了。他微笑着说："郝大人真是才思敏捷，你叫手下的和尚化装成侍卫分散出宫，好浑水摸鱼，真是狡猾多端啊。"

郝隋新冷笑一声："大人机智，卑职是不得不防。"他再不废话，用枪一点小知明的脑壳，说，"说吧，大人，藏宝图在哪儿？"小知明说："就藏在平澜轩，你跟我去拿。"郝隋新说："你玩我呢，那里面都是侍卫，而且我已经搜过了，根本没有。"小知明说："哎呀，我想起来了，放在平谰轩我不放心，又被我转移到延春阁里面了。那里都是历代珍品，藏一张小图不会引人注目的。"

郝隋新说："有劳大人，陪我到延春阁走一遭吧。"他心中盘算，就算在延春阁找不到藏宝图，也得弄几张大家名作出宫，还要带走小知明这张活地图。

两人一前一后来到建福宫花园，郝隋新暗暗后悔，里面聚集着十

几个侍卫与太监，忙着将各类珍奇古卷登记装箱。迎面正遇到大内总管李莲英，他说：“云麾使，你是奉了老佛爷之命，帮咱家前来藏宝么？”小知明说：“没错，我正在冥思苦想，要将这些宝贝藏在哪儿呢。”李莲英说：“咱家知道一个隐秘之地，云麾使跟咱家前去验看。”

为了不露出破绽，郝隋新向小知明一使眼色。两人乖乖跟在李莲英身后向北三所而来。这里是冷宫，是幽禁嫔妃之地，寂寥无人，阴森可怖。李莲英的脚步四平八稳，而宫墙之外却传来密集的枪炮声。小知明琢磨着：老太监肯定没安好心，郝贼秃，你要是死在这老太监手上，可别怨我！

三人来到一处寂静佛殿。李莲英点燃一盏昏黄蜡烛，面目狰狞地说：“云麾使，佛像之后藏有一个洞口，将那些宝物藏在此处如何？”郝隋新信以为真，他正愁一枪毙了这个老太监没有个藏尸之处。因此他转身向佛像后看了一眼，佛像后阴森森的，哪有什么洞口。他发觉上当，已然太迟，后脑一股凌厉掌风劈下。郝隋新虽然只有三脚猫的功夫，但是动作极为敏捷，快如脱兔地向前一蹿，用手扣动扳机。

啪！

枪声响过，蜡烛倏地熄灭，殿内漆黑如墨。李莲英和小知明的身影消失不见。郝隋新躺在地上冷汗直流，没想到大内总管李莲英居然是个高手。他五指紧抓着手枪，向佛龛下移动。其时，小知明早有准备，看见李莲英一掌向郝隋新击去，他早就钻到佛龛下面去了。他心里想着：枪声一响，大概会有侍卫前来查看，那时再想法逃跑，绝不能落在老太监的手里。

黑暗中，小知明耳目聪慧，忽听佛龛上滴答一声，像是滴落了什么东西。他伸手向上面一摸，黏黏的带着一股血腥气息。是血！难道老太监被郝隋新打伤了么？从血滴的方位看，老太监好像是藏在佛像上面。

小知明的判断一点儿不假，李莲英可谓是阴沟翻船。他中了一

枪，血染红襟，此刻正伏在佛像肩头，居高临下地观察着地面动静。郝隋新矮身在一根大柱下，举枪屏息。他听说内功精深之人，在黑暗中双眼视如白昼，有听风辨器的功夫。因此三人谁也不敢大声出气，只能忍耐着。萧墙外枪炮声隆隆作响，这一声枪响，居然被掩盖过去，无人觉察。

时间一久，并无来人。小知明想：等天色一明，可要坏事，李莲英的功夫呱呱叫，郝隋新可不是这老太监对手。因此他趴在佛龛下，寻找郝隋新的身影，只见柱后有一团朦胧的黑影，他脱了一只靴子向柱子前面一丢。不过，此招不灵，李莲英与郝隋新都是极为奸诈之人，没有一击必胜的把握，绝不出手。

李莲英阴恻恻地说："云麾使，你在哪儿呢，这人可是你邀来的帮手？"小知明不吭声。郝隋新琢磨出老太监的声音是从佛像后传来的，但是那尊塑像高大，足以隐藏老太监的身影，他不能盲目射击。见无人应声，李莲英柔声说："交出东西，咱家再不难为你。不属于你的，你留着只有惹祸上身，不如交给咱家。咱们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小知明灵机一动，既然老太监没把那件东西说破，不如就给他们来个牵线搭桥，于是说道："公公，那件东西不是你一个人想要呢。这位郝大人是个和尚，却乔装进宫，也来寻找那件宝贝。你说我是给你呢，还是给他？"郝隋新误以为李莲英要和他争夺闯王宝藏的藏宝图，悄悄从靴筒里拔出另一把手枪，故意愤恨地说："死太监，你想和我夺，去死吧。你个没根没子的乌龟王八蛋，该千刀万剐的不男不女！"

郝隋新破口大骂，李莲英又气又急，纵身一扑。郝隋新听见衣袂之声，抬枪要射，可是李莲英一脚踢在他的手腕上，整条胳膊都已经麻木。郝隋新紧咬牙关，左手开枪，"砰砰"两声，一条黑影倒了下去。李莲英居然肋下中了两弹。他哼了一声，落地十八翻，钻到佛龛之下，发觉有人，立刻用了一式擒拿手，十指如同锋利的刀刃，扣住小知明的咽喉。

小知明只觉得呼吸困难，头脑发昏，浑身软绵绵地无力挣扎，以为自己再劫难逃，不知为什么，李莲英手上的力道却突然消失了。小知明用手一摸，脸上没有胡子，肯定是老太监。他胸口出了一摊血。原来论起狡猾奸诈，郝隋新更胜一筹。他故意激怒李莲英，然后突袭射击，没想到重伤了这个老太监。小知明想，老太监死了，郝隋新一定不肯罢手，于是在沉寂中，焦急地说："李公公，你醒醒，你怎么啦？"他伸手在李莲英身上一摸，居然摸到一件匕首似的异物，准备等郝隋新过来查看的时候，冷不防给他一下。

听见小知明大喊，郝隋新几乎要信以为真，蓦地想起这小鬼足智多谋。他嘿嘿一笑："你们两个唱双簧呢。"小知明说："郝隋新，你真厉害，老太监给你打死了，你快来看看。"郝隋新并不想上当，只知保命要紧，猛地一跃，砰地撞开殿门，飞一般地逃了。

李莲英已死，小知明再无担忧，爬出佛龛，跑到殿外，厉声大喝："抓刺客，抓刺客！刺客杀了李公公，快来人哪！"一队侍卫闻声跑来，小知明指着殿内说："刺客已经跑了，快去救李公公。"侍卫们摸进大殿，把李莲英从殿内抬出来，带着喜悦神色说："恭喜云麾使，李公公还没死，你救了李公公一命啊。"

此刻，李莲英双目微张，面色惨淡，悠悠转醒，凝视着他。小知明吓得一缩双手，将那件异物缩进袖口。他一身冷汗从头流到脚底，老太监居然没死！

略微镇定一下，小知明安慰道："李公公洪福齐天，快去请太医给公公诊治。此事先不要惊扰老佛爷，这些洋鬼子刺客真是阴险狠毒，无法无天，你们跟我去捉刺客！"说完，他把那件异物当成匕首插进靴筒，心里却异常后悔，埋怨自己草率大意，没确定李莲英究竟死了没有！

小知明与众侍卫纵马狂追，直到西安门，仍不见郝隋新的踪迹。一匹快马飞驰而来，马上有人大呼："是云麾使兄弟么？"小知明问："来的可是德张公公？"小德张勒住马，与小知明并辔而行，低声说道："皇上接到云麾使报信，已做好起程的准备，只是对珍主子幽

思难忘。”小知明说：“德张公公，请回复皇上，云麾使一定竭尽全力，不辱圣命。”小德张大喜，说：“世事艰难，云麾使珍重。”一抖缰绳，回瀛台去了。

回到宫中，已经接近午夜。众侍卫散去，郝隋新逃了，李莲英重伤。虽然深宫高墙，孤寂森严，小知明却觉得异常轻松，惦记着老佛爷的吩咐，来到延春阁查看。侍卫们已经装好十几箱珍玩，小知明想着如何处理这些珍玩。钟友胜见他有些困倦，就搬来一把椅子，小知明靠在藤椅上，不一会儿就呼呼大睡起来。

翌日，小知明被一声巨炮惊醒。睁眼一眼，已经是天光大亮，骄阳烈烈。他问：“钟大哥，哪儿打炮？”钟友胜说：“是东便门，我们的炮火正在抵制联军的进攻。美国大兵已经攻进外城，紫禁城已朝不保夕。”小知明问：“现在是什么时候？”钟友胜说：“已是中午。”小知明转目一看，只剩下三四个侍卫，小太监们全跑光了。小知明说：“这群笨蛋，全城都在打仗，能跑到哪儿去，还不如留在紫禁城中。”钟友胜说：“蝼蚁尚且贪生，就随他们去吧。”

两人指挥着这几个侍卫，将装着古玩字画的木箱抬到花园就地掩埋。此事尚未处理周全，荣儿姐姐跑得气喘吁吁前来传旨。老佛爷连下两道旨意：一道旨意命云麾使兼大内副总管负责紫禁城防卫；另一道旨意是叫小知明去瀛台接皇上进宫。小知明立刻带着钟友胜前往瀛台，接了皇上与小德张公公回到紫禁城，暂且将皇上安排在颐和轩。他人小鬼大，知道颐和轩与寿药房比邻而居，如此安排正好方便皇上与珍妃相会。小知明向钟友胜寻问计策，如何保卫大内禁宫。钟友胜说唯今之计，只有死守，与祖宗基业共存亡。

十五日，联军攻陷了各大城门，清军与八国联军在街巷展开肉搏战，状况惨烈。这几日忙得小知明焦头烂额，多亏左清与钟友胜从中斡旋，才将事事处理得井井有条。小知明见钟友胜面带愧色，他问：“钟大哥，你是不是想起了你娘？”钟友胜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为国尽忠，死而无憾。”小知明说：“钟大哥，我们是兄弟。你是个大孝子，还没娶老婆生娃娃呢，我看你就不必为国尽忠了。我已

经叫侍卫偷偷护送你老娘出城啦。”钟友胜一愣，抓着小知明的手，喉头哽咽。小知明从靴筒里摸出那柄异物，问：“钟大哥，你看这是个什么东西，是不是某种兵器？”

钟友胜凝视此物，长约七寸，熟铜打造，样子极像匕首，两旁锋刃有锯齿凹槽。这是从李莲英身上搜到的东西。小知明对这件东西百思不解，因此在身旁无人之时，特意向钟友胜请教。

钟友胜自幼习武，见识过无数奇门兵器，但是这件东西却从没见过，说它是一种武器未免有些牵强。他说：“卑职见识浅陋，从没见过这东西。”小知明郁闷地说：“钟大哥要给我保密，不要对外人说起啊。”钟友胜一笑：“卑职什么都没见过，从何谈起。”

翌日傍晚，京城形势大大不妙，联军已经逼近紫禁城。老佛爷做好逃离京城的准备，传谕宫内准备起程，诏命军机大臣荣禄留京处置一切事宜。小知明也在随行之列。他正在打点行囊，忽见寿药房刘公公满头大汗闯进平澜轩，上气不接下气地叫着：“云、云麾使快去救命，老佛爷到了颐和轩，珍主子被提了去，性命不保了。”小知明大吃一惊，想起游玩煤山时，老人曾经讲过崇祯皇帝的故事。李自成攻破彰义门时，崇祯皇帝将后宫嫔妃尽皆杀戮，免得使其受辱。老佛爷难道要效仿崇祯皇帝么？想到这里，他撒腿向颐和轩飞奔，才过玄穹宝殿，忽然发现门前有个人脊背微弯，当风而立，正是大内总管李莲英。

小知明的心立刻纠结一起，如同一团乱麻。李莲英身负重伤，怎么好得如此之快，难道这个老太监是个妖怪。李莲英看见云麾使，声音柔和地说：“云麾使，是你救了咱家一命么？”小知明说：“举手之劳罢了，公公不要挂怀，我要见老佛爷，烦请公公通禀。”谁知李莲英神色肃穆地走到他身边，伸手一捏小知明的脖子，说：“老佛爷此刻凤颜正怒，难道想找死么？”众侍卫以为李公公是为了小知明好，但是小知明此刻有苦难言，从李莲英手心传来一股热辣辣的力道，弄得他周身如遭火焚，张了张嘴却吐不出一个字。李莲英将他抱起，伸手在他身上一摸，小知明知道老太监是在找寻那件东西，好在他早把东

西藏进彩绫阁的密室中。没找到什么，李莲英略有失望，带着小知明走到窗前。只见颐和轩里端坐着老佛爷，她已经换好了百姓衣裳，像是一个农妇，前面跪着珍妃，却是锦绣旗袍，容颜秀美。

老佛爷说：“洋鬼子占了京城，世事艰险，我们不得辱没祖宗清誉，你可明白哀家的意思。”珍妃一愣，旋即明白了老佛爷的意思，立刻反驳道：“我不曾辱没老祖宗的清名。”

老佛爷的脸色阴沉如水，说：“似你这般花枝招展的玉人，随我们出京，如此招摇，远行必遭祸患。”珍妃说：“老佛爷要走，请留皇上在京，主持大局。”这一句，只说得慈禧太后勃然大怒，厉声道：“先皇曾有遗旨，但凡后宫不可干预朝政，你实属大逆不道，你得死！”

珍妃忽然爆发一股积怨，自知必死，却不得不说：“既然先皇留有遗旨，老佛爷更应将朝政归于皇上。”老佛爷脸色铁青道：“死到临头，你还牙尖嘴利。来人呀，给我把她拖出去，扔到井里去。”珍妃大喊：“我没罪，我要见皇上！皇上不要我死，我不能死！”可是她的叫喊在冷森森的大殿里显得绵软无力。小知明想冲进去说情，李莲英的掌力却源源不绝地传递过来。他身上又痛又痒，仿佛被一条大蛇缠绕，使出最大的力气挣扎，还是无法动弹，眼睁睁看着两个老太监把珍妃拖出颐和轩，来至贞顺门的一口汉白玉井前。只听“扑通”一声，珍妃落井，香消玉殒了。

小知明的脸颊滚落一串泪珠，李莲英看了倒也惊奇，掌力稍缓，说：“咱家都是为了你好，倘若你刚才去触霉头，此刻已是身首异处了！”

小知明却不管不顾，猛地挣脱了李莲英的掌握，一头撞向李莲英的小腹，谁知老太监暗自运气，将小腹凝成一块铁板。小知明“咚”地撞了上去，直觉头昏眼花，栽倒在地。

第二十二章　雄关漫道坚如铁　贼匪火畜长恨歌

小知明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一驾急驰的马车中。车里还有一个双目垂泪的书生，竟是光绪皇帝。小德张正在一旁劝慰，想是光绪皇帝得知珍妃已死，每每想起便伤心欲绝。而钟友胜打扮成一个车夫模样，赶车飞奔。

小知明掀开车帘望去。车外烟尘滚滚，前后有十几辆马车，周围都是一身甲胄的武卫骑兵，挎刀持枪往来驰骋。放下车帘，小知明来到光绪面前，轻轻替皇上擦拭泪水："皇上不必哀伤，请保重龙体，前面还有很多难关，还要吃很多苦呢。"光绪皇帝长叹一声，半晌无言。悲伤在车厢里无声地蔓延。

星斗朦胧，孤鸹凄鸣。天色浮现出一丝鱼肚白，武卫骑兵就地停驻。光绪皇帝快要被颠簸散架了，下了马车舒活筋骨。小知明肚子饿了，跳下马车，正巧李莲英走过来，召唤小太监去附近村庄弄点吃的。

不久，小太监搜来几个玉米面馍馍，还有几碗小米粥。大家将就着喝了点粥。小知明吃不饱，钟友胜塞过来几个烤熟的红薯，吃了红薯，浑身暖和很多。忽然身后有人叫他名字，扭头一看，居然是司琪格格。月光下她好像一朵水灵灵的芙蓉花。

小知明问："格格，你怎么来了？"司琪格格说："额娘带我出来逃难的，你饿不饿？我带着馍馍呢。"小知明说："我吃饱了。给你一个烤红薯，这是天下最好吃的美味。"他把红薯递到司琪格格嘴边。格格张开雪白的贝齿咬了一口，称赞说："又甜又香。"光绪皇帝看着他们，叹息说："你们两个生于富贵之家，现在竟然知道以苦为乐，实在难得。"

话音未落，后面枪炮声大作。一骑快马飞来，从马背上跳下一个千户，抱拳道：“敌军来袭，请老佛爷及皇上速速移驾。”光绪皇帝尚在忧伤，听闻枪炮声呼啸而来，竟然吓得瑟瑟发抖，说不出话来。小知明问：“千户大人，来了多少敌军，打的什么旗号？”千户回道：“有上千人，具体数目不详，打的都是太阳旗。”小知明说：“那是小日本鬼子追上来了。德张公公保护皇上上车，到前面避一避。”他拉住钟友胜的手臂，说：“钟大哥，小日本鬼子虽然身形矮小，但军纪严整，彪悍善战。我们该如何应战？”钟友胜回道：“依卑职所见，此地空旷平整，我们鞍马劳顿，不宜长途奔袭。那边有个村落，我们依托地势可以一战。待到明日深夜，敌军疲惫，再行突围。”小知明大喜，立刻向老佛爷奏报，老佛爷当即准奏。一行车马迅速开进村镇。

此地名叫梧桐镇，百里之内唯此一座大镇。现在此处空空荡荡的，只剩下一些状如游魂的乞丐。小知明找了一间富绅大宅安顿老佛爷一行，光绪自然与老佛爷不离左右。随后，他把端郡王家眷也弄进那家大院。司琪的额娘觉得小知明少年老成，做事井井有条，那些侍卫对他无不言听计从，觉得将来若有这样一门女婿，自己在王府的地位只怕要如日中天了，因此暗自欢喜。

打理完诸多事宜，天光已经大白，一轮红日发出万丈光芒。小知明来给老佛爷请安，走到正堂台阶下，忽听老佛爷与李莲英细语。老佛爷说：“云麾使这孩子心思缜密，才堪大用。”李莲英说：“奴才想起，云麾使与日本人素有交情。何不让云麾使出面，游说日军指挥官撤军？岂不是皆大欢喜？”小知明一听，心说这老太监果真阴毒，要在老佛爷面前害我。他立刻进去叩拜，口称：“老佛爷平安吉祥。”老佛爷笑道：“云麾使，我们正谈你呢。李大总管推荐你去游说日军，你可有把握？”小知明说：“臣愿意一试，只是臣言轻行微，须和李大总管同往。李大总管声威卓著，小日本鬼子最想结交李大总管这样老成持重的人物。这是福岛安正司令亲口说的，绝无虚言。”说完之后，他用眼角余光看着李莲英，心道要死也拉你一起垫背。老佛爷还未开口，李莲英笑着说：“奴才愿意同云麾使前往。”

两人出了大宅，乘马向镇口而来，梧桐镇有两个出口，一东一

西。日军已经截断了西去的路口，并以重兵围镇，兵力大约在两千人，都是简装轻骑。黎明时分两军曾展开一场激战，现在罢兵休息。他们可以望见对方阵地上升起的袅袅炊烟与随风飘摆的太阳旗。

钟友胜藏在断壁残垣后，正观察日军动向。小知明跳下马，对左右说道：“你们请李公公休息一下，我先探看一下前面的虚实，再往前走不迟。”李莲英点头，随几个侍卫进到一栋小屋里面。小知明来到一截断墙之后，问：“钟大哥，情形如何？”钟友胜说：“混战一场，互有伤亡。”小知明说：“我奉了老佛爷旨意，前去求和，你觉得怎样？”钟友胜道：“小日本鬼子没有携带重炮机枪，更没有全力发动攻击，大概想拖住我们，等待援兵。”

小知明从钟友胜的手里接过单筒望远镜，探出墙头观瞧。小日本鬼子好似无心恋战，全躲在战壕后面享用早餐。

蓦地，一个肥胖身影落进小知明的视线。此人穿着大清官府，没戴帽子，露出一个大脑袋，正是郝隋新。小知明大怒：“他娘的，这厮成了汉奸，成了小日本鬼子的走狗！”钟友胜说：“等我带几个弟兄冲上去，砍了他的脑袋。”小知明说：“这倒是个好主意，不过你要全身而退。狗汉奸的命不值钱，咱犯不着跟他拼命，就把这顿早饭给他搅成烂泥巴。哈哈！”

钟友胜立刻挑选十几名轻功好手，每人配双枪、腰刀，骑快马。不过小知明自有打算，叫钟友胜等着。他回到镇里，不久，赶了一群牛羊回来。不过，牲畜的双角上都绑着锋利刀刃，尾巴上则拴着茅草、火束。

钟友胜笑问：“云大人，你这是要学田单大摆火牛阵么？”小知明嘿嘿一笑：“我这阵势可比火牛阵厉害。火牛火羊齐上阵，专杀日本狗汉奸。大家一起给我冲啊。”

点燃牲畜尾巴上的火束，火牛火羊发疯一般冲向日军阵地。钟友胜纵身上马，来了个镫里藏身，厉声大喝：“弟兄们，跟我杀！”马队好似狂风扫落叶般，直冲进日军阵营。

小知明觉得热血沸腾，恨不得即刻长高五尺，与钟大哥一同驰骋沙场。他拿着单筒望远镜，追寻着钟友胜的身影，只见他冲进日军敌阵，双枪齐发，当即结果了几个小日本鬼子的性命。一个小日本鬼子异常凶悍，挺着刺刀向钟友胜背后扎去。钟友胜反手一挥大刀，荡开刺刀，蓦然身形急转，将那日本鬼子的脑袋一削两半。

小知明欢乐地道：“杀得好啊。”

“没错，这一式拨云见日，反手出刀，使得鬼哭狼嚎。”

这声音半男不女的，转眼一瞧，小知明全身发麻。死老太监不知何时已来到身边，仿佛总是阴魂不散似的。小知明说：“这里危险，请公公回避。”李莲英道：“云麾使既然能亲临敌阵，咱家也不是贪生怕死的小人。”小知明乜斜着看了一眼，死老太监白发苍苍身怀绝技，连子弹都打不死，绝对是个老妖怪。老妖怪张口说了句人话：“云麾使，见好就收，奇兵不可恋战。”小知明心中一沉，佩服老妖怪不但功夫高，兵法也深。他立刻吩咐侍卫鸣金收兵。钟友胜纵马而归，只折了三匹战马，可谓大获全胜。小知明立刻去奏报老佛爷，擢升钟友胜为正六品平妖招讨使。

折杀了日军锐气之后，小知明便要与李莲英亲自上阵，跨马来到日军阵前求和。两个日本鬼子用刺刀抵住小知明的胸膛，他面不改色地说：“摸细，摸细，都给我闪开。我是福岛安正及川岛浪速翻译官的朋友，叫你们的大官前来见我。”日本兵听他用日语打招呼，还说出了司令官的名字，大为惊异，立刻禀报。

少时，郝隋新陪着一位全身戎装的大佐走了过来。他笑着招呼说：“云大人久违了。”

李莲英的脸色一变，旋即恢复正常。小知明说：“郝大人真是长命百岁之人，与龟鹤同寿，千年万年洪福不减。”李莲英差点笑出声来，千年王八万年龟，这是绕着弯骂人哪。郝隋新却面皮红润地说：“仰仗龟田大佐提携，还有云大人念念不忘，郝某感激不尽哪。”

相互通名完毕，在小知明对面笔挺而立的是陆军学院高才生——龟田仪男大佐。龟田仪男生着一张国字脸，肩膀宽厚，手指上生着老茧，抚着一把漂亮的日本刀，刀柄护手是一朵十六瓣菊花。他听钟友胜说过，十六瓣菊花是日本皇室的象征，因此赞道："大佐的配刀代表着日本皇族的荣誉，真是把好刀。"

龟田仪男本来有些轻视这个小孩，没想到这小鬼居然知道他的配刀是皇族赠送，于是大为得意，即刻对小知明另眼相看。但小知明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姓什么不好，你姓龟，估计祖先是乌龟变的，从龟爷到龟孙，一家子都是王八！

龟田大佐将两人迎进一间帐篷，里面铺着榻榻米，陈设一张小矮桌，桌上摆放茶具，飘着一股浓郁的茶香味。龟田大佐做了个请的手势，率先走到桌边双腿曲跪，轻拍一掌，走进一个身穿和服的年轻女子。女子伸出一双白若春葱的手开始沏茶。小知明细看那女子，弯眉如黛，朱唇一点，媚眼如丝地瞧着自己，仿佛在眉目传情。李莲英用目光一扫，帐篷里竟然没有椅凳。他以为小日本喜欢跪着，正要盘腿大坐，忽听小知明说："跪坐可是大唐传到日本的，想不到你们一直保持至今啊。"李莲英自知失理，身形向下一矮，直挺挺地跪在大佐对面，斜了小知明一眼，满脸不爽。小知明却好似没有看见。

李莲英带着怒气说："那时候日本是臣，大唐是君，君臣礼度自古有之，不可乱废。"

弦外有音。龟田大佐却是个地道的中国通，深通茶道，精于收藏，尤其偏爱收集紫砂名壶。他说："君臣礼度自古有之，不可乱废。只是我大日本帝国学习中国历史，发现唐宋元明清，无一不是臣下作乱改朝换代，更有父子兄弟骨肉相残的。这也是古国理法么？兴盛之道在于自强不息，不是妄自尊大。"

大佐的话很有力量，李莲英被驳得脸青唇白，不知如何相对。小知明跪坐在李莲英身旁，不慌不忙地说："喝茶，喝茶。大佐是茶道高手，用茶之道讲究而精致啊。"龟田大佐见这小鬼举手投足镇定自若，颇为欣赏。郝隋新在一旁说："龟田大佐不仅是茶道高手，而且

精通壶类鉴赏呢。”漂亮的日本女子在小知明面前放了一杯茶。他一饮而尽，然后将杯底朝上，但见杯底露出“仲芳”二字。他在壶上轻轻一弹，倾听着翠玉般的妙音。他故作惊讶地说：“果然不错！这是出自李仲芳的手笔，是老兄壶，壶家妙手称三大。”龟田问：“但不知是哪三大？什么是老兄壶？”小知明道：“万历年间，有三个制壶高手。时大彬是师父，李仲芳和徐友泉是徒弟。李仲芳制壶敦雅古拙，徐友泉制壶秀润灵动。其中李仲芳制作的紫砂壶，则被戏称为老兄壶，不过成就最高的还是时大彬。他在泥料中掺砂，使得沙质古肌理匀，以手摸之，仿佛婴儿的小屁股。”

那日本女子听小知明谈吐妙趣横生，“扑哧”一下笑出声来。龟田大佐正听得入迷，被笑声打断，怒喝道：“贵客面前，怎敢无理！”小知明急忙说道：“哎，大佐不必动怒，要是没有这位姐姐如此美妙的茶艺，可浪费了这样的好茶。美中不足的是，这不过是一件李仲芳的赝品。”

漂亮女子退在一旁，向小知明投来感激的目光。龟田大佐的脸色极不自然。郝隋新说：“云大人，可瞧仔细了，这把壶是大佐花重金从一位贝勒手上买的。”李莲英在桌下，用指尖轻轻一捅小知明，意思是，这家伙包藏祸心，你莫要惹火上身。小知明毫不理会，继续说：“此壶虽然胎质细腻，但是没有珠玉之光。最要命的是壶流内有瑕疵，一代制壶大师怎么会如此草率呢，一定是后人伪造的。”

龟田大佐问：“你怎知道壶流内有瑕疵？”

小知明说：“刚才一弹，此壶发出的声音，你们难道没有听出来么？”

龟田大佐有些不信。一个小鬼仅凭声音就能断定壶中有裂隙？他伸手拿壶，向壶嘴里观瞧，果然见一条细微的裂痕。他气得把壶摔了个粉碎，那女子慌忙跪地收拾。小知明好不心痛，那可是一把真的老兄壶，但是为了灭灭日本鬼子的威风，只得颠倒是非。古人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这小日鬼子的脸皮可真是够厚，见什么好就要学什么。龟田大佐向小知明一拜：“原来云先生是真人不露相，龟田仪男愿拜云先生为师，勤学苦练。”小知明说：“不敢当，我们相互切磋嘛。”

一旁急坏了李莲英，他急忙将大佐扶起，道：“云麾使，既然大佐先生不耻下问，你就传授他点皮毛，够他终生受用的了。”龟田仪男直起身子说：“我深知二位来意，只是军人当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你们来求我网开一面，绝对是万万不能。我接到上峰命令，一定要营救出被老佛爷囚禁的中国皇帝。所以李公公请回吧，云先生要在此小住几日，送客。”

李莲英有些急了，心想：这小日本鬼子怎么翻脸无情，说得好好的，即刻就下了逐客令。两个日本兵将李莲英推出帐外。小知明只觉事态发展有些突兀，再看郝隋新，竟是一脸得意，多半是他使坏，唆使鬼子将自己软禁。小知明心急如焚，问那个漂亮的日本女子：“姐姐，你叫什么名字？”女子娇羞地说：“我叫星野千代，是随大佐夫君一起来中国的。”

小知明想，原来是大佐的老婆，得好好讨好一下。他伸手在怀中一摸，掏出一对金镶玉的耳环，放在掌心说：“来得匆忙，没带什么礼物，这副耳环就送给千代小姐啦。”前来之时，他故意带了几样珠宝以备不时之需。他知道鬼子们个个贪婪，就喜欢强取豪夺中国的金银珠宝。

龟田仪男仔细审视那对耳环。金嵌玉薄如菊瓣，金环又嵌有红宝石，价值不菲，是痕都斯坦玉的典型玉工，皇族气派十足。他心花怒放，亲自给千代戴上，只觉得这小鬼出手阔绰，果如郝隋新所说——这小孩在老佛爷面前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京城已经沦陷，或许会在这小鬼身上大大地捞上一票。想到此处，他一挑大指：“你的大大的好朋友。”立刻设宴款待。

小知明第一次见到马口铁盒装的罐头，觉得很好吃。龟田仪男美滋滋地喝着清酒，让千代摇着扇子跳日本舞祝兴。

到了晚上，小知明独自在营帐内犯愁，寻思逃跑的方法，估计老佛爷会趁着夜黑风高迅速突围。但是梧桐镇内却鸦雀无声，没响起一丁点枪炮声。

第二十三章　天涯芳心羡痴汉　独角诡计丧佛颜

蓦地，日军后营一阵大乱。小知明隔着帐帘一看，偷营劫寨的竟然是义和拳民与红灯照仙姑。他们沿途扰袭洋鬼子的军队。一个红衣女子纵马直冲过来，两个小日本鬼子举起刺刀猛扎。那红衣女子甚是灵巧，一招燕子穿云，以掌中剑锋拨开刺刀，轻盈地滚进帐篷。

小知明眼眶一热，险些落泪，她居然是自己朝思暮想的圣姑。圣姑也吃了一惊，没想到在此能见到小知明。两个日本鬼子像野猪似的，哼哼着钻进帐篷。看见圣姑美貌动人，这两头野猪淫心似焚，立刻对小知明生硬地说："小孩，你叫花姑娘不许抵抗，我们大大的友好。"小知明说："好，我叫她不抵抗。"然后向圣姑使个眼色，说，"这位花姑娘，你不要抵抗，我们不会伤害你。"两个日本鬼子拼命点头。

圣姑说："你叫他们先放下武器。"小知明转过脸来，对日本鬼子说："花姑娘说了，你们两个先放下武器，以表诚意。她愿意和你们做朋友。"两个日本鬼子喜笑颜开，将枪向后面一靠。圣姑也把长剑撂在脚下，两个日本鬼子死到临头，尚且不知，咧着大嘴嘿嘿狂笑，再一回头，小知明已经把枪扯了过去，钻到长桌下面。一个日本兵暴怒，向桌下扑去，喊道："卑鄙小鬼，狡猾无耻！"圣姑抬脚一勾，地上那柄长剑去似流星，将这名日本鬼子扎了一个透心凉。另一个见了，"嗷"地大叫一声，蛮牛似的扑上来。圣姑拉开架势，正准备以拳脚相搏。

砰！

日本鬼子翻身栽倒，背后绽开一朵血花。小知明丢了枪，从桌下钻出，得意地说："还是这玩意厉害，一颗铁弹就要了鬼子的小

命。”圣姑把他搂在怀里。他问道：“姐姐，你怎么在这里？”圣姑说：“一言难尽，出去再说。”拉起小知明掀开帐帘，蓦地看见一个日本鬼子狞笑着，举起枪对准圣姑的面门，正要扣动扳机！

圣姑的腿伤刚愈，行动有些迟缓，眼看闪躲不及。那日本兵忽然一咧嘴，不吭一声扑倒在地，背心插着一把单刀。一个高大魁梧的身影跳了过来，说：“卑职来迟一步，大人受惊了。”小知明说：“钟大哥，这都啥时候了，还卑职卑职的，你快送我和姐姐出去。”来人正是钟友胜，武卫军保护老佛爷趁黑突围，没想到义和拳、红灯照也赶来凑热闹，无意中倒是帮了一个大忙。

钟友胜在前面开道，一路向西杀出。他一手持枪，一手持刀，所过之处日本鬼子纷纷退让。一个鬼子骑兵伏在马背上，想朝着钟友胜放冷枪。圣姑喊道：“将军小心！”钟友胜回手一枪，让那鬼子脑袋开了花，死尸翻身落马。钟友胜对圣姑说了声“多谢”，夺过那匹战马，让小知明与圣姑乘坐，用枪托对着马屁股一磕。战马四蹄生风，旋风似的冲出日本军营。

龟田大佐不愧是陆军学院的高才生，他见营内火光四起，镇内黑影幢幢，立刻猜测出对方趁势突围的意图，因此命令部队直插梧桐镇，全力占领。他研究过行军地图，这里地势平坦，山脉低缓，只要占领梧桐镇，方圆百里都会在他的掌控之中。

圣姑带着小知明冲进镇内，发现前前后后都是日本鬼子，潮水一般涌来。小知明说：“姐姐，我们掉鬼子窝里啦。”圣姑比较冷静，拨转马头冲进一条幽静小巷。后面蹿上六七匹战马，郝隋新脸色狰狞地大叫：“抓住那个小孩，龟田大佐重重有赏。”小知明说：“这贼秃盯上我了，真是要命。”圣姑说：“谁是贼秃？”小知明说：“是个贼和尚，无恶不作。因为我烧了他的庙，他老想杀我。”

话音未落，两个手持大刀的御前侍卫骑快马从对面冲来。小知明以为他们是前来接应的，岂知圣姑低声说：“低头。”小知明向鞍鞯上一伏，两片刀锋呼地从头上掠过，将他飞舞的小辫子砍去一截。小知明吓得全身冰凉，回头一看，两名侍卫拨转马头猛追上来，脸上露出

古怪神情。他说："姐姐，这两个家伙疯了，成了狗汉奸。"圣姑回手一抖，咔嚓一声，射出袖箭。一个侍卫低头一闪，袖箭射飞了帽子，露出一个油亮亮的大光头。小知明"呀"地叫了一声："敢情这两个侍卫是混进大内的贼秃。"

圣姑与小知明纵马在前，郝隋新等人紧追其后，出了梧桐镇，前面是一片荒原。一个小日本鬼子正举枪瞄准，郝隋新喝道："浑蛋，不准开枪，他是龟田大佐的贵客。"小日本鬼子只好拼命打马，几个人宛如扇形包抄过来。

小知明频频回头观瞧，敌人越追越近，他说："圣姑姐姐，如果被日本鬼子包围，可是插翅难飞了。"圣姑打马钻进一片密林，悄声说："你先上去，待我引开他们之后，再回来接你。"她抓住小知明的腰带，用力一抛。小知明轻轻地落在一根树干上，隐身在枝叶间，眼见圣姑穿林而去，后面那五六匹快马紧追不舍。

天地寂寥，松风款款。小知明骑在树枝上等着圣姑，望眼欲穿仍不见圣姑回转，而梧桐镇上的火光渐渐熄灭。小知明惦念圣姑安危，正要下树，忽见地面黑影晃动，有两个侍卫押着三个逃荒的难民走进密林。

一个侍卫说："此处林木茂密，我们休息一下。"另一个侍卫道："老子跑得渴死了，你们三个老实点，不然一刀一个宰了你们。"三个逃荒的难民吓得瑟瑟发抖，偎成一团。或许是跑得口干舌燥，两个侍卫摘下帽子扇风，露出亮秃的脑瓢。小知明心中一动，原来是贼秃，再定睛细看，那三个逃荒难民都认得。粗衣褴褛的男人像是皇上，身躯娇小的婆婆好似老佛爷，而农妇装扮的人则是荣儿姐姐。唯独不见大内总管李莲英，想必是在乱军之中走散了。

小知明平定心神，蜷伏在树干上，琢磨着如何对付两个贼秃。只听光绪低声说道："只要你不伤害朕和母后，朕会重重赏赐你们。"一个贼秃嘲弄地说："不敢当，仁通方丈说了，老佛爷行事狠辣阴险，绝不能受你们蛊惑，到时候只怕有命拿钱、没命花钱，还是将你们交给洋鬼子保准，拿了银子远走高飞。"另一个贼秃狞笑说："再要啰

唆，休怪我们刀下无情！”

一个贼秃看见宫女荣儿皮肤嫩滑，虽徐娘半老却不失风韵，他色心大起拉起荣儿就往树丛后走。荣儿拼命抵抗，贼秃便抽刀架在她的脖子上，吓得她再不敢叫喊，几欲寻死，低声抽泣。小知明悄悄溜下树干，见贼秃力大，已将荣儿姐姐压在身下。他蹑足潜踪，在草丛中绕到贼秃背后，见贼秃把长枪靠在一棵枣树上。为免打草惊蛇，小知明将刺刀从枪尖上摘下。贼秃正忙着撕扯荣儿的衣裳，他瞄准时机，用尽全力，一刀刺进贼秃的背心。

贼秃双眼一瞪，不声不响地死了。荣儿几乎吓晕过去，眼前却出现一个小孩的笑靥。小知明拾枪在手，悄声说：“荣儿姐姐别怕，你去把那个贼秃引过来，我一枪结果了他。”荣儿惊魂未定，目光充满怀疑，慌忙整理好凌乱的衣裳。小知明说：“先别整理衣裳，让贼秃看了心痒。只要你把他引到这棵树后，我们就算大功告成。”荣儿被小知明鼓励，战战兢兢的，有了几分胆量。她半掩着衣裳，从黑暗的草丛中钻出来，对贼秃做出风流姿态，虽然有几分生硬，但在月光下已是娇艳妖娆，足令贼秃心性荡漾。

另一个贼秃早已等得不耐烦，不过乍见荣儿钻出草丛卖弄风骚，他立刻生疑，叫了两声惠真师兄，不见回应，转身想逃，正撞在小知明的枪口上。

小知明已经绕到贼秃身后，见贼秃转身，立刻扣动扳机，“砰”的一枪。贼秃晃了晃，栽倒在树下死了。老佛爷与光绪皇上已吓得面色青白。小知明丢了枪，急忙前来叩拜：“臣救驾来迟，愿老佛爷与皇上吉祥平安。”老佛爷和皇上惊魂未定。半晌之后，老佛爷才喘息着说：“好好，云靡使，又是你这个小东西前来救驾。如今我们娘俩的性命就交到你的手上了。”小知明道：“臣誓死护卫老佛爷与皇上杀出重围。”光绪问：“云靡使，我们现在该向何处去？”小知明想了想，道：“小日本鬼子都向西追击，他们一定想不到我们会返回梧桐镇。我想回到镇上最安全，皇上以为如何？”光绪说：“正合朕意。”心中燃起一丝暖意。小知明和光绪扶起老佛爷，带着荣儿姐姐趁着夜黑风

高，向梧桐镇一路摸去。

回到梧桐镇，天已经大亮。镇里满目疮痍，狼烟徐徐，尸体零落，阳光洒落在焦土残梁上，一幅江山破败的景象。

小知明把老佛爷领到镇口一家茅屋里面。他说去大宅院住太扎眼，待在这里反倒安全些。老佛爷六神无主，甘愿听从一个小孩的摆布。虽然如此，小知明还是觉得不妥，说他们穿着干净的衣裳，戴着翡翠首饰，细看之下皮白肉嫩，定然露出破绽。他也不管什么尊卑，先把老佛爷与荣儿姐姐的首饰摘了个干净，朝自己怀里一揣，然后走进灶间摸了两把锅灰，回来抹到三人的手脸上，觉得还不满意，又到房外从几个死乞丐身上扒了几套脏兮兮的衣裳，叫老佛爷三人换好。乞丐衣裳的馊臭气味简直要把老佛爷熏晕过去，但是为了逃命，她也只好如此。小知明心想，谁叫你害死了珍妃姐姐，好歹让你吃些苦头。他自己也朝脸上抹了些锅灰，装扮成一个小乞丐模样走出屋外，到镇上找些吃食。

日本鬼子已经占领了梧桐镇。龟田大佐遵守福岛司令官的命令，做“文明之师”，下令部队不许扰民，因此没有一个日本鬼子进犯百姓家。而且龟田大佐还贴出告示，要和中国百姓来个亲善友好会，但凡百姓家中藏有古玩的，都要拿到大佐那里以宝会友。大佐将以高价收购，童叟无欺。

小知明头上扣着一个大帽子，脸上黑黑的，怕被人认出，因此光张嘴不出声，只用腹语低声叫道：“行行好，行行好，可怜可怜我吧。”来到那间大宅前，此处已经被龟田定为指挥所，很多日本鬼子进进出出。他绕向后院，后院门前有两个日本鬼子的岗哨。他眼光尖锐，看见一个穿着花裙的小姑娘走进后堂，样子仿佛司琪格格。见他鬼头鬼脑，一个日本鬼子喝道：“小乞丐，快滚开。”

小知明说：“大老爷，行行好，可怜可怜小乞丐吧。”他前去纠缠那两个日本哨兵，没想到被哨兵一枪托打到脑袋上，“嗡”的一声昏了过去。等他醒来一看，自己已经躺在后院的草垛上，一只白嫩小手正给他包扎头上的伤口，正是司琪格格。她说：“小乞丐，看你多可

怜，不小心受伤了吧。”小知明心中狐疑，居然连格格都没能认出自己，看来厨子李说得没错，能懂易容术的都是天才，他也是天才，这样一想，心情愉快起来。他暂且不想暴露身份，用腹语问：“你叫什么名字，是你救了我？”司琪格格说：“是呀，你被打昏了，我把你拽进来的。你的头上流了好多血，我以为你死了呢，没想到你又活了过来。”小知明用腹语回答：“我帮你干活吧，你应该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司琪格格“嘘”了一声说：“我只是一个小丫鬟。”小知明用腹语说：“小乞丐饿了，有没有吃的，我还有奶奶、父亲、姑姑。我们一家都饿着呢，没有东西吃，好可怜啊。”

司琪格格把小知明带进灶间，里面还有些白面馍馍、几盘剩菜和半条鸡腿。小知明想，老佛爷每日锦衣玉食，不知民间疾苦，害死珍妃姐姐，得多叫她吃点苦头。于是自己饱餐了那条鸡腿，丢了白面馍馍，弄了些玉米面菜叶子蒸的馍馍，又弄了一些剩菜，用一个破碗端着。司琪格格问：“你呀，真是个小乞丐，好吃的你不要，要这些难以下咽的东西。”小知明说：“我奶奶穷惯了，就喜欢吃这些残汤剩饭。”司琪格格说：“我送你出去，他们不会阻拦你。我对日本人说了，要你来帮我干活，可是你一定要回来，不然他们会怀疑我。你回来我还可以给你吃的，要不然，你奶奶、爹爹、姑姑都要挨饿。”两个人商议完毕，司琪格格将小知明送出后门，两个日本哨兵也不拦阻。

回到茅屋，小知明把剩菜剩饭分给老佛爷和皇上。老佛爷吃了一口，立刻全吐出来，馍馍粗得像沙砾一样。小知明看在眼里，乐上心头，说：“老佛爷，你们将就些吧，世道艰难啊。”光绪习惯了冷汤剩饭，皱着眉头吃了下去。

忽然，镇外来了几匹快马，一人高声喊喝：“闪开，闪开，贵客到了。”一小队鬼子兵护送着三辆小轿向大宅去了。小知明对光绪说：“皇上，臣去探听一下，这些贵客都是些什么来头。”出了茅屋，远远瞧见郝隋新满面春风地从大宅前门迎出，他赶紧转向后门。司琪瞧见他回来了，便说：“刷马桶的小乞丐，快点进来干活。”小知明顺势溜了进去。

司琪格格把马桶和马莲根刷子递给小知明。小知明提着马桶假装寻找水井，向前厅溜来。此时，郝隋新正给龟田大佐引荐来宾，小知明藏在一棵柳树后窥视，见三个陌生人站在台阶前。

第一个人有四五十岁的年纪，好像是个落魄的秀才，腰上系着一个玉坠，十指纤细，目光如鹰。第二个人穿着一身青袍，手里拨弄着一个枣红木小算盘，生得方面大耳，提着一个沉重的木箱。第三个人是一名五十开外的小老头，形容猥琐，一双老鼠眼仿佛怕光，总是眯缝着，两只手抄在袖口里面，弓腰缩肩像一只虾米。

郝隋新说："龟田大佐，这三位都是身怀绝技的风尘异人。"秀才一抱拳，操着河南口音说："在下柳士杰，请大佐多多提携。"拿算盘的胖子则用苏州口音说："在下黄少言，愿为大佐效犬马之劳。"而老鼠眼的老头却阴阳怪气地说："在下晏古，从扬州来。"龟田大佐呵呵笑道："各位都是高手，我天皇必有重用，请上座。"小知明暗道："柳士杰、黄少言、晏古，算哪门子江湖高手？不过任你功夫多高，也不过是被千载唾弃的狗汉奸！"

众人分宾主落座。小知明见左右无人，大着胆子走到窗根下仔细倾听。郝隋新说："大佐不日就会班师回京，还要仰仗各位高手指教，另有一位高手已到了京师。你们四人都是密宗门派的传人，归顺天皇陛下，委以重任，将来都可享荣华富贵。"

柳士杰道："大佐先生，但不知有何差遣？"龟田大佐说："请各位前来，是要各位帮助天皇陛下完成一件心愿。这是陆军部的绝对机密，称之为'至善计划'。因为我日本天皇一直羡慕中国物宝天华，想要瞻仰一下大国的奇珍异宝，所以想要复制禁宫保存的历代珍品，运回我大日本帝国，令世人瞻仰大国风范，还望各位大师玉成此事。"说完一挥手，一个小日本鬼子捧来一个长匣。郝隋新揭开长匣，拿出一幅古卷，在长案上摊开。

柳士杰瞄了一眼，说："此乃《西园雅集图》，是北宋李公麟所作。李公麟号龙眠居士，善画博学，鉴别古今。此画曾被《石渠宝笈》著录，收藏于紫禁大内。"黄少言不为然地说："酸秀才，引经据

典，出口成章，并不算什么真本事，露点真才实学给大佐瞧瞧。”

柳士杰和黄少言本是旧识，知道黄少言口无遮拦，但是这句话却是要提醒他，必须得显露身手给日本人瞧瞧。他笑道：“黄算盘，你又想打什么如意算盘？”黄少言起身走到那张古卷前，把算盘放在画心上，一阵噼里啪啦地拨弄，然后叹息一声说：“黄某从不做亏本的买卖，此画虽非李公麟的真迹，但是临摹得惟妙惟肖，难道是出自酸秀才你的手笔？”柳士杰嘿嘿一笑：“若要临出一张一模一样的，倒是不难，不过李公麟以白描著称于世，笔法功底非常人所及。”

第二十四章　日落紫禁真鬼魅　文明之师大王旗

两人谈笑间，已将那张古卷鉴别为一幅赝品。龟田大佐笑道："二位果真是高手。"听到大佐赞扬，柳黄二人以挑衅的目光看着晏古。而晏古依然端坐如故，面如枯木，仿佛一尊雕像。

小知明心中雪亮，原来这三个家伙是造假高手。曾听爹爹说过，古玩制假也是流派众多，其中不乏以假乱真的高手，他们或工临摹书画，或工雕刻玉石，或工烧造青铜器皿，都有独到心得、传世秘方，而且一脉单传秘而不宣。他曾知道诸如此类的几个显赫门派，有松江造、扬州片、河南货等。他们欺世盗名，以假乱真，牟取暴利，旋即挥霍一空，得善终者寥寥无几。

柳黄二人一直巴望着，那个叫晏古的老头显露一下身手，他始终令人感觉神秘莫测。柳士杰要来笔墨纸砚，在宣纸张上刷刷点点，片刻工夫，居然临出几个《西园雅集图》里的人物，与画上之人一丝不差。

黄少言说："有画无印，岂非无趣。"他把小算盘收进袖口，将随身木箱打开，里面琳琅满目，全是大小不一的印石——玉印、石印、铜印、金印，还有各色印泥，真是让小知明大开眼界。柳士杰说："黄算盘，你这箱子里的家什好似又多了不少。"黄少言嘿嘿一笑说："听闻老佛爷西逃，我又特别赶制出两枚龙章宝印，随意弄几张捐官的诰书，钤上龙章宝印卖个万把两银子，小打小闹啦。"柳士杰说："不论有多少银子，恐怕也到不了你的手上，你那四房小妾个个是要钱的祖宗。"两人哈哈大笑。晏古却一笑不笑，还是无动于衷。小知明想，晏古老头恐怕没什么本事，不敢献丑罢了。

笑声方歇。晏古仿佛从睡梦中醒来，打了一个哈欠，喝口茶水含

在嘴里，走到古卷前面，噗地朝画心喷了一口茶水。他的牙齿焦黄，嘴唇粗如树皮，那漱口茶水仿佛带着一股牙臭，湿淋淋地打在画面上。柳黄二人面面相觑，一幅好画被糟蹋得不成样子。龟田大佐正要动怒，郝隋新在他耳边低声说了两句，大佐转忧为喜。小知明盯着画心，已然忘了危险。晏古抽出一只烟袋锅，点燃烟丝，一明一灭地抽着，不时有烟灰飘落到画心。晏古伸出手，好似无意间在画纸上轻弹慢抹。

晏古的十指，消瘦，奇长，指肚白玉样嫩滑，竟似羊毫般柔软。他手指轻轻一抹，烟灰便融进画卷。不过一袋烟的工夫，画已渐渐吹干，茶水的昏沉颜色已经晕染了整幅画卷，平添了几许古旧颜色，烟灰则渗入画卷，留下点点苍白痕迹。宋代以前的古画常有反铅之象，墨迹中会出现灰白痕迹。

柳黄二人大瞪着眼睛，这张画卷经过晏古的处理，居然燥气全无，如同经历了风尘沧桑。晏古说：“如此一来，此画才算完美，阴干之后足可以位列《石渠宝笈》，绝对是真品。”柳士杰大惊地问：“请问，古玩行里有南奇北古的传说，莫非那位鬼手泣神的‘北古’就是阁下？”晏古嘿嘿一笑：“好说，好说。”

忽然，身后人影一晃，司琪格格来看小乞丐的马桶刷完没有。小知明胡乱刷了几下，丢下马桶一溜烟跑回茅屋，原原本本地将此事禀告皇上。

光绪眉头紧皱地对小知明说：“洋人找了这几个制假高手，意图很明显，要以假乱真，盗取我大内珍玩，简直可恨至极。”小知明问：“皇上，臣当如何应付？”光绪道：“但凡七尺之躯，绝不能失一寸国土、一片瓦砾，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几句话说得铿锵有力，连老佛爷也悚然动容。

不等小知明想出一个妙计，一队日本鬼子从院外冲进来。郝隋新笑着说：“小鬼，你真狡猾，居然藏在我眼皮底下，差点叫你溜走，云麾使果真是计谋多端啊。”小知明全身如坠冰窟。贼秃阴魂不散，真是邪门了，连司琪格格都没认出他来，怎么会被贼秃看出破绽？

小知明朗声说：“郝隋新，你这只狗，怎么总是爱咬人呢！”

郝隋新呵呵一笑：“做狗，也要做有权有势家的狗，卑职恭候云大人，龟田大佐有请。”

“你在外面候着，本大人要出去啦。”

小知明转而用低低声音，对老佛爷和光绪皇帝说：“臣不能在此尽忠了，日本鬼子不日便班师回京，你们只要挨过这场劫难，一定会遇难呈祥。”他把光绪、老佛爷、荣儿姐姐推进一片柴草里，叫他们藏好。他抖擞精神踢开房门，喝道：“郝大人，既然你是只狗，给我学两声狗叫！”郝隋新当真学了几声狗叫：“汪汪，汪汪。”然后探头向柴房里看去，甜蜜地道，“大人机智过人，房子里不会藏有什么猫腻吧？”小知明说：“你的鼻子比狗还灵，我告诉你吧，其实老佛爷和皇上藏在里面。你快点进去，把他们献给小日本鬼子，重重有赏啊。”郝隋新一缩头，呵呵笑道：“大人说笑了，卑职怎么不相信大人呢。”虽然这样说，他还是想进去查看一下。

小知明见势不妙，纵身进了柴房，伸手抓住老佛爷的胳膊，像架着一只小鸡似的，说：“郝大人，她就是老佛爷。”郝隋新看见一个老乞婆，满脸焦黑，浑身散发出一股馊臭味，吓得战战兢兢。他没见过老佛爷，但素闻老佛爷生活极尽奢侈。他哈哈大笑：“你骗谁呢，她若是老佛爷，我就是太上皇啦。”但是小知明已经紧张得湿透了背心。

郝隋新带着小知明回转大宅，龟田立刻派人将他软禁起来。休整两日之后，班师回京。小知明不清楚老佛爷和皇上是否逃离了魔爪，但是一直没有他们被抓获的消息。最吃惊的还是司琪格格，她没想到小乞丐是小知明乔装的，因此又惊又气，好些日子都故意不搭理他。

京城已经沦陷多日。八国联军之中，日军的人数最多，号称“文明之师”。侵华前日军第五师团做了好些精细准备，制作了很多太阳旗，旗子上写着“大日本顺民”的字样，让所有亲日的良民，在门前插上日本旗，如此就会免除被烧杀抢掠的灾难。因此北京城内到处是太

阳旗的影子。

紫禁城内还有几位没有来得及逃走的嫔妃、几百名宫女和太监，加上禁宫护卫军两千人，已经被八国联军形成合围之势。德军对克林德被杀一事耿耿于怀，在煤山架设了六门大炮，想要报复。川岛浪速得知此事，立刻找到小知明，请小知明去找赛金花说明情况，要赛金花找德军指挥官说情。小知明向怀里一摸，老佛爷和荣儿姐姐的几件首饰还在，都拿去送给赛姐姐。赛金花此时正与德军指挥官打得火热，见到小知明安然无恙，心中欢喜。小知明送上几件价值连城的宝物，她便在床第间温柔备至地迷惑德国佬。经过交涉，德军的答复是，以四十八小时为限，紫禁城守军若不投降，坚决开炮！

川岛浪速大喜，带着小知明到了神武门前。小知明心道：日本鬼子要我和平解决此事，虽然没安好心，但是也不能让德国鬼子毁了老祖宗的基业。因此他向城门楼子上喊："是哪位兄弟守城？云麾使有话要说。"一个千总在上面答话："云麾使，你不是随老佛爷西巡了么，你有什么话说？"小知明说："兄弟们，一言难尽，德国兵在煤山架了大炮，准备炮轰紫禁城，咱们都是好兄弟，不能眼看着好兄弟们送死，得想个妥善法子。"千总等侍卫一听此言，不敢擅自做主，从城头坠下一个竹筐，将他吊上城去。

小知明换好官服来觐见几位嫔妃。那几位嫔妃毫无主见，全凭小知明定夺。小知明告退之后，将紫禁城内把守城门的千总聚集到一起，将西行遇险的前后经过一讲，各武将都听得呆若木鸡。小知明说："唯今之计，不能和洋鬼子硬干，紫禁城朝不保夕，开门纳降是权宜之计，但是洋鬼子绝没安好心，不能将紫禁城完全交给他们，我们得给他们留下一座空城。"

于是，千总们摩拳擦掌，准备和小知明大干一场。小知明挑选了二十名手脚勤快的侍卫，先在大内走了一圈，但凡是值钱古玩全要藏匿起来，最后到了延春阁。小知明心想，若是把所有的珍宝都藏起来，日本鬼子一定不肯善罢甘休，不如留下些线索，糊弄鬼子玩，于是将两大箱书画摆在延春阁里，忙碌了一夜。天已经快亮了，小知明

觉得布置得差不多了，叫侍卫打开东华门，迎接日本鬼子进城。

小知明骑着一匹马，从东华门出走，迎接川岛浪速与龟田大佐。交接之后，小知明对川岛说："川岛大人，皇上的几位嫔妃还在宫中，请勿打扰。"川岛浪速笑道："请云大人放心，我大日本皇军是文明之师，军纪严明，绝对秋毫无犯。"小知明一扫，龟田大佐身后站着柳士杰三人，都是日本鬼子装扮，而郝隋新则摇身一变，成了日军的特别顾问。

晚上，川岛浪速请小知明赴宴，是八国联军举办的庆祝酒会，小知明第一次品尝到洋酒。星野千代带着司琪格格也来参加，因为她爹载漪是洋鬼子深恨的目标，小知明并没有点破格格的身份。宴会上最为耀眼的是赛金花，因为赛金花与小知明情同姐弟，所以小知明深受德国军官器重。他们没法理解，这样一个小孩竟是朝廷的大官。小知明穿着黄马褂，戴着老佛爷的玉扳指，神气十足。不过，老冤家乔治与约翰的眼睛，如饿狼一般盯着他。

宴会在临时搭建的日本使领馆举行，热闹非凡。音乐响起，男男女女搂抱在一起翩翩起舞。西洋女人长得人高马大，穿着鲜艳的晚礼服，露着雪白的胸脯和大腿。小知明从没见过如此阵势，从小深受儒家教导，心里觉得怪怪的，但是绝不能失态。他把目光瞄向司琪格格。她虽然是旗人出身，为人豪爽，可是一双小脸蛋也羞得红红的。小知明装作若无其事靠了过去。司琪格格噘着嘴说："你什么时候把我弄出去？这里叫人透不过气。"小知明说："司琪妹妹，叫我一声好听的，我就把你救走，不然的话，叫你给千代小姐当一辈子的小丫鬟。"

司琪格格正要发脾气，小知明仿佛脱胎换骨一样，挺直腰板，做了个绅士有请的姿势，不待格格拒绝，已经拉着司琪格格步入舞池。格格忸怩几下，也随着美妙的小夜曲翩翩起舞。一曲终了，司琪格格气不打一处来，小知明老踩她的脚。忽然走来一人，对小知明笑道："云少东家，我们久违了。"小知明说："原来是仇先生，好久不见，又有什么宝贝出手吗？"仇九州笑着说："请少东家跟我来，和你

谈一大宗买卖。”

司琪轻轻摇了摇头，示意叫他不要去。小知明却想起左清说过，怀疑仇九州是乱党。此人身上有种神秘的气息，他不觉挪动脚步，跟在仇九州身后。两人离开酒会，走进一间密室。这里是川岛浪速的办公之地，川岛浪速穿着一身黑白和服，正坐一张矮榻后煎茶。仇九州说：“川岛先生真是雅兴备至，逸仙先生托我问候阁下。”川岛浪速摆了一下手，叫他们坐下，悠然说道：“我十分崇敬中华文化，煎茶是唐代时中国传到日本的工艺，至今已有千年。贮青，蒸青，粗揉，揉捻，中揉，精揉，干燥，制作工艺繁复精致。如此精妙茶道竟然在中华没落，实在可叹。”

仇九州说：“当今中国百病缠身，时值生死存亡之秋，清廷昏聩无能，朝政百弊丛生，民众已如堕水火，再不推行新政，偌大中国就真成了‘满城尽是亡国奴’了。”

川岛浪速问：“逸仙先生可好？”仇九州说：“逸仙一向身体康泰，只是国内硝烟四起。他忧心国事，特派我来观察京城态势，结交有识之士，共图大业。”川岛一笑：“仇先生，你就说自己是孙逸仙的特使，不就完了。我听说逸仙想要联系李鸿章，可有此事？”

仇九州说：“看来此事瞒得了别人，却瞒不过川岛先生。”川岛说：“你难道忘了，我是什么出身么？”仇九州说：“是是是，川岛先生是情报专家，我还要请川岛先生多多指点。”川岛说：“李鸿章城府极深，是条老狐狸，我劝你小心为妙。你想联络他？他受老佛爷命令，前来京城与八国谈判，但是现在却停滞不前静观其变。”

听他二人言语，小知明心潮翻滚。原来仇九州和日本人关系密切，他口中说的逸仙，难道就是李莲英说的那个乱党首领孙文么？他转念一想：糟糕，他们两个所谈都是机密之事，连他也不避讳，事后岂不是要杀人灭口。他紧张得嘴唇发干，不用川岛动手，自己连干了两杯。

仇九州问：“云少东家，滋味如何？”

小知明说："苦。"

仇九州呵呵大笑："你身居三品，但敢于直言，官场之中，敢说真话之人，已不多见。"

小知明说："仇先生说得没错，宫中所闻所见的尽是溜须拍马、钻营权位、贪婪舞弊的家伙，真正有本领的却不见几个。"

川岛说："仇先生，这小孩是朝廷大官、老佛爷驾前红人，你却毫不隐瞒自己身份。反清是谋逆重罪，可是要杀头的。"仇九州说："大丈夫行事光明磊落，这孩子虽然年幼，却久经风浪，有侠义之心。我当他是忘年至交，何惧之有。"

小知明趁势说："仇先生既然当我是好朋友，好朋友应'有福同享，有难我当'。"仇九州道："好一个'有难我当'，仇九州交你这个朋友，此生无憾。"川岛说："云麾使，你知我们为什么要全盘相告？"小知明说："为什么？"仇九州说："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朝中大员，连李鸿章都要看你眼色行事。他现在奉老佛爷指令前来和谈，我们想借此时机，由你从中游说，要南方率先独立。"小知明说："此事事关重大，我得好好想想。"川岛点头说："希望你不要做第二个袁世凯。"

两人从密室出来，乘上一架马车朝神武门而来。小知明问仇九州："第二个袁世凯是什么意思？"仇九州说："袁世凯你不认识么？"小知明说："认识，他还送过我很多贵重礼物呢。"

仇九州说："光绪皇帝被老佛爷囚禁瀛台，就是拜袁世凯所赐。当年康有为、谭嗣同劝导光绪皇帝推行新政，光绪皇帝急于求成，想依仗袁世凯的新军发动政变，但是袁世凯却出卖光绪，投靠慈禧。所以光绪才被慈禧囚禁在瀛台，甚至还一度要被慈禧废掉，是各国公使使力，才拖延至今。"

小知明说："仇先生放心好了，我决不出卖朋友做第二个袁世凯。好朋友要誓死保守秘密。"仇九州说："你虽然和袁世凯同朝为官，但也不得不小心此人。他常出尔反尔，且手握重兵。由他管辖的

武卫右军先锋队，已经扩展到二十个营八万余人。全部装备精良，实力不俗，并且未与八国联军交战，一直盘踞在山东一带，不可小视啊。”

小知明说：“仇先生对于天下大事了如指掌，不知那位孙逸仙是何等厉害人物，他是你的朋友？”仇九州说：“他既是吾师，又是吾友，博学古今，出类拔萃。他早年提出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只是未被朝廷采纳，因此看透朝廷昏聩无能，提出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他还喜欢少年英雄。若是多几个像云麾使这样的少年英雄，外番列强又怎敢欺我中华！”

小知明说：“不要拍马屁啦，这话多半是你编造出来的，你想要讨好我才这样说。那位孙先生，我连面都没见过，怎么知道我是少年英雄？但是我很钦佩他的胆量——不怕杀头，勇往直前。”仇九州不由得呵呵一笑。

马车停在神武门前，空中炸响一个闷雷。仇九州说：“小兄弟，风雨要来了，珍重。”大雨倾盆而下，望着马车驶进风雨，小知明竟然有了一丝莫名的惆怅。

第二十五章　真大人擒文雅鬼　假阎罗审草莽贼

大雨瓢泼而至，小知明进了神武门，侍卫递来一把油纸伞。小知明冒着大雨，先去给各位嫔妃请安。现在由日军把守各个宫门，紫禁城中冷清无比，铺天盖地都是雨声。路过建福宫花园时，门前没有一个侍卫，延春阁内却有隐隐灯光。他忽然想起，川岛负责把紫禁城内遗留的珍宝登记造册，说是保护中华文物遗产，可是柳士杰几个人乔装混进大内，估计是说一套做一套。什么文明之师，根本是居心叵测。他独自走到延春阁廊檐下，收了油纸伞，听见里面有人窃窃私语。

小知明润湿指尖，捅破窗纸向里面窥视。一张大长桌边坐着五个人，郝隋新、柳士杰、黄少言、晏古，还有一个陌生人。那人大约五十上下，留着两撇小胡子，穿长袍马褂，盯着桌上的一张古卷，仿佛猫儿见了腥一般，双眼贼光四射，说道："仁通，大内古卷不计其数，难道就这点收获？"郝隋新说："林奇师兄，三希堂的那三件帖子，我仔细搜查过，却不见踪迹。大内秘宝虽多，但那三件帖子才是宝中至宝，一定是老佛爷西巡前藏起来了。"

林奇说："《快雪时晴帖》《中秋帖》《伯远帖》乃是'三王'震古烁今之作，与其失之交臂，真是毕生之憾。"黄少言说："林奇，听说你是后门造制假第一高手，可否略显身手，让大家见识一下？"

晏古本来目空一切，好似睡不醒一般，听说林奇要露一手绝活，他双目一睁，眼球翻白。小知明在窗外暗笑，这老头的眼神好似八大山人笔下的乌鸦，以白眼相人，似郁结千古仇恨。

林奇一笑，从袖中抽出一幅长卷在桌上展开，山水树木，鞍马溪流。柳士杰肃目而立，吃惊地道："郎世宁的这张《百骏图》被你临

摹得几可乱真。传说后门造高手林立，分门别类，各有专攻，山水、人物、虫鸟无不精妙。似先生这般集大成者，却是寥寥无几。”黄少言说：“没错，这枚‘乾隆御览之宝’的大印，模仿得几可乱真，连我也要甘拜下风。”晏古哼了一声：“鸳鸯蝴蝶，代笔捉刀，掌眼打眼，混为一遭。”这话有些刺耳，柳黄二人怎能听不出来。柳士杰说：“晏古，你不要倚老卖老，有什么话，当面说个清楚明白。”晏古说：“黄少言，你是制印高手，难道被鹰啄了眼睛，成了睁眼瞎。”

黄少言闻言，又仔细审视一遍，声音发颤地问：“莫非这枚‘乾隆御览之宝’竟是真迹？”晏古说：“以我的眼力看，此印如假包换。听闻后门造中有一种剥画绝技，就算是千年以上稀糟古卷，也能一剥九层，层层如新，行里俗称‘九重番天印’，以赞誉这种神妙通天的绝技。”柳士杰说；“这就是那种独门秘技吗？”郝隋新哈哈一笑，将右手小指在茶杯中一蘸，再在印记上轻轻一勾，钤印竟然奇异地消失了，而指甲上挑着一片若有似无、薄如蝉翼的印章。原来这枚印章是被林奇敷在赝品上的，林奇的剥画功夫真是神乎其技！

黄柳二人赞叹：“真是绝技。”郝隋新说：“诸位不要耽搁，时间已经不早了，弄好这张画，我们就收工。”四人点头称是，急忙将《百骏图》收起，再在桌前摊开一张古卷，临摹的临摹，制印的制印，好不热闹。小知明看见郝隋新收起《百骏图》时，拿了两个一模一样的画轴，他将赝品按照原位摆好，而真品却藏于袖内。小知明恍然大悟，龟田大佐所说的“至善计划”，恐怕就是以假充真，盗取大内珍玩书画，玩起狸猫换太子的把戏了。

少时，郝隋新带着那张《百骏图》真品，要去向川岛邀功。小知明撒腿跑出建福宫花园。迎面来一个黑影，和他撞了个满怀，来人低声道：“大人，卑职有秘事相奏。”竟是左清。小知明大喜，抓住左清说：“你来得正好，我正有重任给你呢。”左清说：“大人，卑职探听到乱党仇九州的踪迹，因此前来禀告。”小知明拉着左清转到一棵大树后。等了一会儿，郝隋新轻快地从树前经过。

雨有些小了，小知明悄声问：“你可认得此人？”左清说：“这不是

郝隋新大人么？”小知明说：“没错，这家伙吃里爬外，与乱党勾结，同日本鬼子走得近乎，喜欢当狗汉奸，估计他是去找日本人。你回去找几个功夫高手，把这小子给我拿下，不要惊动日本人，将狗汉奸五花大绑，蒙了双眼，塞了双耳，让他目不能视、眼不能观。”左清说：“卑职遵命。”

小知明回到平澜轩焦急等待。不久，几名黑衣人推门而入，把一个沉甸甸的口袋往地上一丢。小知明嘻嘻一笑，解开口袋，发现郝隋新已经昏了过去。伸手一摸，郝隋新怀里揣着好些银票，他把银票分给侍卫。众侍卫满心欢喜，跟着云麾使办差，总是大有油水可捞。最后，他把《百骏图》和老佛爷的密诏搜出来，密诏是在济安庙被郝隋新搜去的，没想到他贴身携带。小知明将密诏重塞回去，把《百骏图》装进自己的袖口，然后说：“诸位哥哥辛苦，这狗汉奸专在日本人面前说兄弟们的坏话，你们好好地招呼他，小心点儿，别把他整得去见了阎王爷，把他的小命留着，我还有用。”说完，对左清耳语几句，出了平澜轩，向延春阁而来。

小知明要会会那四位高手，他家是开古玩店的。他爹常说，得遇高手，不能失之交臂。进了延春阁，柳黄等四人都是一愣。一个小孩戴着大官的顶戴花翎，神情怡然自得地说：“四位辛苦。”柳士杰惊疑问道：“你是什么人？”小知明说：“在下云知明，官拜云麾使，受川岛先生所托前来问候，刚才郝大人向川岛先生称赞各位奇技绝妙，我特来见识一下。”晏古双眼一翻，一个小孩好大的口气，却偏偏能引起他的兴趣。

黄少言问：“小孩，你说的是真是假？”小知明说：“柳士杰、黄少言、晏古、林奇，你们四个是古玩道上的密宗传人，川岛先生的‘至善计划’必要依仗四位尽力而为，大家都是自己人，不要疑神疑鬼。”他数语道破四人秘密，不得不令人相信。小知明心知，若不显露一手真才实学，无法震住这四个密宗高手。他爬到郝隋新坐过的椅子上，站在上面说：“让我瞧瞧你们的独门绝技。哎呀，这是石涛的山水。他是清初四僧之一，与八大山人、石溪、弘仁齐名，也是皇族后裔。他的山水画法，承袭黄公望、王蒙，但是自有变数，善用截取之法。其

笔墨潇洒，豪放恣意。后世模仿的石涛作品，大都是皮匠刀的劣技，不足以登堂入室。不过此画几可乱真，真是高手中的高手。晏古老先生从扬州来，这张石涛山水该是您老的大作，只是美中不足——”

小知明先扬后抑，故意拉长了声音。晏古性格古怪，听得正美，闻言有些怒火中烧，问：“小孩，你说说如何美中不足？”小知明说：“石涛用墨，枯湿浓淡，得心应手，尤其爱用湿笔重墨。此画用墨虽重，却层次不足，点苔之法又没有石涛老辣，最重要的一点是没有殿座印。你要知道，凡经《石渠宝笈》收录的书画，都要按照存放地点，钤印殿座章。皇家收藏的书画是有讲究的。除了有‘乾隆御览之宝’‘乾隆御赏’‘三希堂精鉴’等印以外，还要加盖数枚印章，而且内府鉴藏印的钤盖都有严格规矩。这些可是大内秘闻，你们这些江湖草莽是没法知道的。”

听小知明侃侃而谈，四人目瞪口呆。这小孩不过十一二岁年纪，竟然见识过人。柳黄二人请小知明上座，好不巴结，只有林奇存疑。小知明说：“既然二位虚心求教，本大人就指点一二，《石渠宝笈》是由我钦点修订的，将历代书画真迹分门别类，不单存放在延春阁，养心殿、御书房、乾清宫都有存放，当然也有例外的，我就不一一道来了。内府印章由专人刻制，不随意钤盖。‘乾隆御览之宝’的椭圆印，都在画幅的正上或稍偏，有时也在册页上做骑缝印使用。如果此画被编为上等，还要加钤‘乾隆御赏’与‘宜子孙’等印。说到印章，这可是老祖宗的伟大之处。我见过乾隆爷的龙印，金的、玉的、石头的，统共十七八枚，件件珍稀啊。”

黄少言酷爱制印之术，迫切追问：“那些宝印现藏于何处？”小知明说：“八成是被老佛爷藏起来了，但是我无意间得到了一对鸡血石宝印，方圆各一本，本是一对，印文是两个字——咸丰。”黄少言大惊道：“那是咸丰爷的宝印，你是如何取得啊？”小知明说：“是从一个老公公那得到的，我觉得好玩，就收藏起来。如果黄先生喜欢，送给你玩赏如何？”黄少言的脸上立刻浮现出贪婪神色，说道：“这怎么可以，受之有愧。”小知明说：“黄先生谦虚了。大凡天下宝物，各有运数，强求取得，反遭天谴。黄先生是爱印之人，宝印送你算是名花有

主啦。”他这番论调都是从厨子李那里学来的，现学现用，还顺口编了几句话，弄得四个人云山雾罩。

林奇问：“小孩，你没骗人？”小知明说：“你们不信，随我去看，我还有几张郑板桥的竹子、王铎的山水呢，你们要不要看？”这几句话仿佛磁石一样，牢牢地吸引着四个人。他们跟在小知明身后，出了延春阁，向平澜轩而来。左清与一干侍卫，早已埋伏在花园里，见他们走来，敏捷地围将上去，一声不响地拿人。这四人虽然是古玩行内的密宗高手，却不是如狼似虎的侍卫的对手，一个个乖乖就范，被塞进口袋。侍卫拿住四人，迅速押进天牢。回到延春阁，小知明查点一下，柳黄等人模仿的赝品共有二三十件，都是宋元明清的大家手笔。他找到那张郎世宁《百骏图》的赝品，揣进自己怀里。

左清小心地问：“大人，这些赝品莫非是出自那四人之手？”小知明说：“没错，那四个人是乱党贼子，不但专门勾结日本人，还帮助贼秃窃取大内珍宝。你想个法子，让他们招供。”左清问：“贼秃是谁？”小知明说：“是郝隋新，这家伙原来是个花和尚，贪财贪色，不是个好东西。眼看着兵荒马乱，和尚的日子不好混了，就出来当卖国贼、狗汉奸。”

左清越听越奇，但也不好多问，只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可以按律治罪，以正国威。”小知明说：“什么王法，老佛爷都吓跑了，哪有什么王法。”左清脸色勃变。小知明自知失言，这个左清是个大清的愚忠之臣，于是又说：“忠君爱国就是王法，谁当狗汉奸，即可就地正法。”左清这才缓和下来，脸上露出一抹喜色。

小知明又说：“左清，我们这样蛮干不成。这些家伙现在是和日本鬼子一路的货色，没等你杀他，日本鬼子就来阻拦。再说要是日本鬼子发现他们几个失踪了，能袖手旁观吗？川岛一定会稽查此事，你说怎么办？”左清捻须一笑：“卑职明白大人苦衷，不过大内禁地还是咱中国人说了算。这个贼秃是罪有应得。大人放心，卑职自有妙计，绝对不会叫小日本鬼子怀疑到大人头上。”说着，对小知明面授机宜。受了左清点拨，小知明立刻找出五个体形相似的侍卫，叫他们换

上郝隋新等人的衣裳，挟着几张赝品出神武门而去，而且要故意在城门前弄出些动静。

等到神武门那边动静一起，一个侍卫轻轻一掌将小知明击昏过去。众侍卫齐声大喊——“有贼，捉贼！”

次日醒来，小知明躺在川岛浪速的府邸。司琪格格见左右无人，轻轻地捏着他的鼻子，说：“坏蛋，你什么时候把我弄出去？”小知明说：“快了，你别急呀，你先给我这个坏蛋弄点吃的。”司琪格格哧哧地笑完，端过来一盘日本寿司，给小知明讲解吃法。

川岛带着龟田大佐前来探视，龟田一脸严肃地问：“小孩，你昨夜被什么人袭击？”小知明说：“蒙面人。”龟田一愣：“你是怎么到延春阁去的，你见到些什么人？”小知明假装努力回忆，说：“我去给几位嫔妃请安，路过建福宫花园的时候，见到延春阁里有灯光。我悄悄地爬到窗口偷看，里面一共有四个人，不，好像是五个，蒙着脸鬼鬼祟祟。一个人嘿嘿奸笑说：‘师弟，小日本可上了咱们的大当啦，这招借花献佛果然奇妙，等小日本明白过来，咱们早已逃之夭夭啦。’另一人说：‘没错，小日本鬼子还以为我们真心给他们办事，都是白痴，弄到这些宝贝吃喝不愁。’第三人突然问：‘外面是什么人？’我心想，完啦，被他们发现了，撒腿就跑，接着脖子上一痛，就啥也不知道了。”

说起昨晚的遭遇，小知明说得绘声绘色，川岛和龟田相视一眼。昨夜的确有人从神武门冲出，据被打昏的守门日本士兵回忆说，体形特征与郝隋新相似。然后，他们在延春阁内发现被打晕的云靡使，至于郝隋新几人，全城戒严，搜了一夜也毫无结果。有士兵报告说，几个可疑人物向南逃了。川岛对龟田使个眼色，龟田大佐说：“报告云靡使阁下，延春阁内的珍玩古画作被扫荡一空。对此我们十分遗憾。我们将竭尽所能侦破此案！”

小知明摸了摸火辣辣的脖子，装出惊呆而又痛心疾首的样子，心想：小日本鬼子这是试探我呢。于是他从袖中抽出那幅《百骏图》赝品，说：“川岛先生，其实那些宝贝并没都被贼人拿走，我看见他们

把东西藏在建福宫的花园里，我趁其不备，弄了一张。”川岛接过画卷，展开一看，只见是郎世宁的《百骏图》，他不辨真假，笑逐颜开。小知明告诉川岛埋宝的地点。其实那些不过是赝品，是侍卫们故意埋藏在花园里糊弄小日本鬼子玩的。

云麾使受伤的消息不胫而走，各国公使相继前来探望。赛金花对他更是关怀备至，每天悉心照顾。休息了几天，小知明仿佛长大多许。因为他是清朝的大官，与老佛爷、光绪皇上关系非常，达官显贵都来送礼，连紫禁城里的六位嫔妃都派太监前来问候。最让小知明喜欢的是一对珐琅彩金怀表，是赛金花送的，能发出美妙的音乐，还有一台魔力照相机，是仇九州送的，非常神奇。仇九州曾亲自向小知明讲解照相机的原理，小知明听得一知半解，却让司琪格格先学会了。她原来以为这是只妖精，能摄人的魂魄，结果她倒迷上了。

仇九州虽不知司琪的身份，却和川岛说情，让司琪给云麾使当了丫鬟。川岛乐得卖个人情，于是小知明把司琪带回宫内。宫外到处是八国联军在烧杀抢掠，格格住在外面，他根本不放心。不过，川岛将司琪送给小知明以后，在他四周就多了一些莫名的人影。小知明知道川岛此举是麻痹自己。除了与赛进花会面之外，他深居简出，吩咐左清按兵不动。赛金花在京城声名大噪，远胜于前。她有侠义心肠，时常搭救落难同胞，因此被称作“赛二爷”。当时京城缺粮食，百姓不将粮食卖给联军，因此很多人被抓被杀，牵连了许多无辜者。小知明和赛二爷做的最大一笔买卖，就是将那十几车赈灾没用完的粮食，卖给联军，此举大获联军司令瓦德西赞赏。但是小知明却开出两个条件：第一，联军约束军纪；第二，释放被囚百姓。这些都被一一照办。只是联军一见到穿红裤子的就抓，认为是红灯照余孽，这些小知明已是鞭长莫及了。

乱世动荡，但是宫内的生活倒是风平浪静。到了九月底，日本兵仍然未找到郝隋新等人下落。十月初，宫外传来消息，老佛爷与皇上安然脱险，抵赴西安行宫，已任命李鸿章为北洋大臣，来京与八国谈判。

提起李鸿章来京，小知明蓦地想起仇九州的计划。他把左清叫来，问他周围是否还有日本人的密探，左清说川岛布置在周围的探子已经撤了。小知明暗自欢喜，连夜提审四个乱党。进了阴森的天牢，小知明单独审问林奇。他叫左清把林奇弄到一个单独的房间，绑在一根木桩上，除去塞堵耳朵与嘴巴的棉团，只戴着眼罩，屏退侍卫。他用腹语问：“林奇，你勾结江湖匪类仁通，其罪一也；混入大内禁宫盗取名家珍玩，其罪二也；投靠小日本联络乱党，做狗汉奸，其罪三也。你如不招，我便用大刑伺候！”

没等小知明用刑，林奇就招供了。小知明想，这家伙不是一个硬骨头，早知如此，就不用装神弄鬼的了。

第二十六章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

原来，仁通只是法号，郝隋新却是俗家名字。林奇供述说，郝隋新本是宁古塔人氏，因为祖先获罪于朝廷，因此被流放宁古塔。他与郝隋新乃是一师之徒，以师兄弟相称。师父是京城一位裱糊匠，善于制假，绝妙无双。后来郝隋新不知所终，据说是上麒麟山当了山贼，之后再见，他已经出家为僧。这次进大内盗宝，全是受郝隋新指使，至于勾结乱党，他实属不知，乞望大人恕罪。审完林奇又审其他三人，供述基本相同。审问完毕，仍将四人囚禁起来。然后小知明接到老佛爷旨意，命云麾使前去敦促李鸿章进京与八国和谈。

小知明立刻找来左清商议此事。左清分析，李鸿章在天津停滞不前，是在观望京城态势，云麾使应该主动与李鸿章接洽，并将这位北洋大臣迎进京城。小知明想，仇九州和川岛浪速希望自己去试探李鸿章态度，早日达成南方独立的梦想，看来大清国运衰落，已是无法逆转了。他想起李鸿章曾送过厚礼，也该是给这个老头大官回礼的时候了。

回到平澜轩，小知明挑了一幅明代张路的《寿翁梅鹿图》。此图是一卷立轴，画着一个老寿星，还有一只梅花鹿。

张路是明代画家，善画人物，笔法狂放率真，人物神形兼备，作画往往一气呵成，情致昂然有趣。他在大内收藏之中，见过一张《老子骑牛图》，但是《寿翁梅鹿图》有贺寿祈福之意，送给李鸿章再合适不过。

感觉一张古画不够分量，小知明又到寿药房找刘公公，告诉他雅珠已平安出城，然后问他寿药房有什么送人的好礼。刘公公道：“老佛爷身体欠安，御医曾制‘茯神爽仙丸’，以茯神、枣仁等补心养血，

又以玉竹、桔梗、川贝清肺消痰，再以郁金、厚朴花等行气疏导，由数十味珍贵药材秘炼而成。我这里还有十丸，绝对是馈赠朝中大员的佳品。”小知明没工夫听他细说医理，要了药丸，用一个锦盒盛好，连同那张古画，快马加急送往天津。他随后起身，带着一队大内高手，从运河赶往天津。

李鸿章早已得报，亲自到码头迎接，船一靠岸，走下一个眉目清秀的小孩，不像是什么手眼通天的大人物。小知明看见李鸿章便要下拜，说：“卑职云麾使，参见李大人。”李鸿章急忙扶住：“云麾使少年得志，大名鼎鼎，老朽岂敢劳此大驾，蒙赠厚礼，愧不敢当。”小知明说：“李大人不要客气。于私，脱了官服，我得叫您一声老爷爷；于公，您是大清的中砥之臣。于公于私，我都要敬仰三分。”李鸿章哈哈大笑。这孩子虽然有些粗俗之气，却很讨人喜欢。

两人坐轿来到李鸿章暂住的公馆。仆人看茶之后，小知明看李鸿章眼神凌厉，不是个好糊弄的主，如何试探他，还真是大费脑筋。正在此时，走进一个幕僚，生得骨骼清奇，自称刘学询。小知明想起临行前，仇九州曾告诉他，那边有个内应叫刘学询，文武双全，胆识过人，想必就是此人。因此他从椅子上跳下来，给刘学询见礼。

刘学询微微一笑，并未点明自己身份。酒宴之间，小知明试探地问了两句，李大人要如何与联军谈判，都被李鸿章一一搪塞过去。宴后，他被安排到一间精致雅舍。正在苦闷，忽然仆人来报，刘幕僚来访。小知明欢喜地说：“我亲自去请。”他来到厅前，见刘学询神色凝重。他问：“刘先生可好？”刘学询说：“里面说话。”

两人走到里间。刘学询说：“云麾使，仇大哥捎来秘密口信，让我从中斡旋，不知云麾使有何妙策，在下甘愿听从指挥。”小知明说：“刘先生，都是自己兄弟，说话不用打官腔。我没什么妙策，宴席上一点儿也没看出来李鸿章是啥意思，就是那道鹿茸三珍挺有滋味。”刘学询一笑：“云兄弟快人快语，是爽快之人。李鸿章在官场混了几十年，他的关系如古树盘根错结，已是根深蒂固。”小知明说：“刘大哥，那你说该怎么办？”

刘学询说："李鸿章在天津盘桓不前，意图观望。洋人已经分兵向保定、山海关、山西进军，沙俄也出动了十几万精兵向东北进攻。李鸿章向来谨慎，不想轻易做出决断。趁此机会，逸仙想策动南方自治，恐怕为时尚早，如果态势缓和下来，李鸿章一定会倾向于朝廷。他虽然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接受过西洋先进思想，却因为年事已高，已不愿卷入这场新旧势力的纷争了。"小知明说："得找人试探他一下，谁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圈套。"刘学询一愣，没想到这小孩少年老成，竟然提出异议。如此一来，他心中倒也惴惴不安起来。

两日后，李鸿章随小知明来到京城，入住冰碴胡同路北的贤良寺。小知明让赛金花穿针引线，请这位年近八旬的钦差大臣与各国公使会晤。他则与仇九州商议了一个计划，找了几名身材矮小的侍卫假扮成日本浪人，又调来了一个会说日语的翻译。每个人黑巾蒙面，按计行事。

一日深夜，郝隋新被提到一个神秘所在。牢门一响，小知明蓬头垢面被推了进来，一声不吭，呆坐一角。郝隋新吃惊地看着他，却不说话，小知明知道贼秃奸猾如蛇，先搭腔容易被怀疑，因此闷声不语。

半晌，郝隋新说："云大人，你这是唱的哪出？"小知明气呼呼说道："贼秃，是你出卖了我？"郝隋新摸不着头脑："大人，你这话从何而来？"小知明说："前些日子，你无故失踪，日本人以为是我动了手脚，经常监视我，搞得我夜夜难寐。昨夜，忽然来了一群黑衣人，我还没搞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们就把我劫持出宫，还有人问我，认不认识老佛爷驾前红人云麾使，我说不认识，没敢暴露自己的身份。"郝隋新问："大人，这些黑衣人究竟是什么来历？"小知明说："我怎么知道，想也想不出来啊。"

正在此刻，牢外走进几名黑衣蒙面人，揪起郝隋新，厉声说："你看，他是朝廷的大官吗？"小知明急忙对郝隋新眨眼，郝隋新却在察言观色。一个黑衣人说："我们是革命党，对于腐烂的朝廷以及老佛爷的走狗深恶痛绝，我们只杀清廷走狗，绝不滥杀无辜。"

话音一落，郝隋新装出愤怒的模样，拍着胸脯，仿佛信誓旦旦，其实暗将密诏藏在袖中，大叫道：“没错，各位革命豪杰，我已经不得不说了，这个小孩就是慈禧太后面前的红人——官大势大、阴险狡诈的云麾使。他经常欺凌弱小，收受贿赂，排挤同僚，还经常向老佛爷告密，刺探革命党行踪，实属罪大恶极之徒。我再不能为虎作伥了，我要悔过自新，做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小知明喊：“郝隋新，你还真能编，我可要被你害死了。”一个黑衣人伸手抓起郝隋新：“你说的可是真话，有什么证据？”

郝隋新来到小知明面前，使了个雾里看花的手法，“哧”地撕开小知明的衣裳，顺势把老佛爷的密诏扯了出来，不停地晃着手中密诏，大叫着说：“看！这是什么，老佛爷的密诏。密诏就是证据，老佛爷命他搜捕革命党，残加杀害，千真万确。”黑衣人仔细查阅过密诏，都“嘿嘿”狞笑：“这小孩真是朝廷的探子，该杀，杀了他！”说完揪起小知明走出去。郝隋新还是疑虑未消，趴在西墙上的小窗口向外观看。黑衣人走到庭院中，按住小知明的脑袋，手起刀落，顿时鲜血四溅。尸体被拖走掩埋。

郝隋新惊魂未定，几个黑衣蒙面人又闯进来说：“你既然知道我们的秘密，也得死。”郝隋新大叫：“我不可以死，我不想死！我也是有血有肉的中国人，我要参加革命党，推翻腐烂朝廷！”黑衣人点点头，把他带到一间偏厅。

一个书生模样的人坐在里面，严肃地道：“这位先生深明大义，在下陈少白，幸会幸会。”郝隋新吃惊地说：“在下郝隋新，是个不入流的翰林，你是陈少白？是不是与孙逸仙先生并称‘四大寇’、正被官府通缉的陈少白？”书生说：“正是在下，当今中国急需除旧革新，我辈视死如归，欢迎先生弃旧迎新，加入我们。现有一件重要大事，需要先生鼎力相助。”郝隋新说：“一定竭尽全力。”陈少白认真地说：“出此角门，有一间大院，里面住着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者，只要郝先生劝得老先生与我们同心协力，就算郝先生首功一件。若是老先生发怒，你也不必害怕，内外都是我们自己人。他有点死脑筋，我们

只想说服他参加革命。为防万一，先给你换上侍卫服装。”

郝隋新哈哈笑道：“少白先生真是行事谨慎，神秘莫测啊。”心里暗自打定主意，趁机逃跑，去官府告密。黑衣人给他换上一套侍卫服装，叫他顺着一条游廊前行。郝隋新心情愉快。他前脚刚走，小知明立刻从后厅溜了出来，刚才自称陈少白的人与侍卫们全是仇九州与刘学询安排的，计划结束，黑衣人全都悄悄溜走。

所谓大院正是贤良寺。李鸿章穿轻绸便装，正在翻看一本关于机械论的英文翻译书。郝隋新从外面走进来。他不认得李鸿章，抱拳说：“老先生有礼。”李鸿章好笑，这个侍卫胆子不小，因此冷声说：“有礼。”

郝隋新看见老先生神情傲慢，心里很不痛快，想引他入套，将他一并告到朝廷去，于是说道：“老先生，识时务者为俊杰。大清气数已尽，革新势在必行。老先生不要固执己见，与革命党合作是天时、地利、人和。洋人欺凌中华，老佛爷已是外强中干，洋人枪炮一响，吓得老佛爷屁滚尿流，早跑到西安避祸去了。洋人五路发兵征讨中原，江山大半都落在洋人手中，革命党与洋人相交默契，这是天下大势啊。”李鸿章微笑道：“以你之见，我当如何？”郝隋新说：“自然是与革命党合作。”李鸿章抖动胡须，怒道：“大胆乱党，简直一派胡言，我身为朝廷重臣，怎能做一个不忠不义的小人，来人！”

刘学询与众侍卫在外面埋伏，听里面一声令下，立刻进去拿人。郝隋新对李鸿章指手画脚，还要理论，一群侍卫冲进来，把他拖了出去。郝隋新忽觉中计，立刻大叫饶命。刘学询将他的嘴巴堵上，推进一间小黑屋。小知明立刻来见李鸿章好言安慰，暗中觉察李鸿章神色严肃，仿佛极其不悦。他告辞之后，回见刘学询，悄声说：“李鸿章很生气，恐怕孙文先生的谈判有些不妥，这可能是朝廷的一个圈套。”刘学询点头，与小知明珍重道别。

小知明将郝隋新带回天牢，命人剃光郝隋新的头发，光秃脑壳上果然露出九个戒疤。他让左清拟出几件罪状，叫大理寺按律治罪，清除郝隋新这个心腹大患。郝隋新深知中了这小鬼的圈套，恨得咬牙切

齿。

小知明以为高枕无忧了，于是高兴起来，每天和司琪格格在大内玩耍。两日后的一个傍晚，平澜轩外有人低声道：“云麾使救命。”接着“咣当”一声，门被撞开，有人扑倒在地。小知明大惊失色。这不是仇九州的车夫么？他面色苍白，浑身血迹，一行血迹在地上延伸。小知明急忙将车夫拖到床上。司琪掩好门，到外面清理那行血迹。

小知明撕开车夫的衣裳，发现他身中数弹，命在旦夕。不过车夫却紧握着他的手说：“孙先生得到密报，慈禧太后派密使出访日本，想让日本牵制各国联军。因此孙先生冒险让仇先生约李鸿章会谈，没想到此事被日本人出卖。大内高手设下了圈套。你快去救人。”小知明问：“仇先生在哪儿？”车夫说：“被困于大佛寺内，那里高手很多，你千万小——小心。”说完便昏死过去。

司琪格格清理完血迹，从外面跑进来。小知明叫她照顾好车夫，迅速来到寿药房，叫刘公公去给车夫治伤，并嘱咐刘公公千万保密。然后他从天牢里提出郝隋新，带着左清等侍卫匆匆赶到大佛寺。

大佛寺并不是很大，有十余间殿宇，山门石匾写着“敕赐护国普法大佛寺”。因为战乱，和尚们都深居简出。小知明来到天王殿前，见火把如龙，亮如白昼。几名香客模样的人围拢过来，有人低声道：“云大人，请止步。”这几人穿着方尖黑缎白底官靴，个个精神饱满，眼神锐利，一望而知是大内高手。

小知明取出老佛爷密诏说：“我有老佛爷密旨在此，擒拿乱党。”大内高手齐声道：“请大人吩咐。”小知明问：“我听说你们已将乱党围困于此。具体是什么情况，是真是假？”众高手道：“千真万确，此人姓仇，乃是乱党孙文与陈少白好友。我们将他们围在东配殿里面，等里面弹药耗尽，即刻生擒活捉。另一名乱党已趁势逃走。”小知明说：“你们干得不错，本大人也有斩获。来呀，将乱党押上来。”

众高手见后面推上一个光头，众高手都不曾见过郝隋新，只得佩

服云大人手段高强。郝隋新嘴巴被堵不能言语，心急如焚。小知明说："去把寺里的和尚弄出来，看看谁认得这个和尚。"寺里的和尚鱼贯而出，但是没人认得郝隋新。小知明说："寺里的和尚不认识他，不是乱党同谋，放了这些和尚吧。"和尚们口念佛号，齐颂小知明是再世包公，明断如神。

小知明点手唤来方丈，屏退左右。他问道："方丈老爷爷，你这里有没有机关密道直通外面？"老方丈以为小知明试探自己，哆嗦着说："回禀大人，出家人不曾有那些猫腻。"

小知明说："连密道都没有，这是个什么破庙。"他想让仇九州顺密道逃跑的希望破灭，因此十分气恼。老方丈胆怯地说："大人，此地是佛门清净之地，的确没有机关消息之类的，出家人不打诳语。"小知明说："不怪方丈，是我自己气糊涂了。"老方丈一笑："大人小小年纪，却见识不凡，何必烦恼。烦恼是孽瘴，要剔除孽瘴，还本来清净。"

小知明灵机一动，问："方丈，你这寺里有多少和尚？"

老方丈说："不多不少，三十二名僧人，东配殿里还有九个弟子。"小知明"咦"了一声，说："我刚才在外面只见到二十二个和尚。"老方丈说："大人好眼力，是老僧的记性不好。"

小知明该有多么聪明，这老和尚分明是在点化自己，于是说："方丈老爷爷，你的记性好差，不是还有十位大师么？"老方丈笑道："正是。"

此刻夜黑月暗，如果让仇九州装扮成和尚逃走，真是绝妙之计。小知明从大殿里出来，来到东配殿前，高声喊喝："里面的乱党听着，我是云麾使！东配殿里有十位大和尚，都是善良无辜的好人。你若真是英雄好汉，就将和尚们放走，我们真刀真枪地大干一场。你们若是想要投靠朝廷，我保你加官晋爵、永享富贵。如果想逃跑，那是万万不能。"

连喊两声竟无人肯应。小知明正在思忖，殿门一开，走出一排黄袍僧人。仇九州已剃光了头，隐在和尚的行列中。小知明欢喜地叫道："不准伤害和尚，等他们走了，我们好捉乱党。"伸手向侍卫要了一把小手枪，以防不测。

正当和尚们要走出寺庙时，寺外传来战马嘶吼。一名侍卫说："龟田大佐到了。"

外面响起龟田仪男的脚步声，他气势汹汹地走了进来，身后的日本兵仿佛凶神恶煞。小知明心说，大大不妙，日本人是来和仇九州翻脸的。他低声吩咐众侍卫："乱党和日本人勾结，可能是趁乱来营救乱党的，别叫嘴边的肉叫耗子给叼去啦。"众侍卫和大内高手立刻露出一股杀气。

小知明向仇九州使个眼色，仇九州闪身藏在和尚身后。小知明向龟田一拱手，说："大佐先生来得正好，乱党就藏在东配殿里，你帮我进去捉拿乱党。"龟田仪男哼了一声，厉声说："和尚们一个也不准走，乱党极可能隐藏其中。"

看到龟田，郝隋新仿佛见了亲人，拼命地用鼻子发出哼唧声！龟田一愣，听出是郝隋新的声音，他问："云麾使，这是怎么回事？"小知明知道赖不过去了，要是让郝隋新见到龟田，必然满盘皆输。因此他向后一撤身，厉声说："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你们小日本鬼子管不着。"他语气强横，意在煽动侍卫们的怒气。

龟田悚然动容："哪尼！"（日语"什么"），说着就伸手拔刀。小知明转身就跑，叫道："小日本欺人太甚，给我打，狠狠地打！"众侍卫和大内高手一听云麾使发话，将平日对日本兵的积怨全部爆发出来，抬枪就射。砰砰砰，当时就射倒了几个日本兵。龟田仰面朝天倒在地上，就势一滚，藏在一棵树后，抽刀一指，日本兵立刻找掩护射击。大佛寺内顿时大乱，子弹乱飞，枪声凌乱。那些和尚撒腿就跑，骑墙的骑墙，钻洞的钻洞。小知明挥舞着小手枪，被几名侍卫拖进天王殿内，可是他记挂着仇九州安危，拼命地冲出来，看见两个和尚已经倒在血泊中。

仇九州隐藏在和尚的队伍里，向寺庙后跑去。小知明找了一圈，蓦地发现郝隋新居然趁乱逃了。左清说：“大人，长战下去，我们吃亏。”小知明说：“擒贼先擒王，拿了龟田狗日的。”两个大内高手纵身向龟田扑去，可是飞出两个日本忍者，与大内高手战在一处，一时间难分胜负。小知明让众侍卫在此应付，他到庙后来寻找出路。

庙后枪声寥落，和尚们都吓得躲进禅房。忽然伸过来一只手臂，把小知明揽在怀里，竟然是仇九州。小知明问：“你怎么还没走？”仇九州抓着一把小手枪说：“庙外都是神机营的侍卫，我无法逃脱。”小知明说：“你拿我当人质，我保你出京城。”仇九州说：“连累于你，我于心不忍。”小知明说：“别婆婆妈妈的，失了大丈夫本色。”仇九州说：“好兄弟，我们福祸同当。”

仇九州押着小知明踢开庙门，外面已经大乱，日本鬼子和侍卫们展开一场白刃战。仇九州抬手一枪，一个日本骑兵翻身落马。仇九州抱着小知明抢了战马，向北狂奔，一口气跑到安定门前。门前有日军把守，仇九州日语流利，与日军叽里呱啦地对语。守门日军个个惊慌，掉转枪口指向城内。小知明听到身后枪炮声响起，原来是左清带着侍卫追了上来。守门日军不明原因，立刻开枪还击。门前一乱，仇九州正好纵马出城。小知明问他说了些什么。仇九州说，他告诉日本鬼子，城内有义和拳作乱，乔装成大内侍卫攻击联军，小知明听完大乐。

第二十七章　鬼哭狼嚎龙虎斗　神魂缥缈泣英明

两人乘马跑了一夜，天色渐渐发白，最后到了一个小村前。那匹马累得口吐白沫，倒毙在路边。他们走进荒村，这里已被联军烧成废墟。两人坐在一口水井前，仇九州打了一桶水，桶里浮出一个被联军残害的小孩尸体。他们将小孩的尸体掩埋，发现在村庄之后是一片坟地。白幡萧萧，全都是新坟。

忽然，东边大路扬起滚滚灰尘。仇九州拉着小知明伏在一个坟头后，只见数十匹战马呼啸而来，围着那匹倒毙的战马。一个背插双刀的黑衣蒙面人跳下马来，呜哩哇啦地说了几句日语。仇九州在小知明耳边说："他们是日本忍者，发现了我们的踪迹，要搜查整个荒村。"说完，他检查了一下手枪，枪里还有四发子弹，弹夹还有三枚，共计二十二发子弹。而对方有五十多人，分成四组，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开始挨家挨户地搜查。

一小队日本忍者向坟地搜来，仇九州做好战斗准备。但是小知明在他耳畔说："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们比好汉还好汉，更不能吃这亏。"仇九州问："你有什么妙计？"小知明一指身后两口薄皮大棺材。仇九州摸了摸他的脑袋，回身推开棺材，里面泛出一股腐尸的恶臭。小知明大喜，他不怕臭味，抢先爬了进去，仇九州随后爬进另一口棺材。他们将棺材盖上，留下一道透气的缝隙。他们才藏好，一名日本忍者来到棺材前，用力拍了拍棺材，拔刀出鞘，顺着缝隙向里面一捅。小知明的小腿被刀刃划过，鲜血淋漓，但是他一声不吭，故意把腐尸的一只手举起来，迎着刀刃一割。日本忍者以为刺到了什么东西，将刀一抽，蓦地发现刀上插着一只断臂，遍布恶心的尸斑，一股恶臭令人作呕。

正在此刻，一个黑衣人从后面跑过来，说道："中尾小队长，我

说的那个老太监的坟墓是在那边。”说话的人是郝隋新。小知明在缝隙里观瞧：这贼秃也穿得像个小日本忍者似的，真是个狗汉奸。想到这里，腿上传来一阵剧痛，他赶快扯下衣襟，把伤口包好，心里大骂：小日本都是贱人，叫什么不好，叫什么“乌龟尾巴”，真是一群牲口。

郝隋新把几个日本忍者领到一处大墓前，说：“这里才是那个老太监的大墓，我发现了一把锋利无比的匕首，还有一条金丝。为了万无一失，我将金丝又藏了回来，塞进尸体里面。”日本忍者立刻刨坟。

小知明暗自高兴，小日本鬼子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他要看看接下来有些什么热闹。大坟很快被掘开，郝隋新跳进棺材，取出一绢金丝，眉开眼笑地献给一个黑衣蒙面人，说：“大佐先生，我没有骗你吧。”龟田拉下蒙面巾，说：“哟西哟西。”（日语“很好”）这方丝巾是由象牙丝和金丝混编的，上面写着满文，一看就是宝物。龟田问：“郝桑，这上面是满文，说的是什么意思？”郝隋新道：“此文我已倒背如流：‘嘉庆二年，乾清宫失火，奉上谕修复宝殿，得镇殿宝匣。匣中藏闯王宝藏秘图，吾一时贪念，将宝匣私藏于延春阁内。闯王宝藏关乎社稷轻重，此后夜不能寐，自愧于圣上。嘉庆四年告老离宫，希冀后辈，以绝世宝剑破延春阁栋梁，取宝匣以归朝廷，慰我在天之灵。’”

原来，这老太监是乾隆时期的一个首领太监，嘉庆二年乾清宫失火，由他负责修缮，无意中得到镇殿宝匣，发现宝匣里隐藏着闯王宝藏的秘密，一时起了贪婪之心，将宝匣藏在延春阁大梁上。嘉庆四年离宫之后，他心中一直惦念此事，因此将秘密写在金丝上，没想到后辈无人识得满文，因此将秘密带进了棺木。

日本人得到闯王宝藏这样一个大秘密，欢欣鼓舞，雀跃如潮。于是，他们就在村中落脚，支起帐篷，燃起篝火，喝酒庆祝，“咿咿呀呀”地哼起日本小调。小知明被闷在又臭又潮的棺材里，别提多生气了，这些小日本鬼子的歌像是哭丧一样。后面的棺材被掀开一丝更大

的缝隙，仇九州镇定地对他说：“待到晚上，我们再走，现在走容易暴露。”小知明点头，又继续忍耐下去。

夜幕降临，日本忍者喝得烂醉如泥。一缕月光清晰地照在坟茔上，鬼影绰绰，阴森凄厉，整个村庄宛如一座巨大坟场。两人从棺材里爬出来，向村口摸去。数十匹战马拴在一家大院中，两人不约而同地想到盗马、放马之计。小日本没了战马，想追他们，难上加难。

大院里有一间小屋，炮火炸平了屋顶，只剩下一圈黄泥坯墙。两个日本忍者躲在避风的角落里喝酒吃鸡。仇九州顺着东墙上的豁口，摸到黄坯泥墙后，监视着两个日本忍者。小知明则钻进墙角的洞口，悄悄地去解马的缰绳，要将战马放走。马匹开始骚动，两个日本忍者发觉有异，立刻起来查看。仇九州揣起手枪，抄起倚在墙角的忍者刀，从后面猛蹿上去。

刀光一闪，仇九州一刀劈了一个鬼子。另一个忍者蓦地转身，向后一滚，刀锋贴着他小腹撩过。日本忍者翻身跳起哇哇大叫，仇九州抬手将长刀掷出，一道流星贯进鬼子的胸膛。

叫声惊动了其他鬼子，从营帐里蹿出几道黑影，速度飞快地奔过来。此刻，小知明将所有战马缰绳都解开，他拨开门闩，与仇九州翻身上马。仇九州朝天放了一枪，群马受了惊吓，咆哮着从大院内飞奔而出。两人伏在马背上，随着马队向前冲。

两个忍者纵身上马。一个忍者刚落在马背上，蓦地发觉马背上趴着一个小孩。他忽然愣住，因为小孩拿着一把小手枪，用冰冷的枪口顶着他的下巴。另一个忍者没反应过来，仇九州在后面使了一招擒拿手，单手掐住他的胳膊，顺势把他掀下马去。那鬼子发出一声惨叫，死于乱蹄之下。

两匹战马瞬间冲进黑暗。小知明用枪顶着日本忍者的下巴，发现他竟然是那个叫中尾的家伙。他瞪着两只眼珠，满头大汗。小知明笑着问：“你叫中尾？”中尾点点头。小知明说：“你知道我是谁？”中尾结结巴巴地说：“云麾使。”他的汉语不是很流利，说起话来十分生

硬。

仇九州从后赶上，用日语喝道：“报上你的官衔和名字？”

“第五师团，军曹小队长中尾秀夫。”

“你的任务？”

中尾秀夫有些犹豫。小知明用手枪顶了顶他的下巴，他只好一字一字地道：“寻找闯王宝藏。”

仇九州说：“闯王宝藏只是传说。你们号称‘文明之师’，却觊觎我中华宝物，与强盗无异，殊实可恨。”小知明说：“这些日本鬼子都是畜生。我听一个侍卫说，有个法军司令佛尔雷弄了四十箱珠宝，连四大恒金号都被搜刮一空；德国鬼子更可恨，弄走了天体仪、纪限仪，估计是弄回去当老祖宗供奉，把自己的老祖宗牌位拆了，放上这些大家伙，然后全体跪拜，齐呼老祖宗万岁。而我，就算是他们的小祖宗啦。”中尾的脸色苍白无血。

跑了一程，前面出现一家客栈，牌匾上写着“悦来客栈”。两盏气死风灯不停地旋转，窗棂里面晃动着绰绰身影。仇九州对小知明说：“我们饿了一天，去客店投宿，弄点吃的。”一枪把中尾击昏，把他搭在鞍鞯上，藏起武器，牵着马前去叫门：“店家，开门！开门！”

不久，店门被拉开一丝缝隙。一个肥头肥脑的胖子在里面往外瞄了几眼，然后开门迎客，笑脸盈盈地说：“客官请进，眼下兵荒马乱的，店都关得早。大毛子来了，鸡犬不留啊。”仇九州扛起中尾，叫小知明下马，看小知明走路一瘸一拐，这才发现他受了伤。胖子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昏迷的中尾。小知明说：“叔叔，我们在路上遇见了盗贼，我受了伤，哎哟。”胖子叹息一声，牵马转向店后马棚，嘴里嘟哝着：“世道不太平，连生意也不好做啦。”

店里有十几张八仙桌，柜台高大。三四个伙计正在喝茶，没有一个客人。一个脸颊消瘦的掌柜摸着算盘，一副愁眉苦脸的模样，店里昔日的繁华景象已是水中花、镜中月。仇九州说：“掌柜的，给我们

一间上房，我们需要好好休息。最好给弄点吃的，我们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

掌柜的勉强挤出一丝笑意说：“本店是小本经营，需要先付银子，后住店。”仇九州向怀里一摸，脸色顿时有些尴尬。他只有一张银票。但那是一笔很重要的经费，他无权动用。小知明伸手摸出一沓银票，甩给掌柜的一张百两银票，问：“要一间上房，够了吗？”掌柜的立刻训斥那些小伙计：“他奶奶的，你们还在磨蹭什么？来了贵客，快点准备好酒好菜。”小伙计们立刻行动起来。

一个伙计把他们引到楼上的一间客房。房里摆设简单，灰尘四布，好像很久没人住过。他们用床单把中尾捆了起来，堵住他的嘴巴塞进被褥里面。一个小伙计打来一盆清水，送上干净的手巾、金疮药。小知明坐在床边，仇九州给他清洗腿上的伤口，敷好金疮药，包扎起来。不久，伙计送来香喷喷的饭菜。

关好门，两人正要动筷，忽然听到客栈外人喊马嘶。有人喊道：“掌柜的，有没有看见骑马的可疑人物？”

又是郝隋新！

小知明和仇九州撂下筷子，将窗子推开一丝缝隙观望。龟田大佐已经收拢了十几匹战马，追踪到此处。掌柜的说：“大爷，没有见到什么可疑人物。”但是后面传来一个日本鬼子呜哩哇啦的叫声。原来，他发现了那两匹战马。龟田大佐脸色一变，先给了掌柜的一个嘴巴，抽刀喝道：“搜！”掌柜的一听是日本鬼子，已吓得面如土色。小伙计们则缩成一团。

日本鬼子开始在楼下搜查。此处已经万难藏身，二人将中尾从床上拽下来，准备塞进床下。几只老鼠却从床下惊慌蹿出，四散而逃。一只老鼠还吐了一根血淋淋的手指。仇九州惊悚地说：“这是一家黑店。”脚步声临近，仇九州赶忙拉着小知明藏在门后。

砰！门被踢开，一个日本忍者正要搜查。店外又是一阵纷纷攘

攘，来了一群人。有人喊道："店家，店家，我们要住店。"那日本忍者立刻将房门一关溜下楼去。

小知明低声对仇九州说："这下要热闹了，下面来的都是御前侍卫，说话的人叫左清。"仇九州"噗"地吹熄蜡烛，说："我们藏在房中，静观其变。"

来人果然是左清，还有二十几个大内好手。他们乔装成赶车老板模样，奉几位嫔妃的命令，前来寻找云麾使的下落。他们赶着马车日夜兼程，途经悦来客栈歇脚。左清是惯走江湖的老手，一进客栈就发觉气氛异常。窗前的木桌上趴着十几个黑衣人，酒气醺醺，但怀里鼓囊囊的揣着家伙。掌柜的脸色惶恐，小心翼翼地前来问询。左清使了一个眼色，那些高手顿时警觉起来。左清要了五间上房，几个车老板不在大厅停留，都呼啦啦蹿进了房间，只留下左清和四个高手居中而坐。

仇九州对小知明说："风雨欲来，好一场龙争虎斗！"

小知明问："什么意思？"

仇九州说："你没看到吗？小日本和那些大内高手所占据的位置，都是别有用心啊。"小知明仔细一瞧。三四个日本鬼子抢占了窗口的位置，两三个日本鬼子坐在门前。龟田大佐趴在桌上，似乎长醉不醒，而郝隋新已隐遁在柜台后面。日本忍者已经将前后门、窗口等处严密守住，防止来敌逃遁。而左清好似洞察了小日本的用意，派属下居高临下，占据了东西南北的房间。他们人多势众，所以不怕。小知明倾听隔壁动静，有轻微响动，像是子弹上膛。

左清盯着龟田的背影，觉得有几分眼熟，在大佛寺一场鏖战未分胜负，此刻两方已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忽然一个大头娃娃跑了进来，咧着大嘴叫道："爹，爹，我要放烟花，我要放烟花。"小知明一看，这是个小矮人，身长不满三尺，大头，梳着一根小辫，脸上还留着毛茸茸的胡须，好像比掌柜的小不了几岁。

左清问："掌柜的，这是你儿子？"掌柜的说："可不是么。他娘生他的时候得了一场怪病，我这儿子就弄成这副模样，再也长不大啦，痴痴傻傻的，讨不到一房媳妇，没法子啊。"说完，从袖中摸出一只钻天猴，说，"乖儿子，别在店里给我捣乱，拿出去玩吧。"小矮子蹦蹦跳跳蹿出店外，也不知在哪儿弄了一盒洋火，划着洋火点燃了那只钻天猴，"吱"的一声，钻天猴直蹿上夜空，开出一团磨盘大小的灿烂红花！

仇九州低声说："不好，那小矮子一点儿不傻。他是极厉害的角色，瞧出店内情形不对，故意发出信号召唤同伴。这附近肯定有一个大贼窝。"

小知明说："那岂不是更好，趁乱我们就跑。"

正在此时，小矮子又跑了进来。他不知从哪儿弄了一支长枪，叫着："爹爹，我捡了一根好看的棍子。"说着把枪口瞄准掌柜的。掌柜的喊了一声"妈呀"，顺势钻进柜台后面，叫道："傻儿子，那不是棍子，是枪，枪！"左清问："小孩，你的枪是哪里捡的？"小矮子说："在马车里。"

原来马车里藏着武器。龟田暗自一笑，只听小矮子问左清："枪是什么玩意儿？"左清说："枪是好玩的、能发射烟花的东西，不信你勾下扳机试试。"伸手将枪口一推，对准龟田大佐。龟田忍不住怒叱一声："八嘎！"挺身而起。这一声喊彻底暴露了身份。小矮子真不含糊，手指扣动扳机，"砰"的一声，龟田仰面摔倒。左清呐喊一声，侍卫们各抄家伙，刀枪并举，砰砰乱放。那些日本忍者向地上扔了几枚烟幕弹，在弥漫的烟雾中消失了，店内到处是朦胧的烟雾，辨不清敌我。

小知明问："日本忍者怎么都是鬼鬼祟祟的？"仇九州说："日本忍者是江户时代，也就是明朝万历年间出现的一种特殊武士。他们接受特殊体能训练，从事间谍与刺杀等活动，经常使用忍者刀、柳叶刀、飞镖、袖剑等武器。他们行动敏捷诡异，令人匪夷所思。不过他们终究是人，不可能超越人类的极限。"

两人来到窗口，仇九州推开一扇窗扇。一袭寒光飞来，“当当当”，几枚飞镖打在窗棂上，接着又飞来一串子弹，打得木屑横飞。原来下面埋伏的有侍卫，也有日本忍者，混乱中无法分辨是谁，瞥见动静，便乱攻一气。

小知明好奇地摘了一枚飞镖，竟然是十字形。仇九州严肃地说：“这镖的锋芒发黑，显然是喂了剧毒。小心！不要被它给划伤了。”小知明返身来到门前，把十字飞镖插进地板的缝隙中。谁知道这一招还真灵验。没等小知明抽身回来，房门“砰”的一声被撞得稀烂。两条黑色身影一前一后跃进房来。前一个是那小矮子，另一个却是龟田大佐，龟田胸前中弹，鲜血迸流，挥着一把弯刀，正在追杀小矮子，要一刀活劈了这个小矮子。

龟田使了一招劈风斩，刀光闪过，快如旋风。小矮子咧嘴一笑，闷声道：“这是日本伊贺流刀法！”他一晃身，本来十拿九稳避过这一刀，却正好踏中十字飞镖，脚下一痛，蓦地发现小知明的身影。他向前一纵，十指如钩，拿住小知明的双肩。不等龟田第二刀施展出来，他立刻喊道：“小日本鬼子，你看看这是谁！”

龟田的刀锋硬生生顿住，对云靡使的身影无比熟悉。龟田曾听郝隋新讲过，闯王宝藏的秘密就在这小鬼身上。他喜上眉梢，僵硬地说：“放下这小鬼，你可以走。”小知明挣扎了一下，虽然小矮子和他一般高矮，但是小矮子的两条胳膊好似铁条一般坚硬，他根本挣脱不开。

龟田使了个隐身法，瞬间在小矮子眼前消失。小矮子眼珠一转，把小知明当成挡箭牌，在地上团团乱转。仇九州不得不发出警告：“人在上面。”

果然，龟田藏身在房梁上，仇九州怕他误伤小知明，抬手向房上放了一枪。龟田突然滚身落下。刀光一闪，来了一式落叶斩。仇九州闪身向床上倒去，就势抓起被绑的中尾，向后一抛。龟田收刀不住，一刀划过中尾脸颊。中尾的嘴巴被塞住，叫不出声来，却痛得满头大汗。小矮子以为仇九州来抢小知明，低头一点，背上竟然射出一支冷

箭，正中仇九州左肩。仇九州身形一晃，向后栽倒，不防龟田一刀砍来，将他的左臂齐肩斩断！

仇九州踉跄着跌坐在地，伤口血似泉涌。他咬紧牙关，右手抓枪，向龟田连点三枪。龟田抓住中尾一挡，三颗子弹全部贯穿了中尾心脉。小知明见仇九州受伤，拼命一挣，居然挣出小矮子的怀抱，向仇九州奔来。

此刻，小矮子浑身发冷，身体颤抖，飞镖上的毒液开始发作。他心知中了奇毒无药可救，竟从后面向小知明猛扑，抓住小知明的一只脚，左手翻出一把短剑，向小知明后心扎去，准备和这小鬼同归于尽。

龟田见势不妙，甩手一刀，将小矮子的手臂钉在地上。那小矮子生性狠毒，右手抓起左手里的短剑，再次扎向小知明的后心。仇九州翻身一挡，这一剑穿透了仇九州的小腹。

小知明看仇九州已成了一个血人，而小矮子的嘴巴、眼睛、鼻子流出股股黑血，扭了几下像条死蛇一样爬不起来了。龟田“嘻嘻”一笑，上前把小知明提起来，美美地笑道：“宝藏和革命党都归我所有啦。”

没想到仇九州还没气绝，他拼着最后一点儿力气，丢了手枪，猛然蹿起，一头把龟田撞倒在地。小知明抓起手枪，不等龟田反扑，砰砰砰，就是三枪。龟田的脑袋中了一枪，胸口中了两枪，当即气绝身亡。再看仇九州，已是奄奄一息。

小知明爬到他身旁，心情悲切。仇九州淡淡一笑，喘息着说：“云兄弟，我走不了啦。这把左轮枪留给你做个纪念。我为革命而生，亦为革命而死，生死荣辱，不过烟云，只恨大事未成。如果你有机会见到孙文先生，请转告我临行赠言：中国欲自强自力，还须自己努力。我在九泉笑看风云变幻，只图中华富强。”单手从怀中摸出一张血染的银票，票据上赫然是五十万两白银，“请将此票送给孙文先生，这是我对革命的最后一点儿贡献。”说完，嘴角一撇，头重重

地垂了下去。

小知明没哭，脸上也没半点眼泪与悲伤神色。仇九州的一番言语洒脱豪逸，视死如归。他最敬重真豪杰大丈夫，此刻要是悲悲泣泣，可真叫人笑话了。

侍卫们冲进来的时候，只见云魔使拿着把左轮枪，乱党仇九州和小日本鬼子倒在血泊中，还以为是云魔使将乱党击毙，都过来给他贺喜。

第二十八章　小叫花呓语荒唐事　富贵身一枕黄粱梦

侍卫们肃清了客栈内的日本忍者，日本鬼子死的死、逃的逃，算是打了一个小小的胜仗。左清兴冲冲地汇报说：“云大人真是福将，卑职奉命前来恭迎云麾使回宫。”小知明下楼查了一圈，没发现郝隋新的尸体。他叹息一声：“怎么总是‘好人不长命，坏人臭万年’呢？”

掌柜的端着茶盏走上来，说道：“各位官爷想必口渴了，喝杯茶歇歇。这帮小日本鬼子该杀，杀得好啊！”小知明笑道：“掌柜的，你也累了，就先干为敬吧。”掌柜的说：“小人不敢。”小知明说：“弟兄们，请掌柜的喝茶。”左清心领神会，让侍卫抓住掌柜的胳膊，将一杯茶直接灌下肚去。

片刻之后，掌柜的七窍流血，双腿一伸，完了。侍卫们大吃一惊，原来这里是家黑店，众侍卫大怒，把小伙计们捆绑起来，严刑拷问。

左清前来请示，要将乱党尸首带回京城。小知明说：“此人是条好汉，也算救过我，人生在世不能忘记‘仁义’二字，就将他葬于此地吧。然后把日本鬼子的尸体和贼店给我烧了，不能留下尸首，让小日本鬼子找到证据。山贼快要来了，我们得快点行动。”

左清连连称妙，立刻照办。侍卫们把黑衣人尸体堆进贼店，浇上油后付之一炬。客栈后的小山岗耸起仇九州的新坟，小知明在心里默默悼念一番，坐上马车回归京城。

半夜时分，他被一阵骚乱惊醒，四外传来一片枪声。左清骑着一匹马掀开轿帘说道：“大人，山贼从后面追上来了，气势很盛，有数百人之多。”小知明向后面望去，夜雾弥漫，蹄声凌乱。那些山贼穿

着短打衣襟，手持弩箭长枪，正和侍卫们交火。两匹快马从侧面杀了过来，是两个面目狰狞的大汉，抬手向马车射出一排弩箭。小知明在车厢里一趴，嗖嗖嗖，数支弩箭从头上飞过，吓得他出了一身冷汗。但是那只驾辕的马，屁股中了一箭，四蹄翻飞，箭一般朝着一条岔路奔去。山贼从后面一拥而上，居然冲散了侍卫的马队。小知明看着身旁的几名侍卫不断地翻身落马，转眼之间，只剩下一辆落荒而逃的马车和自己了。要命的是那个车夫，被一颗流弹击中，仰面朝天地倒在车厢里，脑袋上开了一个大洞，车厢里全是鲜血。

小知明爬到车夫的身上，抓住缰绳拼命地抖动。等马车飞驰过一片草丛时，他飞身一跃，跌进草丛里面。山贼们一路吆喝着，追赶马车去了。小知明拨开草丛，发现一座大墓，修建得豪华气派，墓碑上写着赵氏宗族墓园。他就枕着一块墓石睡到天亮。

旭日初升，路上已不见山贼的踪迹。小知明检点了一下随身物品——一把小左轮手枪，老佛爷的密诏，一些珠宝和几张银票。那张五十万两的银票是仇九州以死相托的，万万不能落在山贼手上，因此将那张银票塞进靴子里面，再把衣裳和脸弄得一团脏，乔装成一个小叫花子。

中午时分，小知明来到一座大镇，腿上的伤口又开始流血，进了镇子先找间医馆。结果一进医馆，里面乌烟瘴气的，熏得他直咳嗽。医馆里放着一排排罗汉床，上面躺着各色人物，正在吞云吐雾地抽大烟。柜台前坐着一个戴眼镜的老中医，还没等小知明说话，两个伙计架起他的胳膊，把他丢了出去。

忽然大路上飞来十几匹座骑，为首的是一个满脸横肉的少年，浑身又肥又壮，穿着一身蓝绸雕花的马褂长袍，带着十几个恶奴家丁，旋风似的到了前面酒馆。他们都跳下马，气势汹汹地上楼去了。酒馆里顿时鸡飞狗跳，好些客人都被连推带搡地赶了出来，连连叹息，怒不敢言。

小知明和路人一打听，才知道此处是保定地界，此地名叫凤杞镇。镇上有一个富绅叫赵厚德，富甲一方，家财万贯，花钱捐了一个

五品知州，因此鱼肉乡里作威作福，就连此地的知县都得让他三分。最可恨的是赵厚德的两个少爷。大少爷赵金山阴狠毒辣，是个杀人不见血的秀才。二少爷赵银海半傻不傻、浑头浑脑，人送绰号“小霸王”。此子最好渔色，见到谁家姑娘有几分姿色，就要强娶回家，曾闹出几桩家破人亡的命案。只是赵家财大势大，最后都不了了之。刚才冲上楼的那位少爷，就是小霸王赵银海，因他老子要过六十大寿，前来向酒馆老板索要酒菜财礼。

小知明暗道：虽然我不是什么江湖侠客，但是行侠仗义的事不可不做。想到此处，他大摇大摆走上酒馆。两个恶仆拦住去路，喝道：“小叫花子，不想死的，快滚！”小知明毫不害怕，说：“我是给赵老太爷献宝来了，你们两个奴才胆敢拦路？给我闪开！”两个恶仆笑道：“好大的口气，小叫花子，你有什么宝贝？不会是夜壶吧，哈哈。”

笑声未落，小知明从怀里掏出一串闪亮大珠。恶仆们哪见过此等宝物，正自疑心，赵银海的两只小眼睛已射出贪婪的光芒。这小子虽浑，但是不傻，一见珠串，知是宝物，因此发出雷一般的呐喊：“好宝贝，快给我抢。”两个恶仆赶过来抢，小知明身手敏捷，揣好大珠，低头向桌下一钻。对付这些山野村夫，他的鹰拳功夫已是绰绰有余。好在楼上已无他人，正给了小知明施展的机会。几个仆役围着小知明围追堵截，一时间，桌椅乱飞，呼号乱叫。

赵银海生性暴躁，看见仆役们被一个小叫花子耍得团团乱转，顺手抄起一条门闩向小知明砸来。小知明身形极快，绕到一个仆役身后，一张八仙桌被砸得四分五裂。迸飞的桌腿将一个仆役的腿骨打断，那个恶仆痛苦地大叫：“折了，折了，要了命啦！”

酒馆上一乱，惊动了几个途经此地的官兵。一个军官看着小知明的身影啧啧称奇。但是毕竟赵银海力大，他把小知明逼到栏杆边缘，大叫一声将栏杆全部扫断。小知明无法立足，纵身从楼上跃下。那官兵手疾眼快，伸手将小知明接在怀里。

官兵将小知明放在地上，说：“小兄弟，你的身手不错。”小知明

见此人是个年轻的军官，生得浓眉大眼，面相敦实，颇有些英雄气概。他拱手问：“这位大哥怎么称呼？”军官说：“在下冯玉祥。”

此刻，赵银海跑到楼下一看，并没有因为官军而害怕，命恶仆们将官兵围起来。冯玉祥冷声对小知明说：“小兄弟不要怕，我倒要看看小霸王如何厉害。”小知明心想强龙不压低头蛇，更何况自己另有打算，于是向前一站，向冯玉祥使了个眼色，说：“冯大哥，各位大哥不要动手，都是误会，我还准备向赵老太爷献宝呢。”冯玉祥虽然不知小叫花的眼色是什么意思，但是见他身手敏捷，不像是泛泛之辈。

赵银海说：“小叫花子，你那串珠子可是偷的？”小知明说：“不是偷的，是捡的，等见了赵老太爷自会言明。”冯玉祥说：“既然如此，我们就护送小叫花到赵府走一趟，到赵老太爷的寿宴上讨杯喜酒喝。”赵银海大喜，心想：庄上养着数十个仆役，还有知县大人前来贺寿，区区几个小角色能翻出什么风浪。于是他在前面带路，浩浩荡荡向庄府而来。小知明心道：这个冯玉祥是个仗义豪侠之人，他明着是送我到赵府，实为保护，真有大将军风度。

赵府是凤杞镇第一大户，门额高悬，石狮镇宅，青石铺路，松荫苍翠。门前高搭彩棚，东西两边高搭戏台，西边唱的是《闹天宫》，东边唱的是《打金枝》。各路官员前来贺寿，敲锣打鼓好生热闹。

早有仆役禀告了赵金山。他三十出头，穿着灰色苏绸长褂，手拿折扇，戴红宝石戒指，像个斯文的白面书生。赵金山见到小霸王，问清事情原委，即刻以温柔眼光打量小知明。小知明故意将那串大珠在手上炫耀，珠光宝气的，夺人双目。他神秘地说：“此宝大有来历，必须向赵老太爷当面说明。”

赵金山领着小知明和冯玉祥来见赵老太爷。赵老太爷陪着知县大人在客厅说话，忽见一个小叫花，心情有些不爽。待赵金山对他耳语几句，赵老太爷立刻露出狼似的目光。小知明立刻将大珠奉上，说道：“恭祝赵老太爷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知县一见大珠，两只眼睛发直。他何曾见过此等大内宝物——颗颗溜圆，烁烁闪光。

赵老太爷眉开眼笑地说："好孩子，看茶。"小知明却说："不忙，这是南海明珠，每颗珠上都刻有释迦牟尼像，迎光观赏，会有佛光普照之像。"赵老太爷将珠串捧起，迎光审视，果然有佛像隐隐放光。

小知明趁热打铁，说："赵老太爷，这串珠子有一段神秘的来历。"

赵老太爷问："是什么神秘来历，你快说说？"

小知明说："这事说出来，未必有人相信啊。那是一个冷飕飕的晚上，小叫花子无家可归，就在荒郊野地里睡觉。我睡到半夜，被尿憋醒了，忽然看见前面一团金光闪耀，我吓得要死，但是又很好奇，就过去看看。等我走近一看，前面居然是一座大坟，坟前有个白胡子老头，模样清瘦，他好像在地里埋什么东西。等他走后，我过去一挖，全都是珍珠玛瑙金银元宝，乐得我一下子就醒了。我本以为这都是梦，结果起身一看，自己竟然躺在那座大坟的石头上面，脑袋旁边放着一只金元宝。从此以后天天如此。我身上的钱一花光，就去大坟上睡觉。直到最后一天，来了一个老爷爷，他把我的梦叫醒了。我说：'老爷爷，你干吗叫醒我，我还没得元宝呢。'老爷爷说：'好孩儿啊，我们爷们有缘，那些元宝是我给你的见面礼，你帮我去托个信。'我问：'什么信？'老爷爷说：'我曾是赵家的祖宗，没人知道我在坟茔下面埋了一大笔宝物。现在世道艰难，烦请小兄弟去通知一下，就说祖坟之下埋有宝藏，必要时可随意取用。这串大珠算是凭证，如果你违背誓言，必会头上生疮，脚下流脓，不得好死。'老爷爷说完就不见了。我醒了过来，原来又是一个梦，身旁就有了这串珠子。"听完之后，赵老太爷开始激动起来，问："好孩儿，你说的坟地在哪儿？"

小知明向来路一指。这套谎言是从闯王宝藏的传说中脱胎而来，加上他在草丛里看见的赵家宗族字样，现编现造的，弄了一个神神秘秘的故事。赵金山"扑通"一声，跪倒在赵老太爷面前，叫道："爹呀，这是咱家老祖宗托梦啊，那可是赵家的宝贝啊。"赵老太爷左思右想，估摸是哪个老祖宗埋葬下的一笔珍宝。他们爷仨都是爱财如命、

贪得无厌的主，旁边再有知县大人的怂恿，便打算先不开寿宴，带着仆役官兵，和知县大人浩浩荡荡来到赵氏祖坟。

来到坟地，小知明往这指一块，往那指一块。赵银海带着恶仆们开始大肆挖掘起来，将赵氏祖坟刨得满目疮痍。冯玉祥暗竖大拇指，大赞这小叫花好妙计。不久，一口大棺材被挖了出来。小知明见这口大棺又厚又沉，木头已经腐烂得不成样子，也不知埋了几百年，估计是赵家的一个老祖宗，于是说："珍宝可能就藏在里面。"

"快打开。"赵老太爷寻宝心切，忙向棺材前靠。棺材盖被几棍砸开，一股腐臭发霉的气息直冲鼻孔，赵老太爷吸了一口，登时昏了过去。赵金山与赵银海眨巴着眼睛向棺材中一瞧，哪有什么珍宝，不过是一副干瘪骷髅。哥俩这才想起爹来。转眼一看，本是一块上好的祖坟，如今墓碑砸了，碎石遍地，风水已经破相。这可是家族大忌。

赵金山又气又急，从仆役手里抢过一把单刀，赶来杀小知明。冯玉祥眼疾手快，脚尖捻起一块石子，"叮"的一声，正打在赵金山的手腕。赵金山手腕一颤，单刀坠地，手腕红肿痛楚不已。冯玉祥说："朗朗乾坤，人命岂能儿戏。"赵金山见此人气宇轩昂，乃是一个军官，便转眼想出一个以官制官的主意，转脸对知县说道："小叫花欺人太甚，求青天大老爷为民做主。"

知县得罪不起赵家，自然要偏袒，又见冯玉祥不过是一介小小的哨长，因此说道："小叫花刁顽任性，满嘴胡言乱语，欺骗诚善乡绅，理当交官府治罪。那个哨长，你可有疑问么？"

冯玉祥对小知明说："小叫花，知县以大压小，你闯了大祸，我恐怕保不住你了。不过你胆略过人，好生令人敬佩。"小知明笑眯眯地说："知县大人，我犯了什么法？"知县大声道："你妖言惑众，欺骗富绅，罪同挖坟掘墓，按大清律，当斩立决！"小知明冷冷一笑，道："你个小小的七品官，斩得了我吗？"知县胡子翘起老高："小叫花，你活得不耐烦了，来人，给我拿下！"

不等衙役们上前拿人，小知明已经蹿了过来，将老佛爷密诏向知

县脸上一甩，怒道：“狗奴才，看看这是什么，还不接旨。”知县拾起密诏一看，圣旨上清楚地钤盖着老佛爷的龙宝印章。他吓得全身哆嗦，“扑通”一声，跪在地上，颤声说道：“卑职参见钦差大人！”

情势瞬息万变。赵家兄弟还没明白过来。小知明说：“冯大哥，给我将赵家兄弟拿下，他们可是乱党同谋。”冯玉祥喜不自禁，一声喊喝，先拿了赵家兄弟。那些恶奴见势不妙，全都望风而逃。赵老太爷悠悠转醒，睁眼见两个儿子成了阶下囚，双腿一蹬，又吓死过去。

小知明收了密诏，携知县回到赵府。赵府的人已走得精光，赵老太爷的小妾正和赵家兄弟的姨太太抢夺财产。小知明吩咐，赵家财产暂且封存，命知县发出告示。凡受过赵家欺凌的百姓立刻前来赵府告状，有过损失的，一律照价赔偿。小知明此举可谓大快人心，一时间赵府前后人流如潮。知县心说：赵家活该倒霉，别怪本县落井下石。于是他立刻在赵府设了大堂，请小知明升堂问案。小知明洗了澡，换了干净衣裳，因为没有合适的官服，就穿上一身肥大的知县顶戴。冯玉祥提醒他，小心有人浑水摸鱼。小知明一笑，心知肚明，说：“冯大哥，先委屈你，做我的参随，跟我升堂问案。不过那外面的堂会不能停，东边给我唱《除三害》，西边给我唱《铡美案》。我爱看大花脸啊。”冯玉祥心中好笑，这小孩还是个戏迷。

不出半日，小知明了结了赵家犯下的上百件案子，件件办得有理有据，令冯玉祥万分佩服。云麾使微服私访的名气不胫而走。黄昏将至，小知明有些疲倦，吩咐退堂。刚与冯玉祥走到后院，背后有人朗声道：“小叫花妙语治恶霸，善财童审案显威名。我当是谁有如此奇才，原来是大名鼎鼎的云麾使。自古英雄出少年，果然名不虚传。”

小知明转目观瞧，一人站在身后，生得英武不俗，面带狡黠之气。他并不认识此人，问：“阁下是哪位？”这人说：“无名之辈江朝宗，见过大人。”

冯玉祥在小知明耳边悄声说：“我听说过此人，他先跟随台湾巡抚刘铭传，后来投靠袁世凯，随机应变，极有手段。”小知明想：“仇九州说过，袁世凯虽会用兵，却是个反复小人，要小心此人，这个江

朝宗难道是给赵家说情来了么？我倒想看看他有什么本事。”于是他拱手说：“江大人，你过誉了，我不过是一个小孩，没什么本事，还要请江大人指教。”江朝宗说：“不敢，请大人里面说话。”

来至后厅，分宾主落座。那个知县见了江朝宗就如老鼠见猫一般，小知明就知道他真是个厉害角色。原来，袁世凯正在四处筹措军饷，招募新兵。赵家是镇上首屈一指的大户，原本要捐献一万两白银，江朝宗是来向赵家催要军饷的。小知明嘻嘻一笑说：“那好办，赵家三口按律治罪，把赵家欠百姓的还了，剩下的家产都给袁大人充当军饷，清算家产的事情就有劳江大人了。”江朝宗实在不曾想到，小知明如此爽快。赵家独霸一方，根深蒂固，家财何止两三百万。这乃是一个肥缺，区区一万两又算得了什么，江朝宗笑逐颜开，连连称谢。

没过两天，江朝宗独自来见小知明，塞给他一张五十万两的银票，这是赵家的财产。小知明知道他必然也从中捞足了油水。他将这五十万两银票和仇大哥那五十万两银票都秘密缝在靴筒里面，正好凑足一百万两，想将来交给孙文先生，算是告慰仇九州的在天之灵。闲来无事，他就住进赵家花园，让江朝宗弄来几百发子弹，他拿着那把小左轮手枪，练习枪法。他有鹰拳根基，手劲和眼力都异于常人，竟然练出了一手好枪法。而赵家爷儿仨被依法定罪，赵老太爷死在狱中，赵氏兄弟被远远流放。

小知明没什么打算，既不想回京城，也不想去西安见老佛爷，等腿伤好得差不多了，忽然想起被驱逐出医馆的事来。他请来冯玉祥，秘密在他耳边说了几句，冯于祥点头微笑，匆匆而去。过了一会儿，冯玉祥回来禀告，医馆不是赵家产业，现在已经关门大吉。自从得知小知明扳倒了赵家父子，医馆便自动关门。馆主是离此不远的虎符镇的花老太爷。据说此人恶行甚多，狡猾如狐，凶恶似虎，精于鉴赏珍玩，专肆搜罗古董，绰号“花狐太岁”。他在虎符镇有四个大号，黄赌医毒都是他家产业，更有良田千顷，种植罂粟花，日进斗金。小知明问：“什么是罂粟花？”冯玉祥说：“就是大烟。”小知明怒道：“这个花狐太岁狗胆包天，弄那些大烟。我爹说过，大烟让人家破人亡，这害

人的东西不得不除！”

第二十九章　百变神行小郎婿　冰清玉洁俏尼姑

翌日，天色将明，小知明换成富贵公子的装束，弄了三辆马车，从花园后门出来，一路赶往虎符镇。车上只有冯玉祥和几个仆役，车上载着十口沉甸甸的红漆大箱。

虎符镇因秦始皇在此失落一对虎符而得名。此镇方圆数十里，南面群山绵延。其中一座险恶大山，名叫麒麟山。小知明觉得这名字好似在哪里听过。来到虎符镇，已是中午时分，小知明塞给冯玉祥一沓银票，这些银票是知县乡绅孝敬来的银子。小知明让他尽情挥霍，闹得动静越大越好，要所有人一律说京腔。冯玉祥拿着两三千两银子，先找了一家最大客栈。这家客栈是花狐太岁开的，院后就是赌场。旁边是家妓院翠香楼，翠香楼旁的医馆其实是家烟馆。

小知明让仆役把十口大箱搬到订好的房间里，要了一桌上等酒宴，叫掌柜的去翠香楼叫两个小姑娘，陪他来吃花酒。冯玉祥和仆役们全去后面耍钱，而他完全像是一个京城逃难的富家子弟。

如此一闹，果然惊动了花狐太岁。这家伙老成了精，听说赵府被抄家，便韬光养晦起来，命令花家在外县的生意全部关闭，很怕惹火上身。为此他近日损失不小，此刻听到仆役密报，发现一个从京城来的小少爷出手阔绰。小小年纪就找翠香楼的姑娘吃花酒，据说带了十大箱的家当，极像个败家子。花狐太岁双眼一亮，立刻派出最得力的管家，前来探看小知明的虚实。

小知明酒足饭饱，自然也要去赌上两把，走进赌场，吆五喝六，热闹非凡。赌徒们一个个眼圈青黑，神色木然，但凡有赢钱的主，出了赌场之后，不是进翠香楼，就是入医馆抽两口。银子总是源源不绝地流进花狐太岁的口袋。两双眼睛正盯着小知明，他装着浑然不觉，

走到冯玉祥身后问："冯管家，赢了没有？"冯玉祥面带惭色："输得差不多了。"小知明说："你不精此道，看我的。"也不言语，出手就是重金。结果证明他也不精此道，玩到晚上，欠下赌场几千两银子。赌场打手正要拿人，小知明说："不就是几千两银子吗，我叫仆人拿给你，少狗眼看人低。"

这时候，老管家出来打圆场说："这位小少爷，你已经输了几千两银子，请跟我回庄，叫你的仆人拿银子来赎人吧。"小知明大乐，向冯玉祥使个眼色，坐上轿子来到卧虎庄。

卧虎庄修得层层叠叠，楼台殿宇，阔绰不凡，进了三重院落才见到花狐太岁。他是一个老头，生得细眉长眼，身材肥胖，穿着一身锦缎小褂，帽上嵌一块猫眼，光彩流离，珠光四射。

花狐太岁拱手说："鄙人是卧虎庄主，请问这位小少爷高姓大名，仙乡何处？"小知明大咧咧地说："本少爷叫武大跌，家住京城玉狮子胡同，祖籍山西，开钱庄的，家里的银子多如牛毛。怎么，怕我欠账不还吗？要不是大毛子攻打京城，本少爷和爹娘走散了，谁要在这个小县城里玩，快点弄些上好的吃喝。我家还有亲戚大官，怠慢了我，抓进衙门打板子。"

花狐太岁好笑，心想这小家伙才多大就如此猖狂，问道："请问武大跌少爷，府上有谁在京为官呢？"小知明说："李鸿章，按辈分，我得叫他一声爷爷。"花狐太岁一听，吓得不轻。李鸿章乃是当朝炙手可热的重臣，但是老家伙眼珠一转问："武大跌，你才几岁，竟口出狂言？"小知明说："过了生日，我十三，怎么？你不相信，我带了十大箱珠宝，谅你这山野村夫也没有见过！"

小知明连唬带骗，居然把这只老狐狸说动了心。原来花狐太岁有九个妻妾，只是没一个肚皮争气，生了三个丫头。最小的一个丫头年方二九，生得花容月貌颇有姿色，但是天性风流，常和小白脸、风流无赖、粉面戏子偷情厮混，镇上人给她起个绰号叫"花狐娇"。镇上的轻薄浪子贪恋花家财产，想做个上门女婿，但是没一个让花狐太岁中意的。目前这位武大跌少爷才十三岁，花狐娇十八，差了五岁。俗语

说得好，女大五赛老母。做成这门亲事，可是有百利而无一害。想到这里，他吩咐设宴，要亲自款待这位少爷，又找了两个能说会道的媒婆，前来游说这孩子，还想着只要拜了天地，一切大吉！

酒桌前，两个浓妆艳抹的老婆子，对他一口一个少爷地叫。武大跌是“吾大爹”的戏谑之语，居然没人觉察，小知明对此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了。但一提亲事，小知明吓了一跳，自己是来试探卧虎庄的，怎么还要拜堂成亲啊。他连连推托，暗暗叫苦。正在这时，跑进一个满头珠翠的女子，正是花狐娇，生得倒是好看，弯眉杏眼，桃腮粉面，听到她爹要把她嫁人，按捺不住一颗荡漾春心，跑来看新郎是何等模样。虽然小知明清秀英俊，不过却是个小孩，令她大失所望，不知这个小孩还要长多久，才会明白男女情事。

翌日天明，冯玉祥拿着银子前来赎人。花狐太岁自然好酒招待，并塞给冯玉祥一张银票，要他玉成好事。冯玉祥窃笑，假装答应，来见小知明。小知明被软禁在一间客房内，有两个丫鬟伺候着，快活无比。冯玉祥来到笑嘻嘻地说：“恭喜少爷，大婚将至。”小知明斥退丫鬟，严肃地说：“冯大哥，莫要取笑我了，兄弟们准备好了没有？”冯玉祥说：“自然准备好了，等你今夜大婚的时候，我们就动手。”

小知明说：“卧虎庄不比赵府，我觉得此庄大有怪异，屋宇众多，而且层层环绕，怎么觉着颇为不同。”冯玉祥说：“大人放心，卑职已经探听清楚，南面有一座麒麟山，山上盘踞着一窝匪徒，时常下山掠夺。这卧虎庄是请一位阴阳先生修造，按天、地、人三才分内外三层，按五行八卦前后左右共五座大门。墙高壁厚，内有夹层、箭垛、枪眼，能藏兵上千防御强敌，还有秘道四通八达，必要时可以迅速逃遁。”

小知明想，花狐太岁真是只老狐狸，于是吩咐冯玉祥，不要乱伤无辜，见机行事。到了晚上，卧虎庄张灯结彩，各路乡绅全来贺喜。小知明穿着大红衣裳，怀里揣着小左轮，前来迎宾接客。冯玉祥抬来十箱彩礼：有金元宝十对，银元宝十对，金玉钗十支，翡翠戒指十枚，红宝石耳环两副，白玉老虎一尊，白玉貔貅两只，一箱蜀锦，一

箱绸缎，一个紫檀木梳妆匣，一座花好月圆的玳瑁屏风，一个珐琅彩脸盆，一座珊瑚摇钱树，一套宣德炉祭器，数条南海珠串，及十八罗汉的金银摆设，另有玉如意、金帐钩等小把玩件，其中以四喜临门的嵌玉怀表最为精致，每只表上纯金嵌白玉，精巧无比。这些珠宝看得花狐太岁垂涎三尺，想着真是得了一个好女婿、好宝贝。

知县前来贺喜，见到小知明情知大事不妙。他怕惹祸上身，干脆装聋作哑，心知花狐太岁要倒霉了，说了两句客套话赶快离去。庄内大摆宴席，凡来庆贺的都有赏钱。庄里庄外热闹非凡，冯玉祥暗中调兵遣将，将卧虎庄团团围住。小知明见布置妥当，便来庄后找密道入口，忽听洞房中传来窃窃嬉笑。他靠近窗前，只见一个小白脸正和花狐娇搂抱在一起，丑态百出。花狐娇的相好见人都在前院吃酒，后宅冷冷清清，因此前来相会。

小知明没理会这对狗男女，看见一座佛堂，因此摸进佛堂，却看见一个年轻貌美的尼姑，坐在蒲团上念经。他问：“尼姑姐姐，你念的是什么经，拜的是什么佛？”尼姑说：“我念的是清心宁神经，拜的是无贪无病佛。”小知明一愣，尼姑的话颇蕴深意。他问：“请问尼姑姐姐的法号怎么称呼？”尼姑说：“贫尼花碧月，按照俗家称呼，你该是我的妹婿。”小知明大惊，自己是掉到狐狸窝里了么，男男女女都狡猾得如狐狸一般，疑问：“你是花狐太岁的女儿？”花碧月点点头：“我是他大女儿，因为他要把我嫁给一个纨绔子弟，我誓死不从，所以削发为尼，在此长伴青灯。”小知明大奇，想不到花狐太岁有这样一个冰清玉洁的女儿，她和她妹妹可有天壤之别，叹息说道：“身处富贵之家，却出淤泥而不染，难能可贵。”

花碧月给小知明翩然下拜，双目垂泪道：“乞望大人念我父年迈，从轻处置。”小知明说：“你怎知我是大人？”花碧月说：“前些日子，听说赵府被一个小乞丐查抄，而今虎符镇上突然出现一个京城富少，能做到这一点的，除了那个小乞丐云麾使，还有什么人能有如此神通？可怜我爹还沾沾自喜，却不知道已然大祸临头。”小知明拍手说：“花碧月，你果然聪慧过人，这一番话保住了你爹的脑袋，但是你知道我是为何而来吗？”花碧月说：“大人是为了密道入口，其实密

道入口就在佛龛之下。”

小知明大喜，俯身钻进佛龛下，摸了半天却不得要领。花碧月随后钻进来，伸手在佛龛下一按，脚下闪开一道暗门。两人正要走进密道，忽听外面传来轻盈的脚步声。其中一道黑影闪了进来，另一人问：“有没有小鬼？”来人“咦”了一声说：“我一直盯着小鬼，看着他向这里来了，转眼怎么就不见了呢？”听着声音颇为耳熟。

小知明掀开佛龛前的布帘，借着微弱灯光，见到两个穿着夜行衣的家伙，正是孙玉林与赵得财。他们不是被关在京城的天牢里么？难道是八国联军进攻京城的时候跑出来啦？小知明的估计一点儿没错。这两个家伙就是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的时候，侥幸逃了出来，在麒麟山做了草寇，成了麒麟山的眼线。昨日他们下山踩盘子的时候偶遇小知明，立刻回山禀告。

麒麟山大当家的名叫熊宝辉，生得五大三粗，却狡猾如鼠，练过金钟罩铁布衫，得到禀告，立刻撒下人马，准备趁着卧虎庄喜宴之时，前来趁火打劫。

孙玉林催促赵得财：“大当家的要到了，快点儿找到那个小鬼。”两个家伙出了佛堂，眨眼没了踪影。小知明对花碧月说：“花姐姐，这可不好了，没想到山贼会来，得赶快做出应对。你在佛堂里等着。”他爬出佛龛向前厅跑来。

正在这时，枪声大作，庄里庄外乱成一团。麒麟山贼已经和卧虎庄交上火了，把冯玉祥弄得莫名其妙。他还未下令动手，怎么就干上了？蓦地看见小知明从后面跑来，焦急地说：“冯大哥，山贼趁火打劫来了。”冯玉祥镇定地说：“从枪声判断，至少有三四百人，山贼人多势重，火力凶猛，我们不能硬拼。”小知明说：“我已找到密道入口，如果情形不妙，我们就扯呼。”众人大喜，退进一间偏房里埋伏。

山贼潮水一般从庄外冲了进来，手里拿着崭新的武器，一开火就占了上风。这些山贼还都是练家子，身怀绝技。一个绰号火猴的山

贼，自幼练过轻功。他纵身上房，动作轻快如风，身上藏着独家秘制的三十六颗霹雳火弹，掷地就响，见风就着。他蹿进几间楼阁，随手发了两枚火弹，火光蹿起，金蛇乱舞。冯玉祥看见一条狸猫似的身影，在房脊上蹿来蹿去，抬手啪啪两枪，火猴一头倒栽下来，被几个兄弟按住，塞住嘴巴。众人一看，火猴的屁股上冒着两个血洞，不由得暗赞冯玉祥的枪法精准绝伦。

火光中，一个黑大汉纵马飞驰，手提一把金背大刀，一刀下去，两个手持长枪的仆役被一刀劈成两段。小知明说："这家伙好凶啊。"有人说，"此人便是麒麟山大当家的熊宝辉。"小知明说："擒贼先擒王，拿住大当家的，我重赏千两。"

冯玉祥倒不是贪图银子，而是想会会这个铁塔似的熊宝辉。他抢过一条红缨枪，抓起一座鸡翅木灯架，踢开房门猛掷过去。熊宝辉听见脑后生风，回手一刀，"咔嚓"一声，刀刃卡在灯架上。冯玉祥就地一滚，挺枪向熊宝辉小腿扎去，枪花如冰盘大小。熊宝辉知道来人武艺不凡，双腿一夹马肚，纵身而起，连刀带灯架，向冯玉祥的头上砸来。冯玉祥那一枪本是虚招，见熊宝辉中计，他变枪为棍，横扫熊宝辉下盘，在熊宝辉腿上打了一棍，"咔嚓"一声，枪杆折为两段。

冯玉祥一惊，这黑塔似的家伙练过硬功。熊宝辉"嘿嘿"一笑，把大刀一横，耍一式小鬼推磨，向冯玉祥脖子抹去。冯玉祥向后一闪，将折断的枪杆掷出，熊宝辉一抬头，将枪杆震飞出去，头皮上只留下一道白印。

小知明说："这家伙厉害，大家一起招呼。"瞄准熊宝辉的大腿，先放了一枪。熊宝辉大腿被子弹钻了一个血窟窿。他勃然大怒，舍了冯玉祥，向后一滚，打了一个极响的口哨。

一辆马车迤逦而来，车上搭着一个红轿箱，里面坐着两个山贼，正探头探脑地窥视。小知明一见车辙沉重，立刻叫道："车上装着大家伙，大伙小心。"话音未落，轿帘掀开，里面架着一挺机枪，嗒嗒嗒嗒，向这边扫射。登时有几个兄弟倒在血泊中。

小知明趴在地上，子弹从头上“嗖嗖”飞过。冯玉祥想来救援，却被几个山贼围住，四处不见熊宝辉的踪迹。这家伙受了伤，想必是疗伤去了。机枪扫射了一阵，身边的弟兄伤亡惨重，小知明何曾吃过如此大亏，说道：“不要硬拼，想办法从后面走。”

一人砰地踹开一扇窗口，身形还未跃起，已被机枪子弹扫倒在地。小知明抬手照马屁股开了一枪，那匹马受惊，斜刺里狂奔，两个山贼从车上跌落下来。偏在此刻，花狐太岁赶到，身后带着十几支长枪。这老家伙毫不含糊，手持双枪，藏在一座影壁墙后，命令开火，十几支枪喷出火龙。双方接着展开白刃战，混乱得一塌糊涂。

冯玉祥斩了几个山贼，趁乱与小知明等人撤到后院。奇怪的是，佛堂里的密道开着，花碧月却没在堂前等候。难道有人抢先一步进了密道？小知明来不及细想，率领众人钻进密道。

密道里面燃着一串明灯，走了大约十几丈，豁然出现一个大厅，周围有七个漆黑洞口。大厅里码着二十个大箱，还有各类货物。最奇怪的是，这些箱子都围绕着一座圆形高台摆放，棚顶垂下一盏九龙盘旋的长明灯。灯光晕染高台，高台上面放着一只乌黑圆润、寒光四射的宝物。此物黝黑有暗纹，长舌噬宝，一对复眼闪动智慧之光。小知明心中一动：莫非这个东西是传说中的圆明园十二生肖中的蛇首！

小知明正在思忖，忽听冯玉祥一声断喝：“什么人，鬼鬼祟祟的？出来。”十几支枪口顷刻瞄准了那些大箱。箱子后面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别开枪，都是熟人。云大人，别来无恙啊？”听此声音，小知明委实有些头痛，这个贼秃简直是阴魂不散，他走到哪儿，贼秃就跟到哪儿。他说：“郝隋新，你还没死哪？”郝隋新“呵呵”一笑：“托大人的福，卑职好得很，身轻体健，多吃多占呢。”

小知明试探地说：“你把碧月姐姐放了吧，我知道她在你手上。”郝隋新谦虚地说：“云大人真是怜香惜玉的风流才子，连尼姑都喜欢，真是与众不同、口味殊绝，卑职佩服。”小知明说：“郝隋新，你口口声声说佩服本大人，我命你放了碧月姐姐，你怎么抗命不遵？你还将我这个大人放在眼里吗？”郝隋新说：“卑职知道尼姑是大人的

最爱，不过卑职的性命都系在这个美人身上，怎敢有丝毫懈怠。只要大人与弟兄们放下武器，卑职自然放人，并且用八抬大轿，请大人上山。”

他们两个一言一语，针锋相对。冯玉祥等人不晓得他们有何过节，心中充满了好奇。只是花碧月在箱子后面被绑住了双手，她又羞又怒，恨不得立刻杀了这个贼秃！

第三十章　八卦五行费心机　奇峰险境识旧恶

密道外传来急匆匆的脚步声，花狐太岁率人进了密道。因为山贼势大，他想躲进密道避避风头，却看见密道入口已经打开。他气急败坏，那地方存放着毕生收集的珍玩古董，是他的全部家当。

小知明一挥手，与众人各自隐蔽。花狐太岁异常狡猾。他知道密道中有人，因此想来个敲山震虎，哈哈笑道：“是哪位朋友在里面？”小知明示意众人噤声，郝隋新却道：“自然是你的乘龙快婿。花狐太岁听好，云麾使大人要将你的卧虎庄一网打尽，可悲可叹你这只老狐狸，终日打雁，却被雁啄了眼睛。”

花狐太岁不过是受一时蒙蔽，被郝隋新这么一语点破，脑袋顿时清醒起来。他眼珠一转，腻声说：“好女婿，你在哪儿呢？无论你是何居心，本岳丈不会怪罪于你的，我们联手，共击山贼。”

见隐瞒不住，小知明“扑哧”一笑：“老狐狸，你腹背受敌，还是乖乖投降吧。”花狐太岁正要回话，忽然外面传来一片呼喊：“大当家的，老狐狸的巢穴在这儿呢。”立刻响起一个粗亮的嗓音：“狡兔三窟，没想到老狐狸在佛堂下面修筑了密道，真是老奸巨猾啊。”

啪！啪！啪！

黑暗中响起三声枪响。熊宝辉在试探密道里的火力。花狐太岁当然不能上当，他在密道里布置了几个交叉火力点，等山贼一走进密道，就轮番开火。两个山贼壮胆走下密道，被一排子弹射成了刺猬，吓得其余山贼退缩回去。

这个间歇里，小知明赶快和冯玉祥商议一下，要如何摆脱困境。冯玉祥说：“我们可以顺着密道逃走。”郝隋新听见他们的谈话，笑着说，“云大人，你难道没看出来么？此处是经风水高人指点修建的秘

道，共有八条出路，按照五行八卦布置。假如你走错出口，就会死无葬身之地。如若不信，问问那条老狐狸吧？”冯玉祥朝小知明点点头，他看出这里的布置相当邪异。

小知明问：“贼秃，山贼是你引来的吧？”郝隋新说：“没错，卑职原本就是在麒麟山混饭吃的，因想要混个一官半职，于是下山为官。八国联军攻破京城，卑职的仕途之梦也算告吹了，便和孙玉林、赵得财两个重回麒麟山落草为寇，这也是逼不得已。昨日听他二人报告，云麾使竟然大驾光临，卑职实在是对大人朝思暮想啊。”小知明说：“贼秃，既然你如此系念本大人，那快点将花姐姐放了，我们从长计议。”郝隋新说：“大人万万不可叫我放人。这女子生得国色天香，却是花狐太岁的掌上明珠，放了岂不是暴殄天物。”

小知明心头火起，命令将密道里的火光一一打灭。密道登时漆黑如墨，冯玉祥带人向高台摸去，花狐太岁也带人摸了过来，都要来抢花碧月。双方在黑暗中开了几枪，火花闪动。花狐太岁前后受敌，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但是花碧月掌握着绝密之机，又不得不救，弄得花狐太岁大汗淋漓又无计可施。

小知明尚不知情。花碧月乃是一代奇女子，自幼琴棋书画无所不精，更得那位修建密室的高人亲授，精通五行八卦易理玄学，是以眼界奇高，非世间奇男不能动真心，因此削法为尼，一是潜心研究玄学之术，二是在此看守密道机关。密道中的消息埋伏、凶异术数只有花碧月全部通晓。

此刻，山贼的手段更辣。他们在密道入口点燃柴草，将浓烟滚滚灌入密道。花狐太岁被熏得双眼流泪，咳嗽不止。几名仆役忍受不住，冲进其中一条密道，却惨叫几声，再无声息了。小知明打开一个火折子，向密道中探看：几具尸体横卧在地，身上插满毒箭，流出的血液都是紫黑颜色。他说：“各位兄弟不要乱动，里面的机关着实厉害。”花狐太岁叫道：“好女婿，只有你大姨子知道怎么破除机关，你快救她，然后我们兵合一处，冲出去吧。山贼就要冲进来了。”小知明想，看来这只老狐狸今天是方寸大乱了，怎么能当着贼秃的面泄露

花碧月的秘密？忽听郝隋新说："大人，快将花狐太岁赶出密道，你我好趁机逃脱。"说完，他也被一阵浓烟熏得涕泪横流。只怕再不出去，密室里面的人都要变成熏猪了。

熊宝辉大乐，指挥山贼硬往里闯。花狐太岁只得回身抵抗，枪声砰砰大作。小知明将左轮枪交给冯玉祥，大声说道："贼秃，你放了花姐姐，我来做你的人质。你放心好了，我身上没有武器，现在可要爬过去啦。"冯玉祥一拉他的手："还是卑职去吧。"小知明严肃地说："冯大哥不必担忧，我不是第一次当人质了，经验十足嘛。而且贼秃和我还有一点儿小秘密，他可不想我死呢。现在你来指挥全局，有违令者，斩。"他挣开冯玉祥的手，从几个大箱中爬过去。

看见一个朦胧的小身影爬了过来，郝隋新用手枪顶在花碧月的桃腮上，全身藏到花碧月身后。花碧月吃惊地看着小知明，见他不畏生死地前来营救，倒真是一个义薄云天的小子。小知明对郝隋新说："贼秃，你把花姐姐放了，让她带我们出去。这是唯一的生路。"郝隋新狞笑了一下，搜他身之后，确信没有武器，这才对外面说道："外面的听着，云麾使在我手上，你们去抵抗那只老狐狸，闪开一条路来，我们要先走。"

小知明立刻在郝隋新耳边低语："你不是想知道闯王宝藏的秘密么，那只蛇首是其中线索之一。"花碧月心中一颤，这小孩怎知道蛇首的秘密？郝隋新自然识得宝物，他让小知明爬上高台，去取那只蛇首。花碧月伸手在小知明的胳膊上一捏，说："小心。"小知明心道，这是花姐姐在暗示于他，高台上或许有什么机关，因此加倍小心爬上高台，伸手摘下蛇首。不想蛇首乃是总机关之处，一动蛇首，便开启了密室里的机关。石壁之中传来轧轧声响，四壁震颤，乱箭齐射。小知明扭身从高台滚落，躲过身后一排毒箭，却没有抱住那只蛇首。蛇首"叮"地砸在地上，滚进一条漆黑的暗道。

郝隋新一扭花碧月的胳膊，钻进那条密道。小知明跟了进去，一道石门砰地落下，将他们三个与大厅隔绝开来。密室里大乱，四外吹进一股股毒烟。众人也不分敌我，抱头鼠窜。

小知明从后面溜上来，只听郝隋新威胁花碧月说：“快点打开暗门，不然划花你的脸。”花碧月说：“你急什么？密道是按照周易八卦修筑的，根据一天的时辰，都有不同变化。密道中有毒烟、毒箭、毒水，错走一步，都会尸骨无存。身后的石门只关不开，唯有向前，没有回头路可走。”郝隋新问：“那你快说，如何能走出去？”小知明说：“贼秃，别威胁花姐姐，我在这儿呢。”郝隋新说：“那就麻烦云大人去前面探路。”

小知明来到一扇石门前。门前有四尊石兽，分别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尤其玄武神兽是龟蛇合体，他来回审视这个怪东西。郝隋新说：“大人，出口的奥妙只怕就在这四只石兽身上。你看的是玄武兽，是由二十八星宿变化的，主管北方。古代的巫师占卜之时，每问必北向，俗称真武大帝。”小知明说：“贼秃所学渊博，只是卑鄙无耻，可惜了这身才学。”郝隋新呵呵一笑：“大人教训，卑职自当铭记肺腑。”花碧月说：“你这厚脸皮功夫是天下第一。”郝隋新一手抓着蛇首，用枪尖一顶她的雪白下颌：“美人，还是多用心思开门吧。”

花碧月向小知明一使眼色，说：“这条密道是通向南面。南方的镇守神兽是朱雀，且南方属火，若是不小心错启机关，便有烈火焚身之祸。”小知明围着那尊朱雀兽转了一圈，说：“花姐姐，这尊朱雀究竟是不是开启出口的机关？”花碧月接着说：“八卦之上，朱雀属火，乃是乾卦。所以，你必须站在乾的位置上去启动朱雀。”小知明问：“如何才是乾的方位呢？”郝隋新说：“大人，八卦之中，坎代表北方，坎的右首便是乾位。我说得没有错吧，美人？”他用得意扬扬的目光望着花碧月。花碧月点点头。

小知明天性聪慧，一点就透，站在乾位去推朱雀石兽。石兽一转，豁然闪开一道石门。郝隋新推着花碧月走进石门，脸上神色勃变。里面是一条黑白两色相间的独木桥，桥面只有七寸宽，每隔三尺颜色一变。桥下是一条深约数丈的深坑，坑中盘旋着百条金环毒蛇，张着毒牙“嘶嘶”乱叫，情形万分恐怖。

郝隋新说：“请大人先行。”他故意在花碧月背后一推，花碧月“哎

呀”一声，险些坠进蛇坑。小知明恨得牙根直痒，但是毫无办法，正要试探前行，忽听花碧月说：“这是阴阳独木桥，桥身由独木衔接而成。桥上机关按时辰变化，凶险至极。地支总有十二数，分阴阳两路，其中丑、卯、巳、未、酉、亥为阴支，现在是亥时，所以走黑色桥段，定然无事。”小知明大着胆子走上一段黑色桥木，果然平安无事。郝隋新用枪一顶花碧月，叫她先行。花碧月走上独木桥，别看她三寸金莲，走在桥上却四平八稳，仿佛练过柔术。

小知明顽皮，几个起纵到了阴阳独木桥的尽头，发现墙壁上有一根木杆，把柄上雕刻着蛇首图案。花碧月在桥上说：“小兄弟，你拉下木桩，就会打开前面通道。”小知明也未多想，伸手一拉，身后却传来一声惨叫。郝隋新脚下一软，一段黑色桥木竟然同他一起落进大坑。毒蛇信信而上，贼秃的号叫声不绝于耳，估计是玩完了。

花碧月仿佛早有准备，纵身而起，稳稳地落在一段白色桥木上，然后三步并作两步飞奔过来，伸手握住木杆一转，前面的石门被打开。两人飞快地冲出密道。小知明吃惊地问：“花姐姐，刚才是怎么回事？”花碧月说：“刚才那个机关叫蝎子摆尾。拉动一下，即可改变后面独木桥的机关；而旋转一下，才打开前面的石门。其实那桥的全名叫颠倒阴阳独木桥。”小知明说：“我明白了。拉下木杆，黑白互换，对不对？”花碧月说：“没错。”

密道的出口在卧虎庄外。推开一道石门，前面是一片丛林，林外是百亩罂粟田，芬芳醉人。两人钻进密林，黑暗中闪出一道黑影，温柔地说：“好女婿，咱们可是不见不散啊。”花碧月惊叫了一声：“爹。”

竟是花狐太岁！小知明想镇定一下，和花狐太岁周旋两句，谁知身后呼啦啦蹿上数十条身影。一个黑大汉用枪口顶住他的脑袋，说：“大名鼎鼎的云麾使，久违了。”小知明说：“这位英雄，在下也是久仰大名，如雷贯耳。”黑大汉说：“那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小知明说：“熊大当家的赫赫威名，我岂能不知。”熊宝辉呵呵笑道：“那你就随我上山，做个小毛贼吧。”

忽然，林外响起此起彼伏的叫喊——“云大人，云大人，你在哪里？”小知明欢喜起来，这声音分明是左清、江朝宗、冯玉祥，得知冯玉祥等人没事，他大放宽心。

原来左清与江朝宗率大军赶到，专程寻找云麾使的，不想冯玉祥等人被山贼围困在密室里面。大军一到，山贼立刻撤退了，是以冯玉祥等人又从密道入口钻了出来，化险为夷了。

天色微明，山贼躲过清兵的搜查，押着小知明等人回到麒麟山寨。麒麟山虽然山势不高，但是极其险峻。小知明暗暗留意来路。一条羊肠小路九曲八弯，修筑的暗堡不计其数，更有各类陷阱机关、山贼暗哨，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倘若大军兴兵围剿，只怕要损失惨重，付出极大的代价。而且麒麟山并不是一座孤峰，山脉连绵，林密谷深。山头耸立一座聚义大厅，后面立着一排排楼房瓦舍。前峰有几班小喽啰彻夜巡山。最让小知明感到吃惊的是大厅前摆着的两挺马克沁重机枪。一窝小山贼居然能有最新式的重武器，这帮山贼绝非等闲之辈。

熊宝辉回到山寨，先要饮酒作乐，而且一路上花狐娇直向他抛媚眼，这家伙有些魂不守舍。他派人将小知明与花碧月先关进牢房。

牢房阴冷，秋风如刀，百无聊赖，花碧月给小知明讲解起那些八卦五行之术。小知明正听得入迷，忽听有人说道：“饭来了。”一个老头前来送饭，将木托盘从一个洞口塞了进来，里面盛着米饭鸡腿，还有一碗鸡蛋汤。老头说：“这是午饭，省着点吃，一天就一顿，今儿吃完了没有下顿，吃完了把盘子塞出来，别叫我老人家给你洗盘子，弄脏了盘子，叫人拿鞭子抽你！”小知明想：嘿，没见过这么横的老贼。他在牢里骂道：“贼老头，老要饭的，你个老浑蛋！”老头回头一笑：“你说喜欢我吗？我耳朵不大好使，你再说一遍。”

小知明几乎气破了肚皮，转眼看见花狐太岁也被押了进来，嘴里嘟囔着：“家门不幸，家门不幸，都是一群孽障！”花碧月叫了一声“爹”，他也不理，被关进另一间阴冷的牢房。花碧月怎知，妹妹花狐娇已用风骚美貌迷住了大当家的，做了麒麟山的压寨夫人。只是她

只知道自己玩乐，也不管她爹死活。不过，熊宝辉垂涎花碧月的容貌更胜花狐娇十分，因此想将姐妹一并收了，做个双星伴月，当夜叫花狐娇来游说姐姐。花狐娇却被花碧月一顿怒骂，给羞得跑了回去，再不敢来见姐姐。熊宝辉也不生气，将花碧月提到一间小楼上软禁起来，每日殷勤招待。俗语说得好，美女怕狼缠。他要用软磨的功夫逼迫这个美丽的小尼姑就犯，将满门心思都用在这个美人身上，倒是对小知明不理不睬。

浑浑噩噩地过了几日，山贼都为花狐娇的姿色所倾倒，只是花狐娇是熊宝辉的禁脔，他人怎敢染指。偏偏花狐娇平日就喜欢招蜂引蝶、搔姿弄首，她用麒麟山搜刮的珠宝将自己全副武装起来，打扮得珠光宝气、妖娆动人，弄得这些山贼争风吃醋，却不知大祸将要临头。北面的卧虎庄里正在集结着兵马，准备围剿麒麟山。江朝宗探听到云麾使被软禁在山上，他向袁世凯要来一队火枪营，兵强马壮训练有素。然后他与左清、冯玉祥等人谋划：自己带人从正面佯攻，冯玉祥带着一营人马从麒麟山后摸上去，要杀山贼一个措手不及。

卧虎庄秣兵砺马，而东边大路上悄悄来了几辆马车，直奔麒麟山而去。到了麒麟山，两个高大男人走下马车。巡逻的山贼见了他们，立刻眉开眼笑，前来迎接，掀开车帘，押下十个妙龄女子，一面飞报上山。

小知明正闲极无聊，忽听聚义大鼓咚咚擂响。两个山贼打开牢房，把他押进聚义大厅。聚义大厅肃杀森严，高悬着“义薄云天”四字大匾，一张太师椅上铺着一张虎皮，四壁挂满鹿角，两旁摆着兵器架子，长刀大戟闪着寒光。熊宝辉大咧咧地说：“云麾使，你的老朋友来看你啦。”小知明转眼一瞧，孙玉林和赵得财站在山贼群内，如果老朋友是他们，倒是没什么值得惊讶。忽听一人哈哈笑道：“哈喽，云麾使，好久不见啦。”乔治与约翰迈着大步走进来。他们两个牛仔装扮，戴着帽子，系着披风，扎宽板皮带，斜挎枪套，佩着双枪！

小知明也笑着说：“哈喽，乔治，门外那两挺重家伙是你送给这些草寇的吧。你们之间有不可告人的交易啊。”乔治说：“没错，他们

不是贼，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小知明道：“对呀，我忘记你也是贼了，是来偷盗中国宝贝的贼。”

此刻，八个山贼抬来两口大箱子，箱子里装满子弹。熊宝辉嘿嘿一笑：“乔治先生，你要的人我已给你捉到了。”乔治说：“你要的，我也给你带到。”他拍拍手，山贼将十个年轻女子押了上来，个个貌美如花，看得山贼们垂涎欲滴。一个穿着紫衫女子盯着小知明，心里仿佛荡漾起无限柔波。

乔治说：“上万发子弹和十个美貌的姑娘已经带到。这个小孩，我们可以带走吗？”熊宝辉笑道：“乔治先生干吗急着走啊，在山寨多留两日，尝尝麒麟山的野味，不好吗？”乔治摇头说：“熊大当家的好镇定，大兵压境，依然面色不改，好气魄。”熊宝辉眉头一皱：“乔治先生，你什么意思？”乔治说：“根据可靠消息，卧虎庄正在集结朝廷重兵，不日就会围剿麒麟山。大当家的，我想此地不宜久留。”熊宝辉哈哈大笑：“朝廷的兵都是酒囊饭袋，既然他们要来攻打麒麟山，那二位贵客就更不能走了。我请你们留下来看场好戏！”

第三十一章　英豪大闹麒麟山　名将火烧罂粟田

熊宝辉为乔治设宴的时候，已经派探子前往虎符镇刺探军情。探子回来禀告。虎符镇的官兵约有三个营，每一营都有六七百人，是麒麟山人数的三倍，都是袁世凯的精锐之师，带军之人名叫冯玉祥，名不见经传。熊宝辉大喜，别说三个营，就算来了十倍人马，拿下麒麟山也不容易。他只命哨兵加紧巡逻，仍自顾寻欢作乐。

乔治带来了京城的消息。老佛爷蜗居西安，李鸿章正与联军谈判，犹如拉锯一般。割地赔款是迟早的事，大清已经四分五裂，腐烂到底了。小知明觉得乔治的话很刻薄，但有一定道理，与仇九州的见识略同。但是乔治要熊宝辉捉他，一定另有阴谋。小知明被安排进一间厢房，旁边是关押女子的房间，那些年轻美貌的女子是乔治从妓院里买来的娼妞。

晚上，小知明坐在太师椅上，看见外面两个看守他的山贼，脑海中反复闪动紫衫女子的身影。他问：“赵得财，那边的大院是什么地方？”赵得财被派来看守这个小鬼，不能去风流快活，心里憋着一肚子闷气。因此他邪邪地一笑：“你还太小，不懂的。”小知明说：“那里面关着那么多姐姐，你去给我找两个会弹曲的，我要听曲子。”孙玉林严肃地说：“你个小鬼，会听个屁曲子。”小知明说：“谁说我不会。”他的记忆与模仿力极强，想起一出《野猪林》，因此唱道：“大雪飘，扑人面，朔风阵阵透骨寒，彤云低锁山河暗，疏林冷落尽凋残。”

两个山贼欢喜地说：“小鬼会唱戏，快给我们哥俩唱一个。”小知明说：“不成，没角唱不成，你们去找个姐姐，给我搭戏。”赵得财向孙玉林一使眼色，两人心照不宣，带着小知明走进跨院。院内有山贼守护，看见赵得财和孙玉林带着小知明走进来都嘿嘿怪笑。赵得财很

会仗势欺人，说：“有没有会唱小曲的姑娘，乔治先生要听曲子。”

门前依偎着几个妙龄女子，正向小知明挤眉弄眼，唯有紫衫女子沉静安娴。小知明点手说：“就是你啦。”紫衫女子笑眯眯地说：“这位小爷要听什么曲子？奴家会唱十八大曲、三十二小调。”

赵得财和孙玉林暗喜，把紫衫女子带进一间阁楼，把两人锁在里面，然后各找相好，风流快活去了。紫衫女子轻移莲步，来到小知明面前说：“这位小爷，你叫什么名字？”小知明正色道：“姐姐别取笑我了，我知道你是圣——”“姑”字尚未出口，紫衫女子惊喜地将他嘴巴捂住，悄声问：“你怎知道？”小知明说：“你在聚义堂盯着我看，我一看你的小脚就知是你，世上再没有比你的脚更好看的了。”忽然想起司琪格格的那双天足，也小巧玲珑的，感觉好美。

圣姑脸上一红，她把小知明当成了亲兄弟，自然不会生气，用手向脸上摸摸。小知明嬉笑着说：“哦，你易容了？”圣姑点了点头。

圣姑向小知明说起上山的缘由。自梧桐镇分别之后，钟友胜和她一直护送着老佛爷到了西安。皇上每每念及云麾使护驾之功，对其音容笑貌越加想念，因此命钟友胜和圣姑回京寻觅云麾使。他们两个回到京城，追查云麾使下落，无意中却发现乔治和约翰带着一批军火与女人，行踪神秘地离开京城。圣姑易容成一个风尘女子混了进来，两人一路追踪至此。不想小知明也被囚禁于此。

小知明说：“钟大哥在哪儿？”圣姑说：“他混在车夫中。”正说到此处，门外来了两个鬼祟之人，怀着对小知明的深仇大恨，趁着冯孙二人寻欢作乐，挥刀砍断门环，硬闯了进来。

圣姑听见身后脚步声响，转身瞧见一个凶恶大汉，一刀砍了下来。小知明登时有些傻眼。这不是赵金山、赵银海兄弟么？他们不是被流放边疆了么？却不曾想到这两个家伙半路逃走，回到麒麟山落草为寇，伺机复仇。

圣姑闪身避过刀锋，伸出二指，一式双龙探珠，来取赵银海的眼

睛，脚下猛踢向赵银海的要害。她不想被外人察觉，因此出手就是凌厉杀招。赵银海哪是圣姑的对手，光防着眼前，下面挨了一脚，顿时昏死过去。赵金山本是一个空架子，拿着把单刀站在门前，听到“咕咚”一声，便向里面探头看，见赵银海仰面朝天倒在地上，吓得他撒腿就跑。不想圣姑的身法快似闪电，对准赵金山的脖子切了一掌。这家伙登时便昏倒在地。

圣姑和小知明迅速将赵金山拽回房去，把兄弟两个绑在一处，堵住嘴巴。还没有忙完，房门被推开，圣姑嫣然一笑，一个精壮大汉一手提着一个山贼走进来，被擒的正是赵得财与孙玉林。他俩瞪着眼睛，嘴被破布塞住，捆得像两个大粽子。钟友胜把四人全放在一张床上，用大被盖住。

钟友胜对小知明说：“总算找到你了，我们得快点走，山下来了好多清兵，已经架好数十门火炮，要对麒麟山狂轰滥炸。”小知明说：“那是冯玉祥和江朝宗，你们不必惊慌，跟我去救了花姐姐，我们一起逃走。”说完，领他俩来救花碧月。

软禁花碧月的房间在前厅侧门的单独一间小院。熊宝辉派了两个小丫鬟来伺候她。她睡得晚，晴朗无云之时，有观测星象的喜好。夜色朦胧，三人一路走来，居然毫无阻碍。原来山寨的大部分兵力都调到峰前防御。他们来到房前，听到里面有人说话，竟然是乔治。

三人向房内窥视，灯下坐着娇艳如花的花碧月。乔治满腹心事来回踱步，约翰双手叉腰，手指不停地敲打着枪套，屋内弥满着窒息的气氛。

乔治说：“素闻花小姐是玄学正宗，精通佛学典籍，是真正的一代奇女子。现在大兵压境，炮声一响，便玉石俱焚。你还是跟我们走吧。”花碧月说：“让我跟你们走，无非是想我帮你译出这些古代梵文。”

乔治“嗯哼”一声：“没错，花小姐该不会搪塞我吧。”花碧月道：“梵文是大唐初期传入中国的，原始西藏经文中称其为‘悉昙’，至

宋朝改称梵文，或者天竺字。此卷古文不过是古印度的《大悲咒》。”她一边翻译着印度经文，一边不经意地摸起桌上一根银簪，向烛芯上一拨。小知明这才注意到，桌上放着一张宣纸，纸上密密麻麻写着弯曲的小虫字体，与洋人的英文有异曲同工之妙。

乔治说：“花小姐，你想花言巧语地欺骗我吗？我拿此文对照《大悲咒》《妙法莲华经》《大般涅经》《般若心经》，根本不是这些。你还是老老实实地给我译出来吧。”花碧月叹息一声：“好吧，我可以译出来，不过有两个条件：第一，这是有关敦煌的秘密，你是从何处得到的？第二，这张是临摹的文字，我要见那张真的古卷。”

乔治说：“花小姐果然爽快，这卷古经是从一道奏折里得到的，写奏折的是甘肃学台叶昌炽。据我所知，叶昌炽精通金石之学。他在奏折上说一个王道士在敦煌石窟里面发现大量经文，因此奏请老佛爷将这些古经文收藏大内。只是老佛爷还没看见这些奏折就逃到西安去了，奏折便落在我的手里。”然后他得意扬扬，从怀中掏出一块羊皮摆在桌上。

花碧月拾起羊皮在油灯下仔细观看，却故意手腕一抖，打翻了油灯，连油带火泼了一桌。羊皮古卷与宣纸瞬间燃烧起来。乔治大喊一声，急忙去抢，等抢到手上，临摹的宣纸已烧成灰烬，羊皮古卷也被烧去一大块。乔治凶相毕露，向花碧月猛扑过去。小知明大叫一声：“不准欺负花姐姐！”一脚踢开房门。

约翰的动作极快，伸手拔枪，蹿了出来。小知明说：“哈喽，约翰。”约翰松了一口气，以为自己大惊小怪，不过眼角一斜，蓦地发觉身后立着两条黑影，脊背顿时冒出一股凉气！

小知明说：“约翰，举手投降。”约翰说：“小鬼，你很坏！”他双手举起，仿佛投降，只听“咯”的一声，冷冷地射出两支袖箭。原来这家伙在袖筒里装了两支袖箭。钟友胜闪电一般将圣姑扑倒，一支袖箭落空，另一支袖箭深深地插进钟友胜的胸膛。钟友胜浑身一麻，说了一句“箭上有毒”，便倒在地上，昏迷不醒。小知明有点傻眼，没想到洋鬼子如此狡诈。情急之下，他一头撞在约翰的小腹上。两人一路跟

跄，跌进了房内。

轰隆！

一发炮弹落在院子里，气浪把小知明从地上掀到了床头。乔治伸手来抓他，小知明向桌上一跳，就势抓起那把银簪，刺进乔治的掌心，鲜血淋漓，乔治疼得嗷嗷怪叫。约翰翻身跃起，举枪瞄准小知明的脑袋：“小鬼，不想死的话，就乖乖别动！”圣姑从后面砍来一刀，约翰闪过刀锋，脚下使绊，一脚扫中圣姑的膝盖。圣姑旧伤复发，剧痛钻心，竟然站立不稳，“哎哟”一声倒在地上。

小知明眼见着硬拼不是法子，假装镇定地说：“洋鬼子，没想到你还会两下子。”约翰得意地道：“中国的花拳绣腿容易得很。”忽听房外一个苍老的声音道：“中国功夫博大精深，岂是一朝半日能学会的，洋鬼子接招！”

箭光一闪！

一支袖箭正钉在约翰拿枪的手腕上。约翰大叫一声，手枪落在地上，脸色苍白无血。原来这支箭正是刚才落空的那支毒箭。他伸手从怀里摸出一个小瓶，那小瓶子里装着解药。约翰刚一吞下解药，房间里的油灯倏地熄灭，房中一团漆黑，黑影闪动。约翰狂叫一声，“砰砰”两枪全部落空。眨眼之间，油灯重新亮起，约翰和乔治手里的枪都不见了，小知明正手持双枪对着他们。花碧月欢喜得几乎跳了起来，她不知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乔治和约翰脸色铁青，眼神惊惧，两人手上的伤口还在滴答流血。躺在地上的钟友胜发出一声呻吟，圣姑用眼睛一瞧，装着解药的小瓶正摆在他的胸口。她搂着钟友胜关切地问：“钟哥，你没事了么？”钟友胜道：“多谢相救。”他以为是圣姑救了她。两人平日相处虽以兄妹相称，但是早已情愫暗生。小知明瞧在眼里，已是明白了七分。

此刻，麒麟山上炮火连天。江朝宗调集了数十门火炮，对着麒麟山猛轰，要将此山夷为平地。冯玉祥带着五百名功夫好手，从后山悄无声息地摸了上来。麒麟后山是断壁悬崖，山贼在这里只设了一个岗

哨，并无重兵。冯玉祥早将这一带的地形摸得烂熟，他翻山越岭，率军来到一座孤峰下，命令军士准备好绳索，用强弩向空中乱射，数道系着倒钩的绳索便缠绕在树枝间。冯玉祥亲自赤膊上阵，拽着一条绳索试了试，便像猴子一样攀缘而上。

此刻，圣姑和花碧月扶着钟友胜去了马厩。小知明用枪指着乔治和约翰，叫他们脱光衣裳。他把衣裳丢进天井里，转身向马厩跑来。刚出了一个月亮门，花狐娇惊慌乱颤，竟然向乔治的屋里飞奔而去。小知明赶快向马厩溜去。

马厩被炸成平地，马都惊散了。火光四起，圣姑扶着钟友胜正藏在一个角落里。小知明问：“花姐姐呢？”圣姑说：“救他爹去了。”小知明只好带着他们向后寨跑。

炮弹飞舞，烈焰腾腾。清兵攻势凶猛，山贼难以招架，大败而回。熊宝辉没想到这些清军如此厉害，想要收拾金银细软，然后逃到南洋做个富豪，忽然想起花碧月那个美人。他急忙来到花碧月的房间，但见房门大开，乔治和约翰两个光着身子，正在扒花狐娇的衣裳。原来这两个洋鬼子见花狐娇送上门来，正要剥了她的衣裳，潜逃出山寨。熊宝辉大吼一声，抡刀就砍，乔治和约翰大叫误会，闪身蹿出房外。可怜花狐娇还未曾解释，就被熊宝辉一刀毙命，香消玉殒了。

熊宝辉追着乔治和约翰玩命，在山寨里乱跑。众山贼群龙无首，开始哄抢财宝，四散奔逃。一队身手利落的山贼，跑到后院，正遇见小知明他们。这几个山贼垂涎圣姑美色，便将他们截住。

小知明毫不犹豫，抬枪就射，啪啪啪啪，打死了四个山贼，眼见双枪的子弹已经打光，觉出不好，他灵机一动，气色不改，威风凛然地说：“我是朝廷云麾使，降我者免死，若要投靠我的，封官赏钱！”山贼都面带惧色，忽见身后冲来两个大白条。乔治和约翰光着身子从圣姑面前跑了过去，把她羞得抬不起头来。小知明大乐，两个洋鬼子好不丢人，忽见熊宝辉提着一把大刀，凶神恶煞一般蹿了过来。他吓得向后退了两步，对山贼喝道：“拿下大当家的，我重重有

赏。”那些山贼眼见山寨大势已去，心中都在犹豫，小知明的叫声竟如魔咒一般，几个山贼相互一使眼色，拔出兵器将熊宝辉拦住。

熊宝辉怒道：“想找死啊！”小知明说：“把大当家拿下，赏纹银万两，入朝为官！”这可是莫大的诱惑。山贼们群情激荡，围着熊宝辉一顿乱砍乱刺。熊宝辉气恼不已，挥刀抵挡。场面混乱一气。小知明催促圣姑扶着钟友胜快走，藏到一间偏殿里面。熊宝辉刀法纯熟，几个照面，砍翻了几个山贼，浑身是血，仿佛凶神恶煞一般闯进殿内，大吼道：“小鬼出来，我砍了你！”小知明从一根廊柱后闪身而出说：“我在这儿呢，不怕死的，过来！”举起双枪，狐假虎威。

熊宝辉嘿嘿一笑：“小鬼，枪里没有子弹，你唬谁呢。”说着大踏步走来。小知明伸了伸舌头，闪身藏到柱后，和熊宝辉玩起了藏猫猫。他身法轻灵如鼠，而熊宝辉一身横练功夫，稳重有余灵巧不足，总是逮不住他。熊宝辉气得面色青紫，使了个欲擒故纵之计，将小知明堵在一个窗口下面。小知明感到一阵绝望，熊宝辉的脸上掠过一丝狞笑，举刀向小知明的脖子抹去。“当”的一声，一颗石子飞来，正击在熊宝辉的手腕上，大刀坠地。熊宝辉瞪着眼睛，四下窥视。这颗小石子力道十足，震得他虎口破裂。那是绝顶高手才能发出的力量。熊宝辉正在惊疑间，几道黑影从殿外蹿了进来，有人喊道：“找到云麾使了，云大人在这里！”

冯玉祥率领众人如潮水一般冲了进来，熊宝辉见势不妙，一头撞向窗口，在密集的枪声中跳窗而逃了。小知明松了口气，来到窗外查看，地上只留下一片殷红的血迹。

枪声寥落，山贼很快被肃清。左清、冯玉祥、江朝宗来见小知明，都赞他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小知明命左清护送钟友胜回卧虎庄养伤。冯玉祥查点伤亡人数，抚恤受伤的兵士，江朝宗则清算麒麟山与卧虎庄财产。花碧月正守着花狐太岁的尸体，花狐太岁被一颗流弹击中脑袋，一命呜呼了。天明之后，冯玉祥前来汇报，山寨里并未发现熊宝辉、郝隋新等人的尸体，已让官府已经发出通缉告示。

料理完麒麟山的事情，小知明回转卧虎山庄。左清妥善安葬了花

氏父女，并写好了一道奏折，请小知明过目。奏折里都是赞誉云麾使如何英明，独闯贼山，剿灭山贼，等等。小知明神色一沉，说："左大人，你这奏折写的什么玩意儿？不光是我云麾使的功劳嘛！各位兄弟的功绩何在？给我重写。"左清连声称是，众人都是暗暗欢喜。

花碧月感怀悲凉身世，情愿抛弃万贯家资，在虎符镇外的水月庵出家为尼。几天后，小知明传令冯玉祥将罂粟田烧个干干净净。江朝宗一共查得花家珠宝十箱，以及现银与银票，共计折合三百万两。两人暗中商议：各留两箱子珠宝，平分一百万；送给袁世凯一百万两军资；两箱珠宝给内眷；四箱珠宝与一百万两给老佛爷与皇上用度，由左清押运到西安。

左清一走就是一个月。袁世凯得了好处，竟亲来登门道谢，他和小知明称兄道弟。小知明趁机将冯玉祥推荐给袁世凯。袁世凯表面大加欣赏，心里却为冯玉祥火烧罂粟田一事大大恼火，因此先虚委了一个参随，两年之后才将冯玉祥正式收编武卫右军。

第三十二章　别离世间寻隐秘　秘盗鬼棺夜悬魂

严冬已至，双喜临门。

钟友胜伤势一好，便由小知明做媒，与圣姑喜结连理。小知明送给圣姑好多珠宝做嫁妆，连皇上与袁世凯都送来喜帖，婚礼办得异常隆重。

左清带来老佛爷圣旨，擢升云麾使为领侍卫内大臣，官居一品，赐红宝石暖凉帽各一顶，五爪九蟒与仙鹤朝服两件，珊瑚、青金石、琥珀、绿松石朝珠各一串，这些朝珠祭天地日月各有用处。皇上另赐玩赏东珠一串、玉如意一双、珐琅彩香炉祭器等。袁世凯、江朝宗等又设宴庆祝云麾使高升。

小知明每日坚持不懈，去水月庵探问花碧月。每当花碧月讲起那些玄学数术，虽然头痛，也只好硬着头皮倾听。某日，他忽然想起乔治和约翰被江朝宗捉住，便想拿这两个洋鬼子出气，不想江朝宗奉了袁世凯命令，已将这二人送回京城。江朝宗告诉小知明，老佛爷正向洋人求和，洋人是万万不可得罪的。

冬至那日，虎符镇下了一场薄雪，天地银白无际。老佛爷懿旨，召小知明去西安听用。与众兄弟道别，自是依依不舍。临行前，他找来冯玉祥，询问那件事可曾调查清楚，冯玉祥低语几句。小知明来到虎符镇外一座青石大院前，他前去叩门。有人问：“是谁？”小知明说：“快快开门，我回来了。”一个白头老翁打开门，眨着眼问：“小孩，你找谁？”小知明歪着脑袋问：“你是在麒麟山送饭的贼老头。我来找妹妹，你闪开。”老翁呵呵笑道：“你这个鬼机灵，凡事都瞒不过你。”小知明没管老头，向房子里边跑边喊：“雅珠妹妹，雅珠妹妹，我来了。”

房间里蹿出一个青衣布裙的小姑娘，叫道："哎呀，知明哥哥，你总算是找到我们啦。"小姑娘正是雅珠。

小知明抓着雅珠的小手，欢喜不尽。老头说："这小丫头，整天要去见你，多亏我拦着。我对她说，要见知明哥哥不难。咱们去找他，那多没面子，要让他来找咱们，那才有意思呢。"小知明说："厨子李，别以为我认不出你，在麒麟山寨的时候，要不是你帮我制服了那两个洋鬼子，用飞石吓走熊宝辉，我还怀疑不到你呢。我叫冯大哥一顿好找，没想到你们和我玩藏猫猫呢。"厨子李哈哈大笑。

小知明叫厨子李和雅珠收拾一下，让他们跟自己去西安。厨子李却神秘地说："先别忙，我叫你看一件东西。这是小雅珠无意中发现的。"他把两个孩子领到屋内，关好房门，捧出那只龙头。小雅珠摸出一把形似匕首的黝黑铁器。小知明想起来，那铁器是从李莲英身上得到的。只见雅珠把龙首翻过来，将铁器如钥匙一般插进龙首内，听见里面轻微一响，掉下一小块巴掌大小的铜片。小知明拿起铜片百思不解，铜片边角锋利，蜿蜒曲折，左角上铸着一个小篆的"闯"字。

厨子李说："这一个'闯'字，证明龙首果然与闯王宝藏有关，不过这只是揭开秘密的冰山一角。估计十二件兽首里都有这样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要将十二件兽首收集齐全，这个秘密才能真相大白。"

雅珠说："我与李爷爷琢磨过这个铜片，仿佛是从什么东西上切下来的。我们还查了关于十二兽首的秘密传说。"小知明说："你们的心还真细，十二兽首还有什么传说？"厨子李说："传说，老佛爷重新修建圆明园时，曾请天下第一真人杨啴勘测阴阳风水，并重新设置十二兽首，将一个巨大秘密藏在十二兽首里。另一个知情者是一位名叫谢烈乾的金石巧匠。事毕之后，老佛爷以鸩酒毒死二人，再无人知晓这个秘密。"

小知明一笑，知道这些民间传说并不可信，但是带着龙头上路实在不妥。他来到水月庵，前来辞别花碧月。贵客驾临，庵主亲来奉茶。因为小知明使了几万两银子，将水月庵修缮一新，他是贵客。小知明对庵主说："师太，我想和碧月姐姐说几句贴己话，请行个方

便。”庵主即刻让众尼退出院外。花碧月从外面走进禅房，见小知明神色严肃，一脸恋恋之情。她叹息一声：“花无百日红，想必你是要走吧。”

小知明双眼一红说：“碧月姐姐，我要去西安陪驾。现在有一件重要东西请你代我保存。”他将箱子里的龙首取出。花碧月一惊：“这是龙首，你从哪里得到的？”厨子李“咦”了一声：“碧月禅师知道十二兽首吗？”花碧月看了一眼厨子李，小知明说：“姐姐不必担忧，都是自己人。这是我义妹雅珠，他是厨子李。是一位义侠。”花碧月淡淡一笑说：“非是不信二位，只是事关重大。先师在临行前，曾叮嘱过我，圆明园十二兽首上承天干、下应地支。尤其龙首，象征大清龙脉，奥妙非凡。”

厨子李说：“请问碧月禅师，尊师是哪一位？”花碧月说：“我师父是杨啴，号称阴阳风水第一真人。卧虎庄就是他的杰作。当年他帮我爹修庄之时，见我骨骼清奇，便收我为徒，教我玄门命理之术。”

小知明说：“卧虎庄里的蛇首从何而来？”花碧月说：“我记得，那是师父进京之后。有天夜里他曾回来过一次，当时他比较慌张，把十二兽首图样给我看，并且带来一个蛇首，放在卧虎庄密室里。他说蛇首是镇庄之宝，若蛇首无恙，可保卧虎庄鼎盛百年。”小知明暗想，这个杨啴难道是个老神仙么，现在蛇首和郝隋新那个贼秃一并完蛋。但是他仔细一想，立刻忐忑不安。捣毁卧虎庄机关的时候，冯玉祥火烧蛇坑，并没有发现郝隋新和蛇首，恐怕这个贼秃还没死呢？

花碧月说：“说到宝藏，我倒是想起乔治给我看过一张梵文的羊皮古卷。古卷被我毁去，我将内容暗记于心，一并翻译出来，竟然发现关于敦煌宝藏的天大秘密。”

小知明三个越听越惊奇，只听花碧月接着娓娓道来：“传说南北朝时梁武帝好佛，曾浇筑五百尊赤金罗汉，前往印度迎奉佛祖舍利子。僧人经过丝绸之路，走到敦煌的时候，听到‘侯景之乱’的消息，知道丞相侯景将梁武帝活活饿死。于是这些僧人便将佛舍利、五百赤金罗汉、十车经卷隐藏在敦煌秘窟之内，只待有缘人发现这些宝

藏。”

小知明叹息着说：“天下的秘密怎么如此之多——敦煌秘密、兽首秘密、闯王宝藏的秘密。世上有太多的秘密，难怪世人活得如此疲惫。这么多的秘密全叫我一个小孩知道了，会不会太沉重、太危险呢？”花碧月说：“不会，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小知明打断她，说：“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心，行拂乱其所为。我都背得不能再熟了。”花碧月一笑：“既如此，此去万里，姐姐也不必为你担忧了。”

与花碧月洒泪而别，小知明率队西行。他并不想快走，一路游山玩水，瞻仰神州风貌，更等沿途百官前来行贿讨好。他凑成两百万两银子，将带血的银票交给雅珠保管，等着送给革命党，以慰仇九州的在天之灵。

非止一日来到西安，年关将至，天寒地冻，百官封印准备过年的日子。小知明换好官服，来觐见老佛爷，却听说了几件大事。老佛爷为了平息洋人的愤怒，将恩海交给洋人砍了脑袋，同时下令罢黜义和拳匪，惩治义和拳匪首。端郡王载漪发配新疆，庄亲王载勋自裁，刑部与礼部尚书论罪处斩，那一干主战派大臣都成了替罪羊。倒是军机大臣刚毅，曾上书老佛爷说什么“义民可恃，其术甚神”，但是逃出京城之后，他又吓又怕，病死在山西侯马，算是得了一个全尸。小知明立刻决断，让钟友胜与圣姑迅速回京，一是避祸，二是秘密查访司琪格格的下落。

在西安，他过得倒是逍遥自在，平时伺候老佛爷，陪皇上散心，游览碑林、夫子庙、大雁塔，闲暇时练练鹰拳，随着李莲英对光绪皇帝态度的微妙转变，他与李莲英的关系也有了微妙的改善，再未发生异常之事。光绪以为这都是云麾使的功劳。虽然小知明现在官拜一品，但是对云麾使这个称呼，大家都已经习惯了。

光绪二十七年，农历七月二十五日，公元1901年9月7日，李鸿章签订了《中国与十一国关于赔偿1900年动乱的最后协定》（史称《辛丑条约》），赔款高达十亿两白银。同年11月李鸿章气病交加，

病故于北京。

值此国难之际，人人愤慨，千古同仇。小知明在西安郊外买了一座小花园，交给厨子李和雅珠打理，种些蔬菜瓜果自给自足。他又向老佛爷进献了两箱珠宝，自己每日一菜一饭，相当节俭。不过老佛爷却依旧穷奢极侈，每日菜单高达百余种，耗费百两银钱。她日日看戏，天天遛狗，仿佛天下太平，还自以为俭省。相比之下，光绪皇帝每日不过稀饭小菜，与常人无异。小知明真希望皇上早日振作起来，重整河山。

至于那位险些当上皇帝的大阿哥溥儁，被老佛爷在返京途中，以行为不检、秽乱后宫为名，废除大阿哥名号，不再为皇储继承人。小知明曾听人言讲，这位大阿哥曾将宫女的裤衩穿在身上，引得老佛爷震怒，实在是咎由自取，无可怜惜。

老佛爷是八月从西安启驾，一路经临潼、函谷，到了开封。此时李鸿章正卧病在床，袁世凯趁势而上，被朝廷授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权倾一时。

小知明身为领侍卫内大臣，要先行一步，且时刻关注京城动态，好回禀给老佛爷，还要准备迎接老佛爷銮驾事宜，每日繁忙不辍。而厨子李和雅珠则留在西安。不过，这是老佛爷给的肥差。沿途那些知府、知州、员外郎、藩司、臬司等全来讨好这个小孩。每到一地，小知明必先召集知名厨师，为老佛爷整治佳肴。老佛爷观望京城态势，行程异常缓慢。

这一日，来到开封，忙了一天，将迎接老佛爷的事情安排完毕。小知明在馆驿内独自一人无所事事，想到过一会儿那些官员来邀请赴宴，听他们在席上献媚、拍马屁，实在是没甚意思，不如与这些马屁精开个玩笑。他换好便装，出了馆驿溜进一家赌场，走到一张大赌桌前。

一个尖嘴猴腮的庄家正在摇骰子，喊着：“买啦买啦，买定离手。”小知明伸手摸出一张百两银票，“啪”地向桌上一拍，大喝

道："双。"庄家用眼一瞄，发现小知明衣着鲜亮，像是有钱人家的子弟，于是使个鬼祟手法。小知明登时赢了二百两，于是他将钱都押双，竟然连赢五把。到第六把时，他掏出一大把银票，还是押双。

忽然，身旁伸出一只手臂，说道："小兄弟，见好就收吧。"小知明转身一看，是一个与自己年纪相仿的小孩，生过天花，留下一脸的麻子，颇有豪侠之气。他笑道："这位兄弟，我偏要买双，你说会不会输？"麻子脸慧心一笑说："你说呢。"小知明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庄家说了声："开。"揭开海碗，赫然还是双！

麻子脸一愣，有些出乎意料，低头一看，蓦地发现小知明的一只手伸在桌子下面，手里的枪口正顶着庄家的小腹。庄家大汗淋漓，有苦难言。赌场打手迅速围拢过来。麻子脸见势不妙，抓起银票，一把掀翻桌子，拉着小知明向外飞奔。小知明唯恐不乱，朝天"砰砰"放了两枪。

赌场大乱，前门跑进来一群打手，两人转身跑向后院。那些打手大叫："踢场的往后面跑了，抓住他们剥皮抽筋！"

两人翻墙而逃。麻子脸带着小知明在小巷中乱钻，好似对这一带极为熟悉，三拐两拐，身后已甩得没一个人影。两人来到一座土地庙前，麻子脸喘息着说："小兄弟，你的脚力不赖，你叫什么名字？"云知明想，不如和他开个玩笑，于是说："我没名字，到处流浪，有机会就偷，别人都叫我小叫花子。"麻子脸一笑："我以为你是有钱人家的少爷呢。我叫孙金贵，永城马牧乡人士。你从哪儿来？"小知明说："我从京城来，八国联军的时候，衣裳和手枪全是从一个大官家里偷的。我得罪了大官，再不能回京城了，只好流浪天涯。这些银票我们平分了吧。"

孙金贵双眉一皱说："那你是用命换来的，我不要。你最好也不要去取，估计你取银子的时候，就会被捉住。"

小知明揣好银票和手枪说道："你很有义气嘛，你是做什么的？"孙金贵说："道上混饭吃的呗，你跟我混，管你赚到真金白银。"说完，从土地爷的泥像下摸出两套夜行衣。看来这是事先准备好的。他和小知明换上夜行衣。在小知明的心里，这种冒险的生涯充满了未知的乐趣。

泥像下面还藏着一坛烧酒和半只烤鸭。两人喝了点酒，正在迷糊，忽听庙外有人问："孙麻子来了么？"孙金贵说："来了。"带着小知明走出土地庙。只见两个黑衣蒙面人，背着包裹站在庙外。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一人手持一根铁杆，仿佛月牙铲，只是细长；另一人手持一根铁钎，尖细如枪。难道这两个人都是江湖大盗，用的都是独门兵器？

一人说道："孙麻子，你怎地带了个陌生人，你难道不懂道上的规矩？"孙金贵说："丁老大，屁话少说。他是小叫花，是我的好兄弟。我们两个只拿一份。"

两个黑衣蒙面人一点头，从庙后牵出三匹马。小知明和孙金贵共乘一骑。四人纵马出城，约莫有二里地光景，来到一片乱坟岗。孙金贵在一座土包前勒住马，跳下马说："就是这里，张员外虽然娶了八房小妾，却是个老绝户，只有一个宝贝女儿一直卧病在床。他女儿人参灵芝吃了无数，三年前还没出阁就病死了。据说是个黄花大闺女，张员外弄了无数金银珠宝陪葬呢。"小知明想，原来他们是要盗墓，厨子李曾经说过，盗墓之人有种专用的兵器叫洛阳铲，大概就是丁老大手中之物。

厨子李是个百事通、老江湖，没事的时候就给他和雅珠讲江湖上的秘闻。这盗墓之术在中华由来已久，据说西周时候已出现盗墓者，还总结出一套号称"望闻问切"的探墓经验，至于盗墓工具更是五花八门——挖土用的洛阳铲、镇尸用的阴阳镜、背尸用的捆尸索、解尸毒的清心丹。有时候，他还怀疑厨子李也干过类似的买卖，但是他又像是义和拳里的神秘人物，老佛爷下达清剿义和拳的命令以后，厨子李曾经失踪了三天三夜。小知明也不介意，只当他是个古道热肠、风尘

侠义的老爷爷。

丁老大说："罗二，赶快动手。"两个人下了马，用洛阳铲确定好地下墓葬的方位。罗二是个使火药的高手。他打开包袱，拿出一卷捻成长线的火药，穿进洛阳铲打成的孔洞中，布好引信，四人都藏在一棵大树后。罗二点燃引信，火光蹿起，听得一声闷响，地上被打出一条三尺多宽、深不见底的坑洞。

小知明走到洞口一望，下面黑沉沉的泛出一股阴森气息。孙金贵钻进一个土篮里，丁老大递给他一把小铲子，再把土篮慢慢顺下坑洞。过了一会儿，他们从坑里提起一篮子泥沙。

原来他们需要小孩，是因为小孩子的身材矮小，便于钻洞。忽听罗二说："丁老大，这泥沙的颜色不对。"丁老大迅速抓起一把泥沙，在月光下仔细瞧看，泥沙之内泛着点点闪烁银光。

丁老大叫道："不好，这是银沙墓，弄他上来。"罗二立刻趴在洞口低声喊道："孙金贵，孙金贵。"里面居然无人应声。丁老大说："糟了，得下去把他拽上来，他可能中了墓中奇毒。"小知明说："我去。"他不知银沙墓有致命的危险，心中只是挂念孙金贵的安危。

丁老大摸出一颗丹丸放进小知明嘴里，说："闭住呼吸，用最快的速度将他拉上来。"说完，用一根绳子将他顺下洞穴。一股股憋闷气息扑面而来，好在那颗丹丸散发的一股清新之气，直冲脑髓，让小知明的头脑保持一片清明。

洞底一片漆黑，小知明伸手一摸，发现孙金贵软绵绵地倒在地上。他把孙金贵拽到土篮里，两人一起被吊了上去。

月光下，孙金贵面色青紫，呼吸微弱。丁老大喂了他一颗药丸。过了好一会儿，孙金贵才清醒过来。小知明问罗二："什么是银沙墓？"罗二说："银沙墓是古代留传下来的一种奇墓，是专门对付盗墓高手而制，就是在棺木上方布置一圈流沙，让盗墓者陷进流沙窒息而亡。不过更厉害的杀招是在流沙中混进一些尖石，这叫沙刀墓。盗墓

者被尖石砸中，就算不死，也无法在墓穴中脱身，只能被干沙埋没，成为一具干尸。如果将毒蛇的毒涎与鹤顶红等毒物混放在墓穴里，则成为五毒之墓。还有将木炭放入墓穴的，不等燃烧干净，就封闭墓穴，这称为黑死墓。探墓者无法呼吸，常常七窍流血咬舌而亡。而银沙墓则是水银挥发前将墓穴封闭，让水银毒气弥漫在墓穴里，倘若通过呼吸渗进五脏六腑，便无药可治。孙金贵中毒很轻，所以没事。”

听罗二讲了这些古墓奇闻，小知明算是兴味十足。在官场混，有如山珍海味、燕窝鲍鱼，今夜一行倒像是青菜豆腐、萝卜白菜。忽听孙金贵呻吟一声，吐出一嘴白沫，身体软软的，爬不起来了。罗二说：“丁老大，现在已近四更，我们把土坑掩埋好，改日再来。”丁老大却说：“不行，墓穴已开，岂能空手而回，你帮我们下去。”他指着小知明说：“小鬼，你帮我们找到宝贝，多分你一份。”小知明说：“我下去，岂不是没命了，我可不干。”丁老大走到洞口，欢喜地说：“墓穴里的水银之毒已消散得差不多了，你们看，下面有宝物放光。”

小知明走到洞口前，想看看究竟是什么宝物放光。冷不防丁老大从背后猛然一掌，他身形一斜，直接坠进洞穴里面。丁老大在上面冷冷地说：“小鬼，快点摸摸里面有什么宝贝，不然，你休想上来！”

第三十三章　墓底洞天寻阿魏　卧薪尝胆笑贼心

洞底有七尺见方，水银毒气已经消散，露出一口黑漆棺盖，棺盖被凿出一个洞孔，阴凉之风不停地从洞孔中吹过来。小知明的左脚踝隐隐作痛，好像是崴了，肿起老大一块。他想：丁老大阴险狠毒，我若是将宝贝都摸出来，他必然不留活口。厨子李讲过，盗墓之人最喜欢黑吃黑，宝贝到手之后，往往将进墓摸宝之人活埋在里面，所以盗墓之人大多是至亲之人。想到此处，他仰脸叫道：“丁老大，我们发财啦。”

丁老大喜不自禁地问：“下面有什么宝物？”小知明在洞下说：“有几个金元宝，还有几颗珠子，像懒猫的眼睛，好像不是值钱的玩意儿。”丁老大低声喊道：“蠢蛋，那是猫儿眼，最值钱的玩意，快放进篮子里。”小知明说：“不成，我得和这些宝贝一同上去。”接着他大叫道，“哎呀，棺材里还有老鼠，把一颗猫眼叼走啦。”

这样一喊，丁老大立刻焦急起来，叫小知明坐进土篮，把他拽了上去。小知明满心欢喜，以为丁老大中计，谁知土篮蓦地停在半空。丁老大从洞口上探出半个脑袋，脸色狰狞地问：“小鬼，让我看看，有没有元宝？”小知明有点傻眼，根本没有元宝。丁老大哼了一声：“狡猾的小鬼，还想骗我。”土篮一松，小知明又跌到了洞底，正砸在棺盖上。“咔”的一声，棺盖被砸出一条大缝隙。

丁老大丢下来一个火折子，催促小知明快摸宝贝，等到鸡鸣五更的时候，他就别想再上来了。小知明点燃火折子，向棺中一照，登时手脚发麻。一具女尸腐烂得不成样子，皮肉已经枯萎，只连着一点点筋骨，两只空洞的眼眶，浑身白漆漆的。嘴巴大张，生出一团黑乎乎的东西，有如拳头大小，不知是何物。他听过一种传说，僵尸吸食活人的鲜血与魂魄，以修炼内丹，一旦内丹修炼成形，便变成极其厉害

的妖魔。而要炼成内丹，必要吸满七七四十九个活人的精血与魂魄。想到此处，小知明摸出小手枪，若是这尸体敢咬他一口，立刻开枪射击。仔细查看之后，发现棺中并无一点儿值钱的陪葬品，而且女尸形容不整身体蜷伏，显然是曾被人盗过。

正在这时，忽听孙金贵在上面说道：“丁大老，你把他拽上来，我下去好了。”丁老大说：“你不想要命了么？”孙金贵说：“是我带他来的，我不想害他。”丁老大说：“那好。”小知明听见头上“呼啦”一响，一人已重重地压在小知明的身上。原来丁老大把孙金贵也推了下来。

孙金贵爬起来破口大骂：“丁老大，你不讲义气，不得好死，是乌龟王八蛋、狗娘养的、杂种生的，让洋鬼子日你先人！”骂声未落，一铲土已落了下来，撒了小知明满脸灰尘。他抹去脸上尘土，对孙金贵说：“不要骂了，想想怎么出去？”孙金贵沮丧地说：“出不去了，丁老大要活埋我们。”

丁老大在上面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他催促罗二动手，开始向洞穴里填土。孙金贵对小知明说：“得看看棺材里有什么宝贝，死了也值。”小知明说：“什么都没有，空欢喜一场。”但是孙金贵向棺材里一看，悄悄地在小知明耳边说：“天无绝人之路，跟我来。”掀开棺盖爬了进去，将尸体一掀，尸体下面居然隐藏着一个二尺多宽的乌黑洞口。

小知明惊讶地说：“不要下去，那是僵尸修炼内丹的洞穴。”孙金贵笑笑，向他招招手：“什么僵尸洞穴，这个墓穴早被人盗过，盗墓人怕被人发现，所以用尸体掩盖住洞口。如果我没有猜错，这个洞是从棺材下面挖上来的。你看看，连棺材底都给挖去一大块，下面准是一个马蹄形坑道。如果这个洞穴没堵得太死，咱们还有一线生机！”说完，伸手去摘女尸嘴里的黑东西。小知明又说：“小心，你想变僵尸吗？那是僵尸修炼的内丹。”孙金贵又笑着说：“什么内丹，这可能是传说中的阿魏。老子入墓，不能空手而回。”摘了那黑东西塞在小知明手里，小知明觉得那东西软软乎乎的，滑腻溜手。

孙金贵抓起铲子下到那个洞穴里，小知明把黑东西揣进怀里，也钻进棺材在后面紧随。丁老大全然不知下面的情形，还在上面奸笑着问：“下面的滋味怎么样啊。”一铲接一铲尘土飞扬。殊不知造化弄人，两个少年竟然顺着以前盗墓人遗留的马蹄形坑洞蜿蜒曲折地爬了出来。

当孙金贵挖开洞口后，一道曙光刺得双眼生痛，两个少年筋疲力尽，爬到地面大口地喘息。小知明问孙金贵：“什么是阿魏？”孙金贵说：“小叫花，你真是孤陋寡闻。老辈人说，阿魏是一种珍奇药材，可遇而不可求，能治绝症，千金难求。而且阿魏是从尸体里生出来的，但是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其一，要未婚女子；其二，生前必须体弱多病，还得暴病身亡；其三，生前要长年服用珍奇药材。三样缺一不可。”

小知明说：“阿魏真有那么神奇？”孙金贵说：“是否属实，我也没有见过，不过咱们得到这宝贝也算有缘。据说天下宝物都有自己的缘分，若是强行据为己有，恐怕要惹祸上身呢。”小知明说：“孙金贵，你真是个老江湖，不知你下一步想做什么。是不是去找丁老大报复？”他把阿魏摸了又摸，发现这黑乎乎的东西在阳光下开始发硬，仿佛一块风干的腊肉。

孙金贵说：“有仇不报非君子。我去找我爹爹，让我爹给我报仇。他和一帮厉害朋友在官路边弄了家酒馆，只是他老不在家，不知道回来没有。”两人在荒野中歇息了一会儿，然后顺着一条官路前行。远远望见一家野店，门口酒旗飘飘，旗上写着“玉财老店”四字。

两人正在路上有说有笑，身后尘土飞扬，一队侍卫纵马飞驰而来。为首一人高大英俊，马刀纯熟，正是御前侍卫李永吉。在西安时，李永吉负责光绪的安全，小知明与他交情深厚。此人确是一个忠义之士，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时，李永吉正卧病在家，听说老佛爷西巡，他不顾辛劳，单枪匹马追到西安。当年被朝廷录用二百四十名御前侍卫中，仅此一人前来护驾，于是深得老佛爷与光绪皇上的赏识。

那些侍卫飞驰到店前，纷纷下马，进店小憩。小知明心想老佛爷

就要来了，孙金贵的事情要赶快处理。两人绕到后门，孙金贵说：“你在外面等我。”说完，他翻墙而入。或许是好奇，小知明纵身而起，扒住一堵矮墙，蹿进后院，来到窗前，只听里面有人说话。

孙金贵说：“爹，丁老大要黑吃黑，差点活埋了我。”一人道：“好孩，莫要生气，等我们做完这件大事，一定给你出气。”另一人说：“那小鬼行踪诡秘，我昨夜到馆驿暗访，居然没有发现他的踪迹，会不会是走漏了消息。”另一人说：“绝对不会，我们都与那小鬼有深仇大恨，谁会走漏消息。昨夜馆驿里面闹得沸沸扬扬，说是小鬼不见了，急得大小官员四处乱找，始终不见小鬼的踪迹。真是奇了。”

这些口音甚是耳熟，他们谈论的对象仿佛就是自己！小知明从窗缝窥视，吓得全身冷汗涔涔。里面一张大桌，五个人围桌而坐。为首那人虎背熊腰，正是大当家的熊宝辉，其后是孙玉林、赵得财、赵金山、赵银海。只见孙金贵站在孙玉林身旁，小知明心道，原来孙玉林是金贵他爹，自己才出狼窝又进虎穴，这里面全是大贼。他轻手轻脚跳出墙外，转到店门前一望，只有一个小妇人在端茶送水。李永吉看见小知明一愣，正要说话，小知明使个眼色转身就走。

两人来到一个僻静之处，小知明说：“李大哥，这家店里全是麒麟山漏网的山贼，你想法将这些山贼拿下。但是那个小麻子脸是兄弟的朋友，不要伤害到他。”李永吉说：“云兄弟放心，这事自然做得漂亮。”小知明又对他耳语几句，他心领神会，微笑而去。

云麾使回转馆驿，换好朝服，吃了些点心，然后见客。那些府衙道台们前来给大人请安。小知明拿着官腔对他们说：“你等身系朝廷重任，治理一方百姓，应保四方平安。谁知道这里刁民草寇多如牛毛。你们都是干啥吃的，还有没有将老佛爷的安危放在眼里？”这几句似是而非的官话，有点儿以大压小的意思，这些老爷听出其中的味道，立刻惶恐起来。有人呈上一只小匣，说道：“大人，我等殚精竭虑已将草寇荡平。这是缴获的贼赃，请大人收查验看。”小知明揭开匣子，里面一派珠光宝气。他微笑着说：“不错，本大人要仔细查

验，我先收着，慢慢查看啦。”众老爷嘻哈一笑。

小知明见此人生得眉宇清奇，便问：“阁下是哪位？”

这人道：“卑职段祺瑞，曾听岳丈大人经常提及云麾使威名，心怀景仰，大为倾慕。”小知明问：“你岳丈是哪位大人？”段祺瑞道：“是袁世凯大人，他将义女许给卑职做继室夫人。”小知明笑着说：“段大哥原来是自己人，怎不早说，都是好兄弟嘛。”

段祺瑞听小知明这样一说，觉得颜面十足，甚是得意。忽然，李永吉前来报喜。原来小知明刚一离开，李永吉立刻率众侍卫拿人，熊宝辉等人措手不及，全被拿下，关进大牢。小知明心想，段祺瑞前来讨好自己，不如做个顺水人情，因此叫段祺瑞去迎接老佛爷銮驾。这正中段祺瑞下怀。他大喜过望，谢过云麾使，领百官出城迎接去了。

小知明吩咐李永吉等人换好便装，自己乔装成一个风流阔少模样，出了馆驿，来到一座大宅前。大门两侧种着两排杨柳，匾上写着“顺德斋”三个字。他已经调查清楚，这是丁老大的古玩店。这里明着买卖珍玩古董，实际是个销赃窝点，自盗自销。家里养着一个窑姐出身的小老婆，大老婆已被这个小老婆气得不治身亡。小知明推门而入，一个妙龄女子在柜台前描眉打粉，神情妖冶，想必她就是丁老大的小老婆。

小知明说：“姐姐好。”女子见小知明穿得阔绰，娇声问：“你是哪家少爷？”小知明说：“我是京城四少之一的云少爷，听说顺德斋很有名号，来这儿玩玩。”说完，故意以轻佻的目光看着这个女子。这女的见少年前呼后拥穿着华丽，料想此人是个有权有势的少爷，见他有意勾搭自己，便殷勤起来，从抽屉里取出许多玉器古玩。小知明一看那些珍玩的沁色，知道是刚出坑不久的东西，他说：“你这里的货色太差。”挥手叫李永吉把段祺瑞送的小匣子打开，里面的珠光宝气炫人双眼。那女子也算有些见识，盯着漂亮首饰，双眼看得发呆。

小知明说：“这些小玩意儿我家堆积如山，没有瞧上眼的。我最喜欢青铜古器，你家有吗？”说完在那女子手上捏了一下，女子“咯

咯”笑道：“有啊，你随我来。”两人走进一间偏房，那女子就来搂抱。小知明说：“不好，你家有人。”女子道：“那个死鬼总是整晚在外，一点儿都不晓风情；你虽然年纪轻轻，一定出身名门，是个勾魂惹祸的风流冤家。”小知明说：“可惜你这样的漂亮姐姐，嫁给一个糟老头子，真是暴殄天物了，倘若老头有什么作奸犯科之事被我拿住，我定让他蹲大牢，然后把你弄回府里，当我的小老婆。”女子一听，立刻杏眼圆睁，说道：“小冤家，你若是有这等本事，也算把我救出火海了。我告诉你，他其实是个盗墓贼，那些贼赃都埋在后院桃树下，我们到官府去告发他，然后做个长久夫妻。”小知明大笑着说：“好。”

忽听后院一阵大乱，李永吉等人已经拿了丁老大和罗二，他们忙了一夜，正在后院睡得正香。女子一听动静，立刻吓得酸软成一团。小知明叫侍卫先将犯人押归大牢，与孙玉林等人关在一处，也算还了孙金贵一个人情。

小知明带着众侍卫来到后院起赃，在桃树下挖出一个大坑，收获还真不小，唐彩、宋瓷、磁州窑、耀州窑、影青瓷，五花八门，另有一些青铜器，鼎、尊、鬲、觥，大都是西周至汉代的。最后一件东西从泥土里被扒出来时，小知明双眼就是一亮，虽然掩埋日久，但是宝物光泽不减，居然是一只红铜狗首。小知明将狗首放在怀里，掂了掂分量，但是他眼力有限，不知这是不是圆明园十二生肖中的狗首，只好先把这些东西收赃，弄回馆驿再说。

回到馆驿，老佛爷已经到了，正宣云麾使觐见。小知明来见圣驾，叩拜已毕。老佛爷威仪地坐在龙椅上，光绪皇上则在一旁欠坐，皇后、妃子身后侍立，文武百官在下面站立，唯不见大内总管李莲英。

老佛爷笑道：“你这个小家伙好像很繁忙，连哀家都不来见。”小知明大着胆子说：“老佛爷与皇上的衣食住行都挂在小知明心上，想闲也闲不下来呀。”光绪笑道：“我都不知道怎么赏你了。”小知明说：“这都仰承老佛爷与皇上的福气，还有各位大人的勤勉。”百官听他这样说，心中感激涕零，三呼万岁，只觉得这位大人和蔼可亲、沉

稳练达，与他的小小年纪大不相符。

午后，小知明被段祺瑞拉去饮宴，不过是那些官员又要巴结他，其实他已经对这种生活厌烦透顶。等到傍晚，小知明与李永吉来到开封府大牢。监牢里寂静无声。一个满脸疮疤、披头散发的狱卒走过来，沙哑着嗓子问道：“大人有什么吩咐？”小知明说：“本大人要提审要犯。”狱卒说：“请大人随我来。”说着带着他们向后院走去。才过一个六角门，李永吉单手按住小知明的肩膀，低声问狱卒：“你叫什么名字？里面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和白天来的时候大不一样。”狱卒说：“他们都在里面赌，两位大人要不要也玩两手。”李永吉说：“好，你们赌什么？”狱卒说：“赌你的命！”

话音未落，两道黑影从李永吉身后飞来。一人持短棍，一人使大刀，短棍横扫下盘，大刀海底捞月，向李永吉劈头盖脸地打来。李永吉不愧是大内高手，单脚向短棍一踢，身形后仰，使了一个铁板桥，迎着刀锋闪过，只听“咔嚓”一声，短棍砸中李永吉的小腿迎面骨。那把大刀却卷裹着一股寒风，向后一抹，斜刺李永吉的小腹。李永吉就势一滚到了墙角，但是树丛后蹿出一道人影，伸手撒出一道迷烟，李永吉身形刚刚拔起，吸了一丝迷烟，忽觉头脑一阵眩晕，翻身栽倒在地。

这一切来得快如电光石火。小知明还没来得及摸枪，一双大手已将他死死搂住。有人说道：“小鬼，真是好久不见，你长大了。”说话的是赵金山，而拿短棍的是赵银海，使大刀的是熊宝辉，用迷烟的是赵得财。

熊宝辉走过来夺下小知明的手枪，顶在他的脑壳上说：“小鬼，我们又见面了，你烧我山寨，今日我把你点了天灯。”满脸伤疤的狱卒忽然说：“大当家的，你不能伤他，这小鬼知道闯王宝藏的秘密。我已探查清楚，就是他将丁老大一窝端了，还命人将丁老大关进孙玉林的房间，故意要我们自相残杀。可是我们偏偏不上当。听孙玉林的儿子说，他们还在墓穴里挖到一样宝贝，就是传说中价值万金、可治绝症的阿魏。”熊宝辉说：“小鬼，把阿魏交出来。”满脸伤疤的狱卒

说："大当家的，这小鬼狡猾，我们不要上当。那东西一定被他藏在馆驿里，我们乔装成侍卫亲自去取。"

众贼一致赞同伤疤脸的建议，熊宝辉抱起李永吉走进大牢，将他锁进牢房里面。小知明想，这个满脸伤疤体无完肤的家伙是谁，其心思缜密、行事狠辣绝非一般草寇。再看那些狱卒侍卫都被关进牢房之内，肯定是着了这伤疤脸的道道。看来这家伙在这里潜伏日久了。

忽见孙玉林父子从大牢里走出来，押着丁罗二人。孙金贵看着小知明低头不语，神情很是尴尬。小知明说："金贵，我不是有意骗你。"孙金贵说："原来你不是小叫花子，是个大官。"脸上不悲不喜，郁郁寡欢。

众贼换好了侍卫衣裳，熊宝辉将枪口缩在衣袖里，顶在小知明的命门穴上。一行人离开大牢，来到馆驿后门，对守门军卒说，大人要夜审要犯。于是一行人通行无阻，进到小知明入住的富贵别苑。金山银海两兄弟把在门外，熊宝辉等人闯进小知明的卧房。但见一张楠木大桌上摆着若干锦盒，里面装着奇珍异宝，都是各路官员贿赂的礼物。

熊宝辉嘿嘿笑道："小鬼，你刮的油水还真不少。"他抓了两串大珠塞进怀里，其他各贼也相继上前搜刮金银珠宝。小知明说："金贵，阿魏在床底下的锦盒里面，你拿走吧。"孙金贵将信将疑，爬到床下取出锦盒一看，果不其然，阿魏好好地放在里面。众人都觉心满意足，只有伤疤脸却好似另有目的，在寻找什么东西，乱翻乱找，气急败坏。

小知明心中一动，问："你们还要什么？"伤疤脸说："小鬼，那只兽首呢，怎么不见了？我明明看见你将兽首拿进馆驿。"小知明心中一动，这家伙难道知道兽首的秘密，不禁脱口而出："郝贼秃，原来你还没死！"

伤疤脸阴森地一笑："托大人的福，卑职还没死。若非我家是祖传蛇医，我恐怕真要被万蛇噬骨见了阎王。不过留下这般恐怖模样，

只怕惊吓了大人。快说，狗兽在哪儿？不然也叫大人尝尝蛇毒的滋味。”他从袖子里摸出一条浑身赤青的尖头小蛇，向小知明的脸上噬来。

第三十四章　北洋虎疑兵取贼胆　一品郎攻心埋祸根

蓦地，馆驿外有人大喊：“抓刺客，抓刺客！”

众贼顿时慌乱无比，郝隋新收回青蛇，冷冷地说：“不要慌，我们行动隐秘，不可能被发现，都少安毋躁。”熊宝辉一把拽起小知明，把枪口顶在他的脑袋上说：“有这小鬼在手，我们百无禁忌。”

过了一会儿，捉拿刺客的声音忽然消逝，一个人影匆匆走进富贵别苑，在窗外问道：“云大人可曾安泰？”竟然是段祺瑞。小知明问：“段祺瑞，外面怎么吵吵嚷嚷，不要惊动圣驾。”段祺瑞说：“回大人，是几个革命党，竟然不知死活前来骚扰，卑职已经将其打发了。”小知明说：“好得很，明日我奏请皇上，给你加官晋爵。”段祺瑞道：“请大人好好安歇，卑职告退。”言必匆匆离去。小知明想，常听人言，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分别以龙、虎、豹为名，号称“北洋三杰”。我和他一番对话，不知他听出破绽没有，若是没有，那可要玩完啦。

危机一过，熊宝辉等人松了一口气。郝隋新却对小知明说：“大人的智谋，卑职真是佩服之至。你直呼段祺瑞之名，是为不敬；天下实权握在老佛爷手上，你说向皇上保他升官，是为不真。可惜这位段大人还未听出其中的破绽，实在愚蠢啊。”

小知明“呵呵”一笑：“还是贼秃你最厉害。”

郝隋新焦急追问：“大人还是说吧，狗首究竟在哪儿？”

小知明说：“我明明把狗首放在柜子里，怎会不见了呢？”郝隋新说：“大人，你玩我呢？”小知明蓦地想起一个人来，只觉得全身冰凉，一股杀气令人齿寒。赵金山说：“大当家的，这小鬼狡猾，不如

剪了他的舌头，看他怎么花言巧语地骗人。”郝隋新说：“这小鬼还有很多秘密，此地不宜久留，速速带他离开。”

溜出富贵别苑，沿着馆驿后院小心翼翼地行走，忽然三道黑影从天而降。众贼顿时有些慌乱，藏在几棵树后，但见三个黑衣蒙面人手持短刀，目光炯炯。其中一人说：“这里是老佛爷的行宫么？”另一人说：“不像，去那边查查，如果找不到，取消今夜行动。”

一个黑衣蒙面人向树后摸来。郝隋新对熊宝辉说：“大当家的，他们可能是乱党。有事好说，不要惊动侍卫。”

熊宝辉低声说道：“线上朋友可是合字？报个万儿吧？”他说的是江湖黑话，意思是：“我们是黑道朋友，报出你们的名头。”这熊宝辉也并非酒囊饭袋，他见那三个黑衣人所用的兵器都是短刀，长不及一尺，宽三指，齐头厚背。这是关中刀客的典型兵器，因此他才用江湖黑话询问。

三个黑衣蒙面人一惊，一个黑衣人沉声说：“擦亮你们的招子，咱们不是什么合字，你们不是鹰爪孙么？”郝隋新立刻说：“咱们是线上的，我们井水不犯河水，通天大路各走一边。”另一个黑衣人道：“好，我们各走各的。”

三个蒙面人仿佛与熊宝辉擦肩而过，只是最后一人忽然拧身，朝熊宝辉的手腕劈了一刀，这一刀快如闪电。熊宝辉一缩手，两根手指被刀锋抹了下来，小手枪啪地落在地上。小知明用脚尖一拨，将手枪踢飞出去，同时向前一滚，蹿进一簇树丛。三个黑衣人紧随在他身后，箭步跃入丛林，像是寸步不离地保护他一般。

蓦地，四外响起喊声——“保护大人，莫叫贼人逃了！”黑暗处杀出两队火枪兵，为首两人，一人是江朝宗，一人是段祺瑞，命火枪队瞄准目标，砰砰乱射。等到硝烟散尽，地上多了两具尸体。

段祺瑞来到小知明面前，拱手说道：“大人无恙，卑职也就安心了。”江朝宗把小知明的手枪送了回来，说：“剩下的贼人被困在假山

后。”小知明抓过小手枪，叫火枪兵停火，心惊肉跳地查看尸体，一个是罗二，一个是赵得财。想必孙玉林父子还好，他大放宽心，于是让人喊话，只要乖乖投降，就从轻发落。连喊数声不见回应，等火枪兵冲过去一看，假山后露出一个乌黑的洞口，那些贼人都顺着地道逃之夭夭了。

惊魂初定，小知明说：“段大人好机智，这些贼人都是我的宿敌。”段祺瑞道：“还是大人机智过人，若不是以言语提醒，卑职怎么会听出破绽。当时卑职心系大人安危，知道贼人必然挟持了大人，所以挑了三个高手装扮成乱党模样，趁机迷惑贼人。让大人受惊，还望海涵。”小知明表扬说：“段大人临阵不乱，片刻之间就能想出这等妙计，北洋之虎真不是浪得虚名。”段祺瑞诚惶诚恐地道：“大人过奖了。”

回到卧房，看见被翻空的箱子，小知明倏忽想起狗首被盗一事，如此吵闹必然惊动圣驾。他命人去大牢救李永吉，自己来见老佛爷。临行前，填满手枪里的子弹以防不测。来至门前，忽见宫女荣儿的身影，他叫了一声：“荣儿姐姐”。

荣儿说：“你来得正好，李公公和老佛爷正谈论你，说你擒贼有功呢。”小知明问：“荣儿姐姐，李公公今儿都在老佛爷身边伺候着吗？”荣儿笑着说：“大内总管日理繁忙，他是给老佛爷来问安，刚从外面回来，行色匆匆呢。”

小知明想，这就对了，八成是老太监将狗首盗去，他是天下一流高手，小小馆驿还不是来去自如，只能怪自己粗心大意，可是李莲英怎么得知狗首的消息呢？他百思不解，荣儿进去通禀。不久，李莲英缓步而出，面带得意之色，说：“云大人，老佛爷召你呢。”小知明故意低头走进，却见李莲英的官靴上沾了几点红色的泥巴，而富贵别苑的后院铺着一片红土。现在物证确凿，这老太监定是盗窃狗首的小偷。

给老佛爷问安之后，小知明匆匆回到别苑，只觉得心神不宁，估计那老太监得陇望蜀，还在想着龙首呢。小知明呼唤门前侍卫，请李

永吉大哥前来。两个侍卫忽然堵死了他的退路，一人笑道："云大人，不用麻烦了，我们陪着你，不是很好么？"声音如蛇一般，噬咬着小知明的心，此人正是郝隋新。小知明说："原来你们并没有逃走？"郝隋新说："我们往哪儿逃，没有比富贵别苑更安全的地方。我们不过是虚晃一枪，没有大人的陪伴，我们舍不得走呢。"

熊宝辉等人从屏风后转出来，他的手受了重伤，被包扎起来。小知明微笑着说："原来大家都在啊，弟兄们还真是有缘。谁受伤了？我有上好的金疮药，你们用不用？"赵金山说："小鬼，我们差点没命，这一次无论如何不能放过你。"说完，让兄弟赵银海搜身，下了小知明的手枪，用绳子将他捆了起来。然后他咬牙切齿地说："大当家的，这小鬼狡猾，我们不能再上当了。"他总想借大当家的手，报杀父之仇！

熊宝辉没理赵金山，说："郝隋新，现在我们被困在这里。这都是你的好主意，若是出不去了，老子第一个先砍了你。"郝隋新说："大当家的请放宽心，我在找一件东西，与闯王宝藏有密切关系。等得到那个东西，再把这小鬼千刀万剐。"

熊宝辉问："什么玩意儿？"郝隋新说："圆明园十二生肖中的狗兽。"丁老大惊讶地问："那个传说是真的么？"他双手被绑着，干嘎巴嘴。

郝隋新瞪了他一眼，说："没错，我已经盯了你很长时间。我追查到自火烧圆明园以后，狗首流落到开封一带。没想到你把它埋在后院，叫这个小鬼得了便宜。"小知明趁机说："你不要乱讲，那只狗兽被人盗走，不知去向了。"郝隋新反问："大人莫要开玩笑，谁敢来你这儿盗宝？"小知明说："大内总管李莲英。"

郝隋新半晌无言，想起大内佛殿里与李莲英的那段恩怨，心中竟然信了几分。几个贼人在一起窃窃私语，小知明说："如果不信，你们去看看李大总管的鞋子，沾有后院的红土。"郝隋新点点头，吹熄了灯，领着几道黑影蹿出房去。

卧房里一片漆黑。小知明心想，熊宝辉几个一定是去查探李莲英，寻找狗首去了，只剩下孙玉林父子与丁老大看守自己，这正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说：“金贵，我们是不是好兄弟？”孙金贵说：“那你为什么要欺骗我？”小知明说：“我隐瞒身份是情非得已。俗话说得好，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们父子跟着一帮穷凶极恶的贼寇，漂泊天涯，提心吊胆的，又有什么前途？如果放了我，我保证你们前程似锦。”

丁老大立刻叫道：“你们两个千万不要听小鬼胡言乱语。他调戏我老婆，害我家破人亡。小鬼诡计多端啊。”孙玉林“呸”了一声：“丁老大，闭上你的狗嘴，你想杀我儿子，我还没跟你算账。”小知明继续说：“孙伯父，郝贼秃是蛇蝎心肠。若是真有宝藏，他也是个吃独食的主。你放了我，我会好好待你们父子。我虽然是个小孩，但也知大丈夫一言九鼎、知恩图报。”

小知明的态度诚恳，言语谦逊，说得孙玉林父子怦然心动。他们要小知明发誓，然后才肯相救。小知明发了誓，孙金贵大喜，前来给他松绑。谁知刚解开绑绳，外面就响起脚步声。

丁老大想张嘴喊叫，孙玉林一拳把他打昏过去，丢到床上。三人一同藏在屏风后面。门外蹿进一道黑影，身法极快，落在床前，手起刀落，却突然发觉被杀之人是丁老大。黑影吃了一惊，纵身想从窗口跃出，却忽然折了回来，看见西边放着的描金大柜，悄然藏身柜内。

小知明的心“怦怦”乱跳，黑衣人分明是来刺杀自己的。他是什么人？难道是老太监派来的刺客？

外面的脚步声默然停住，响起赵银海的声音：“我回来了，你们出来吧。”三人在屏风后紧张得满头大汗，默不作声。赵银海喊了两句，却不见回应，于是两道黑影摸了进来。

小知明大惊，前面的身影是赵银海，而后面的身影居然是大太监李莲英。赵银海的双手被紧紧地缚在身后。李莲英双目如电似有警觉，推着赵银海走到描金大柜前，细声细气地道：“你自己乖乖出

来，我不会难为于你。”

柜子里悄然无声，李莲英说：“咱家知道了，原来你藏在屏风后面。”说着，在赵银海脚下一勾，赵银海身形一晃，一头撞向大柜。李莲英却纵身而起，宛如一片落叶，飘落在大柜上面。

柜子里的人果然中计，“砰”地弹开柜门。赵银海虽然身强体壮，却被两扇柜门径直弹到床上，满脸青肿。他看见丁老大浑身是血，绝气身亡，吓得“哇哇”大叫起来。

说时迟，那时快，柜里之人一个箭步冲到窗口，但是李莲英从后面杀出，由柜子上面鹰飞隼落，十指如钩地扣住黑衣人的双肩。

黑衣人的身体猛然一震，全身向后一扭，双手一式野马分鬃，竟然将李莲英双手震开。黑衣人双肩被李莲英撕下两块血淋淋的皮肉，他连哼也不哼一声，一拳直捣李莲英胸口。李莲英反手一掌，拳掌相交，两人同时向后一闪，震惊于对方的深厚功力。

这人低声问：“阁下是谁，你使的是密宗大手印。”李莲英的手掌震得发麻，阴阳怪气地说：“天下拳出少林，剑论武当，想不到江湖多俊秀。咱家是真有些老了。你使的是少林拳，却不过是少林外家硬功。不知你能接得了我多少掌。”

形式瞬息万变，赵银海逃命心切，从床上猛滚下来，把金漆屏风撞得哗啦一声散了架，藏在屏风后面的三个人即刻暴露出来。黑衣人与李莲英正在恶斗，忽见三个人影从屏风后冒出来，都有些吃惊。小知明大喊：“有贼，有贼！”赵银海鱼跃而起，从窗口蹿了出去。正巧李永吉率着众侍卫前来道谢，听见房里叫喊，又见一道黑影蹿出。他立刻抓过一支火枪，对准黑影的脑袋“砰砰”两枪。赵银海翻身栽倒，死于非命。

听见枪声，黑衣人对李莲英虚晃一招，纵身扑来。身法太快，小知明根本无法闪躲，倒是李莲英以为黑衣人要溜，急忙抓起大柜，从其背后猛砸下来。黑衣人站定马步，硬接此招，木柜仿佛撞到一块顽

石，散成四分五裂的碎片。

小知明三人正想跑出去，黑衣人抬手抓住孙玉林，将他从窗口丢了出去。侍卫们见黑影飞来，纷纷开枪，孙玉林身中数弹，滚倒在地哀号不止。孙金贵还在发呆。小知明顺势一个黑狗钻裆，想从黑衣人身下钻过，没想到那黑衣人伸手抓住他的小辫子，将他提了起来。黑衣人双目之中射出两道仇恨火焰，回手一拳砸向李莲英面门。这一拳使得极其威猛，连李莲英都惧他三分，身形直向后退。

黑衣人趁机对窗外大喝道：“云麾使在此，谁敢开枪！”从窗口一跃而出，侍卫们不敢靠近，也不敢开枪。这黑衣人三蹿两跳到了墙角，他将小知明向墙外大力一抛，接着纵身而起，接人，落马，一气呵成。墙外有一匹黑色骏马，那人抱着小知明不偏不倚地落在马鞍上。两人共乘一骑，打马向开封城外飞奔，身后响起零星的枪声。

出了开封，向东北方向急驰。小知明望着蒙面人的眼睛，问道：“阁下是什么人，我与你有何仇怨，你要杀我，也该叫我死得明白？”黑衣人道：“我为死去的英烈报仇，你还记得仇九州么？”

小知明“哎呀”一声，叫道：“我想起来了，你是仇大哥的车夫。”黑衣人摘下蒙面巾道：“不错，在下武观石，陕西富平人氏，练过几天花拳绣腿，与仇九州情同兄弟。虽然你对我有活命之恩，可是你出卖仇九州。我得给他报仇，用你的人头祭奠仇先生的英灵。”小知明说：“如此说来，你也是革命党了，只是你若杀了我，仇先生才死不瞑目呢。”

武观石惊异地问：“此话怎讲？”小知明说：“你想没想过，当天你潜进大内报信，如果是我出卖的仇九州，你还有命么？”武观石默默无语。于是小知明将仇九州如何慷慨赴义原原本本地讲述一遍。最后对武观石说，他将仇九州托付的五十万两银票凑成两百万两，准备交给革命党呢。

两百万两白银！绝对是一个令人心动的数目！

武观石心中狐疑，这少年说的是真是假？倘若是假，仇九州绝不会将银票一事泄露给一个小孩，那可是革命党的经费。他放慢马速，缓缓说道："银票在哪儿？"小知明说："放在我义妹雅珠那里，刘公公还好么？他是雅珠的亲人。"他专提刘公公，而不提司琪格格是藏了一个心眼。因为司琪是载漪的女儿，革命党大多仇视满人。但武观石一笑："你是想问格格吧。她很好，多亏她的照顾，让我养好了伤。京城的形式很乱，宫里经常闹鬼，都是珍妃的鬼魂作怪。我们从宫里逃了出来，一直逃到邢台，隐居在那里。"小知明想：什么珍妃鬼魂，大概是川岛浪速在捣鬼，我离京日久，不知被他盗去多少宝贝呢。

两人一路北上，直奔邢台而来。这倒让小知明觉得奇怪，他以为武观石要带他回西安取银票。可是武观石早已探听清楚，邢台是老佛爷回京前重要一站，之后去保定乘火车回京。这是刺杀老佛爷的最好时机。

邢台城内一片繁荣景象，大小官员齐来接驾，家家焚香，户户悬灯。袁世凯为讨好老佛爷，特意将府衙改建成一座行宫。行宫全换成玻璃窗，路面扩宽三丈六尺，大兴土木，改楼铺街。两人到了邢台，住进一条偏僻小巷。武观石对小知明说，国家危难，却如此铺张浪费，所花的不过是民脂民膏、百姓血汗。小知明深有同感，但是他没见到司琪格格与刘公公，甚为郁闷，想起孙玉林父子也不知是凶是吉。

日后回到京城，小知明才问起孙玉林父子下落。这才得知孙玉林重伤不治已死于狱中，而孙金贵不知下落，差人多方查访，杳无音信。殊不知孙金贵是乳名，孙殿英才是他的大名。他听说爹爹惨死狱中，对朝廷充满了愤恨，跑到豫西投了"庙道会"，之后又入行伍。数十年之后，孙殿英干下一件惊天动地的大案，积怨便是由此开始。那是后话，暂且不表。

第三十五章　瑶台忆司琪　别离锁深愁

几天以后，武观石带他来到南街“吉庆茶楼”，楼高三层，与清风楼遥遥相望，雕梁画栋粉饰一新。这是革命党在邢台的秘密分部。一进茶楼，小知明就看见一个梳着大辫子的小姑娘在端茶倒水，虽然衣着粗布碎花小褂，但是弯眉皓齿容颜娇丽，出身名门的气质却不随风尘湮灭。他心中一痛，想起格格家破人亡，已是无家可归。而格格看见他，忽然眼圈一红，仿佛见了亲人似的。两人对视良久，默默无语。

武观石将他们带进后院。刘公公正在茶房里烧水，得知雅珠在西安的消息满心欢喜。后院里正在厉兵秣马，有人磨刀，有人擦枪。武观石与众人介绍：“这位便是鼎鼎大名的云麾使。”众人过来见礼，赞他是侠肝义胆的小英雄。小知明顿觉飘飘然起来，他将仇九州如何擒杀龟田大佐的经过，添枝加叶地讲了一遍。众人啧啧称奇。但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书生，好似没听进去，自顾摆弄一些小玩意儿。

晚上，小知明来看司琪格格。她双眉紧蹙，好似不大高兴。他问：“格格，怎么了，生我气了？”司琪格格说：“我以为你把我忘了呢，怎么现在才回来找我？”小知明说：“云麾使永远不会忘记格格的。我给你买了好多礼物，只是放在西安，忘记带了。”司琪哼了一声，说：“不是忘记带了，是留给你那个宝贝妹妹了吧。她又懂事又俊俏，连我这个格格都喜欢她。”小知明说：“她是我义妹，最近一直在跟厨子李练功夫，没工夫理我。所以我在西安的时候想啊，什么时候把格格接来一起玩。可是老佛爷整天盯着我不放，还有皇上，每天都要我陪着。我们去打猎，游慈恩寺，登大雁塔。我写了一首诗，里面还有你的名字呢。”

司琪格格说：“你是不是骗我？”小知明说：“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你听着。”他挠挠脑袋，虽然不是风流才子，不过在慈恩寺内看了无

数题词，信口拈来倒也不难："雁塔披寒露，红豆对晚秋，瑶台忆司琪，别离锁深愁。"这五言绝句一出，仿佛他真是一个懵懂情爱的少年，撩拨得小司琪芳心大悦，喃喃地说："现在就会做这样的歪诗，长大以后，准是个要命的冤家。"小知明见她笑了，便拉着她的手说："放心好了，我以后也不会欺负你，回京以后给你买个大花园，但是你要先委屈一段时间。过段时间，等老佛爷的气慢慢消退，我把你阿玛和额娘都找回来，叫你们一家团圆。"

司琪格格破涕为笑说："你要发誓永远这样对我好。"小知明说："我发誓，永远对格格好。"可是格格想起阿玛被发配边疆，心里不免多了一丝苦闷，和小知明玩闹一会儿，独自回房睡了。

翌日，却不见了刘公公与格格，小知明正在寻找，忽见那个书生专心致志地摆弄那些小玩意儿。他忍不住走过去说："请问兄台高姓大名？可见到刘公公和格格了？"书生摇摇头，说声"谢谢"。小知明问："'谢谢'也是名字吗？"书生笑道："灵运之姓，板桥之名。"

小知明说："原来你的名字叫谢燮，不过怎么读都像是客气的措辞——谢谢。但是你能提到大诗人谢灵运，还有'扬州八怪'的郑板桥，也算是风雅之士。"

谢燮说："谢谢。"

小知明半开玩笑地说："我说'谢谢'，你弄的这些小玩意儿，在干什么呢？"谢燮说："这不是小玩意，是炸弹。"

炸弹？

小知明的脑筋转得飞快，这炸弹不是给老佛爷准备的吧？谢燮说："凡火药，硫为纯阳，硝为纯阴，两情逼合，成声成变。此乾坤幻出神物也。火药是中国最伟大的发明，自唐宪宗元和三年发明火药以后，历朝历代对火药的配制都独具匠心。但是我们没有像西洋人一样，将火药的功效发挥到极致。自清朝起，火药的发展由盛转衰，想当年清太祖入主中原，创立了红衣大炮的威名赫赫。而到鸦片战争之

时，中原与西洋火器的较量已经不堪入目。这都是因为大清朝廷腐朽无能，才导致丧权辱国，你说呢？”

这时，武观石从外面进来，将一个红缎包裹轻放在桌上，众人都围拢过来。武观石将包裹打开，竟然是一尊青铜古器。小知明眼前一亮，器型完整规制，线条流畅精美，镶金错银，华美端庄，有三足、浑圆双耳，还有金环圆盖与方形短流。一个大汉说：“这个大铜茶壶很漂亮。”

武观石与谢燮淡淡一笑，这些莽汉并不识宝。只有小知明说：“什么茶壶，这是青铜宝鼎。古礼制度是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士三鼎。鼎在古时是王权的象征，因为携带不便，逐渐被玉玺取代。女皇武则天将玉玺称为大宝。此鼎形状规矩，从变形的云纹判断，大约是战国时期的。古鼎里或许还有铭文，篆刻某某之鼎。”说完他揭开铜盖，向古鼎内腹看去。只是鼎盖的重量入手，让他微微一愣。古人冶炼铜器，是以铜锡和合金，另有掺杂金银秘法，但是总有一定比例。记得古籍《考工记》有记载——五分其金，而锡居一。不过这铜盖有点异常沉重。曾听人说，有能工巧匠以铅制作青铜古器，镀以铜水，以假乱真。想到这里，他看了看里面的铭文，竟然是一个古篆的“禧”字。

武观石一挑大指：“素闻云麾使是大内鉴赏第一高手。这个计划成功与否全在你身上。”小知明问：“什么计划？”谢燮说：“炸死慈禧，改朝换代。你敢么？”小知明顿时脸色煞白，心如乱麻。老佛爷与皇上对他有知遇之恩，革命的大道理武观石给他讲了无数遍，听着倒也有理，不过叫他害人，他还有些犹豫。他心里在想，大清王朝气数已尽，可是炸死老佛爷，便能天下太平了么？嘴里说：“炸、炸死老佛爷，那、那我不也一命呜呼了么？”

武观石说：“你不必担心，只要你将这件宝贝进献给慈禧太后，余下的事情不用你来操心。”小知明说：“可是我怎么回去呢？老佛定知道我被乱党带走了，怕是会露出破绽。我也担当不起如此重任。”谢燮一脸毅然地说：“放心好了，我们已安排妥当。”他将青铜盖

子揭开，将炸弹轻轻地放在三足青铜鼎腹内，盖好，重新放入木箱。

武观石将木箱束之高阁，在桌上摆好一个沙盘，是邢台城的模拟地图。武观石指着沙盘上的一条小路："这是慈禧进城的必经之路。从南门进，銮驾排列是这样。先是马队、太监、领侍卫内大臣，头一乘黄轿是皇帝，后面十六人抬的大轿才是慈禧太后，两旁是火枪兵。他们路过清风楼时动手，最为合适，事成之后我们从西门撤退。我们在路的两侧埋好地雷，以掩护我们撤退。"说完看了小知明一眼说，"你最好配合我们，除了格格，你的家人也在我们的手上。"

小知明一惊，道："你们这样做，与强盗有什么分别？不算好汉。"忽听楼下人喊马嘶，有人叫道："赶快包围，捉住一个乱党，赏纹银百两！"武观石在小知明耳边说："虢季子白盘的故事听说过么？"小知明点点头，他听江朝宗讲过这个故事。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直隶提督刘铭传率部攻陷常州，进驻太平天国的护王府邸，半夜读书，听见钟响之声，声音仿佛是神物呼唤主人。他起身到马厩查看，发现是马笼头上的铁环与马槽的碰撞之音，其声清幽古远，于是命马夫将马槽清洗干净，得一青铜白盘。此盘长方形状，兽身布大波曲纹，边缘铸八兽首，腹内有一百一十一字铭文，记叙西周宣王十二年虢季子白因为战功而受周王褒奖的故事。

武观石在小知明耳边说："我们准备编造一个仙长发现宝物的故事。"没等小知明明白是什么意思，武观石给了他一掌。小知明顿时头晕目眩，只听见楼下枪声大作，便昏迷过去。

等小知明醒来，已躺在府衙行宫中，床前站着三个人，没穿官服，身着便装。其中一人他认得，是段祺瑞，另外两人年纪相仿，一个清瘦，一个精明。

段祺瑞说："谢天谢地，云大人，你总算醒了，卑职等已在此守候了一夜。"小知明问："怎么回事？"段祺瑞叫人端上一碗高丽参汤，说："请大人先用参汤滋养身体，待卑职详细禀告。这两位是王士珍大人与冯国璋大人。"

王士珍号称“北洋之龙”，冯国璋号称“北洋之豹”，与“北洋之虎”段祺瑞并称“北洋三杰”，都是袁世凯手下的厉害角色。小知明见这二人目光如电，面露深沉老练之色，呵呵一笑说：“王大人与冯大人，北洋三杰的威名如雷贯耳，今天有幸得遇三杰，真是三生有幸啊。”他不管什么“三杰”“三虎”“三龙”的，先奉承一顿再说。这三人面显得意之色，小知明是领侍卫内大臣，官居一品，他的赞赏于三人的面子来说，真是风光无限。

段祺瑞将事情经过娓娓道来。有人密报吉庆茶楼有乱党潜伏，所以他立刻派兵围剿，却在茶楼的密室里发现了云大人的踪迹，想必有老佛爷圣恩保佑，因此化险为夷。小知明心道，化个屁险，现在才是危险的开始呢，老佛爷恐怕要粉身碎骨了。他镇定地说：“我被乱党擒获，也不知到了哪里，有时听见嘈杂之音，估计是到了闹市。不过万幸，他们并未为难于我，估计是看我年纪尚小的缘故。”三人齐声称是，赞赏大人洪福齐天。

当晚在府衙设宴压惊。小知明面对满桌珍肴没甚胃口，独对泽畔藕片赞赏，甘甜爽口，清新宜人。他告诉“三杰”，老佛爷必然喜欢这道菜。“三杰”暗暗欢喜，云大人果然是老佛爷的知心人，连老佛爷的口味都摸得一清二楚，升官发财全在此子身上。宴会结束，冯国璋亲自送来一个小匣，匣中装着两件珍玩：一块羊脂鸡血石巧雕“鲤鱼跃龙门”，寓意飞黄腾达；另一块田黄石雕“清风竹林”，寓意节节升高。

冯国璋说：“云大人，这两件薄礼不成敬意。”小知明说：“冯大人厚爱，在下愧领。这枚羊脂鸡血石已是上品。而这块田黄石，有拳头大小，质地润泽，波纹如涛，刀工精美，是田黄中的极品啊。”把玩良久，正自唏嘘，王士珍也携着礼物送到。冯王二人相见，会心一笑。王士珍道：“我本想拔个头筹，没想到被你占了先。”他老谋深算，故意这样一说，博取冯国璋一笑。

小知明揭盒一看，却是一方砚台，烛光下莹光闪动，他问：“王大人，这是端砚么？”王士珍眨着一双三角眼道：“云大人好眼力，端石制砚自唐以来久负盛名，有诗云：‘端溪古砚天下奇，紫花夜半吐虹

霓。’石品分为青花、鱼脑冻、蕉叶白、天青、五彩钉、金银线，等等。”小知明兴趣正浓，不耻下问地道：“王大人，听说端砚有老坑、宋坑、麻子坑、梅花坑之分，究竟是什么意思？”

王士珍呵呵一笑道：“大人容禀，所谓坑者，是指开采端石的洞穴。老坑者临近端溪，自唐代开采，经历千年，得天独厚，别称水岩，其石青灰带紫，温润如玉。宋坑则是因在宋代开采而得名，其色红如猪肝，厚重凝润。麻子坑则是清乾隆年，由一个麻子脸发现，石质高洁嫩滑，可与老坑媲美。而梅花坑也是开采于宋代，色呈灰白青黄，也是端石中的上品。”

小知明说：“这块是什么坑的？”王士珍说：“此为鱼脑冻，砚中如浮白云，丝丝缕缕，仅见于老坑与麻子坑。”小知明赞叹说：“王大人才学精深，佩服佩服。”王士珍道：“哪里哪里，得知大人精于鉴别之学，卑职不过借花献佛罢了。”冯国璋暗中后悔不迭，他虽然送来两件珍宝，却不晓得畅谈这石中妙趣，不由得看了王士珍一眼，心里埋怨：你个老狐狸，怎么不事先通知一声，我也好做足功课。眼见风头被王士珍讨去，却也无可奈何。

忽然此刻有军卒前来禀告，说乱党不肯招供。小知明大惊，问冯国璋是哪儿来的乱党。冯国璋回禀，剿灭茶楼，捕获一名乱党。小知明说要亲自去看，于是来到府衙后，进到一间偏厅，忽见谢燮遍体鳞伤，被五花大绑在一根廊柱上。他心想，估计谢燮是自动送上门的，而王冯二人都是老奸巨猾之人，切莫被他们看出破绽！

小知明问：“逆贼，是你绑了我么？你叫什么名字？”谢燮抬头看了小知明一眼，眼中流露出几分憎恶。一个侍卫正要用刑，小知明挥手说：“不要用刑，此人是个文弱书生，我们不可动武，要以德服人。”冯国璋说：“大人，这等乱党刁民，必须重刑治罪。”

小知明却道：“不要动不动大刑伺候，要闵怀其心，以柔克刚。老佛爷曾授我密旨，叫我留意乱党动向，只是我一向繁忙，从没有弄个乱党献给老佛爷。这个人可是我升官发财的宝贝，别给我打死了，要好好伺候着，等老子心情好了，再来审他。”冯国璋和王士珍立刻

应命，叫侍卫给犯人松绑，领下去治伤，心中却道，这小孩倒是很有野心，他已官居一品，还要升官发财，那不是要坐到亲王的位置上去了，自己更得好好巴结，不可怠慢啊。

北洋双杰告辞而去，留下小知明寝食难安、思绪如潮。武观石并不完全信任他，因此没有告知他具体刺杀老佛爷的计划。不过，要是炸死老佛爷，估计自己也得完蛋，得想个两全其美的法子，他苦思一夜，结果啥也没想出来。府衙中张灯结彩喧闹不已，他心中焦急，从府衙的后门出来，溜溜达达来到长街上。

街上烛光明灭，玩魔术的、吹糖人的、卖大碗茶的、摆摊算卦的、耍皮影戏的、打把势卖艺的，应有尽有。小知明看见司琪格格被一个汉子领着，正在叫卖冰糖葫芦，她表情奇怪，好像有话要说，但欲言又止。他买了串冰糖葫芦边吃边走，跟在大汉与司琪身后，走到一个巷口，忽听身后有人叫道："卖宝贝啦，卖宝贝啦，绝世的宝贝。"

小知明转身一看，差点没笑出声来，武观石穿着一身道袍，托着一个木箱，脸上蓄着三绺长髯，还真有些仙风道骨。他说："卖宝贝的，你有什么宝贝拿来看看？"武观石说："贫僧从远方云游至此，我的宝贝只卖给有缘人。"小知明说："什么是有缘人？"武观石说："天下宝贝都有物归其主的灵性：一要重金，二要重臣，三要重情重义。凡此三条集于一身者，才可以看我的宝贝。"小知明"嘿嘿"一笑："老道，你倒是很势利啊。"身后有人道："大人官居一品，乃是重情重义之人，他看你的宝贝再合适不过。"

小知明回身一看，却是李永吉带着一队侍卫赶到。小知明问："李大哥，你怎么来了？"李永吉和众侍卫跳下马，将小知明包围起来，说："老佛爷和皇上对云兄弟异常挂念，特派兄弟率一干高手前来，老佛爷口谕，要卑职形影不离地保护云兄弟。"说完，叫上武观石回到府衙。

"北洋三杰"听说云大人觅了一件宝贝，都来祝贺。武观石自称是五台山龙虎观的玉成散人，某日在山崖间采药，无意间发现一个山

洞，他走进山洞查看，于是发现这尊宝鼎。最奇的是宝鼎内只有一字铭文，竟然是篆书的“禧”字。他闻知老佛爷驾临邢台，因此前来献宝。小知明盯着武观石口若悬河的样子，心道：你编瞎的本领比你的功夫有过之而无不及啊。连“北洋三杰”这样的官场老狐狸都痴迷于此类传说，待武观石将宝鼎放在桌案上，揭开盖子，看见里面的铭文果然是一个“禧”字。

小知明让侍卫将玉成散人带下歇息，然后对“三杰”说道：“三位大人，如何看待啊？”段冯二人都说，名花有主，物有所得，这是老佛爷与云大人的福气。唯有王士珍老成持重地说：“此等献宝历朝有之，唐明皇好道，参军田同秀曾进献灵宝符，得到唐明皇褒奖，而卞和献宝却遭遇悲惨，两者天地悬殊。是以献宝一事，福祸无常。民间有这样一个传说。古时有兄弟二人，弟弟家境贫寒，他将一个大冬瓜献给皇帝，皇帝很高兴，奖了弟弟很多金银珠宝。他的哥哥是个富翁，得知此事非常嫉妒，也想向皇帝献宝，于是冥思苦想，决定把家里最珍贵的宝贝献给皇帝。皇帝得了宝贝非常高兴，觉得哥哥家财万贯，为体现皇恩浩荡，于是将弟弟献来的大冬瓜回赐给哥哥。此事是福是祸全看老佛爷心情，里面的‘禧’字是否会犯老佛爷大忌，只有云大人拿捏得准啊。”

王士珍话外有音。这事没谱，倘若老佛爷喜欢，便可以假乱真，倘若老佛爷不乐意，便要惹祸上身。况且大内珍玩无数，老佛爷见了这东西不一定喜欢，只不定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段冯二人立刻失去了热情。小知明想，这个王士珍心机甚深，虽然没有明说，但是对宝鼎的来历有所怀疑，绝不能让他怀疑到自己头上，于是说：“王大人所言极是，这尊宝鼎是真是假，得找金石专家验看，切莫打眼。”“三杰”异口同声道：“大人是鉴古第一高手，我等皆是门外汉，此事全仗大人周全。”小知明打个哈哈，心中骂道，这三只老狐狸，将没谱的事都推到我身上，不想粉身碎骨都不行了。当时他记得那枚炸弹放在宝鼎里，现在却不翼而飞，看来武观石在玩藏猫猫的游戏。不过他藏的不是猫腻，而是炸弹！

第三十六章　波澜不惊釜抽薪　诈死埋名走为上

正所谓：债多了不愁，虱子多了不痒。老佛爷御驾将至，他和李永吉却玩山游水起来，弄得“北洋三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李永吉是本地人，有不少乡绅小吏前来巴结，希望得见云大人一面，日后在官场也好得偿所愿。

李永吉与小知明更是形影不离，还给他带来两件礼物：一件是仇九州赠送的手枪，一件是传说可以医治绝症的阿魏。李永吉将那日别离后的情形告诉他：乱党将他挟持而去之后，屋子里只剩下一个受惊的李公公，还有两具乱党尸体。根据李公公说，云大人在关键时候不畏生死，救了李公公的性命。所有太监宫女侍卫，无不赞赏大人的英勇气概。

死老太监倒是隐藏得深，恐怕连老佛爷都不知道他的秘密！小知明的脑海中灵光一闪，阿魏传说不知是否属实，想到此处，他将全城有名的中医都请来，拿出阿魏叫他们一一过目。这些人无不惊异，一个白胡子老先生激动地说：“大人，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阿魏？”小知明说：“没错，这是我被乱党掩埋在古墓里的时候得到的宝贝。那座古墓阴森恐怖，里面有一座赤金棺椁，我爬进去后看见一具女尸，漂亮得像仙子一样，腰间系着一颗烁烁闪光的宝珠，嘴里生出一团蘑菇似的东西，看着好像灵芝。我伸手一摘，那女尸忽然容颜尽失，变成一具全身漆黑的厉鬼，吓得我差点尿了裤子。”众人大笑，只是这个简单故事一经传出，竟然一传十，十传百，弄得满城尽知，而且愈演愈烈，传得神乎其神了。无数人又来重金求拜阿魏，仿佛小知明是个活神仙一般。

其实小知明并不快乐，一直挂念着司琪格格与家人的安危。一天晚上，忽然有两位旧友来访，小知明见到这二人大喜，一人英武清瘦

一人娇艳如花。来人正是钟友胜伉俪，婚后的圣姑体态丰腴，婀娜多姿。小知明将二人拉进密室，叫李永吉等人在外守候，然后跪拜在地，说道：“钟大哥、圣姑姐姐救命！你们要是不救我，我可要完蛋啦。”钟友胜夫妇急忙拉起他细问缘由。小知明将革命党绑架了司琪格格与家人、威胁他炸死老佛爷一事和盘托出，钟友胜和圣姑听完，惊出一身冷汗。无论成败，这都是杀身之祸。

钟友胜性情耿直，不如圣姑心计圆滑，眉头紧锁，无半点想法。倒是圣姑想了一番说：“云弟，从前那些困难险阻，对你来说无不迎刃而解，只因你官居一品，权倾朝野，于太后和皇上之间左右逢源，皇上与太后都宠爱你、依靠你，而那些官员要巴结你，连李莲英与袁世凯这等大人物都要与你交好。不过做这件事你要犯天下大忌，会弄得天怒人怨。大清天下气数已尽，各路朝臣拥兵自重，你若炸了老佛爷与皇上，只怕会天下大乱，官府自然也不会放过你。只怕到时候弄个满门抄斩，不过你若违抗革命党的意思，司琪格格又会有危险。我见你们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双，就发发慈悲救一对金童玉女脱离苦海，不过你们两个若有将来，一定不要忘了我这个大媒。”

钟友胜只当圣姑说笑，催促说：“娘子不要逗他，快讲讲你的计划。”圣姑说：“三十六计，走为上。”钟友胜问：“往哪里走？”圣姑说：“天下之大，无处不可藏身。”小知明想了想说：“可是我走了，司琪格格和我家人怎么办？”圣姑一笑说：“你带格格一起走啊。至于你的家人么，我想这是革命党为了牵制你故意编造的谎言。我们在京城之时，经常留意你家人动向，听说他们到南方避乱一直未归，仓促之间，革命党在哪儿找到你的家人呢。再者说，革命党全是些开明之士，你若走了，相信他们也会无可奈何，不会为难你的家人。”

小知明想：“圣姑姐姐说得没错，武观石多半在吓唬我呢，我手里有大把的银子，到哪儿都不愁吃喝，本少爷不陪你们玩了。”想到这里便要收拾行李连同那些金银细软，连夜出城。圣姑说此事要计划周密一点儿，三人一直密谋到深夜，这才满心欢喜地散了。

翌日，“北洋三杰”前来告知，老佛爷明日驾到。小知明说，百官

百姓需要跪街相迎老佛爷圣驾，因此马虎不得，要以水洗街。此令一发，清兵立刻封锁长街，就近取水清洗街道。藏在暗处的革命党人暗暗叫苦，长街两旁埋有地雷，清水一洗，火药全部失效。

武观石在馆驿中坐不住了，要来见小知明，没想到小知明早已预料此招，有意让一堆喜于鉴古的乡绅将他缠住，向他请教宝鼎来历。等武观石出来一看，连连顿足，长街上一片汪洋，转身再找小知明，侍卫回答说，云大人去恭迎老佛爷了，请玉成散人在此敬候。

武观石料想有变，却无法脱身，整座府衙戒备森严，连侍卫都不可随意出入，这是小知明故意发布的命令，要将武观石软禁起来。而他大摇大摆地来到清风楼上，和众侍卫喝茶聊天、观花赏景。

楼下忽然有人吵架，连桌子都掀翻了，有两人在下面动手打架。小知明看见这两人獐头鼠目，一看就不像好人，心里好笑，不知钟友胜从哪儿找的这两个家伙，立刻命令侍卫拿人，然后将清风楼的老板、伙计、厨子一概收进监牢，以搅闹街市伤害无辜之罪暂且羁押，等老佛爷离开后再行释放。

做完这一切后，小知明好不得意。武观石绝想不到，他要把云麾使逼上梁山，云麾使则要给他来个釜底抽薪。现在小知明只等钟大哥夫妇的消息。

晚饭刚过，李永吉递给他一封密信，打开一瞧，里面有一根青丝。小知明大喜，这是司琪格格的头发，是钟友胜夫妇发来的暗号。他们已经得手，成功地解救出了司琪格格。

原来，圣姑动用了义和拳的力量。老佛爷与洋人议和之后，袁世凯更加疯狂地镇压义和拳，所以义和拳民都转入地下秘密行动。这些义和拳神通广大，常与地方堂会有牵扯不断的关系，所以寻找一个格格易如反掌。

钟友胜和圣姑在黄昏时分，乔装成义和拳民，突袭了革命党的秘密住所——北关桥附近的一座大宅，将格格与刘公公顺利营救出来，

将被俘的革命党全部捆起来，却不加以伤害，送到安全地点。钟友胜和圣姑给刘公公和格格雇了一辆车，让他们在西门外河畔与小知明会合。他们约定，今夜三更不见不散。

小知明坐在前厅，等着武观石狗急跳墙，现在他倒不急，急的是武观石。他屡屡请侍卫禀告求见，小知明就是不见。领侍卫内大臣，怎么能说见就见？但是他没想到，谢燮竟比武观石还急！

这次刺杀老佛爷的行动是他和武观石负责，他本来想威胁小知明，希望能够在府衙内行动自如，没想到自投罗网，被小知明个个击破，现在群龙无兽，革命党成了一盘散沙。府衙内外一派肃穆，竟然没有人来联系自己，这不是原来制订的计划，谢燮觉得事态有变，于是对侍卫说："我要归顺朝廷将功折罪，要见云大人，劳烦通禀。"

侍卫来报，乱党准备招供。小知明想："你这个时候见我，看来挺不住啦，我只要再得知那枚炸弹的下落，就算大功告成，从今夜之后，你们爱杀谁杀谁，爱谁炸谁，全与我无关，我要远走高飞了。"传令侍卫将谢燮带来，再请两位大人一同叙话。

谢燮来至阶前，跪拜说："小人感念大人不杀之恩，决意弃暗投明，报效大人恩德。"小知明不动声色地看着他的模样，说："我一向喜欢贤德之士，只要你忠心报效朝廷，我会重重提拔于你，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吧。"

谢燮使个眼色，小知明屏退左右，谢燮正想说几句威胁话语，还没张嘴，忽见江朝宗与段祺瑞走了进来。这是小知明早已安排好的一幕。谢燮心有不甘，却无法出口，因此脸色苍白，额头上汗水涔涔。

小知明说："二位大人来得正好，此人名叫谢燮，他已向我吐露实情，贼窝藏在北关桥附近，烦劳二位大人去剿灭乱党贼窝，希望你们旗开得胜，马到功成。"

谢燮还想辩解两句，已有侍卫押着他出门而去。江段二人大喜，这是云大人拱手相赠的好机会，既没有什么危险，又可在老佛爷面前

邀功。两人立刻点起兵马，吵吵嚷嚷出了府衙。

这一番大肆动静，把武观石迷惑得不轻，只听侍卫在外面叫嚷着说“拿下乱党，升官发财”。正惊疑间，忽见小知明慌张跑来，说道：“大事不妙，谢夔已经招供，将刺杀老佛爷的计划全都说了，还将北关桥胡同里的秘密聚会之地也供出来啦。”

武观石本有疑虑，但是一听小知明提到北关桥的秘密地点，立刻深信不疑，恨恨地说：“书生坏我大事。”

小知明问：“那我们的计划还照常进行么？”武观石神色严肃地说：“计划有变，我们要迅速行动，必须更改炸弹埋藏的地点，你要去东门长街，那里有一座花楼。”说完，他突然出手，掐住小知明的脖子，厉声道，“小鬼，我差点上了你的大当，你是来诓我，对么？”小知明恍然大悟。原来炸弹藏在那座花楼里面，本来那里有一座贞节牌坊，因为犯老佛爷忌讳，所以推倒之后重建了一座花楼，等銮驾经过的时候，要焚香撒花。那个时候将炸弹丢下去，可谓是居高临下，一扔一个准。所谓献宝不过是个幌子，只为将老佛爷的銮驾堵在花楼下面而已，这都是事先预谋好的计划。

武观石搂着小知明仿佛老友一般，从府衙里走出来。小知明非常乖巧，任听摆布，才进到一个巷口，就脚下一软，“扑通”一声，两人跌进一个陷坑。小知明一入陷坑就将双眼紧闭。这是事先挖好的石灰坑，就等鱼儿入网。武观石双眼被迷，反应奇快，他一按小知明双肩借势而起，宛如一鹤冲天向上拔起。但是一张大网落下，正好将他罩在里面。武观石被大网死死缠住，知道是中了小知明的诡计，因此沉默无语，束手就擒。

钟友胜将小知明从陷坑里救出，擦净他脸上石灰。小知明睁开眼睛，只见武观石像条死鱼似的躺在大网里，完全一副垂头丧气的模样。他悄然对钟友胜说：“炸弹藏在东门长街的花楼里。”钟友胜点头，与圣姑带着武观石飘然离去。自然有人来将陷坑填平，不留一丝痕迹。

小知明跌跌撞撞地跑回衙门，对侍卫说："那个老道是个骗子，他和乱党是一伙的，差点儿要了我的命，我们快去通知江段两位大人，莫要让他们中了圈套。"说完命人牵马，带着十几个侍卫向北关桥方向跑来，边跑边喊："江大人，段大人，你们在哪儿？"

江朝宗和段祺瑞正在北关桥一带搜查。谢燮神色不定，骑虎难下，一会儿指这儿，一会指着那儿，全是乡绅富庶之家，弄得鸡犬不宁。

正在此刻，小知明一马当先，冲了过来，叫道："二位大人，我中了这厮的诡计，差点儿没命，这厮是来诓骗我的，恐有埋伏。"话音未落，四外枪声响起，子弹乱飞，两个火枪兵当场中弹身亡。众人慌忙下马，向一座大院内退去。

其实，这不过是钟友胜等人虚张声势。不等侍卫们退进大院，呼啦啦，小巷里走出许多人。天空蹿出一道烟火，枪炮声与鞭炮声混为一团，难分真假，更可笑的是有不少穿着规矩华丽的乡绅，将侍卫们围拢起来，说要来参见钦差老爷，弄得寂静小巷人满为患。

江朝宗气得脸色青白，抓过一个老学究问道："谁叫你来参见？"老学究道："不是大老爷吩咐的吗？今夜三更，以燃放烟花为号，庆贺老佛爷御驾邢台，我等不敢怠慢。"江段二人情知中计，他们只带了三四十名侍卫，若此时一乱，形势极难控制。不过江段二人精明干练，临危不乱，命令侍卫立刻驱散人群，开枪示警。人群大乱，纷纷攘攘，却不见云大人哪里去了，猛然听见人群里有人喊道："乱党要趁乱逃脱，云大人在追乱党哩！"

这一声叫喊清晰入耳，江朝宗和段祺瑞抬眼一看，谢燮骑马在前，小知明骑马在后，过了马关桥，正向城外飞驰。小知明在马上放了两枪，大喝道："贼子不要逃，快快下马受死。"

江段二人慌忙说："快，快，云大人不可有失。"与众侍卫骑马追赶。他们刚一离去，钟友胜松了一口气，将昏迷不醒的谢燮拖进一辆马车，去西门等候。原来钟友胜等人一直混迹在人群里，趁乱将谢燮

击昏，藏了起来，然后由圣姑假扮谢燮模样，纵马出城。

一路狂奔，两人跑到一座大河前，圣姑故意放缓速度，叫小知明赶上。小知明一个纵身，飞跃到圣姑马上，两个人作势彼此扭打起来，那马一路向悬崖奔去，连人带马一同坠进深深大河。

江段二人火速赶到悬崖前，只见波涛点点，河水汹涌，翻起的浪花都归于平复。江段二人仿佛大祸临头，云麾使若有差池，老佛爷与皇上必然怪罪。江朝宗纵身就要跳河，幸亏侍卫阻拦。段祺瑞心道，这家伙表演得有些过火，即便老佛爷降罪，但是罪不至死啊。

河面上有只小船漂荡而来。船上立着一个俊俏船姑，段祺瑞喊："船姑下水救命，我有重赏。"船姑应了一声，纵身入水，过一会儿，船姑浑身是水地爬回船上说，连个鬼影都没找到。江段二人叹息连连，悲伤了一会儿，随众侍卫默默回城，准备大船，前来打捞云大人的尸首。

官军一走，船姑向藏在舱里的小知明一笑，原来她是圣姑装扮的，小知明也已换好一身干净衣裳。他们摇橹行船，随着水流漂出二里，接着弃舟登岸，连船带官服点火烧掉。岸边的枣林里停着两辆车、两匹马。钟友胜骑着一匹，另一匹留给圣姑。

遥望邢台，灯火璀璨。小知明走动到第二辆车前，掀开车帘，武谢二人而被五花大绑着。小知明说："先要委屈两位哥哥了，等到了地方，我自会向你们请罪。"放下车帘，爬上第一辆马车。刘公公吆喝一声，马车缓缓向西而行。车厢里坐着司琪格格，她穿着一身粗布衣裳，美丽如霞，不可言喻。

虽然如此，小知明还是愁眉不展，格格爬到小知明耳畔，扳着他的肩头说："你是不是有什么牵挂？"小知明说："我们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司琪格格说："哦，我明白了。你舍不得荣华富贵是不是，舍不得紫禁城里那些华丽高大的宫殿对不对，舍不得古玩字画稀世珍宝对不对？可是你要想想我，想想家人，我阿玛常说，伴君如伴虎，真是一点儿没错。"小知明说："你真笨，我怎会舍不得那

些东西，没有一件珍宝比你更加珍贵，我是在挂念皇上，他一个人在深宫里没有朋友，现在又有革命党捣乱，以后皇上的日子更难过了。”

圣姑听见他们两个说话，对钟友胜说：“钟哥，都说‘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我看这对小家伙真是酸甜苦辣都尝了一遍，虽然不是大彻大悟，也是金石之言。我看你也不要做官了，回到京城你把官辞了，我们开店做生意好不好。”钟友胜夫妇伉俪情深，什么事都是圣姑说了算，他说：“好。”

外面的谈话又被司琪格格听见，她好不羡慕，对小知明说：“钟大哥对圣姑姐姐一百个好，以后你也要这样对我。”小知明认真地说：“那怎么行啊，圣姑是钟大哥老婆，你又不是我老婆，将来我得娶老婆，我听我娘子的，不听你的。”话还没有讲完，胸口已经吃了一拳，接着司琪格格对着他又捶又打，别离的愁绪一扫而空。

小知明说：“好男不和女斗，你不要打我啊，等到了西安，我办完了事情，带你去新疆，找你皇阿玛，告诉他，你家格格凶得很，恐怕以后、以后……”

司琪格格问：“以后怎么样啊？”小知明说：“恐怕以后嫁不出去啦。”

扑通！小知明被格格从车里给推了出来，钟友胜夫妇觉得他们连玩带闹好不开心，都纵马飞驰，也不理会小知明，害得他爬起来，跟在马车后面一溜小跑地追赶。

天际发白，黎明已悄悄地来了。一抹红晕似的霞光沿着地平线扩散而来，平原深秋一派苍黄，田野凋敝，鸟兽惊悸，稼穑荒凉，人迹无踪，完全是一幅山河破败的凄惨景象。

第三十七章　铁鸳鸯夺命福星高照　旧宿怨索魂法网恢恢

天明时分，田野边出现一处孤零零的大宅。

大家走了一夜，异常疲倦。刘公公停下马车，小知明前去叫门，大门里走出一个面容白嫩的老婆婆，缠青色头巾，身穿皂色小褂、葱芯绿的灯笼裤，一双小裹脚穿着黑绒布鞋，鞋子上还绣着两团突突乱颤的红绒球。圣姑告诉婆婆，小知明和司琪是他的弟弟妹妹，一家人路经此地，旅途疲惫，想要两间房休息一下。老太婆点了点头，唤了一声“儿啊，出来待客”，转身回房。

一个年轻书生迎了出来，身穿酱紫色小褂、月白色长衫，戴一副金丝边的眼镜，目光犀利。他将众人引进偏厅，让仆人看茶待客，寒暄两句之后径直回房，剩下一个男仆和一个女仆在此伺候。

圣姑和钟大哥去安排马车，他们并不想叫人发现第二辆马车里捆着武观石和谢夔，因此要偷偷地料理一下。

小知明暗自观察了一下，正房加上两侧偏厅共有九间大房，后面的偏殿阁楼层叠突兀，可谓一座深宅大院。钟氏夫妇回来以后，找借口支开两个仆人。钟友胜低声道：“这家人有古怪，我们整理马车的时候，发现这样大的宅院竟然没有多少仆人，不合常理。”圣姑说：“你们注意老婆婆的鞋子了吗？那鞋底是铁做的，此鞋有个名字叫铁鸳鸯，绒球里藏着一双快刀般的铁钩，叫作夺魂钩，她是个高手。”小知明说：“娘的，我这一走，好比唐僧西天取经，步步该灾，天天遭难。”圣姑安慰他说：“身逢乱世，或许人家是为了防身呢，我们不要多疑，只要自己多加小心。”为了以防万一，小知明改名钟明，与钟氏夫妇兄嫂相称。

虽说这样，小知明还是好动不好静，觉得这间深宅有股子熟悉味道，吃了仆人送来的早饭，便向前厅溜达过来，正遇见那个书生。他走过来搭讪："哥哥好，怎么称呼？"书生说："在下楚辛明，钟明小兄弟，你有事吗？"小知明说："哎呀，你的名字里也有一个明字，真是缘分。"楚辛明呵呵一笑说："没错，既然有缘，请到正堂叙话。"

走进正堂，墙上挂着一块红匾，上书"乐善堂"三个正楷大字。其下摆着一张紫檀云浮长案，设立一尊三尺高的镏金关公，两只仿哥窑的福寿耳天球瓶，长案前一张太师椅与一张短桌，两厢是八张红木官帽椅，椅子背后上悬条幅，仿佛书香门第。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红匾旁的一副对联，是以金石古篆刻在木头上的，小知明喃喃念道："好德富地宗祖德流芳远，向佛人家子孙贤聚命长。"

楚辛明大惊："钟兄弟居然认识这种铁线古篆，果然好才学。"小知明道："依我看，对联上有一字不妥。"楚辛明说："请教。"小知明说："贤聚命长四字不好，命字本身福祸难测，不如改成贤聚泽长。"楚辛明脸色泛白，仿佛有些不悦，忽听后面有人说："这位小兄弟说得极是，只因我们楚家是一脉单传，所以祖宗怕后辈子孙不能延续香火，特请一位玄门命理高人写了这对联，特意将命字刻上去。"

老婆婆拄着一根龙头拐走过来，坐在太师椅上。小知明给婆婆见礼，婆婆笑道："那位高人曾说过，如果有位名字里有"明"字的人来到府上，且能认出匾上的古字，那就是我们的贵客，他可以保佑我们家开枝散叶，百年昌盛。"小知明想，这个老婆婆说的是真是假，因此用眼角余光瞧了楚辛明一眼，觉得他的脸色有些不对劲。老婆婆向小知明解释说："让这位小兄弟见笑了，我儿婚后多年，尚无子嗣，为娘的每每忧心似焚哪。"小知明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怪不得一提起此事，楚辛明的脸色就这样难看。

内堂传来一阵银铃似的笑声，走进一位妖娆少妇，眼神如波光流荡，说："婆婆，这位小兄弟是贵客，我们可要盛情款待。"老婆婆笑眯眯地说："好儿媳，看把你急的，我怎能不盛情招待呢。"楚氏笑笑，手里捧着一张卷轴："婆婆，我求人买了一张古画，据说是从紫

禁城内盗出来的，求婆婆给掌掌眼。”老婆婆说：“拿来我看。”楚氏将古画在桌上展开，画面构图简洁，只有一枝水墨挺拔的小花，右上款落“天池道人”四个字。

老婆婆问：“好儿媳，这画不错，但是天池道人是谁？”楚辛明夫妇摇头不知。小知明想，连天池道人都不知道，这一家子不过是附庸风雅罢了，忍不住说道：“天池道人就是明代才子徐文长，又号青藤居士，郑板桥最推崇他。徐文长才气纵横，笔墨淋漓，不过他的画很多都带着一点儿生涩，不知是否因为晚年穷困潦倒，心情郁悒所致。他爱吃螃蟹，画蟹也最厉害，曾有人以活螃蟹来换他的螃蟹画，当然这是笑谈。不过这张画恐怕你们都打眼了，第一，它绝不是出自紫禁大内，装裱规矩完全不对；第二，这画的笔法流畅飘忽，不似徐文长的洒脱而凝神。所以，这是一张赝品。”

老婆婆惊异地说：“儿啊，家中来了大贤，当以贵宾之礼待客。”楚辛明应道：“是，儿马上去准备。”

大宅内立刻张灯结彩，小知明则得意非凡地回到房内，忽见刘公公从外面走进来，压着细声说道：“我去喂马，看见这家人张灯结彩，仿佛有什么喜事一般，不过却是人人将白衣穿在里面，这是什么礼节，咱家活了一把年纪，从没见过。”钟友胜说：“此处方圆数十里没有人烟，只有这样一处大宅，确是古怪可疑，但是我们与这家人素无仇怨，想来他们不会加害。现在如无必要，我们便待在房内，不去外面走动。”圣姑说：“钟哥，你真是善良，我倒是觉得这一家人并非善类。”

说话间，大门外啪啪作响，有人叫门：“开门，开门。”依旧是老婆婆上前问话，只听门外有人说：“我们是御前侍卫，要在你家休息歇脚。”那声音像蛇一样，在小知明心尖上咬了一口。他猛地一颤，冤家路窄，又和这贼秃撞上啦！

门外走进几个壮汉，穿着侍卫的衣裳，悬挂腰刀，怀里揣着鼓囊囊的家伙。为首一人是熊宝辉，身后跟着郝隋新、赵金山，另有几名侍卫都是陌生脸孔。小知明问钟友胜，这些人是不是新来的御前侍

卫，钟友胜摇头说，从没见过。小知明因此断定，他们是假冒的御前侍卫，只是他们是如何逃出李莲英魔爪的，就不得而知了。

仆人将熊宝辉等人的座骑牵到马厩，郝隋新彬彬有礼地说：“请问婆婆，你这里来过陌生人么？一个小孩，十三四岁模样，出手阔绰，见识过人。”老婆婆叹息说：“没有见过。”少妇楚氏笑盈盈地出来待客，却不见楚辛明的身影。圣姑对小知明说：“那老婆婆明知问的是你，却矢口否认，不知是何用意？”忽听司琪呀了一声，说：“我好像看见一个熟人，可是她在门外一闪就不见了。”众人以为她有些惊恐看花了眼，因此一边好言抚慰，一边观察屋外动向。

楚氏姿色娇媚，能说会道，弄得熊宝辉心猿意马，忍不住要用言语挑拨两句，那老婆婆则仿佛聋子一般，什么都没听见。楚氏命丫鬟将郝隋新几人送进东偏房，与小知明他们东西相隔，仿佛是故意如此安排。没等郝隋新几人安排妥当，门前又有客到。

老婆婆开门一看，外面是两个高大的洋人，却是乔治和约翰，带着五六个随从，赶着三辆马车，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一见那两个洋人，圣姑立刻双眉紧锁，目中喷火。小知明说：“好啊，赶上一出《群英会》了。”圣姑却道：“我看是一出《三岔口》。”然后相互“嘿嘿”一笑。

老婆婆拿出乐善好施的笑容，将乔治他们接往后堂去了，大宅里又多出几个陌生的男仆和丫鬟，使这里的气氛更加神秘。小知明几个一直等到天色擦黑，奇怪的是熊宝辉与乔治等人，再没见他们出来走动。大宅里越来越静，寂静得有些令人发毛，丫鬟仆人与楚家人都仿佛人间蒸发似的，不见一个人影。

刘公公借着喂马的工夫出去转了一圈，回来以后，脸色苍白地说：“原来这一家子都是鬼，连个鬼影都不见啦。”

钟友胜看圣姑一眼，双眉拧起，背上一口单刀，向东厢房摸去，小知明掣出小手枪，二话不说跟在他的身后。圣姑暗暗惊心，和刘公公、司琪紧张地等待着。二人摸进东厢房，并无什么拦阻，房子里空

空如也，八仙桌上有酒有菜，各类摆设完好无缺，没有一丝打斗过的痕迹。小知明用手一摸盘子与酒杯，酒肉已凉了半日，熊宝辉等人若有不测，至少已有两个时辰以上了。二人正要招呼圣姑等人，速速离开这里。

砰！砰！砰！

铺首铜环与大门清脆的撞击声，宛如震颤心灵的嘶吼，声声急切！

门外有人喊道：“开门，开门，你们要的东西送来了！”钟友胜示意小知明收起手枪。二人来到前院，开门一看，人喊马嘶，来了十辆大车，车上蒙着黑布，像是什么沉甸甸的重物。二十几名黑衣汉子站在门前，目带凶气，一人生气地说：“怎么不开门呢？我们是王记老店的，你们定制的东西送到了。”他一挥手，那些汉子开始卸车，原来车上装着十口枣木红漆大棺材，有一丈三尺长、七尺宽，六个人同抬，还显得有些吃力。

小知明和钟友胜有些莫名其妙。棺材摆放完毕，那人走过来，擦擦脸上汗水，说：“你们要得急，我们做得快，早上订货，晚上按时完工。我们还跑了好几十里路呢。这十口棺材是枣木红漆的，连棺材钉都是新打的，加上车脚费，一共是三百两银子。”

小知明瞪大眼睛，心中郁闷，不过他没说什么，出手豪爽，掏出一张五百两银票，盼着这家伙收了银子，赶快离开。可是这家伙收了银票却不急着离开，而是说：“小少爷，我们赶了十几里路程人困马乏，要在你这儿歇歇脚，快要累死啦。”说罢，那些挑夫懒洋洋地、三三两两地坐在石阶上休息。

钟友胜刚要说话，小知明笑眯眯地说：“好啊，我去给你们弄点吃的。”转身向钟友胜使个眼色，把东厢房里的酒菜都端了出来，笑着说：“各位不要见怪啊，都是些剩饭剩菜，你们将就些，实在抱歉。”那些家伙说：“没的挑，小少爷是菩萨心肠，一定长命百岁。”这些都是酒肉之徒，喝酒吃肉绝不含糊。不过酒一沾唇，这些家伙就头

晕眼花，一个个横躺在地，迷糊过去。钟友胜心中一动，酒菜里被下了药，熊宝辉等人一定是中招了，这间大宅真是古怪难测。那个头领觉得不妙，“嗖”地从台阶上蹿了起来，伸手向怀里一摸，却“扑通”一声栽倒尘埃。

小知明跳到头领身旁，在他怀里一搜，抽出一把一尺长、三指宽的短刀，寒光闪闪夺人双目。钟友胜道：“他们不是棺材店的伙计和车夫，这些人是刀客！”二人迅速回到西偏房。

圣姑正给武观石与谢夑松绑，讲清利害关系，完全是如临大敌的模样。武观石盯着钟友胜手中的刀说：“这是断肠刀，是关中刀客最喜欢的刀。这种刀讲究速度与狠辣，高手使用此刀，往往一刀毙命，这些人绝非一般的刀客，而是江湖马贼。他们从不单独行动，少则四五十，多则上百人，往往事先踩好盘子，然后趁黑行动，而且心黑手狠，所到之处鸡犬不留。”

正说到此处，墙外响起一阵哨响，一排火箭从墙外射了进来。武观石说：“马贼来了，灭灯，趁机冲出去。”一支火箭穿窗而入，众人各自隐蔽，武观石拉着小知明的胳膊躲到一张大柜后。

小知明问：“武大哥，你不怪我了么？”武观石说：“少说废话，等摆脱了这些马贼，再和你算账。”小知明知道他口硬心软，便向他肩头靠拢说：“这大宅有鬼。”武观石严肃地说：“别胡扯，哪里有鬼，鬼藏在人心里面，只有心里有愧的人，才会活见鬼。”

大门“砰”地被撞开，十几匹马飞驰进来，马贼黑纱蒙面，背插双刀，手持长枪。但是厅前空无一人，燃烧着寂寞火光，只有乔装成棺材店伙计的马贼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还有十口阴森森的大棺材。马贼纵马在游廊间穿梭，尖声大叫，但是除了马贼试探性的嘶吼，大宅内仍是一片死寂。有人打来井水泼醒了被迷晕的马贼，为首一人说：“羊牯恐怕是合字，小心，别着了暗青子。”他这两句是提醒同伙，抢劫的对象恐怕是道上的，大家小心，别中了暗器。

蓦地，一个马贼大叫一声，翻身坠落，眉心插着一支短箭，接

着“砰砰”几声枪响，四五个马贼被掀落下马。

马贼大惊，纷纷下马，观察枪声来源，但是冷枪好像来自不同的方向，屋檐、窗口、廊柱，一时间令人迷惑。一个马贼喊道：“点子扎手，风紧扯呼！”但是“咣”的一声，大门关闭，深宅里响起一片野鬼低低的哭泣，忽左忽由，忽东忽西，令人毛骨悚然。

小知明说：“武大哥，这里真的有鬼。”

武观石“哼”了一声说：“有个屁鬼，房子里遍布机关与暗道，这些哭声是故意迷惑我们。”小知明说：“那我们是不是要以静制动？”武观石说：“没错，先看看这些马贼如何全军覆没。”

正说着，一个马贼冲到了西厢房门前，连人带马撞了进来，他见到屋中有黑影藏匿，立刻从马上翻身坠落，悄无声息，手里提着一条铁链，前端拴着三把柳叶尖刀。

钟友胜不知厉害，一刀朝马贼劈下。马贼动作极快，向门外一滚，顺手将那条链子刀甩了过来，三把柳叶刀如同风轮一般疾转，刀背上的风孔发出呜呜之音。钟友胜知道这招厉害，用单刀一格，“铮”的一声，将两把飞转的柳叶刀弹开，一把刀锋在他的手背上划出一道口子，皮开肉绽，鲜血迸流。眼见马贼滚到门前，武观石甩下外衣，向门前一扑，马贼故技重施，把链子刀一甩，绞向武观石的下盘，但是武观石似乎很有经验，将外衣抖开，迎着旋转的柳叶刀锋一裹，然后闪电般地出手，抓着铁链一拽，铁链的另一端是一个皮套，紧箍着马贼的手腕。武观石力大，马贼被他一拽，身不由己地滚了回来。马贼左手摸向小腿，拔出一把牛耳尖刀，但是武观石的拳头已落在马贼的太阳穴上，马贼眼前金星一闪，四肢抽搐，倒在地上。

武观石将马贼手腕上的皮套解下，系在自己手腕上，将铁链与柳叶刀收在手心。那边圣姑给钟友胜包好伤口。武观石将三把刀展示给他们看：“这叫旋风柳叶刀，使用的时候讲究腕力，介于暗器和兵器之间，很是阴险。”钟友胜和圣姑两人唏嘘不已。

四处笼罩着一股极度危险的气息。小知明挪到司琪身旁问："你怕么？"司琪微微颤抖着说："不怕。"小知明笑道："别怕，什么兵器也抵不过子弹，谁敢欺负格格，我请他吃子弹。"两人会心一笑，仿佛天不怕、地不怕。

前厅里混乱了一阵子，又重新归于沉寂，马贼始终没有找到对手藏在哪里，闯进房间的马贼不是吃了冷箭，就是被放了冷枪。尸体横陈，血腥四溢，最后几个马贼吓得要死，仓皇地向后厅跑去，然后就悄无声息了。

不久，四五具马贼的尸体从屋檐上滚落到大厅前。尸体的死相怪异，双目圆睁，咽喉下有一道红线。

武观石倒吸一口凉气，在小知明耳边说："好辣的杀手，这几个马贼根本没机会反抗，全被一招毙命，杀人不见血。"小知明问："比那个老太监还厉害？"武观石明白他说的是大内总管李莲英，点头说："民间藏龙卧虎之辈很多，陌生的对手往往更可怕，因为对手的每一式都是奇招，让你疲于应付。"话音才落，地砖下面四处冒烟。顷刻间，武观石、钟友胜、圣姑、谢燮、格格、刘公公全都不省人事，小知明捂着鼻孔，正要挺身而起，忽然全身酸软动弹不得。只见老婆婆颤巍巍地走了过来，笑眯眯地说："云麾使，你好吗？"小知明抬了抬手，枪落在地上，人已昏了过去。

第三十八章　多情犹怜空欢影　少愁不惜血染襟

小知明醒来以后，发现自己与众人被绑在廊柱上，两旁站列着十八名手持利刃的大汉。正堂里一派肃穆，悬起白绫素花，宛如灵堂，十口棺材一字排开，气氛阴森恐怖。楚婆婆面如厉鬼，楚辛明夫妇穿着白衣孝带。紫檀长案上的关老爷塑像早已不见，摆着一尊三尺高大灵牌，上书——忠仁尊严花公之位！

“花公？”小知明不解地问，“婆婆，你家死人了么，花公公是哪一房的太监，官居几品啊？”

楚婆婆一脸肃穆，并不答话。楚辛明说：“小顽贼，不要信口雌黄，花公乃是我的岳丈大人。”楚氏双目含泪地道：“爹爹，妹妹，你们死得冤枉，好在苍天有眼，我今日逮住仇人，非将这小贼碎死万段、剥骨抽筋不可！”小知明心中乱跳，原来在大灵牌的下面还摆着一个小牌位，上书——花月娇之位！

花月娇不就是花狐娇，楚辛明的老婆是花狐太岁的二女儿啊。小知明的推断一点儿不差，楚氏本名花怜影，嫁与楚辛明为妻。楚家本是大盗之家，靠烧杀抢掠积累下不义之财，楚婆婆的丈夫早年被官府通缉，不幸身亡。楚婆婆带着万贯家财隐姓埋名，在此建了一座大宅。自花怜影嫁入楚家，她用从姐姐那里学来的机巧玄学之术，将大宅重新修葺，虽然不能与卧虎庄的规模相提并论，但宅内暗设地道机关，进可攻，退可守，殊实厉害。

小知明说：“原来你是花姐姐，都是自家人，快给我松绑，我和花碧月姐姐情同姐弟呢。”花怜影“呸”了一声：“我和你有杀父弑妹之仇，你叫我家破人亡，我今天要把你剖腹挖心，活祭他们。”

小知明说："如此说来，我一到这里，你们就开始怀疑我了吧，用那张古画故意来试探我？"楚婆婆道："慧眼识金，辨别古今翰墨，能有这般见识的小孩，只有大内云麾使了。"小知明问："那这些棺材也是你们预订的么？"楚婆婆眨着眼皮，射出冷光："没错，最近有一群马贼，在附近出没，图谋不轨，我儿去订棺材，故意给这些马贼留下破绽，好叫他们前来进攻，正好请君入瓮。"

小知明说："婆婆一举数得，好妙计。"楚婆婆笑着说："你没想到吧，这些棺材是为你量身定制的，你给自己买棺材，岂不是莫大的讽刺。"小知明说："婆婆，原来你才是高手，如果你不是高手，绝不会有此妙计。"楚婆婆淡淡一笑："老身当年纵横太行山麓，'血鸳鸯'的名号谁人不晓！"

武观石惊讶地问："'血鸳鸯'是太行大盗，传说一雄一雌，尤其是雌鸳鸯，杀人无血，艳美无双，就是你么？"楚婆婆道："不过是道听途说，雌鸳鸯刀下不曾留一个活口，难得还有人记得老身。"她说得平淡，但是极其喜形于色，提起当年意犹未尽。

小知明笑呵呵地说："婆婆，你是个明白事理之人，大破卧虎庄不单是我一人之力，还有麒麟山的山贼。"楚婆婆说："他们也跑不了，早晚抓到。"小知明呵呵一笑："我若告诉你，他们在哪儿，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个条件？"楚婆婆问："什么条件？"小知明说："一人做事一人当，我的朋友与此事无关，你把他们放了，我才能告诉你。"楚婆婆说："好，一言为定。"

钟友胜连向小知明使眼色，老太婆的话并不可信。其实这不过是小知明的缓兵之计，他说："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东厢房里那些侍卫就是麒麟山山贼乔装的。"老婆婆哼了一声："怪不得他们一进来就打探你的下落，我还以为真是大内高手。"双手一拍，"带他们上来。"

熊宝辉等人被五花大绑推了进来。郝隋新嘶哑地说："云大人，我们真是难兄难弟啊。"小知明说："贼秃，你也很行啊，总是不死。"郝隋新谦逊地说："都是托大人的洪福。"小知明说："贼秃，若不是你带大当家的铲平卧虎庄，想必不会遭受万蛇噬骨的痛苦。"郝

隋新心机甚深，眼见素白色的灵堂布置和灵牌上的字迹，心里已经明白了七八分，于是小心地说：“大人，那不是卑职的功劳，还要仰仗大人的神机妙算。”

熊宝辉虽然生得五大三粗，不过心思细腻，他说：“你们两个不要吵，我本来与花狐太岁素无仇怨，全是你们怂恿我，我的压寨夫人花月娇死得好惨，每每想起情深难禁。”眼眶里还挤出几滴泪水。

不过花怜影并未手软，手腕一翻，亮出一把尖刀，走到司琪格格面前说：“小鬼，我在她脸上多划几刀，叫她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也叫你尝尝骨肉分离、人鬼殊途的滋味。”司琪格格花容失色，谁知楚婆婆说：“你且放了她，此女体态圆润，肤白皮嫩，带着一股大富气象，旺夫多子，贵不可言，等她痴长几岁，给我儿做个小妾。”花怜影一愣：“婆婆，她可是仇人之女。”司琪脸色绯红，忍不住说：“死老太婆，做你的春秋大梦。”花怜影望着楚辛明，丈夫却一言不发，倒是盯着司琪的一双大脚痴痴发呆。

知夫莫若妻。别看楚辛明斯斯文文，却深受楚老太溺爱，但凡有姿色的丫鬟，没一个不曾染指的。花怜影怀着莫大的失望，转身走到熊宝辉面前，柔声问：“你和我妹做过夫妻？”熊宝辉犹如见到一线曙光，拼命点头：“她是我的压寨夫人，我们伉俪情深。”

花怜影神色一变，冷如冰霜道：“既然如此，你就陪她到地下做一对鬼夫妻，也让我妹不致寂寞。”熊宝辉大惊说：“你个悍妇，玩我呢？”话没说完，花怜影一刀划破他的胸膛，鲜血如蚯蚓一般流出胸膛，熊宝辉痛得龇牙瞪眼。花怜影用诡异的目光看着小知明，小知明吓得流出一身冷汗，这悍妇不会轻易放过他，要一刀一刀地割他的肉，方解心头之恨！

花怜影正要给熊宝辉再来一刀，忽然厅外有人说道：“这里真是好戏连台，卖我一个人情，楚夫人还是放了大当家的一马吧，要怪就怪那个小贼，他诡计多端，实为罪魁祸首啊。”

乔治和约翰迈着方步走进来，依然是牛仔打扮，斜挎双枪。小知

明说："哈喽乔治，哈喽约翰。"约翰没说话，他看见这个小鬼就头痛，倒是乔治走到小知明面前问："小鬼，你还有什么花招？"小知明说："刚才我看见你进来的时候，以为你和这一家子不认识呢。"乔治说："楚婆婆是我的老朋友了，小鬼，你没有想到吧。"小知明点头："的确没想到。"

花怜影走到圣姑面前，钟友胜怒目而视，说："别伤害她，要杀先杀我！"谁知这个毒妇虽然花容月貌，但是嫉妒心极其强烈，最见不得夫妇恩爱，要将所有的怨气都发泄在圣姑身上，因此用刀锋在圣姑脸上弄影，圣姑吓得双眼紧闭，不敢去瞧那湛蓝刀锋。

乔治说："楚夫人，刀下留人。"花怜影刀锋一顿，用异样的眼光盯着乔治。乔治解释说："她是义和拳圣姑，我们还有一笔宿怨未清呢。"花怜影狠狠地说："人家可是有夫之妇，小心你的脑袋。"

楚婆婆厉声道："够了，老婆子没有耐心等待，把他们送进棺材，活埋了吧。"

堂外大汉接到命令，立刻向棺材走去，乔治与约翰对了一下眼色，两人转身向外面溜走。小知明没琢磨出来洋鬼子的眼神是何用意，棺材里已经响起枪声。

啪！啪啪！

棺材里有埋伏！

棺盖从里面被掀开，十口棺材喷出数道火龙，那些大汉纷纷饮弹身亡。当中那口大棺材里跳起一个身影，端着双枪，大叫一声："老太婆，你杀我兄弟，我要你的命！"双枪齐射，但是楚婆婆早已踪迹不见。只有那张太师椅被打得布满弹孔，支离破碎。

铁鹰！

小知明惊异地看着，原来这些马贼是铁鹰的属下，忽然身上绑绳一松，一双大手将他提起，向后堂行走。他用目光一瞧，提着他的人

竟是楚辛明。堂上一片混乱，武观石、钟友胜还被绑在柱子上，铁鹰率领马贼如潮水一般扑了过来。

乔治和约翰在庭院外发出狰狞的笑。楚婆婆的身影出现在一道影壁墙前，呼唤：“我儿，快进秘道。”可是两道身影已拦住楚辛明的去路，是两个马贼，一人使锯齿刀，一人使鬼头刀。楚辛明正要应战，忽然一道黑影掠过，两个马贼撒手扔刀，咽喉下一条红线，气绝身亡。

楚辛明提着小知明钻进密道，楚婆婆随后跟了进来，密道石门轰然在身后关闭，一排火烛燃起。烛光下的楚婆婆脸色苍白，鞋尖染着血珠，刚才那两个马贼必然是死于她的手上。小知明心道，这老婆婆好厉害的手段。

楚婆婆说：“我儿，此地不可久留，我们娘俩带着这个小鬼走。”楚辛明说：“娘，我媳妇还没进来。”

楚老太没说话，她一直向密道深处走去，密道里好似迷宫一般，后面传来杂乱的脚步声，花怜影大叫：“婆婆，丈夫，救我。”楚辛明大喜道：“娘，我媳妇在后面呢。”楚老太喝道：“不准回头。”楚辛明问：“娘，她是我媳妇。”小知明却说：“傻小子，回去你就活不成了，你媳妇把你卖了。”

楚辛明怒道：“小鬼，你在乱说，我宰了你。”楚老太长叹一声：“小鬼，没想到你心明眼亮，我儿只知沉溺女色，哪知色字头上一把刀！”楚辛明低声说：“娘，这小鬼在离间我们呢。”小知明说：“谁离间你们母子，你想想，如果你老婆真爱你，必然不肯说出开启密道机关的方法，但是他们这样快追过来。难道不是她出卖了你吗？你再想想，那些棺材里藏那么多人，仿佛事先商议好的一般，实在是致命杀招，所以你们家里有内鬼，最可疑的就是你老婆。好在密道纵横八达，不然的话，我们都危险啦。”楚婆婆点了点头，同意小知明的分析。

密道里的烛火倏地熄灭，仿佛追兵已到了身后，近在咫尺却不敢

轻举妄动，气氛令人窒息。

“丈夫，婆婆，快来救救我呀！”黑暗中传来花怜影的凄厉呼叫。小知明说：“千万别回去，那是陷阱。”但是花怜影的叫声越发凄惨。楚辛明是一个多情种子，正要转身，楚老太跳过来，五指如钩扣住楚辛明的手腕，厉声说道：“小贱人，楚家待你不薄，你为何要陷害我们，你真以为我不晓得你和那洋鬼子做的好事么？！”花怜影的声音从黑暗里传来：“娘啊，你说什么，我是你的儿媳，你怎么能污蔑我呢？快来救我，那、那洋鬼子要脱我的衣裳。”

楚辛明焦急如焚道：“娘，我回去救她。”楚老太却不肯松手，冷笑道：“好媳妇，你若真是一个三贞九烈的女子，即刻咬舌自尽。”花怜影颤抖着说：“丈夫，你也要我死么？”楚辛明心如火焚，痛苦地说：“老婆不要死，我来救你！”甩开他娘，纵身向黑暗中扑去，楚婆婆正要追赶，小知明冷声说：“你想和他一起死么？”楚婆婆一愣，小知明继续说道：“楚辛明是你家独苗，他若被俘，你可以拿我和乔治交换，乔治绝对会答应，他舍不得杀我，因为我知道一个大秘密。”

楚婆婆眨眨眼，不相信似的问：“小鬼，你说的是真的？”小知明说：“当然是真的，我那些朋友都在乔治手上，就是他们不抓我，我也要回去，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何乐而不为？”楚婆婆叹息一声说：“小鬼，老婆子平生没服过人，你是第一个。”

楚辛明如猛虎一般，扑进另一条密道。两个黑影晃动，他虽是书生模样，出手却异常狠辣，从腰间抽出一把软剑，一剑刺出，迅疾如风，两个山贼被一剑穿心，倒地身亡。暗影之下，楚辛明瞧得清晰，花怜影百般妩媚，正依偎在乔治的怀抱里。

忽然，乔治身后闪出约翰，“砰砰”两枪，将楚辛明的小腿击穿，楚辛明惨叫一声，扑倒在地，软剑也脱手而出。他气急攻心地说：“你、你、你对得起我？”花怜影冷哼一声说：“我对得起我么？你和那些丫鬟不清不楚，你当我是什么，你做初一，我就做十五。”小知明远远听见这些语言，心道，这个花怜影比其父还要狠辣。但是楚婆婆的目光中已垂下泪光，舐犊情深，小知明竟然有点想念自己的娘

了。

乔治说："'血鸳鸯'果然宝刀不老，可惜你儿子落在我的手中，只要你交出万贯家财，我就放你们母子一马。"楚婆婆道："老婆子谢了，你的大恩大德老婆子承受不起，若是交出家财，恐怕老婆子的寿命也到头了。"小知明悄声说："婆婆，你快把我交出去，和他们交换你儿子。"然后喊道，"乔治，不要乱开枪，我被老太婆抓住啦。"

乔治笑嘻嘻地说："好啊，你先委屈一会儿，'血鸳鸯'快点现身，否则先割了你儿子的耳朵！"说完，只听一声惨叫，一只血淋淋的耳朵抛了过来。楚婆婆脸上没了血色，小知明悄声说："婆婆别上当，这是乔治的诡计。"

楚婆婆听见爱子惨叫，已然方寸大乱，她低声对小知明说："今日，我楚家难逃灭顶之灾，你须记住……"声音如蚊蚋一般，然后抓起小知明向密道里一抛，凄厉一声嘶吼："乔治，给你小鬼，你还我儿子！"

小知明吓得哇哇大叫，倏地一条铁链飞来，在他腰上一缠，横空将他拽了过去，有人双手接住小知明向后一滚。但是楚婆婆身法极快，似鬼魅般地贴了上来，伸手一抓，那人惨呼一声，两个眼珠飞出眶外。小知明被淋了一脸鲜血，吓得紧抱此人在密道里翻滚，直到滚不动了，他才发现，这人已经咽气。

密道里"唰"地亮起灯火，楚婆婆的身法快如闪电，连杀几名马贼，都是一击致命，只是功夫再好也抵不过子弹的威力。马贼见这老太婆过于凶悍，立刻乱枪齐发，可怜楚老太身中数十弹，倒在血泊之中。小知明爬起来一看，楚辛明扑在楚老太身上哭得死去活来，不过他的耳朵还是完好无缺。刚才根本是乔治在虚张声势，他看了看乔治说："好计谋。"

乔治叫马贼将楚辛明捆起来，严刑拷问。随后带着小知明走出密道，和颜悦色地说："小鬼，不，应该叫你密斯特云，因为你已经长大了。我救了你的命，你们中国有句古语，滴水之恩当永生报答。"

前厅已经收拾干净，不见一滴血迹。铁鹰正在指挥马贼彻底搜查，掠空楚家所有财物。

小知明问：“铁鹰，你什么时候成了洋鬼子的走狗？”铁鹰尴尬地说：“我不是走狗，我现在是乔治先生的生意伙伴。”乔治说：“没错，铁鹰先生是个好伙伴，兵强马壮，势力强大。密斯特云，你很聪明，为什么不肯与我们合作呢？我们西方有句古老的谚语，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而且中国古人不也是崇尚中庸之道么。如果我们合作，你的好处自然不少，老佛爷现在趋附西方列强，跟我合作吧，我们的前途将会风光无限！”

出乎乔治意料，小知明很愉快地答应与乔治合作，但是他的条件是，不准伤害圣姑等人。乔治大喜，但是圣姑几人却未曾落在马贼之手，而是在刚才的乱战中踪迹不见，这让小知明窃喜不已。乔治担忧夜长梦多，即刻起程，向西急行，走了三四天光景，仍不见追兵，这才放下心来，与小知明悉心攀起交情来。

第三十九章　大漠孤胆欲何求　黄沙埋骨诗风流

乔治是个中国通，拥有一张布道者的甜嘴巴，能说得天花乱坠。因此花怜影迷恋他的口才，迷恋他的强壮体魄，迷恋乔治说的小汽车、蒸汽轮船、抽水马桶、芬兰浴，梦想着跟随乔治回到英国，像豪华奢侈的贵夫人一样生活。而楚辛明则半痴半狂地被关在一个大木笼里，时常被马贼们取笑，异常可怜。

小知明发现，乔治这个坏蛋的身上洋溢着一些闪光的东西。比如，他原来在剑桥大学读书，学习物理机械方面的知识，梦想成为牛顿那样伟大的科学家，他还关心政治，梦想成为一名政治家，还有金融家。当这些理想都破灭的时候，他来到了中国，当时有很多人选择去美洲淘金，但是他选择了中国。中国有着比美洲更丰富的文化与历史。他喜欢中国，觉得这里埋藏着无穷宝藏，还喜欢那些小脚的中国美人，觉得她们有一种病态的美。他给小知明说起西方的文化与科学，极其引人入胜。他讲起牛顿怎样从一个苹果砸到脑袋上研究出万有引力定律，说起达尔文的进化论，说起哥伦布怎么发现美洲大陆，说起滑铁卢战役，说起雾都伦敦的迷人景色，还有福尔摩斯的侦探故事、瓦特和他的蒸汽机。他的故事总是令人欲罢不能。花怜影像小猫一样依偎在乔治的怀里，帮他倒满啤酒，听他讲那些冒险家与淘金者的故事。

不过，乔治最健谈的是西方艺术、经济与哲学，这实在连乔治本人都感到惊讶。他告诉小知明，西方的艺术和中国的艺术有异曲同工之妙：西方的艺术是具体的美，而中国人则喜欢抽象；西方艺术家谈论的是黄金分割的形体美，而中国艺术家则是传神写韵。乔治说起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米开朗琪罗、莫奈、凡·高等巨匠，还把随身携带的几张印刷品，借给小知明观摩。一张法国画家莫罗的《阿波

罗和九个缪斯》，一张意大利画家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一张法国画家布歇的《戴安娜的休息》。那些马贼看见画上的裸体女人，禁不住丑态百出，向花怜影瞟去淫邪的目光。

小知明被西方艺术震惊了，尔后他们又谈起了经济与政治。乔治告诉他，中国的总理衙门将会改成外务部，八国代表还会向中国政府索要各种免税条件，这是在中国开创公司的大好时机，中国洋务派的领袖李鸿章恐怕不久于人世。中国太腐朽落后，现在已经是蒸汽时代，可是中国还停留在农业时代，难怪每打必输。公元1840年的鸦片战争，东印度公司在中国捞取了巨大利润，他现在雄心勃勃，想在中国成立自己的公司。他写信给在京城的朋友，让其在京城替他注册一家公司，名字叫乔治中英贸易公司。如果小知明喜欢，可以给他一半的股份，两人一起发财。小知明想，你玩我呢，这种空手套白狼的把戏，咱们老祖宗早就玩过。不过小知明显示出极有兴趣的样子，叫乔治草拟了一份协议。两个人在协议上签字画押，按了手印。

半月之后，进入大漠。小知明第一次看见大漠黄沙，千里无垠的景色，不由得让他想起古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胸中涌起一股豪气。乔治指着一座破败的城墙，告诉小知明，那是嘉峪关。过了嘉峪关是戈壁沙漠，敦煌就在这儿。小知明想，你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就知道你是为了那些敦煌瑰宝而来。

马贼们夜宿在一个集市上，官府的力量在此完全没有震慑力。这里是马贼横行的乐园，也有独行的刀客、流浪汉、苦行僧、被官府通缉的要犯。这里最受欢迎的是酒和女人，甚至人高马大的白俄人，还有风骚泼辣的新疆姑娘。她们妖娆美貌丰乳肥臀，专勾男人的魂魄。这里早有接应铁鹰的马贼，他们赶着十几匹大骆驼，装备足够的给养。乔治又叫人买来好些洋酒，白兰地、香槟、威士忌、啤酒，不过那些马贼只喜欢吃蝎子、羊肉泡馍。铁鹰喜欢泡蝎子酒喝，他对小知明说，喝蝎子酒辟邪壮阳。小知明开始迷恋这种充满了野性与危险的生活，经常在深夜里倾听野狼的嚎叫。

马贼们时常斗殴，为了一个新来的娘们血刃相见，或者是因一句

玩笑而决斗。这里的人命不如一条狗，马贼们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小知明现在搞清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铁鹰与乔治是雇佣关系，他给乔治工作，工作的性质包括杀人越货；第二件事，郝隋新几个也被关在木笼子里，他们乔装成侍卫，是奉了大内总管李莲英的命令，前来搜寻小知明的下落。因为他们必须投靠李莲英，否则的话，早已经成了冰冷的尸体。当然，小知明不相信贼秃说的都是实话。郝隋新与那个老太监之间一定存在某种交易，像铁鹰和乔治一样。

休息了几天，起程向敦煌行进。小知明骑在一匹骆驼上，惬意地欣赏着大漠风光。乔治骑着一匹马问："密斯特云，大漠美吗？"小知明说："很美。"乔治说："可是你没有看到它风云突变的一面。大漠就像一个漂亮的女子，神秘，善变，千变万化。是不是亲爱的花？"花怜影正坐在一辆车里，听见乔治的话，发出"咯咯"娇笑。

黄昏时分，几匹快马从队伍的侧翼飞驰而过。现在是隆冬季节，马贼都反穿着羊皮坎肩，腰上挂着奇形短刀。小知明很喜欢这种装束，也弄了这样一件坎肩，衣服的边缘露出雪白的羊绒，他还弄了把牛耳小刀，插在靴筒里，腰间挂个白俄姑娘送的锡壶，里面装着甜甜的泉水。铁鹰侧马飞来，低声说："乔治先生，这几个人很面生，恐怕是盯上我们了。"乔治大笑："朋友，你是沙漠上的苍鹰，没有什么猎物能逃过你的眼睛，是不是？"铁鹰仰脸看着阴沉的天际，喃喃地说："没错，我想我的担忧有点儿多余，不过我们要遭遇沙尘暴，不能再走了。"

铁鹰喝令队伍停止前进，驻扎在避风的沙丘后，支起帐篷，燃起篝火，拴好骆驼。小知明走到木笼旁，把半只烤羊腿丢给楚辛明，楚辛明立刻像鬣狗一样啃食着羊腿，想起楚老太的临终密语，小知明的心中泛起一阵莫名的酸楚。

起风了，大漠寒风变幻无常，呼啸声如鬼泣般。铁鹰把小知明塞进一个帐篷，警告他说："老实待着，沙尘暴可不是好玩的，数丈高的沙浪会把你卷得无影无踪，要是陷进流沙，就算阎王老子都救不了你。"说完，掩好帐篷，到别处巡视去了。帐篷里坐着两个马贼，一

老一少正喜滋滋地坐在煤油灯下，摩挲着两块羊脂玉雕的小把件，流露着淫荡的笑容。那是两个酥胸半裸的光屁股女人，不过刀工实在差劲，白瞎了两块羊脂玉籽料。

小知明问：“这两块玉是买来的？”小马贼说：“是呀，那个新疆玉匠说，这是他们家祖传的唐玉，上面有血沁，我们花了个大价钱。”小知明说：“你们上当了，那个血沁是假的，色泽太浓艳，而且有血腥味，一定是把玉缝在羊腿里面，刚取出来的。”

老马贼不服气地说：“小鬼，你唬我们呢？那个玉匠说，唐朝人豪放，连杨贵妃都是一个光溜溜的大屁股美人呢。”小知明笑了笑，说：“谁唬你们。唐朝人再豪放，也不像你手里的那个女人一样，光着身子呀。而且，你们看看这两个女子的眉眼，根本不是唐朝人，而像白俄娘们。”两个马贼看了看玉雕，愤愤然诅咒玉匠不得好死。小马贼正要破口大骂，忽然一头栽倒在地，背心插着一支红色羽箭！

有人前来偷袭。马贼们纷纷惊叫，帐篷外的枪声响成一片。老马贼仿佛很有经验，拉着小知明蹲在几堆货箱后面。四周都是飞驰的黑影，不时有冷箭射进帐篷，钉在货箱上。小知明对老马贼说：“我们冲出去吧！”马贼“呵呵”一笑：“冲出去找死吗？我虽然一把年纪，可还不想死呢。”

老马贼的脸色很灰暗，脸上不知是疙瘩还是堆累的皱纹，眼光混沌而狡黠。小知明问：“是谁敢进攻我们？”老马贼说：“不知道，在大漠只要有利可图，你的脑袋就是个疤瘌。”说完伸手拔起一支箭，展示说，“这是狼牙箭，须用铁弩发射，劲力十足，箭头有倒钩，射进肚子里不要硬拔，要不然会把肠子带出来，没个活。”老马贼说得很恐怖，小知明不禁浑身打个冷战。

火光四起，老马贼拔出一把匕首，将帐篷豁开一个口子。小知明从缝隙里看见，一些黑影蜷伏在沙丘下面，约翰带着手持短枪的马贼匍匐前进，而乔治正躲在木箱垒起的掩体后，指挥一架马克沁机枪向黑暗中扫射，“嗒嗒嗒”枪声清脆震耳。

老马贼嘟囔着说：“不知道来了多少劲敌，帐篷里已经不安全啦，我们需要一个更安全的隐藏地点。”老马贼从缝隙里爬出去，小知明跟在后面，爬了数丈，老马贼说声到了，就势滚落到一个沙丘里。小知明没动，他盯着关押着楚辛明的木头笼子，笼子前面趴着一个马贼，脖子上插着一截吃剩的羊腿骨头，笼子里却空无一人。

老马贼轻叫喊道：“小鬼，快下来，这里很安全。”小知明顺着一片柔软的沙坡滚下去，被老马贼一把接住。他笑呵呵地说：“小鬼，你很聪明，我们赶快逃吧。”

面前有两匹马。两人上马飞驰。风很大，呼啸如刀。小知明问：“老马贼，你为什么要救我？”老马贼说：“我早已厌倦了马贼生活，听说你是朝廷的大官，因此就谋划着如何救你，我救了你，你多少给我点回报，只是别再让我干那些杀人越货的勾当，我就满足啦。”小知明说：“好，你带我离开大漠，我给你弄个县太爷当当，再给你娶几房姨太太，怎么样？”老马贼咧嘴大笑。

一道劲风袭来，击中小知明的腰眼，他浑身一痛，坐不住马鞍，翻身滚落在沙滩上。有人从沙中一跃而起，两只手如同虎爪，掐住小知明的咽喉，正是楚辛明。老马贼惊呼一声，兜回座骑向楚辛明冲来。楚辛明抓起小知明一甩，小知明“哎呀”一声，与老马贼撞在一起，摔倒在沙堆上。

老马贼刚要爬起来，冷森森的枪口已顶在老马贼的后心，一个婉转的声音说：“小鬼，你又落在姑奶奶的手心了。”小知明浑身冰凉，这分明是花怜影的声音。老马贼说：“花奶奶，放了我们吧，老马贼从没有冒犯过花奶奶。”小知明也说：“放了老马贼，这事与他无关。”

楚辛明狞笑一声：“杀了这小鬼，给我娘报仇！”小知明说：“楚辛明，原来你没有疯，你记不记得这一路是谁照顾你，又是谁让你家破人亡？楚婆婆曾经说过红颜祸水，你还记得吗？”楚辛明说：“我当然记得，所以我才装疯，卧薪尝胆。”花怜影有些紧张，说道：“明哥，你不要听小鬼胡说，一日夫妻百日恩。你忘了是谁用羊腿刺死了马贼，是谁打开牢笼救你？那个时候这小鬼在哪儿？他只是被你擒住才

要离间我们夫妻，这个小鬼最坏。”

楚辛明说：“是呀，这个小鬼最坏，得宰了他。”小知明说：“楚辛明，你不能杀我，如果你杀了我，你老娘死不瞑目。”花怜影说：“别听小鬼的话，明哥，快杀了他。”楚辛明从老马贼身上抽出尖刀。小知明说：“你杀了我，楚家财宝就再无下落了。”

花怜影一扯楚辛明的袖子：“婆婆一定是把财宝的埋藏地点告诉这小鬼了，先不要杀他。”小知明说：“没错，楚婆婆是将埋藏财宝的地点告诉我了，并且嘱咐我，只能告诉楚辛明一人，你们都得闪开。”楚辛明夫妇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疑惑。小知明说：“破军北极，金沙黄尘。”

这八个字是楚婆婆叮嘱小知明的。如果楚辛明不相信他，就要说出这八个字。这是楚家的一个秘密，连花怜影都不得而知。

楚辛明走到小知明身边，低声问：“我娘还说了些什么？”小知明对楚辛明耳语几句。楚辛明睁大眼睛，回手一枪，砰，花怜影翻身栽倒，滚到一边去了。老马贼惊恐地说：“我可是什么都没听见。”楚辛明对小知明说：“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了。”小知明一脸无辜地说：“楚婆婆只说了‘要想知道财宝埋藏之地，我儿必杀贱人’，然后就没了。”楚辛明脸色苍白，傻傻地愣在那里。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老马贼身形拔起，双腿一弹，猛踢在楚辛明的前胸，楚辛明“嗷”地叫了一声，晕了过去。老马贼抓住着小知明跃上马背，向前急奔，将楚辛明的身影远远地抛在了后面，来到一片胡杨林前。现在已是子夜，天空有星无月，昏昏沉沉。老马贼下了马，把马拴到一棵胡杨上。

小知明站在一片孤寂的风沙里说：“老马贼，这是哪儿？”老马贼说：“这是丧魂岭，是马贼的坟墓，很多马贼被埋在这里，算是落个全尸。”小知明问：“要走出大漠还有几天的路程？”老马贼说：“七八

天吧。”小知明沮丧地说：“那这里就是我们的坟墓了，我们没有水，没有食物，恐怕很难走出大漠了。”老马贼笑了，他说：“你想要什么，水和食物吗？这里应有尽有，行走大漠的马贼都会留一手，以防万一啊。”他走到一棵胡杨树下，小知明跟在后面。老马贼认出了一棵树，然后用刀在树根旁挖了起来，小知明指着树干上的刀痕说：“老马贼，这是你留下的记号，你在树下埋了东西对不对？”老马贼嘿嘿一笑：“小鬼，你够聪明。”

老马贼挖了一个三尺深坑，里面有大木箱，装着牛肉干、腊肉、帐篷，还有酒和两个水囊，都是老马贼事先藏在这儿的。小知明吃了点牛肉干，喝了点水。老马贼说：“小鬼，楚老太一定把楚家财宝的埋葬地点告诉你了吧，她让你转告给楚辛明。”小知明说：“没有，她只是说了‘破军北极，金沙黄尘’八个字，我也不晓得其中有什么玄机。”老马贼眼光锐利地说：“得了吧，你唬谁呢？我可以陪你去取那些财宝，你分我一点点就行了，我绝不贪心，只想用这些钱来做点善事，清赎我生前的罪孽。”小知明说：“你当马贼这么多年，没有积蓄吗？”老马贼凄惨一笑：“马贼的日子有今天没明天，要积蓄干什么，分了钱就要赌、要逛窑子。你还是个童子鸡，没找过姑娘吧，去把那边帐篷拴好。”他递给小知明一根绑帐篷的绳索。

小知明刚走出几尺远，忽然脚下一软，半截身子都陷了下去。他叫了一声，老马贼的脸色立刻变了模样，严肃地说：“不要乱动，你陷进了流沙，越动陷得越深。”说完抛过来一根绳索，让小知明动作轻缓地系在腰间，虽然如此，小知明轻微一动，还是要向下陷落。他听铁鹰说过，流沙有多恐怖，会瞬间吞没一只骆驼。他说：“老马贼，我会死吗？”老马贼说：“不会，有我呢。”他将绳索的另一端拴在一棵树干上，然后用尽全力将小知明拽了出来。

小知明说：“老马贼，你又救了我一次。”老马贼轻描淡写地说：“只要你能带我去找财宝就好了。我修一间小庙，出家当和尚，了却生前的罪孽，说不定还能成为一代高僧呢。”二人呵呵大笑，支好帐篷，两人一同睡下。

黎明时分，小知明醒了，脖子上压着一把锋利的快刀。小知明吃惊地说：“怎么是你？”楚辛明抓着刀锋，脸色凶狠地问：“小鬼，你逃不出我的手心，快将埋宝之地告诉我！”小知明问：“老马贼呢？”楚辛明叫道：“你再不说，我宰了他！”老马贼被捆在一棵胡杨树上，在晨风掠起的风沙中瑟瑟发抖。

第四十章　计谋多诈无变数　巨贼神窃敦煌

小知明诚恳地对楚辛明说："你放了老马贼，我真的不知道。"楚辛明回身走到树前，一刀刺进老马贼的肩窝，鲜血四溅。老马贼"嗷"地叫了一声："小鬼，快点说吧，我救过你的命，他现在要杀我呢，我还不想死。"小知明说："老马贼，我不能说谎，你忍耐一下，他只想吓唬你，不会对你来真格的。"

楚辛明却不管那些，左一刀，右一刀，在老马贼的胳膊、大腿、肩头等处乱刺。老马贼惨叫连连，鲜血淋漓，再难忍受，大叫一声，双臂一挣，绳索被他一挣而断，接着他使了一个横踹。楚辛明毫无防备，被他踢了一个踉跄。小知明吃惊地问："老马贼，你怎么自己就能动了？"老马贼说："废话，我若是不反抗，岂不是被他扎死了吗？"

楚辛明正要爬起来，一道瘦长的身影从胡杨林里缓缓走来。他抬起头，居然魂不附体地叫道："你是人是鬼？"影子哧哧笑道："我当然是人，是大漠里的美人。"小知明从帐篷里钻出来，看见花怜影笑靥如花，他说："敢情你是诈死？"花怜影说："小鬼，枪里的子弹被动过手脚，打不死人的。"小知明望着老马贼说："原来你们串通一气。"老马贼说："可惜功亏一篑，还是没有套出楚家财宝的下落。"

楚辛明怀疑地看着自己的手枪，小知明说："楚辛明，你老婆没死，她和你唱戏呢。老马贼，昨夜遇袭也是你们在搞鬼吧？"老马贼惊讶地说："小鬼，明人不做暗事，你是怎么瞧出破绽来了？"小知明说："再狡猾的狐狸，也有露出破绽的时候，更何况你们的破绽太多了。"

花怜影也问："我的计划天衣无缝，你这小鬼怎么能看出来？"小知明说："昨夜枪声大作，攻势却很稀松，一看就是佯攻。帐篷里的小马贼被箭射死，弩箭穿心，只有近距离才能做到，而那些进攻的马贼，都远远地藏在沙丘后，再厉害的弩箭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还有

木笼前花怜影杀死的马贼尸体，表情平淡，丝毫没有惊讶的神色，于是我怀疑花怜影为了套出财宝下落，故意救出楚辛明。而老马贼，我从开始就怀疑你了，可是你一直把自己隐藏得很深，像一个慈祥的老爷爷，所以我一度不想证实自己的怀疑，等见到这里埋藏的水和食物，那些东西根本不是给一个人吃的。而最大的一个破绽是，你故意叫我去绑绳子，陷进流沙。那根本不是流沙，而是你事先挖好的陷坑。此举是为了要博取我的好感，弄清楚家财宝的下落。”

老马贼“嘿嘿”一笑：“小鬼，你不简单啊。”

小知明说：“彼此彼此，乔治和铁鹰敢这样大胆行动，让你和花怜影单独行动，并用你来试探我，你一定不是一个平常角色，报出你的名号？”

老马贼得意地道：“好说，我是老鹰。”小知明说：“血鹰一百零八骑，久仰大名。”老鹰的双目射出冷光：“小鬼，血鹰一百零八骑纵横大漠的时候，你还没有出生呢。”

小知明双臂一展，使了一招“苍海搏云”，老鹰脸色大变，这是神鹰朱缚清的独门功夫。小知明问：“老鹰，认得此招吗？”老鹰一字一字地问：“小鬼，你是从哪儿学来的？”小知明说：“朱缚清教的，他另有一个名字叫那哲，大内称呼他那公公，铁鹰没有告诉你吗？也难怪，铜鹰一死，那个秘密也只有铁鹰一个人知道了。”

小知明察言观色，老鹰的神色不定，想来他也知道敦煌宝藏的秘密。而花怜影并不知情，连楚辛明也在狐疑，怎么又多了一个秘密？老鹰转了下眼珠：“小鬼，你跟我说实话，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小知明说：“如果你想知道，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

老鹰问：“什么条件？”

小知明没说话，看了花怜影一眼。这一眼瞧得很微妙，花怜影以为小知明的沉默是一种暗示，想要老鹰干掉自己。她当机立断，立刻拔枪，对着老鹰开火。

砰！

枪声一响。老鹰向后一仰，身形贴着沙丘飞出，袖子“咯咯”射出两支袖箭。楚辛明纵身一挡，两支狼牙袖箭都插进他的胸膛。花怜影一颤，抱着楚辛明的身子，两人都摔倒在沙滩上。

老鹰正要旋身而起，但是双脚一软，半截身子都陷进细沙中，喊了一声“流沙”，脸上顿时苍白如纸，对小知明说：“小鬼，快把绳子扔过来。”小知明应了一声，爬起来一转身，却正对着花怜影的枪口。花怜影说：“不准去，我要他给明哥抵命。”

小知明见到此情此景，觉得无比诡异。一对曾经仇深似海的夫妻，居然搂抱在一起。楚辛明气若游丝地说：“我虽然对你不住，却从未有害你之心，洋鬼子不过是在利用你，你不可轻信，我、我——”说到最后，一口气提不上来，重重地垂下脑袋。

花怜影大叫了两声“明哥”，眼眶湿润，举枪朝着老鹰乱射，枪枪致命，直到老鹰血肉模糊的尸体沉入流沙。流沙簌簌陷落，沙滩上不见一滴血迹。

花怜影抹干泪痕，埋了楚辛明的尸体，然后对小知明说：“你跟我走。”小知明问：“去哪儿？”花怜影说：“佛陀寨。”

佛陀寨？

小知明心中一动，觉得这个名字非常熟悉，想起那哲的敦煌藏宝图上记载过这个地名，而那张藏宝图的轮廓线条，也渐渐在他脑海中清晰起来。

两人共乘一骑，向西行进。小知明说：“姐姐，你和花碧月姐姐长得好像。”花怜影说：“谁是你姐姐，不要甜言蜜语地哄我，我们仇深似海，若不是为了宝物下落，我立刻杀了你！”说完，又婉约一笑问，“小鬼，你说说，我们两个谁更好看？”小知明说：“当然是你了，你比碧月姐姐年轻，又有一头好看的头发。她现在成了尼姑，不怎么好看了，所以还是你漂亮。”小知明说得有理有据，根本不是凭空溜

须拍马。花怜影芳心大悦，说："回到寨子里，你知道怎么说吗？"小知明说："姐姐放心，我在官场也混迹多年，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我们回去以后就这样说——"他自行编造了一个老鹰想要劫持他们逃出大漠，而花怜影和他大义灭贼的故事，至于楚辛明对花怜影说的那些话，必须完全省略了。花怜影想：这小鬼倒是深解人意，怪不得姐姐喜欢他呢。

前行十里，风沙拂面，累累沙丘环绕着一座大寨。门前竖起一根旗杆，挂着一串气死风灯，金色大旗猎猎飞舞，"佛陀寨"三个鲜红大字映日如血。这里原本是一座旧庙，只有若干间土坯房，后来马贼啸聚于此，大兴土木渐成气候，将庙名改为寨名。寨里有两个无法无天、杀人越货的和尚在此兴风作浪，因此"佛陀寨"倒是名副其实。

花怜影和小知明走到寨前，乔治率着十数座骑奔了过来。花怜影说："达令，我有些累了，需要休息。"乔治扶着花怜影回后寨休息。小知明随约翰回到聚义大厅，将事情经过声情并茂地讲了一遍，他和花怜影已将故事背得滚瓜烂熟，没露一点儿破绽。

乔治还有点狐疑，但在花怜影那里证实了小知明的故事属实之后，他的脸上才有了一丝笑容。小知明暗暗松了口气，可是几道阴冷的目光投射过来。那是两个光头和尚，浑身文着奇怪的花纹，有骷髅、恶鬼、佛像、妖女，耳朵上戴着大金环，凶气四溢。铁鹰告诉小知明，不要招惹这两个假和尚，他们是一对兄弟，因为官府通缉才出家为僧，又因为在寺庙里包娼庇赌被寺庙驱逐，他们两个杀了全寺的和尚后，干脆到丝绸之路做起了杀人越货的买卖，法号风月与冥灵。另一道目光来自赵金山，他长相斯文，很会见风使舵，又写得一手好字，被乔治派去管账，在一个算命先生手下做跟班。

佛陀寨比马贼的集市更为热闹，后寨有一排木楼，里面住着很多年轻貌美的姑娘，有的是被抢来的姑娘，有的是自愿来此淘金的窑姐，因为马贼的钱好赚。但小知明亲眼见过一个醉酒的马贼，把一个窑姐的头割下来。她没有亲人，那些窑姐就把她葬在寨后的沙坡上。过了几天，杀人的马贼赤条条地死在沙坡上，喉咙被一刀割断。

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小知明跟随乔治换了装扮去敦煌一游，随行只有约翰、铁鹰、风月与冥灵两位大师。他们乘马而行，途经鸣沙山、月牙泉，小知明发觉雄浑大漠另有一种妩媚之美。

鸣沙山沙分五色，红、黄、绿、白、黑，月牙泉恍如天河流瀑，又如风之倩影。山壁上修凿的数百个洞窟则是大千景象，万般庄严。不过如此圣地寂寥荒凉，仿佛无人问津。

几人来到一间破败屋宇前，一个身材矮小的老道正在扫地。铁鹰问："请问阁下可是王圆箓道长么？"小老道抬头看了看他们，目光疑惑地说："贫道正是王圆箓，几位是？"乔治说："我们是佛教子弟，前来瞻仰莫高窟的千佛风光。"小知明说："王圆箓，你是个老道，老道不侍奉三清道观，跑到这里伺候这些木雕泥塑的和尚，倒真是奇了。"

王圆箓"呵呵"一笑，说："我修的是大道，不论佛还是道！"

小知明猛然想起麒麟山那夜，乔治逼迫花碧月破译梵文密经时曾说过，一个老道发现了一个藏经洞，里面存有数千卷唐经古卷，那人一定是这个王老道。

乔治指着风月与冥灵说："这两位大师是来参禅拜佛的，希望道长给个照顾，听说道长正在雇人维修佛窟，我愿意捐献千两白银，助你修缮佛窟。"

一听有人资助，王圆箓顿时眉开眼笑："善哉，善哉，施主真是大善人，功德无量。"小知明转眼看看风月与冥灵，此刻两人都披着杏黄袈裟，凶气全无，举止端庄，对王老道口称道友，异常亲热。连铁鹰都打扮成一个笑容谦和的仆役模样。

众人下马，随王圆箓进入洞窟，里面的佛像千姿百态，彩绘壁画神飞天外，小知明对每一处佛窟都流连忘返。王圆箓收了乔治的银票，给两位高僧准备住所。

乔治对小知明说："密斯特云，你学识渊博，给我们讲讲莫高佛

窟有什么典故？”小知明说：“据说先秦时期，这里已有僧人走动，至南北朝开始繁荣，历代名僧来此凿洞苦修。最繁荣时，据说这里莲花铺地，袈裟如云，诵经声可传数十里之外。你们来看，这一尊佛像，体态窈窕扁平，眉细如柳，这是北魏典型的秀骨清风之像。相比之下，唐代的造像，丰满圆润，刀工精细均匀，而且神情富有变化。北魏风格则要清淡一些。”

乔治大大欢喜，游览一番之后，仅仅留下风月与冥灵两个和尚，立刻赶回佛陀寨。寨内一片繁忙，熊宝辉与郝隋新戴着铁镣脚铐，奴隶一般在车前卸货。郝隋新见左右无人，与小知明擦肩而过的时候，低声问：“大人想知道蛇首的下落么？”

小知明心中一动，贼秃好像在暗示他什么。约翰怀疑的目光扫视过来，小知明叫人将贼秃绑起，扒光上衣，用鞭子蘸水抽打。但是令人惊骇的是，郝隋新竟然体无完肤，身体上疤痕纵横，肉皮外翻。郝隋新冷笑一声：“小鬼，这都是拜你所赐，有朝一日也叫你尝尝万蛇钻心的滋味。”小知明挥手说：“给我打。”两个马贼挥舞皮鞭，直到将贼秃抽昏过去。

到了晚上，看守牢房的马贼都去找窑姐寻欢作乐，小知明趁机会偷偷溜进牢房。牢里很安静，郝隋新已然悠悠转醒，见到小知明，窃喜地说：“大人妙计，卑职佩服。”小知明郁闷地说：“贼秃，怎么我想什么，你都知道呢？”郝隋新谦虚地说：“卑职揣测，大人心思奇妙，使得必然是苦肉计。咱们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你当着乔治的面，打得我越狠，越不会引起洋鬼子的怀疑。”

小知明说：“说吧，你说出蛇首的下落，我就放了你。”

郝隋新说：“大人不是在耍卑职吧，就凭一句话，卑职难以确信啊。”

小知明说：“那你知道乔治为什么会来这儿吗？”郝隋新道：“猫见了腥总会忍不住咬上几口的，卑职愚钝，请大人开示。”小知明说：“此地距敦煌不远。”郝隋新说：“那就是说，敦煌藏有宝物了，大

人是国之重臣，必然不会将宝物拱手让给洋鬼子，卑职愿听差遣。”小知明“呵呵”一笑：“贼秃，你知道我喜欢你哪一点？”郝隋新一愣说：“大人，咱们是何样人，彼此心里有数，这喜欢二字，卑职可是不敢当。”小知明道：“我喜欢你不做汉奸这一点，你等着吧，时机到了，自然会放你走。”

十几天后，乔治带着五十名雇佣工匠来到鸣沙山下。王圆箓笑脸相迎，安排他们驻扎在莫高窟外，搭起十数间帐篷，挂起经幡条幅，仿佛是一群善男信女。乔治带着花怜影每日游玩佛窟，花怜影对色彩斑斓的飞天壁画很是着迷。风月、冥灵两个和尚与王道士好像已经混熟，不过王圆箓的口风很紧，对于在藏经洞发现古经文一事只字不提。铁鹰督促工匠清理被泥沙淹没的洞窟，而约翰则带着几个马贼鬼鬼祟祟地搜索每一间佛窟。

大漠夕阳，残红如血。劳累了一整天的工匠都回到帐篷里休息，袅袅炊烟与鸣沙山的孤寂形成动静之美，在小知明的眼里，人间烟火更像是仙佛降临人间的痕迹。乔治的帐篷里响起美妙琴声，那是世界名曲《蓝色多瑙河》，乔治弄了一架钢琴来，还真是文雅风趣。小知明走到乔治的帐篷前，发现根本没有钢琴，而是一台留声机在放唱片，西洋的科技真是令人惊叹。据说这台留声机是美国人爱迪生的发明，乔治正教花怜影跳西洋舞。小知明回想起在公使馆和司琪格格跳舞时的耳热心跳，唇边不觉露出了微笑。

回到帐篷，忽然一双大手将小知明的嘴巴捂住，有人低声说：“小鬼，还记得我吗？”小知明一瞧，面前站着两个胡须卷曲的工匠，戴着白帽子，像是两个回族人，不过仔细打量，竟然是武观石和谢夔。

小知明欢喜地问：“你们是怎么逃脱的，圣姑和格格呢？”武观石说：“放心，他们好得很。我们从楚家大宅脱险以后，其实一直在跟踪你们。乔治的防范很严密，我们没法搭救你，所以只好先去了西安，在前面打探你们的行踪。”

小知明心道：“既然你们去了西安，该是为了收取两百万的银

票，拿人钱财与人消灾，你们既得了银子，就不该来纠缠我，怎么又追到这里。”嘴上却说：“你们见到厨子李和雅珠了？”武观石点头说：“没错，云兄弟真是义薄云天，那两百万两银票，我们已经差人送交孙逸仙先生，作为革命经费，但是我们听说乔治此行意图非常，于是我们擅作主张，化装成工匠前来探听消息，希望小兄弟不要见怪。”

谢燮说：“我们已经打探清楚，乔治是一名文物大盗，觊觎敦煌壁画，约翰已经秘密告诉工匠，做好凿下整块石壁的准备，雇佣的驼队一到，就要运送这些瑰宝走丝绸之路去印度，然后从印度乘船回英国。”

小知明心道，壁画算什么，这里还藏着金罗汉、佛舍利呢，你们若是知道了实情，肯定又要胁迫我干什么民族大义之事，乔治、约翰、铁鹰个个都是玩命之徒，狡猾似鬼，难以对付。于是说道：“可以报官，请官府出面制止。”

武观石狠道：“我们曾将此事禀告过敦煌县令严泽，谁知道狗县令不学无术，听说要告洋人，差点吓尿了裤子，还说我们无事生非，将我们统统赶出了衙门！”小知明问：“你们想必是有了什么计划，才来找我吧。”谢燮一笑：“小兄弟聪明过人，我们的计划若能成功，云麾使将会死而复生，成为朝廷里的传奇人物呢。”小知明窃喜，看来自己的诈死计划相当成功，不过令人担忧的是，武观石让自己死而复生的目的，估计还是要刺杀老佛爷！

武观石正将计划说给小知明，帐外忽然传来一阵“咿咿呀呀”的哭泣声。

第四十一章　鹊巢鸠占循因果　老骥伏枥志乾坤

小知明将武谢二人藏在帐篷里面，只身出帐，查看是谁在哭泣，发现许多工匠正在乔治帐前围观。小知明仔细一问，原来是花怜影和乔治正在争吵，乔治怒打了花怜影一个嘴巴。这事与丫鬟青环有关，争风吃醋的风流韵事是大伙最喜欢看的热闹之一。

铁鹰扯开嗓子大吼几句，驱逐众人，然后对小知明说："云兄弟，只有你劝得了，进去劝劝，莫要节外生枝。"他的脸上锐气全无，根本不像是一个马贼悍匪，倒像是一个吃斋念佛的香客。

小知明低声对铁鹰说："现在想息事宁人，铁鹰什么时候变成一个向善之人，恐怕你是来寻找那哲藏在敦煌的财宝吧，倒学起假斯文，做起好人来了，那我可就做一回坏人啦。"

铁鹰说："快劝劝吧，闹下去对谁都没好。"

小知明迈步走了进去，嘴里说着："花姐姐息怒。"

花怜影正在生气，抄起一个杯子撇了出去。小知明眼疾手快，伸手接杯，本来不知该说什么，忽然计上心来，说道："打不得，打不得，这杯子是个古董，是明代成化的青花瓷，花枝疏淡，柔弱温雅，但历久弥新，如果打碎，就不好收拾，破镜难圆了。"

花怜影哼了一声："小鬼，你的意思我懂，可是我付出了多少代价。乔治如此待我，我算是看清楚了。女人多是薄命，男人多是薄情。不过女人有一点最厉害，就是勾引主子，欺凌主母，是一个不知廉耻的白眼狼、小骚狐狸精！"

乔治的脸色涨得发紫，冷冷说道："密斯花，请你不要忘记，你

只是我的情人，不是我的老婆，你没有权利限制我喜欢别的女人。”小知明转眼一瞧，丫鬟青环躲在一旁瑟瑟发抖，脸上多了两条血痕。这小丫鬟很有几分姿色，妖娆又不失端庄，不像是乡下的土丫头。小知明说：“乔治，这事交给我来处理好啦。”说完使个眼色。乔治笑道：“密斯特云，这里就交给你了。”说完，他立刻溜进洞窟，欣赏壁画去了。

小知明对花怜影说：“花姐姐，我给你出气，看我不打死这个小不要脸的。”说着拉着青环走出了帐篷，来到一个僻静帐篷。想着帐篷里已经无人，花怜影闹无可闹，气也就慢慢消了。谁知道青环一进帐篷，扑地跪拜在地，说：“云大人救我，念在司琪格格的情面，救救我吧。”小知明吃惊地问：“你是？”青环说：“云大人是贵人多忘事，云麾使不记得端郡王府的丫鬟绿萍了么？”小知明恍然大悟，她是差点死在端郡王杖下的绿萍，自己曾救过她，后来被端郡王载漪逐出王府。

小知明将她扶起，问起她跟随花怜影的经过。原来绿萍被驱逐出王府之后，落在人贩子手中，却被花怜影相中，买进楚府做了丫鬟。小知明拍了一下脑门，他想起来司琪被困楚家的时候说见过一个熟悉的人影。他低声问：“绿萍，司琪格格和圣姑他们是不是你救的？”绿萍点了点头：“是啊，我见马贼都没有注意我，就用刀割断了他们的绳索，领着格格跑了出去。格格叫我和她一起走，可是我想留在少奶奶身边，乔治强迫我，我不敢拒绝。我的名字就和我的命一样苦，浮萍孤苦，无依无靠。我本想默默忍受，可是少奶奶容不得我，因为、因为我已经怀了乔治的骨肉。”

小知明吓了一跳，要给洋鬼子生孩子下崽？那不是要弄出个怪胎吗？小丫鬟的命还真苦。想到这里，他安慰绿萍不要害怕，他去和花怜影商议，要她过来给自己当丫鬟。绿萍自然千恩万谢。没等小知明回到乔治大帐，花怜影已找到门前了，不过她一副和颜悦色的模样，带着愧疚的神情说：“青环妹妹，是姐姐错了，姐姐错怪你了，我不该动手打你，咱们以后以姐妹相称。我真是一个不可救药的醋坛子，你不会怪罪姐姐吧。”青环说：“你是少奶奶，我永远都是丫鬟，你叫

我妹妹，我可担当不起。我会一心一意地伺候你，我们当丫鬟的命苦，不敢违背主子的命令。”说着，眼圈又红了起来。花怜影取出丝巾替她擦干泪水，领回帐篷去了。小知明想，花怜影还没算坏到家。

但是接连几天发生的事件，让小知明觉得花怜影简直像个疯子。有一次，他听见青环在帐篷里失声号叫，冲进去一看，花怜影正给青环包扎手腕上的伤口，青环的手臂被开水烫出一片大泡。而在花怜影转身的时候，青环向小知明流露出委屈的表情。还有一次，小知明正与武谢二人在帐中密谋，要阻止乔治盗取这些国宝，帐外似乎有人偷听，他出去查看，正遇见青环，问她看见有谁走过，她说没有，可是第二天青环的脖子上就多了两道擦伤。最可恶的是，小知明看见青环戴着一个异香扑鼻的金丝香囊，他问青环是哪儿来的，青环傻笑着说，是少奶奶给的。恰好铁鹰在一旁路过，他对小知明说，青环戴的是麝香，麝香可以叫女人早产，人命关天啊。小知明赶快叫青环摘了香囊，因此，青环的肚子才一天天凸显出来。

不过，乔治还是一无所获，王圆箓对于那些经文守口如瓶。雇的骆驼车队姗姗来迟，有上百匹骆驼，巍巍壮观。赶骆驼的回族人白巾缠头，跟人用阿拉伯语交谈。这些人中有两个熟悉的身影，一个厨子李，一个钟友胜，夹杂在回族人中间，仿佛对小知明视而不见。乔治见骆驼队已到，撕下文雅面具，逼问王圆箓那些唐经古卷藏于何处，王圆箓推说不知。风月与冥灵原形毕露，将王圆箓绑起来殴打，可是王圆箓的骨头很硬，无论如何逼迫就是不招。堆积在佛窟里的泥沙清理得差不多了，乔治命令那些工匠开始切凿敦煌壁画。

铁鹰要取给养，请小知明同行。他们带着一众马贼赶着九辆大车，回到佛陀寨。钟胜友和厨子李混迹在车夫队里。当晚，钟友胜秘密来见小知明，禀告说：“卑职弄来一支甘军前来剿贼，这甘军的指挥与你颇熟。”小知明问：“是谁？”钟友胜说：“董福祥。”小知明说：“是他。朝廷与八国和谈之时，八国联军代表要治董老头重罪，多亏老佛爷百般呵护，才革职归隐了事。说起此事，我还送了那谈判代表一箱珠宝，他还欠我一个人情呢。”钟友胜说：“没错，这位董福祥老将军虎威犹存，而且对洋鬼子恨之入骨。我与他谈起和你的交

情，他慨然应允。听说洋鬼子来窃取敦煌国宝，他动用些关系，借了两千甘军，前来助我剿贼。”小知明大喜，素知董老头善打硬仗，八国联军攻打京城之时，曾击毙沙俄军团长安宁科夫，虽年过六旬仍是骁勇将军一名。

钟友胜给小知明讲述董福祥制定的剿贼计策。他在桌上摆了一个笔筒、一个笔架，说：“笔筒好比是莫高窟，笔架好比是佛陀寨，莫高窟驻扎的马贼虽然不多，但是有数百个洞窟可以藏身，如果使用炮火，势必伤害到洞窟里的壁画佛像，所以易守难攻。而佛陀寨，虽然马贼盘踞日久，但他们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董福祥向武卫军借了十门火炮，可将兵力分成十队布置，将佛陀寨团团包围，来个瓮中捉鳖。”小知明说：“好啊，董老头很会打仗。”钟友胜说：“不但如此，我们还要佯攻一阵，围而不打，董老将军的意思是将莫高窟的马贼调动出来，然后一举围歼。”

话没说外，寨外“轰隆”一声炮响，佛陀寨大旗被炸成两截。

兵贵神速。小知明没想到，董福祥的行军速度如此之快。马贼犹在做梦一般，还没有想到如何抵抗。厨子李已扯着嗓子喊道：“官军到了，风紧扯呼！官军来啦，风紧扯呼！”马贼纷纷抄起家伙，厨子李身法奇快，眨眼之间掠过十几间房宇，他身上带着一捆炸药，边点边扔，随处乱炸，金蛇乱蹿，佛陀寨里面顿时乱成一团。

厨子李最后冲进小知明房间，说：“准备好了吗？”他手里还捏着最后一包炸药，火捻已点燃，火花四溅。钟友胜说：“你想玩死我们啊。”抱起小知明穿窗而出，厨子李也觉不妙，把炸药向后一丢，纵身飞出。

砰！

一团火球将房间撕得四分五裂，厨子李被气浪一震，滚了好远才爬了起来，背后的衣裳烧焦了一大片。钟友胜和小知明赶快把他拽到一旁，隐蔽在一间土坯房旁边。寨里燃烧起熊熊大火，铁鹰一边指挥马贼救火，一边命令马贼还击。可是马贼的心已经散了，哪还能聚拢

起来。

董福祥只是佯攻，但是夜空中炮弹齐鸣，极亮的弹痕划破夜空，四面黑影幢幢如鬼。马贼不知道来了多少官军。

天空升起一团墨绿色的火花，那是马贼向乔治发出的求救信号。厨子李一拉小知明，三人冲出佛陀寨，奔袭到官军面前。钟友胜将一件披风裹在小知明头上，要将他隐藏起来。小知明一把扯去披风，说：“明人不做暗事，董老头仗义出手，咱也不能藏头藏尾，我去见他。”说完便来见董福祥。

董福祥意气风发，坐镇中军。忽见一个少年走来，愣了一下，蓦地起身，竟要大礼参拜。

小知明紧走几步，扶住董的双臂说：“老将军辛苦了。”董福祥说：“朝廷传闻云大人已经殉国，老夫念起大人往昔英勇与恩惠，不胜感慨，想不到大人神机妙算，剿贼护国的壮举只怕又要震惊朝野，讨老佛爷欢喜了！”小知明说：“老将军，实不相瞒，我得罪了一些权贵，不得不诈死埋名。这一次对付的又是洋人，还得继续隐匿下去，请老将军给我保密。”董福祥道：“大人放心，老夫明白，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如今洋人势大，连老佛爷都未能自保。只是大人小小年纪，就如此豁达，能够激流勇退，这未尝不是你的福泽。当今能看破名利的没有几人，老夫对大人真是诚心钦佩。”

小知明想，这个董老头不错，不说官话，不拍马屁，跟自己倒是脾气投合。他有些累了，也没客气，一屁股坐在董福祥的椅子上，那些甘军都不认识他，却见董福祥对他毕恭毕敬，心中甚奇。小知明抄起一只望远镜，从镜子里观望。佛陀寨火光连绵，已在炮火下灰飞烟灭，他问：“老将军，怎么不叫你的人攻上去？”董福祥说：“是只佯攻，意在引蛇出洞。”小知明说：“传令吧，第一个攻进佛陀寨者，赏银千两，斩首一个马贼赏银百两，伤害女人与小孩者，斩立决！”

此话一出，居然比董福祥的军令还厉害。那些甘军嗷嗷乱叫，一股脑地冲进佛陀寨内大砍大杀。马贼不敌，纷纷溃败，刚一出寨又遇

见董福祥的伏兵，大多全军尽没。这一战大获全胜，马贼的尸首堆积如山。天明查点尸体，并没有发现铁鹰、郝隋新、熊宝辉、赵金山的尸骸。

小知明和董福祥商议了一下，事不宜迟，即刻挥师北上，以大军围困鸣沙山，但是军马开到，乔治等人俱都踪迹不见，只剩下一座座空帐篷。探子来报告，有一行神秘的马队向嘉峪关开去了。小知明暗暗担忧，如果乔治回到京城，将自己诈死埋名的事情到处宣扬，那可是欺君之罪。如果让老太监李莲英知道，更是不会放过自己。他立刻叫钟友胜亲率了一队甘军去追，他留在敦煌等候消息，每日如坐针毡。

厨子李见小知明烦躁，便给他准备了一个惊喜。小知明一回大帐，忽然被一只小白手揪住耳朵。小知明大叫“哎呀哎呀”，其实那手软如白云，一点儿都不痛，他故意叫出声来，要吓唬司琪格格。

司琪格格生气地说：“你的胆子越来越大，没有我的允许，就当上小马贼了，他们是又脏又坏的东西，你是不是也变成了一个小坏蛋？！”小知明说：“怎么可能，我是天下最厉害的云麾使，官居一品，拜领侍卫内大臣，怎能与宵小之辈为伍？沦落为马贼实是为了大破马贼，建立奇功。”司琪格格一笑：“吹牛！”小知明说：“不管我是不是吹牛，这里是去新疆的必经之路，此事一完，我带着你去新疆找你阿玛。”司琪快乐地说：“真的吗？”小知明说：“骗你的是小狗。”然后“汪汪汪”地学了几声狗叫，两人开心极了。

帐篷外有人说：“大人真是平易近人，是能伸能屈的奇才啊。”另一人说：“他还是身负重任的小大人哪。”听见武观石与谢夔的对话，小知明心头掠过一丝阴影，老太监李莲英在暗地里处处为难，这两个革命党在明处步步相逼。他阴沉着脸色道：“外面是谁？给我进来！”

武谢二人走进帐篷，刚要说话。小知明说：“你们两个难道不懂规矩吗？”帐外站着甘军，两人只得跪拜见礼，口称大人。小知明却说：“你们两个擅闯军机大帐，罚跪两个时辰。”两人有苦难言，却不敢动。他们乔装成大内侍卫的模样，混迹在甘军里面，绝不能露出一

点儿破绽。

司琪摇着小知明的胳膊，求情说：“二位哥哥对我很好，你就不要罚他们了。”小知明想，我若不这样处罚，他们会像狗皮膏药似的黏着我，要我刺杀老佛爷呢，于是一本正经地说：“你懂什么，军令如山，想当年豹子头林冲擅闯白虎堂，还得充军发配呢，如此判罚已是轻了。”说完对武谢二人露出一个坏笑，快乐地带着司琪上山游玩去了。

连逛十几处佛窟，司琪格格便觉得没了兴趣。这些全是一些庄严肃穆的泥胎石塑，没有金碧辉煌的皇宫好玩。但小知明的脑海，情不自禁地浮现出敦煌藏宝图的模样。那哲也算是翰墨高手，藏宝图一笔一画清晰入目，但是藏宝图的路线与莫高窟的布局完全无法吻合，比如这个佛窟里应该有一条道路，实际上却是一堵石壁。小知明用手试了试，看看是否有暗门之类的，结果一无所获。

小知明转眼一瞧，格格跑进另一个佛窟里去了，好像要和他玩藏猫猫，他轻声问：“小格格，你藏到哪里去了，看我不捉住你，等我捉住你，就用珍珠啦，宝石啦，玳瑁啦，珊瑚啦，把你装扮起来，像这壁画上的小仙女。”说着，他摸进另一座大洞窟。

此刻夕阳斜射，金光如涟漪般在洞内荡漾。洞里供着一尊大自在天神，三眼，三首，六臂，披甲胄，手执法器、弓箭、叉戟，但是高鼻深目。小知明一看就知是个西洋鬼子的造型，佛像后的壁画是莲形圣火台，有只戴着头光的绶带鸟，余下的斑驳残缺，已经无法辨认。小知明忽然一惊，这些彩绘与彩绫阁密室里的壁画好像属于同一渊源，难道破解藏宝图的秘密，就这个洞窟之内？

黑暗中有人“哧哧”一笑。小知明大喊：“快出来吧，我都看见你了，好格格，等我抓住你，看你怎么求饶。”身形一纵，爬到大自在天神佛像的肩膀上，伸手向佛像后面摸，却摸到一个光秃秃的圆脑盖。

佛像后有人道：“施主，你摸我脑袋做甚！”

风月和尚！

小知明吓得不轻，直接从佛像上跌了下去。风月和尚展开袈裟，如秃鹫一跃而出，双手扎向小知明的脖子。小知明抬腿一踢，点向风月的要害。这一招是鹰拳里的“小鹰搏兔”，是救命的招式。风月和尚“哼”了一声，凌空翻了一个筋斗，轻轻地落在佛像的头上，惊讶地问：“小鬼，你还会功夫？”

小知明说：“我没说过不会呀，不过我的功夫马马虎虎。”话音未落，身后人影一晃，冥灵和尚伸出两只魔爪，使出三十六路小擒拿的功夫。小知明闪避不及，被冥灵和尚扣住双肩，再也动弹不得。风月一摆手，跳到佛像后面踪迹不见，冥灵和尚一推小知明说：“进去吧。”

原来，佛像后面隐藏着一个神秘洞口，钻进洞口，里面豁然开朗。乔治、约翰、花怜影、青环都藏在里面。

乔治阴着脸孔说：“密斯特云，见到你很高兴。”小知明说：“哈喽，乔治，我也很高兴见到你。”乔治说：“密斯特云，你真是个狡猾的小鬼，假意跟我合作，暗中调兵遣将，你不是一个诚实的小孩。”小知明说：“乔治先生，我也是一头雾水，董福祥率领甘军前来，我确实不知情。”乔治盯着他看了半天，得意扬扬地说：“不管是不是你，好在我早有准备，在这里设置了一个藏身之所。”小知明看到洞里储存着粮食、水、牛肉干，还有几箱子洋酒等，就算在洞里藏个小半年，也会安然无事。这洋鬼子真够狡猾，钟友胜追击的那伙人，肯定是乔治设计好的疑兵！

第四十二章　物是人非荒凉梦　千计百转总成空

小知明和格格暂且被押进后洞，锁进监牢。囚牢的地上铺着茅草，躺着一个小老道，正是王圆箓。小知明叫了一声“道长”，王圆箓缓缓睁开眼睛说：“你怎么也进来了，你不是这些洋鬼子的朋友？”小知明说：“这些洋鬼子没有朋友，只有利益。”王圆箓用鼻子重重一哼，发出痛苦的呻吟。

小知明问：“道长，你受伤了吗？”王圆箓摇摇头。小知明不解地问：“那你哼什么？”王圆箓说：“名利不过浮云，情爱亦是梦幻，色色空空，空空色色，烦扰的总是虚无的幻觉。我的痛苦是为今世而生、为来世而灭。”说完双手合十，念了一声佛号。

司琪将小知明拽到身边，趴在他耳边说：“这老道只怕是个疯子，连自己是老道还是和尚都不清楚。”小知明说：“虽然他分不清自己是老道，还是和尚，可是他知道那些古经文藏在哪儿。”王圆箓忽然一睁眼，怪异地问：“小施主，你也是来抢夺经文的么？”小知明淡淡一笑：“那些经文有什么用，我又不想当和尚，我是不想让经文落在洋鬼子手里。”

王圆箓说：“有缘得之，无缘失之。”仿佛已是大彻大悟。小知明觉得这个老道有点愚，就不再和他说话，而是和小司琪琢磨逃走的办法。所谓的监牢不过是一个三四尺高的洞窟，原本是一位高僧面壁苦修的地方，现在多加了一道木栅栏门，变成了一座阴冷的监牢。

天地完全昏暗下来，风月与冥灵穿着夜行衣进来，扒了小知明和格格的外衣匆匆离去。司琪格格问：“他们要做什么？”小知明说：“他们想要转移视线，我不回大营，董福祥肯定会派兵寻找，他们将衣裳远远一丢，好叫别人以为我们两个跑掉了呢。”司琪说：“那样一来，

他们就永远找不到我们了。”小知明说：“不要急，绿萍会来救我们。”

两人相视一笑，刚才他们故意装作不认得绿萍，就是怕绿萍受到牵连和伤害。但是等了半月有余，绿萍却没一点儿动静。某夜一觉醒来，见木栅栏门外站着一个窈窕黑影，小知明问：“绿萍，是你么？”

烛火擦亮，映出花怜影那张苍白脸孔，她“咯咯”笑道：“绿萍是谁，是不是青环那个小狐狸精？”小知明说：“不是，是我看错了，错把你当成我家的小丫鬟，顺嘴胡说的。”花怜影厉声说：“小鬼，姑奶奶可不吃你那一套鬼话，我早怀疑那丫头有鬼，现在回想起来，她的来历确实值得怀疑。”小知明说：“花姐姐，你想怎么样？”

花怜影拿出钥匙，打开牢门，认真地说：“我不来救你们，还会有谁，把小老道带走，他怪可怜的。”小知明纳闷地想，花怜影这是怎么了，善心大发？恐怕没那么简单。格格推醒老道，要一同逃走。王圆箓说：“善哉，善哉，女施主大彻大悟，可喜可贺。”也不知花怜影究竟悟彻了什么。

三人在花怜影的带领下，穿过一条密道，来到洞窟出口。花怜影说：“从这儿走吧，走得越远越好，再也别回头。”说完转身离去。

小知明从洞窟爬了出来，走到山下，望着月牙泉白亮亮的，董福祥的甘军已经悄然撤离。司琪说：“我们走吧。”小知明说：“我们不能走，事情有点古怪，我们得回去查个明白！”司琪说：“那我陪着你。老道长，你走吧。”王圆箓说：“我也不走，我得看守佛窟，出家人四海为家，这就是我的家。”

三人立刻又摸回洞窟，发现里面形势危急。乔治正在大发雷霆，而青环双目流泪，百口莫辩。因为风月和尚禀告说，两个小鬼和王老道都不见了踪迹。而牢门的钥匙却在丫鬟青环的身上。

花怜影旁敲侧击地说：“乔治，这丫头吃里爬外，肚子里怀的还不知是哪个的野种。”乔治脸色铁青，要风月和尚对青环动刑，风月用竹板夹住青环手指，青环痛得满头大汗！

小知明大悟，他们掉进花怜影的圈套里了，她故意放走自己，栽赃给绿萍，此计果然毒辣。小知明只觉热血沸腾，大声说："乔治，我回来啦。"然后挺起胸脯，大步走了进去。

花怜影神色大变，忽然纵身而起，掏出一把小手枪，顶在小知明的脑袋上。乔治与约翰十分震惊。花怜影问格格："丫头，你认得青环么？你要不说实话，小鬼的脑袋立刻开花！"

司琪格格吓得花容失色地说："她叫绿萍，原来是端郡王府的丫鬟。"

花怜影对乔治说："这就对了，青环改了名字，到我家做了奸细，怪不得那天晚上那些犯人都莫名其妙地失踪了呢，一定是她做的手脚。"绿萍说："没错，那些人是我放的，因为我知道做人要知道报恩，他们对我有恩，绿萍一定要报答，但是这一次不是我，我是被冤枉的。"

小知明镇定地说："绿萍说得没错，放我的是花姐姐，绿萍是被嫁祸的。"花怜影说："小鬼，你想说，是我故意要嫁祸她吗？"小知明说："没错，是你嫉妒她，因为绿萍有了乔治的骨肉，你故意给她佩戴麝香，叫她保不住孩子，你是个狠毒的女人。"

花怜影"咯咯"一笑："小鬼，麝香是她自己要戴的，与我何干！"小知明说："那是你想陷害她。"说着，在她脚上狠踩了一脚。

花怜影裹着小脚，又痛又痒站立不稳，身体向前一倾，手指扣动扳机，"啪啪"放了两枪，两颗子弹斜飞，在石壁上穿了两个洞。乔治趴在地上大叫："这女人疯了，她疯啦。"花怜影吓得将手枪远远一丢，颤抖着说："乔治，我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

小知明转身说道："你真是自讨——"话音未落。

砰！

花怜影的胸前绽开一朵红花，她软绵绵地倒下去，倒在小知明眼

前。王圆箓赶快捂住司琪的眼睛，不让她看见鲜血淋漓的场面。

司琪颤抖着问：“她、她死了么？”小知明点头说：“嗯。”他握着花怜影的手，看见她张开嘴唇，似乎想说些什么，却是双眼一翻，香消玉殒。

小知明回头看着绿萍，她双手握枪，脸上充满了狰狞的惊异，似乎这一枪不知用了多大的决心和力量。乔治从地上爬起来，踢了踢花怜影的尸体，骂了一句“贱人”，然后回到绿萍身边悉心地安慰她，再没人再理会花怜影的尸体。

但是约翰却站在被子弹射穿的洞孔前发呆，说：“咦，里面隐隐有火光。”乔治灵机一动，欢叫道：“约翰，我们终于找到敦煌宝藏啦。”王圆箓说：“善哉，善哉！智者善其身，圣者善其行，愚者迷于外惑。无可救药。”

小知明说：“道长，省省力气，你如此啰嗦，他们怎么听得进去。”王圆箓好不郁闷：怎么四海之内就没一个懂我的人呢？

小知明走到弹孔前，向里面窥视，正瞧见带着疑虑的两只眼珠。小知明闪身就跑，大叫着：“格格，快趴下，趴下。”纵身一跃，身法之快连风月的手指都没沾到他的衣袂。小知明抱着司琪滚倒在地。

轰隆一声闷响。石壁被炸出一个大洞，泥沙满天飞扬，约翰被震晕过去，而乔治和绿萍缩在一个洞穴里。两道黑影顺着弥漫的灰尘蹿了出来，一个高大的身影直扑风月，另一个精壮的身影直扑冥灵，只是一动手过招，双方俱是一愣。精壮黑影问：“是风月大师么？”风月和尚说：“你是铁鹰？”铁鹰收起招式说：“都是自己人，原来是一场误会。”

小知明从泥沙里爬起来，抹去脸上灰尘，看见一个满脸伤疤的家伙跑过来说：“卑职给大人请安。”小知明说：“贼秃，你也好。”却见风月和冥灵隐现怒容。他心道：“大概和尚是我这一辈子中的丧门星，刚才看见贼秃的眼睛，差一点儿被炸死，还好我够机警。如今三

个贼秃围着我转，真是要我命了，小爷还真不信邪，一定奉陪到底。”想到此处，他看见除了铁鹰与贼秃外，另一个人是熊宝辉，立刻微笑着说：“大当家的，一向可好。”熊宝辉眨着眼睛，胆怯地问：“小鬼，你又有什么诡计？”因为小知明毫无惧色、谈笑风生的气度，令这位大当家的自惭形秽，矮了半截。

乔治问：“密斯特铁鹰，你们怎么会发现这里的密道呢？”

铁鹰顺嘴乱编说：“我们被甘军打散以后，想藏在洞窟里避难，无意中发现一个人工开凿的密道，只是我们一进来就有些迷路，找不到出口啦。”

铁鹰说的是破绽百出的谎言，但是这个时候乔治也不深究，大家仿佛又重回到一条船上。乔治顺着炸开的洞口爬了进去，里面竟然是纵横八达的密道。他向里面走了一段，众人点燃火把，在后面紧紧跟随。

越向里面走，那哲绘制的藏宝图在小知明的脑海里越清晰，小知明暗暗窃喜，原来藏宝图上标注的路线，都是藏在佛窟之内的密道路线，那哲把劫掠来的珍宝都存放于此，这真是一个绝佳的藏宝之地啊。

来到一座石壁前，再无去路，两侧墙壁上各雕一只怒目牛头。

约翰说：“小鬼，这是死路一条。”小知明说：“你怎么知道是死路，你没看见墙壁上有一个牛灵的雕塑吗？那是拜火教特有的牛头造型。”郝隋新道：“卑职对拜火教略知一二，此教从波斯传入中土，后来帮助朱元璋开辟大明王朝。这种牛头造型与中原不同，双目圆睁，直角向天，与骆驼、瑞鸟同是拜火教的灵物之一。”

小知明说：“贼秃，草莽之中还是你最有学问。你伸手在牛的鼻孔中摸摸，看看是否有开启闸门之类的机关。”郝隋新暗暗叫苦，害怕这又是诡计，但是看见乔治与铁鹰的眼光，他不寒而栗，颤抖着将手指伸进牛鼻子里面，摸到里面藏有两个铁环，轻轻一勾，然后极快

地缩手而出。

面前的石闸訇然坠入地面。小知明笑道：“贼秃，你的胆子太小啦。”郝隋新抹了一把冷汗说：“大人智慧过人，卑职不得不防啊。”小知明说：“其实，这里没有什么埋伏，我就是想吓你一身白毛汗。”司琪“咯咯”一笑，她一点儿也不觉得危险，倒觉得好玩。青环走过来，捂住她的嘴巴，低声说：“格格不要笑，他们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鬼，不要触怒他们。”格格这才收住笑声。

石闸里面闪出一条暗道，但是没人敢先走一步，因为在暗道的两侧的洞孔中插着连环铁弩，箭尖乌光闪闪，显然是淬了剧毒。约翰拔出双枪，向暗道里点射几枪，硝烟弥漫，直到他打光了子弹，再重新将子弹一个一个推进枪膛。暗道里面很寂静，但那些子弹没起多大作用，只是震动了一些铁弩的机关，空射了几支弩箭。暗道有数十丈长，子弹也无能为力。小知明说：“你们来看，暗道里的地砖有五种颜色，白黑红绿蓝。这是按照五行之术排列的。如果走对路线，就平安无事，要是踏中机关，必然万箭穿心，异常凶险。”

乔治说：“密斯特云，你一定有办法。”小知明叹息一声，说：“我们犯了一个大错，花怜影学过这些奇门之术，如果她还活着，一定会告诉我们怎么破解，可是她已经——我的思绪很混乱，不知道该怎么做。”

众人面面相觑，露出愁容。小知明在心中大乐，其实那哲的藏宝图上标注过如何破解机关的办法，他只是想迷惑众人，因此抱着脑袋，做冥思苦想状。他看见王圆箓正一个角落里打坐，走过去说：“道长，借我一点儿智慧。”也学着老道的模样闭目养神了。

众人正无计可施，身后传来一声女子轻笑。众人凝神细看，竟然是花怜影踉跄着走了过来，她竟然没死，还剩下一口气，胸前被大片血迹染红，声嘶力竭地说：“你们谁都走不了啦，我要你们在此地给我陪葬，小贱人，做鬼我也饶不过你！”脚下蹿起一道火花，原来她趁着众人进入密道，用尽全力将乔治预备的炸药堆到了洞口。她每说一句话，都要沁出一口鲜血，如狰狞的厉鬼一般盯着绿萍，忽然身子

一扭，扑倒在地，气绝身亡。

轰隆！

洞口坍塌下来，乔治上前查看，怒骂一声。洞口被深深地埋住，众人再无退路。铁鹰一把揪住小知明的脖子说：“小鬼，快想办法，我知道你见过那哲的藏宝图，上面必然有破除机关的方法。”小知明低头看着花怜影，见她的样子狰狞可怕，心中充满了伤感，再也不想看到死亡的影子。他说：“我带你们过去，前面或许有生路。”来到密道前，他试探着走了一步，踏上一块红色石砖，墙壁上的弩箭纹丝不动。

地砖以横竖八八之数镶嵌。那哲在藏宝图上记载：红色为吉，黑色为凶，白色为险，绿色为惊，蓝色为幻，暗合八卦之数。所以每走八步，就要改变一条路线。小知明带领众人，一路平安地走到密道尽头，踏上最后一块红砖，触动机关，紧闭的石门霍然打开，里面射出一派耀眼金光。乔治说：“亲爱的约翰，我们终于找到啦！”

众人走进藏宝库，心情无限澎湃，藏宝库宛如一个葫芦的形状，里面还连着一个小山洞。陶瓷玉器、文玩古董、金银铜器都放在大洞里，小洞里放着珠宝翡翠、竹木牙雕、古籍字画。铁鹰走到一个掀开的红木大箱前，抓起一把珍珠说道：“哈哈，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天不负我，富贵有命，生死在天。”司琪也想看看木箱里有什么好玩的，但是小知明伸手把她拦住，因为他想起那哲为人阴险，曾在珠宝箱里放养毒物，这些箱子都开着，保不准藏着什么毒物，难道铁鹰忘记了么？铜鹰就曾吃过大亏！

蓦地，风月和尚大叫一声，右手丢下一串东珠，惹得满地珠光乱跑。众人细看，风月和尚的手背上叮着一个花斑大蜘蛛。冥灵和尚知道蜘蛛毒性凶猛，反手拔刀，刀光一闪，将风月右手齐腕斩断。风月和尚倒是一条硬汉，连哼也不哼一声，左手摸起一只云龙斗彩蒜头瓶，报复似的将毒蜘蛛与断手砸个稀烂。

众人吃了一惊，原来木箱里藏有毒物，因此都小心翼翼。司琪从

衣裙上扯了一块布，给风月包扎好断腕。风月说："丫头，你的心很好。"司琪跑回小知明身边说："那个和尚好像不那么吓人。"小知明悄声说："不要轻信他们，他们没有好人。"王圆箓说："人之初，性本善，善恶本是一家，都在一念之间。"小知明想，这老道敢情是个嘴把式，光说不练，根本指不上他会有什么惊人作为。藏宝库里的形势很微妙，铁鹰、熊宝辉、郝隋新是一路，乔治、约翰、风月、冥灵是一路，余下自己、司琪、老道一路，无论怎样权衡，自己一方总是吃亏的。

郁闷之中，小知明走到风月打开的木箱前，用手挑出一幅卷轴，展开观赏，大呼："好宝贝。"众人纷纷来看他手里的宝贝，不过是一只象壶，白中泛青，晶莹润洁，象鼻为流，象身驮一宝瓶，瓶盖上镶嵌着八颗红宝石。

郝隋新忍不住问："大人，这白壶不过是福建德化窑所产，有什么稀奇？"小知明说："这你就不知道啦。德化白瓷俗称'猪油白'，釉质细密，透视如纸。釉中隐现粉红色的为极品，而象身驮宝瓶，意喻天下太平。最奇的是上面的八颗宝石，如果将瓶底对准烛火，这宝石之光与釉中粉光相映成趣。"

约翰一点儿不相信小鬼的话，将壶底对着火把照耀，果然如小鬼所言，壶里出现一种绚丽奇光，缤纷如霞，变幻多姿。小知明看见约翰的贪婪神色，忽然一指郝隋新："你手里那个才是宝贝呢。"郝隋新的双手正端着一幅卷轴，小知明说："这种装潢款式，肯定是宋人古卷，宋人以前的轴卷没有过尺的。贼秃，还是你慧眼拾珠，有一套啊。"

郝隋新刚有些得意，一个冰冷的枪口顶住他的脑门。但是，约翰抬起枪口的同时，熊宝辉的枪口也顶住约翰的后脑，几乎是连锁反应，乔治的枪口对准熊宝辉眉心，只有两个和尚没动。

藏宝库里的气氛几令窒息，彼此之间戒心重重。

约翰说："擅动珍宝者死！"

铁鹰冷哼一声道："洋鬼子，这都是老祖宗传下的宝贝，岂能叫你们占了便宜。"

郝隋新软绵绵地说："各位息怒，都消消火气，不要上了小鬼的当，他故意夸耀这些珍宝，其实是想让我们自相残杀。这小鬼用心险恶。大当家的，乔治先生，不要上当，都放下武器。有话慢慢说嘛，有话慢慢说嘛。"

众人缓和下来，转眼一瞧，小知明带着司琪和老道正向洞口跑去。风月纵身而起，犹如一只苍鹰，向小知明落去，虽然只剩下一只独手，却伸手便捉小知明的腰带。小知明闻听脑后风响，知道来了劲敌。他自修习鹰拳以来，身法灵活，耳目聪慧，团身一滚，从风月的裆下钻了回来，不等风月站稳，一头撞在他的屁股上。这是鹰拳里面一个极其普通的招式。不过风月和尚受了伤，头脑还有些混沌，身体一倾，竟然从门口摔了出去，砰地摔落在密道上。

机关触动，铁箭如雨，竟然把风月射成了一个血刺猬。

藏宝库大门訇然闭合，小知明、司琪、王圆箓大吃一惊，顺原路逃跑的希望没了，三人迅速钻到珍宝堆里。

那边乔治和铁鹰已动起手来，冥灵和熊宝辉扭在一起。铁鹰和乔治各找掩体相互射击，约翰正在追杀郝隋新，贼秃见势不妙，冲向绿萍，掏出一把匕首向绿萍刺去，大叫道："没了退路，大家都活不成，杀杀杀，一死百了吧！"

砰！

绿萍惊恐万状，举起手枪，扣动扳机，郝隋新惨呼一声，翻身滚进一片金光灿烂的珍宝堆中。小知明见这一枪并未打中致命要害，贼秃怎么就死了？仔细一看，贼秃动作轻巧地在鞋子里塞什么东西。他叫司琪等着，自己偷偷爬了过去，看见郝隋新紧闭着嘴巴，直挺挺地躺在地上装死。他用手捏住贼秃的鼻子，郝隋新只得张开嘴巴喘气。小知明在他耳边轻声说："没见过死人还会喘气的。"贼秃一笑："大人

明察秋毫，卑职佩服得五体投地，不过依卑职愚见，还是静观其变为好。”小知明假装在贼秃身边一躺，忽觉满手湿湿，竟然是血，贼秃肚子的确中了一枪。他低声说：“真有你的，受了伤也能忍住。”郝隋新谦虚地说：“流点血不算什么，总比没了性命强，比起大人的离间之计，还是大大地差了一截。”

小知明悄声说：“贼秃果真有才，此时此刻还不忘溜须拍马，官场上少了你这等人物，倒是一个大大的损失。”心中道，不过你的心肠太坏，要是做了高官，肯定害人不浅，留你不得！

第四十三章　一派污浊屠圣地　十面埋伏泣秘窟

此刻，众人已经打光子弹，都在肉搏。熊宝辉最为凶狠，依仗满身的横练功夫一个打俩，既要应付冥灵的拳脚，还要防备约翰的偷袭，着实不易。忽听小知明大声呐喊：“都不要打了，我有出去的法子！”乔治等人不由得住手。见大家停手，熊宝辉一屁股坐在地上呼呼大喘。

乔治说：“密斯特云，你知道出去的路？”小知明说：“这样打根本不是办法，不如大家先想法出去，然后再分财宝不迟。”铁鹰说：“不成，这是我们血鹰一百零八骑以命相搏的家底，不能给洋鬼子。”小知明一踢郝隋新，说：“贼秃，你还装死哪，快点起来吧。”

郝隋新从珍宝堆里爬出来，捂着肚子上的伤口说：“大人有何见教？”小知明说：“这里的珍宝算不算多？”郝隋新说：“卑职这辈子不曾见过这么多的金银元宝。”小知明问：“如果同舍利子比呢？”郝隋新睁大眼睛说：“舍利子乃是无价之宝，金银不过尘土一般。”

小知明说：“乔治，我知道你是为舍利子来的。”乔治吃惊地道：“密斯特云，原来你已经知道了。”小知明摆摆手，叫这些悍匪凶徒都坐下来，听他仔细道来。连王圆箓也支着耳朵，要听小知明讲解舍利子的来历。

小知明说：“诸位，舍利子乃是佛教至宝，但是关于这舍利子的来历，你们或许有所不知。阿育王是古印度孔雀王朝的第三任国王，按照时间计算，大概是秦始皇他爹那一辈儿的。阿育王生前也是个暴君，传说杀人如麻，极好武力，曾经统治了古印度全境，后来看到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场面，刺激了心中的那一点儿灵性，顿时幡然悔悟。也是阿育王合该成佛成圣，佛祖释迦牟尼涅后，曾留下八万四千

颗舍利子。古经记载：舍利子共有三种，白色的为骨舍利，黑色的为发舍利，红色的为肉舍利。三种舍利子，各具神奇妙用。比如，肉舍利可以延缓青春，使人永不衰老，令女子容颜娇艳无双。而骨舍利与发舍利么，我还不知道有什么妙用。”

绿萍窃声问：“你说的肉舍利可是真的么？”小知明说：“没错，这里埋藏的就是肉舍利。”其实，这舍利子的妙用是他编造出来的。平时在家爱听茶馆先生说书，到了宫里陪老佛爷看戏，这些仙佛神鬼的故事，他是信手拈来。

小知明接着说：“你们先不要问，听我把故事说完嘛。阿育王皈依佛门之后，命人将佛舍利装进宝函，传送四海，弘扬佛法，但是世人愚昧，都想将舍利子据为己有。为了保护佛舍利，阿育王密令僧侣，将所有的佛经中关于舍利子神奇妙用的记载删除，而且舍利子每到一处必须建塔供奉，由僧人严密看守。藏在这里的舍利子就是肉舍利。古经中也有记载：南北朝时梁武帝好佛，曾浇注五百赤金罗汉，前往印度迎奉佛祖舍利子，而回归的僧人走到敦煌，听到丞相侯景将梁武帝活活饿死，于是这些僧人便将佛舍利与五百赤金罗汉、十车经卷隐藏在敦煌秘窟之内。乔治，你让花碧月姐姐翻译的梵文古经就是这个意思。”

众人看了看乔治，乔治只是对那张烧毁的古经一知半解，此刻见众人瞧他，他便点了点头。虽然这小鬼有些夸大其词，不过佛舍利与五百赤金罗汉乃是无价之宝，正像贼秃说的那样，与这些金银粪土比起来，那可是震惊世界的发现。他的野心顿时似一片大火，熊熊燃烧起来！

忽听小知明一声叹息：“花碧月姐姐在临行前，曾经把经文默译出来，可惜叫我给弄丢了。”乔治迫切地追问：“你好粗心，丢在哪儿了？”小知明一拍脑袋：“我想起来了，就在开封府大牢里，贼秃搜过我的身，那译文就不见了。”小知明说时，脸色苍白，双泪欲滴，简直要以假乱真了。

熊宝辉与郝隋新本来不睦，因此大叫一声：“好啊贼秃，我说你

怎么总盯着小鬼不放，原来你早知他身上有宝。”伸出大手，就来郝隋新身上乱摸。郝隋新并未反抗，微微冷笑着道：“我哪有什么译文，你们不要中了小鬼的圈套。”

搜了一遍，什么都没有搜到，熊宝辉未免大失所望。小知明说：“搜搜他的鞋子。”郝隋新的神色不自然地变了一下，这一微妙变化没逃过乔治的眼睛，熊宝辉却不愿意给贼秃脱鞋，只说：“这厮的脚奇臭无比。”但是乔治按住郝隋新的胳膊，约翰顺势把鞋子脱了下来，一股酸臭的味道顿时弥漫。司琪和绿萍立刻掩住鼻孔，盯着这几个男人，看见约翰也不嫌臭，从鞋窝里掏出一张薄皮子。

众人将薄皮子展开一看，上面奇怪地画着一个葫芦，葫芦的底部是一个小圈圈。既然有了发现，众人也不管郝隋新身上有伤，立刻捆绑起来，严加审问。郝隋新极力掩饰着什么，拒绝招供，一边挣扎，一边气呼呼骂道：“你们上了小鬼的当了，你们都上当啦，一群蠢货。”

小知明心想，他如此紧张，这张葫芦图不会与十二兽首有关吧？贼秃，算你倒霉，又撞枪口上了。小知明认真地问：“贼秃，你这上面画的葫芦，怎么和藏宝库一模一样呢？”郝隋新说：“完全是巧合。”小知明冷笑一声：“巧合？不见得吧。我问你，你们逃出佛陀寨以后，到这里寻宝，是不是你的主意？”铁鹰说：“没错，就是他的主意。”熊宝辉道：“贼秃还说，官军一到，乔治先生自身难保，不如我们去寻他的宝藏，我们就发财了。”郝隋新暗暗叫苦：这话他是说了，但是到莫高窟寻宝却是铁鹰的主意，现在却要扣到自己头上。他的脸色苍白，百口莫辩。

小知明向郝隋新眨眨眼睛，然后问：“我再问你，这葫芦图案是不是藏宝库地形？”郝隋新无奈之下，只好点了点头。小知明说：“那你在葫芦底画了个圈圈，是不是出口？”郝隋新很怕再次坠入小鬼的圈套，喃喃地说：“你说是，就是吧。”

一听说有出口，众人都深信不疑。回到藏宝库里面，准备工具，开始挖掘。铁鹰从靴子里拔出一把匕首，他找到葫芦底的方位，那里

由三尺见方的石壁修葺而成。铁鹰将匕首插进石壁的缝隙中，竟然如切豆腐一般。郝隋新双眼放光，想不到那把丢失的匕首，竟是被铁鹰得去！

小知明啧啧称奇地说：“铁鹰，据说乾隆爷有把绝世宝剑，你这把匕首估计是和乾隆爷的宝剑从一个炉子炼出来的。”铁鹰甚为得意，将石壁切开一个口子，收起匕首，和熊宝辉两人将石块搬下来，露出松软的泥沙，冥灵、约翰、乔治轮番上阵，他们把装有珍宝的木箱拆开，弄死那些毒物，让铁鹰用匕首将木板削出铲子形状，后来连金银器皿都被用来挖土。

如此这般，不到一个时辰，竟然挖出一个三尺宽、七尺长的深洞。众人都累坏了，坐在地上小憩。乔治有些怀疑地问：“密斯特云，你确定出路是在这儿吗？”小知明说：“没错，再加把劲。”

乔治有些泄气，但是王圆箓忽然站起来，带着古怪的神色走到洞口前，仿佛有了某些发现，身体轻微地颤抖，抓起一把沙砾放手心观看，惊喜地说：“这些红色的沙砾同我上次发现古经文的时候，挖掘出来的一模一样。”

有了第一次发现古经文的欣喜，王圆箓鬼使神差般地抄起一只木板，开始狠命地挖掘。小知明拾起一小片沙砾仔细观察，果然有一些红色沙砾，用手一搓，成了粉末。小知明心想，既然这不是天地生长的东西，就是人为的痕迹，或许老道说得没错，误打误撞地找到了出口。

果然，王圆箓挖了十几下，一道神奇的光线从洞穴里透射出来。约翰一把将老道推开，极快地挖出一个巴掌大小的洞口，一双贪婪的瞳孔顷刻间被镀上了一层金光。

众人不约而同地聚集到洞口前，里面的奇景令人瞠目结舌。环行的大厅，圆弧般的穹顶仿佛点缀星光般灿烂如云，地上铺着光滑如镜般的花岗石，正中建一座七尺七寸高的琉璃佛塔，塔刹是一颗夜明大珠。夜明珠吸收了火把的光明，正释放出另一种光明，将整个洞穴照

射得金碧辉煌。东南西北立有四大天王塑像的赤金香熏，洞壁上凿满拱形石窟。每一座石窟三尺高，供奉着一尊金罗汉，空白之处彩绘着飞天、舞伎以及各类神祇，真是法相庄严、灵气氤氲。乔治激动地说："找到啦，终于找到啦，20世纪最伟大的探险发现，那座七宝塔下面，一定埋藏着佛骨舍利子，没错，约翰，你会成为地球上最有钱的家伙。"

众人拼命将洞口扩大，等到有三尺宽的时候，一个个已经急不可耐地顺着洞穴爬了过去。小知明是最后一个爬进去的，这个时候，他看见连司琪格格脸上都笼罩着一种羡慕与贪婪的神色。那五百赤金罗汉的造型巧夺天工，而且全身镶嵌红绿宝石，光彩夺目。熊宝辉抱着两个金罗汉，咧着大嘴傻笑。乔治和约翰正使出浑身力量，将中间的宝塔移开，下面是一口用金水密封的白玉函。铁鹰掏出匕首，切开白玉函边缘，里面现出一座七宝塔。塔身只有一尺多高，雕刻细腻繁琐，都是些佛家的人物故事，全身嵌满金、银、水晶、玛瑙、琉璃等佛家七宝，灿烂夺目，宝气逼人。塔中有一个长方形的银鎏金小盒，边缘嵌有珍珠玳瑁，放在一个镂空的紫檀木须弥座上。

乔治伸手取盒的时候，手有点颤抖。郝隋新虽然被捆着，但是嘴巴却不闲着，他说："乔治先生，你拿的是金棺银椁，想必里面盛的就是舍利子，快叫我们见识一下。"

乔治轻轻地揭开盒盖，取出一只玉瓶，仿佛鼻烟壶那么大，从洁白的玉瓶中倒出三颗豆粒大小的舍利子——红白相间，似玉似石。王圆箓长长地出了口气，"阿弥陀佛"地叫了一声，也不知道他究竟是和尚，还是老道。

观看完毕，乔治依旧将舍利子按原样封好，放回玉函里面，朗声说道："诸位不要你争我夺了，有了这些珍宝。大家去海外过逍遥自在、挥金如土的生活。现在，我们得找路出去。"

话音未落，小知明手中火把一晃，火苗倏地抖了一下，居然有风吹过，接着传来一声真切的呼喊："云兄弟，你在里面吗？"一听这声音，就知道是武观石与谢夔到了，小知明正要答话，被乔治一把捂住

嘴巴。

乔治在脖子上抹了一下，约翰明白乔治的用意，既然有人能进来，证明堵死的洞口已经打通。约翰露出一个微笑，一拍熊宝辉的肩头。熊宝辉以为约翰是要他爬出去，把来人杀了，刚一转身，约翰的匕首已穿透了熊宝辉的背心，熊宝辉翻身栽倒。约翰踢开他的尸体，轻松地说："又少分了一份。"司琪看见熊宝辉死不瞑目的大眼睛，惊叫一声，而铁鹰与冥灵却是无动于衷。

司琪格格的叫声惊动了武观石和谢燮。那天跪在小知明的大帐内，怎么等都不见两人归来。他俩觉得有些不对，以为小知明又是不辞而别，急忙四处打探，探听到一个消息，说有人见到两个小孩向嘉峪关去了。这是风月和冥灵布置的假象。二人急忙去追，半路巧遇钟友胜等人。钟友胜并没有追到乔治，觉得其中有诈，立刻率众赶回敦煌。董福祥不能长驻于此，要班师回营，与大家一一作别，只留下钟友胜、圣姑、厨子李、武观石、谢燮继续探察小知明的下落。

今日黄昏，武谢两人来到莫高窟搜寻小知明踪迹，心中嘀咕，这小鬼莫不是藏在我们的眼皮底下。这里有数百个洞窟，藏两个小孩易如反掌。于是想来莫高窟碰碰运气，忽听一个洞窟里闷响一声，两人查来查去，很快找到爆炸所在。两人心中窃喜，瞒着钟友胜，请了十几名工匠连夜清理坠落的泥沙。等清理出一条密道的时候，武观石和谢燮大喜，忍不住先爬了进来。

听见格格的叫声，两人很快来到洞穴前。乔治等人迅速灭掉火把，将小知明、司琪和老道捆绑起来，乔治抓着小知明隐藏在洞穴旁，对小知明说："小鬼，你把他们骗进来，我多分你一份。"

小知明深深地呼吸一下，一个魔鬼般的念头在脑海里一闪而过：若是武观石和谢燮死了，就再无人威逼他去刺杀老佛爷了。但是此念只是一闪而过，卑鄙小人可是万万不能做的！

武观石和谢燮举着火把站在洞穴前，沐浴在洞窟的金光下极度震惊。谢燮是金石名家出身，盯着那些赤金罗汉，见其造型怪异绝美，

知是奇宝。他道：“老武，这里有一个未曾被发掘的宝藏呢！”武观石已如木头，充耳不闻了。谢燮想爬进洞口，看个仔细，猛听小知明在里面叫道：“不要进来，其中有诈。”武观石伸手抓住谢燮向后一闪，约翰扑了一个空，发出一声狠狠的咒骂！

武观石和谢燮矮身藏进一个角落。谢燮问：“里面的可是乔治先生么？”乔治说：“不错，密斯特云在我手上，如果想他活着，你们两个立刻爬进来，我以天主的名义发誓，保证不伤害你们。”武观石说：“我怎么能相信你？”乔治捂住小知明的嘴巴说：“叫我老婆先爬出去，她给你们当人质，这总可以相信我了吧？”武观石说：“你叫云兄弟说话。”乔治放开手，小知明说：“武大哥，他说得没错，绿萍有了乔治的孩子。”乔治对绿萍说：“亲爱的，你愿意为我冒险吗？”绿萍亲了一下乔治的嘴唇说：“达令，我愿意。”说完，掀着裙子，挺着微凸的小肚子，顺着洞穴爬了出去。

武谢二人接到绿萍。他们本来认识，因此武观石问道：“绿萍，里面是什么情况？”绿萍说：“有八个人，乔治、约翰、三个马贼、云麾使、格格，还有一个老道。你们把我当人质吧，乔治和马贼绝不敢伤害他们。”武谢二人这才放下心来。

乔治在里面问：“我们可以出去了吗？”武观石说：“先把武器丢出来，一个一个，慢慢来。”约翰一伸手：“铁鹰，交出你的武器。”铁鹰哼了一声，将匕首倒转向约翰递了过去。珠光宝气之中，小知明看见约翰露出贪婪的笑容，他对那把匕首早已羡慕不已。不过铁鹰乃是贼中枭雄，手腕一抖，使了一个雾里看花的招法，就在约翰的手指碰到匕首的一瞬间，匕首忽然一旋，约翰的四根手指被连根切断。铁鹰顺势一刺，匕首刺进约翰的心脉，约翰浑身一痛，心中冰凉，倒地死了。

第四十四章　恩怨如香缥缈去　坦荡浮生任逍遥

铁鹰拔出匕首，踢开约翰尸体，冷声对乔治说：“又少分了一份，这是他教我的，怨不得别人。”乔治说：“很好，现在谁还想要多分一份？”

小知明吃惊地看着冥灵，或许是冥灵十分忌惮那把绝世锋利的匕首，身形向后一退。王圆箓吓得大叫：“阿弥陀佛，出家人四大皆空，我什么都不要。”铁鹰的目光直逼着乔治。乔治问郝隋新：“你要多分一份么？”郝隋新却出乎意料地点了点头，乔治从腿边拔出短刀，割断了郝隋新的绳索。这贼秃不顾身上伤势，仿佛如鱼得水，拾起约翰的刀子，跳起来阴森森地道：“乔治先生，冥灵大师，我们三对一，胜券在握。”一句话，已经将铁鹰出卖了。

话音一落，三人立刻以品字形将铁鹰包围起来。形势骤然紧张，看起来这三人必然要拼个你死我亡。小知明忽然问：“贼秃，我告诉过你，我最不喜欢你做什么？”贼秃说：“卑职明白。”

三人同时向铁鹰扑去，乔治才一出手，忽觉肋下一痛，是郝隋新的短刀已斜刺了进去。乔治大吼一声，反手掐住郝隋新的脖子，两人滚在地上，拼命地翻转。郝隋新厉声号叫：“卑职明白大人意思，绝不当汉奸，绝不让国宝落在洋鬼子手上！”说着拔出短刀，没头没脑地向乔治身上扎去。绿萍在烛火下看得清晰，“呀”地叫了一声，当场昏死过去。

刺死乔治，郝隋新浑身是血地爬起来，他来了这样一手，几乎将铁鹰和冥灵震呆。贼秃将刀子远远一丢，毅然地说：“好了，洋鬼子死绝了，如果大家有诚意，就丢下武器一同出去；如果没有诚意，就请杀了我吧，我实在不愿中华国宝落在洋鬼子手里。”这几句话，他

说得义正词严，凛凛正气，倒是令人不敢小视，连小知明都有些摸不着头脑，不知这贼秃唱的是哪出戏。郝隋新转身走来，解开小知明、司琪、老道三人的绑绳。

冥灵瞧着铁鹰，心有余悸。铁鹰“哼”了一声，将匕首用力一掷，匕首去如流星，插在高高的洞壁，无人能够摘到。于是众人按照顺序，从洞穴里爬了出来，小知明是最后一个。武观石和谢夔万分欣喜，正伸手去拉小知明，忽然一声枪响。武观石身形一晃，直接扑倒在小知明眼前，胸前染红一大片血迹。

众人大吃一惊，绿萍正端着一支手枪，枪口硝烟袅袅。大家似乎都疏忽了，她的手里还有一支枪！

司琪格格问：“绿萍，你疯了么？”

绿萍以枪指着众人：“都别动，谁动，我就开枪。”

武观石抹了一下唇边血迹，向谢夔使个眼色，问：“不是我杀的乔治，你怎么向我开枪？”武观石后背插着一支手枪，谢夔扶住武观石晃动的身躯，趁机在武观石背后摸枪。但是铁鹰与冥灵同时飞扑过来，绿萍啪地开了一枪。铁鹰抓住谢夔，两人滚到一边。一颗子弹穿透了铁鹰的大腿，此刻他半身发麻，已然无法站立了。

冥灵和尚将武观石的手枪拔出，哈哈大笑。只是笑声未落，绿萍对着他又开了一枪，子弹已穿过他的胸膛。冥灵和尚一愣，身体缓缓栽倒，嘴里含着大口鲜血问：“你、你肚中的孩子，难道、难道不是、不是我的么？”有人摘走冥灵的手枪，“嘻嘻”一笑：“当然不是你的，她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冥灵望着这个人，抬了抬手，便垂下脑袋，仿佛死不瞑目。

众人抬头一看，更是吃惊，这人竟然是贼秃。郝隋新拿着手枪，走到绿萍身边道：“美人，做得漂亮。”小知明说：“原来你们两个是同伙。”绿萍说：“没错，我肚子里的孩子是他的。”小知明又问：“贼秃，你受伤也是假的？”郝隋新“嘿嘿”一笑说：“那不过是江湖上的小

把戏。”

忽听铁鹰叫笑道：“好你个贱人，你、你说那孩子是我的！”

绿萍眉尖一挑：“那是哄你的，你也相信。”铁鹰淡淡一笑，无限悲凉：“我铁鹰纵横江湖二十载，没想到今日栽在一个小女人手上。”绿萍说：“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啪啪”两枪，射穿铁鹰的胸膛。

眨眼之间，几名江湖大盗接连死于非命，血腥之气扑面而来。司琪格格悲切地说：“绿萍，你怎么变了？”绿萍狠狠地道：“自我被驱逐出王府，我就变了。我本想做大阿哥的福晋，可是王爷容不得一个出身寒微的女子，所以我发誓要做一个有钱有势的女人，做女人就要为自己的将来打算。你靠着一个云知明，将来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我呢，我凭什么该是贫贱命，所以我要为我的孩子和我的丈夫打算，难道你不知道女人的心善变么？”

小知明此刻进退两难，他说：“贼秃，要杀便杀，给爷来个痛快吧。”郝隋新窃笑道：“大人折煞卑职，我怎么舍得杀你，我的荣华富贵都在你身上。领侍卫一品大臣云麾使勾结乱党。我把你押回朝廷，岂不是大功一件，在李公公那里也好有个交代。”小知明气呼呼地说：“好贼秃，原来你知道他们是乱党，你和那个老太监有什么勾当？”

郝隋新“呵呵”一笑，将手枪交给绿萍，走过来要把三人捆上，可是他刚走了两步，后面一声枪响，郝隋新闷声摔在地上。他的后腰中了一颗子弹，已是没法坐起，只能爬行。他无比惊异地看着绿萍，喝道：“你真是疯了！”

绿萍冷冷地看着他说：“我没疯，这里的宝藏将会归我一人所有。我没有你那么贪婪，我进楚家，本来想做个小妾，可是花怜影那个女人是一个悍妇，她根本不能容人，所以我只好为自己打算。这个时候我遇见了你，我不过是利用身体骗取你们的信任，你们以为女人有了孩子，就会死心塌地跟着一个男人吗？你错了。”她伸手在衣襟

下一摸，掏出一团棉絮，她的小腹瞬间缩了回去。

小知明倒吸一口冷气，说："你没有孩子？"绿萍"咯咯"一笑，虽然美艳如花，却寒冷彻骨："哪里来的孩子，根本就是一个骗局。"小知明问："所以，你根本不怕佩戴麝香，你故意向我暗示花怜影在虐待你，你让冥灵和尚夹你的手指，那些都是假装出来的吗？"绿萍说："没错，那是我给花怜影设计的圈套。伤痕和麝香是我故意弄的，目的是要乔治疏远花怜影，造成他们之间的分歧。"

小知明叹息一声："攻心计，果然厉害。"这个小丫鬟居然比老太监还狠。

郝隋新连爬带蹭，匍匐前进，尖叫道："大人救我，大人救我！"

枪声一响，贼秃再也一动不动。小知明想：贼秃啊贼秃，是你自取灭亡，这一回你真是死得彻底啦。再看王圆箓，以为他会像老僧入定般沉着，不想老道早已吓得昏死过去。

司琪问绿萍："你打算怎么办？"

绿萍道："格格，休怪我翻脸无情。"正要扣动扳机，身后猛然蹿上一人，竟是冥灵和尚。他屏住最后一口气，抓住绿萍的枪口。两个人在地上扭打起来，只听乒乒乓乓一阵乱射，子弹打光，两人全都停止滚动，血肉模糊，双双气绝身亡。

洞穴里一片寂静，洞外的匠人听见枪响，立刻四散奔逃，等厨子李、钟友胜等人赶来的时候，小知明和司琪已经把武谢二人抬出洞外，而老道王圆箓还没清醒过来呢。

谢燮悄声对小知明说："洞中奇珍虽然富可敌国，只是一旦发掘出来，未必是好事一桩。现在中国贫弱，列强横行，纵然得了奇珍，也不能保存久长，还易惹祸上身；而那些洞壁彩绘密封千年，擅开洞穴，气温腐蚀，会有诸多变化。据我观察，有些画已有些变颜变色，不如就地掩埋，那便是最好的保护。"

小知明点了点头，将剩余的炸药都堆积在洞窟中，点燃引信，飞身出洞。山体中一声闷响，连莫高佛窟窿都炸塌了十数间。小知明在心中祈祷，愿佛祖原谅，弟子出此下策，情非得已。祷告完毕，才见厨子李、钟友胜等人匆匆赶来，老道王圆箓被震而醒，见倾倒了数十间佛窟，伤心不已地伏地大哭起来。

数月后，武谢二人在敦煌养好伤，小知明床前侍奉，真如亲兄长一般，每日山珍海味，弄得二人再不好开口叫小知明回京。

一日，谢夔私下对小知明说："你可知我为什么要做乱党，反击朝廷？"

小知明摇头，谢夔说："你若将我交给慈禧，必然是大功一件。"小知明说："如果我是卖友求荣的小人，仇九州大哥怎么会交我这个朋友。"谢夔凄然一笑道："其实，你将我交给慈禧，非但不是害我，还是帮我。我与慈禧有深仇大恨。实不相瞒，我父谢烈乾本是金石名匠，被慈禧召进大内，旬月出宫，却身中奇毒而死。"小知明想，得来全不费功夫，谢夔居然是谢烈乾之子，想必他知道十二生肖兽首的秘密。

谢夔说："小兄弟，有一个秘密须得告诉你。二十年前，我父奉诏进宫，按照郎世宁遗留秘法，重新铸造圆明园十二件兽首，兽首内有巧簧机关，需要钥匙方能开启。每件首兽藏有一片铜符，十二件铜符拼在一起，就是闯王宝藏的秘密。另有一张密图藏在大内镇殿宝匣之中，里面记载了开启宝藏之门的方法，二者缺一不可。我父自知此为皇家机密，功成之时，也是身死之日，因此将秘密传了下来。若有机缘，你或许能勘破其中的奥妙。"

小知明想：贼秃已死，此后再无人知道蛇首的下落，什么宝藏都是虚妄之谈。不过他还是连声诺诺。谢夔更将一些秘法传于小知明。谢烈乾是金石世家，有一些秘法从不外传。小知明听后，真是受益匪浅。等到伤势完全好转，武谢二人辞别而去。小知明一身轻松，以酒饯行。过了数日，钟友胜夫妇也回转京城，只剩下厨子李、雅珠、小知明、司琪四人。

小知明一直在敦煌盘桓了三年，帮助王老道修缮敦煌秘窟，只觉无人再来骚扰，嘱托王圆箓，不要将舍利子镇于莫高窟下的秘密传于他人。王老道发誓保密，小知明这才放心离去。谁知两年后来了探险家斯坦因，不知如何打动了这个王老道，骗取了他的信任，竟然将敦煌古经及各类文书卖了三十多箱，随后又来了日本、法国、俄国各地盗贼与骗子，疯狂前来盗取敦煌古物，不过那是云知明无法预测的后事了。

离开敦煌，云知明带着司琪去了新疆伊犁找她阿玛，但载漪已不知所终，传说是逃到了南方。而大阿哥溥儁已流浪回了京。小知明为了安慰司琪，花重金给她打造了几对玉镯，还有兔虎猫狗等各种小动物玉摆件，雇了一队骆驼向导，去了边界游玩。两人从丝绸南路回到中原，直接下了江南，边走边打探载漪下落，始终毫无音信。不过江南风光旖旎秀丽，与苍雄大漠一样别有风味。小知明身上有使不完的银子，每到一处衣食住行极其华美，而且有机会拜会各路藏家，古玩雅市都留有二人踪迹。这几年的历练，叫小知明眼界大开，收获颇丰。

六年之后，云知明已长成为一个俊朗飘逸的少年，而格格也出落得如花似玉，再不能像儿时那样耳鬓厮磨，要知规守矩，遵从礼仪。云知明在广州买了一座大宅，供其居住，厨子李带着雅珠时来时走，行踪神秘。而雅珠似乎喜欢这种江湖生活，在厨子李的调教下，练得一身好功夫。

云知明依旧醉心于博古通今，那哲传授的鹰拳时练时不练，与京城钟友胜夫妇的信笺却从未中断，殷切观察京城动向。钟友胜夫妇来信告知：京城一切安好，云家一切都好，古玩店重新开始营业。云知明连续几日坐卧不宁，司琪猜到他归家心切，便命令丫鬟仆役，做好打点行囊的准备。